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血影子

(下)

 **eBOOK**
内部资料 非卖品

血影子

“能杀她当然最好，不过，你可能下不了手。”

花中越冷笑道：“我会的，现在我就到归灵山。能否麻烦老前辈为我照应一下终南山？”

“可以。”

“如有人问及我，你告诉他们我是你的徒弟，花中越的朋友。”

“一句话。”

“那么，我介绍你与黄梅娟认识之后，便即刻赶到归灵山。”

阴阳羽士点了点头，花中越领着阴阳羽士进入内室。黄梅娟一见生人，不由粉腮骤变！

花中越含笑道：“掌门人，这位就是我的师父阴阳羽士……”

这阴阳羽士四个字一出口，黄梅娟吃了一惊，此人当初在白骨岩失踪，三十年后，竟在这里出现……

黄梅娟惊愕之间，阴阳羽士拱手一礼，道：“掌门人，谷某在此有礼了！”

黄梅娟道：“老前辈不必多礼，梅娟承受不起。”

花中越向黄梅娟问道：“请问掌门人，当初妖女奴曾到终南山，而被独眼老怪劫走？”

“正是。”

花中越眉锋一皱，道：“我即刻要赶去归灵山，这里的事由我师父帮忙照应，三天之内我必定赶回终南山！”

黄梅娟道：“阁下为终南派如此操心，不知如何感激才好。”

花中越苦笑道：“这未免言之过重了，我受贵派掌门人之托，理应忠人之事。”

阴阳羽士道：“那么你去吧。”

花中越点了点头，向阴阳羽士道：“如果你发现天生会之人欺侮终南派之事，格杀勿论。”

“我会的，掌……”刚一说出掌字，阴阳羽士突然住口，他几乎把掌门人三个字说溜了。

花中越向黄梅娟与朱莲辞别，出了密室，朱莲望着花中越的背影，又勾起无限往事之限……

花中越奔出密室，屋外是漆黑一片，他微微一顿脚，然后向归灵山奔去。

第二天下午，花中越已经赶到归灵山归灵岩。这归灵山山势不高，归灵岩在山的右侧。

花中越举身飞跃之间，归灵岩上突然冲起一团火球，升入半空之中。

花中越吃了一惊，细望这火球是一个人形，花中越明白过来，这就是独眼老怪训练的火僵尸！

如让他把这火僵尸训练得控制自如，其危害江湖之钜，可想而知！

只见半空中的火僵尸转了几个圈之后，又飞落归灵山上！

花中越心念之间，已经到了归灵岩之下。举目上望，只见岩高数十丈，凭轻功想飞跃而上，当然是一件不可能的事。他眼光一扫之后，发现苍林中，有一条羊肠小径，通往岩上。花中越犹豫一阵，终于隐身而上。

他明白，此资助归灵山之行动，关系江湖安危，如果他不好自为之，说不定自己还会丢了性命。

他想，用什么办法把妖女奴诱下归灵岩，然后杀了她？

心念中，已经上了归灵岩。只见这岩上一片广场，宽约半里，左侧广场

上一个人影正在练着武功！

花中越一见这人影，血液沸腾，这不正是妖女奴么？他一咬钢牙，心忖如何把妖女奴诱下归灵岩！心念一转，计上心来，他明白，妖女奴爱自己是不会假的，如果以花中越身份出现，妖女奴必会与他下归灵岩。

否则，以他现在面目，妖女奴纵然不吓坏，也不会下归灵岩；不下归灵岩，独眼老怪就不会让她走。

于是，他撕了一块衣角，蒙住了脸孔，悄无声息地飘落在妖女奴身后五尺之处，轻轻叫了一声“赵姑娘！”

妖女奴正在勤练武功，被花中越这一声轻叫，霍然一转身，发现一个蒙面人，怔了一怔！

花中越笑了笑道：“妖女奴，你不认识我了？”

“你……你是谁？”

“我的声音你还没听出来么？”

这声音唤回了妖女奴的记忆，脱口叫道：“你是花哥哥？”

“不错呀。”

妖女奴一纵娇躯，投在花中越的怀里，叫道：“花哥哥，我想死你了！”

花中越轻蔑地咬了一下钢牙，强按心中怒火，道：“赵姑娘，我有一件事想告诉你。”

“什么事，花哥哥？”

“我们下去谈吧！”

花中越一语甫落，也不让妖女奴答话，纵身向岸下飞奔而去。

妖女奴不知道是计，当下惊喜于她的心上人突然出现，在花中越飞下归灵岩之后，也跟着而去。

眨眼之间，两条人影已经奔出归灵岩数里。花中越一停脚步，妖女奴也跟着而至！

花中越一转身，妖女奴问道：“花哥哥，有什么事？”

花中越冷冷一声长笑，道：“妖女奴，你看我是谁？”

挟着说话声中，伸手揭开了蒙面纱。妖女奴惊声一叫，下意识退了两步，惊道：“你是谁？……”

“你的花哥哥呀！”

“放屁，你三分不像人，七分不像鬼，到底是什么人？”

“妖女奴，我就是花中越啊！”

“你也不撒泡尿照照你那张脸。”

花中越并不感到这句话刺心，当初红线女不也说他像鬼？

他冷阴阴笑了笑，道：“不错，我不是花中越，花中越已死。”

“什么？……花中越死了？……”妖女奴粉腮大变。

花中越脸上充满杀机，道：“他死了，他死时托我一件事……”

“什么事？”

“杀你！”花中越眼睛射出两道精光，道：“妖女奴，你的心肠好毒辣，花中越为你，抱憾终生。”

“我几时害过他？”

“你为了爱他，不惜用各种手段破坏他人，达到你的目的。朱莲家破人散，还不是你一手造成？徐萍、徐翠奸杀江湖年轻高手，还不是由你而起！终南山上，你又伤了三十个终南派门人。留你为害江湖何用？”挟着喝话声

中，右掌猛然劈出。

花中越的确恨透了这个女人，有不得一掌出手，便把这个女人毁在手中。

妖女奴在花中越一出手之后，猛然跃开，叫道：“丑男人，你暂且停手，我有话说。”

花中越冷冷一笑，道：“有什么事你快说吧，反正你是死定了。”

妖女奴凄声道：“花中越真的死了？……”芳心一痛，两颗豆大泪珠，骤滚双颊！带雨梨花之容，反看得花中越心里一动，道：“是的，他死了！”

“他……什么……时候死的？”

“你关心他干什么？”

“我不能失去他呀！”

花中越心里一阵难过，冷冷说道：“他不要你的关心，他要我杀你。”

“他这么说？”

“是的，他这么说？”

妖女奴心里一阵难过，泪珠滚滚而落，喃喃道：“不会的……他不会死……不会死……”

断肠哀语，闻言使花中越潜然泪下，妖女奴是多么爱他呀，他何忍向她下毒手。他的愤怒之火突然被妖女奴的真情溶化了，他无法向这个爱他的女人下手。但他一咬钢牙，喝道：“妖女奴，我要杀你了。”右掌扬处，一掌猛向妖女奴当胸扫去。

她没有闪，只听砰地一声，妖女奴的娇躯，已被花中越的掌力震出一丈开外，鲜血喷出，人已栽倒于地。

花中越自己也怔住了！

突然，一个冷冷的声音，传自背后，道：“阁下这手段未免有些过辣，一个爱你的女孩子，你忍心看她死在你的手里？”

花中越猛地一转脸，只见妖女奴的躺身之处，仁立着一个身穿红衣的中年妇人！

花中越骤觉眼前一亮，这中年妇人之美，像一朵盛开的红莲，使人见之有出尘脱俗之感！

一时之间，花中越竟被红衣中年美妇的美色吸引住！

红衣美妇盈盈一笑，道：“花中越，你怔什么？是不是我来得唐突了？”笑容里蕴含着一种慑人气质，使人望了生畏。

花中越迅速地收回视线，冷冷笑道：“你是谁，为什么知道我的名字？”

红衣美妇盈盈笑道：“这何足为奇？别人以为你死了，可是，我知道你并没有死！”

花中越脸上突然抹过一片杀机，冷冷喝道：“给我滚开！”

“滚开！你凭什么？”

花中越不敢凝望红衣美妇的粉腮，那粉腮不但使人望之生畏，而且在她笑容里，更带一和煦我可抗拒的诱惑之力。一望之下，使人永远无法忘却她的容貌。花中越如今的脑中，依旧盘旋着红衣美妇的轮廓。

花中越低着头，冷冷喝道：“我要杀妖女奴，如果你不滚，我就要得罪了。”

“凭你的武功？”

“不错。”

红衣美妇娇笑一声，笑声荡人魂魄。花中越猛地一抬头，一张出水芙蓉

的粉腮，使人怦然心动。

这红衣美妇使他无法抗拒从她身上所散播的诱惑！

红衣美妇一敛笑声，道：“花中越，凭你的武功，你差得远了。”

花中越脸色一变，突然忆起，妖女奴关系武林安危，当下冷冷笑道：“那不妨试试！”

试字甫落，身形弹出，扑向妖女奴，一掌攻出。

花中越掌力方出，红衣美妇红影旋处，妖女奴已被她带了开去！

花中越怔住了！这红衣美妇武功令人惊骇。花中越发掌骤然，她竟能在极快的瞬间带开了妖女奴！

红衣美妇盈盈一笑，这一笑，显露出少妇无限的春情，这让人陶醉，几被融化。一种冥冥的力量，使花中越全身发软，一股欲望突然涌现在他的脑际……

一时冲动，花中越向中年美妇扑了上去！

花中越突然的举措，令人惊骇。然而，红衣美妇的美色，使他欲望冲动，他无法抗拒红衣美妇的诱惑魅力！

花中越是一个狂傲之人，他除了爱过一个朱莲之外，向从来没有真正爱过一个女孩子，也没有把女孩子看在眼里，如今这位红衣美妇，使他情欲冲动！

难道说这红衣美妇的独特少妇风韵，迷住了他？

红衣美妇那挑逗的神情，不要说花中越无法抗拒，就是普天下的男人，也无法不被其所迷！

花中越疯狂地抱着她。红衣美妇没有抗拒，她一双玉腕，把花中越抱在怀里！

花中越疯狂地吻着她，他第一次对一个女人动了真情，然而，这个女人比他大几十岁啊！

显然的，这事情显得不可能，然而，这种不可能的事，往往就无意中产生了！

花中越疯狂吻着她，她缓缓地合上了睫毛，仰颈让花中越吻着她的粉颈……

他们忘了眼前的事……像整个宇宙从此毁灭！

她勾引花中越？也许是的，否则，他们不应该堕落在这畸恋之网！

突然，两颗眼泪从红衣美妇紧闭的眼缝中渗了出来……

她是喜极而泣呢？抑或是另有感触？

红衣美妇轻轻推开花中越，幽声道：“花中越，我们不该做这种事。”

花中越望着红衣美妇的泪痕，喃喃道：“你……哭了？……为什么……”

红衣美妇伸手拭去泪痕，强颜笑道：“是的，我哭了……”

“为什么？我爱你呀！”

“爱我？”红衣美妇疯狂地笑了起来，笑声令人闻之毛骨悚然。

花中越心里一凉道：“你怎么了？”

“我们无法相爱。你知道我是谁？”

“不知道。你愿意告诉我么？”

红衣美妇苦笑地摇了摇头，道：“你知道我几岁？”

“不知道，你告诉我吧！”

红衣美妇又苦笑地摇了摇头，道：“以后你会知道的……”她凄惋地笑

了一笑，像自语道：“我们不应该发生爱情……不应该……”

花中越喃喃道：“但是我爱你。”一阵激动，他又扑向红衣美妇。她虽然明白这是不可能的事，但她没有拒绝，依然让花中越吻她！

花中越的青春活力，使她平静的心扉，起了狂澜，也勾起了她的春心荡漾……

吻像烈火，火山爆发的烈火把他们溶化了，他们像是往前的生命，曾经有过这一刻，如今重温旧梦一样……

花中越怎明白他爱上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女人？如果他知道的话，他会吓得昏死过去！

四片灼热的唇瓣紧紧地合在一起，阳光把他们的影子结合在一起……

畸恋！

他们陷入这不正常的情网里，花中越男性的魅力，挑动着她埋藏在心底的春情荡漾，如痴如醉……

她的确有点儿醉了，她不知过了多少冷酷的日子，如今，恋火使她迷失本性。为什么她会爱上花中越，这其中当然另有原因。

突然，中年美妇说道：“花中越，有人来了！”

花中越霍然一惊，推开了红衣美妇，眼光一扫四周，一个人也没有！

红衣美妇道：“的确有人来了，他们已在半里之外……”

花中越心里一惊，道：“在半里之外，你可以听得出来？”

“是的，花中越，你应该走了。妖女奴我要救走。”

“不不，我要杀她，我不愿放过她。”

红衣美妇脸色一沉，一种慑人质气突泛粉腮，道：“我叫你走你就走。”

花中越道：“我无法离开你呀！”

“你会忘记的。现在我叫你走你就走。”

花中越也真听话，也无法抗拒，他果然下意识地挪动脚步，向前走去！

花中越的脑海中，依然盘旋着红衣美妇的轮廓，这刹那间的事，像一场梦，但这梦令他无法忘怀。他第一次爱上了一个女人，但这种爱是极不正常的。

突然，红衣美妇叫住了他，道：“花中越，你止步，我给你一件东西。”

花中越一转身，黄梅娟一伸手递给花中越一枝似草非草的东西，说道：“这东西对你有极大的用处，好好保存着。走吧！”

花中越默默地望着红衣美妇，启齿又止。红衣美妇苦笑说道：“走吧，这件事就让它永远埋葬我们的心灵深处。如果你再不走，我一辈子不会见你的！”

这句话的确有无穷的力量，花中越一转身，疾走而去！

在花中越一转身之际，红衣美妇闪动了一下长而弯曲的睫毛，两颗豆大的泪水骤滚双腮！她喃喃自语道：“别人不会了解，也不会谅解……”

花中越迷迷糊糊地移动着脚步，他不知道他做了一件什么事，他要杀妖女奴，但因为这个红衣美妇，他违背阴阳羽士所说，做下了一件不可宽恕的事。

然而，他茫然不知觉，因为，他第二次爱上了一个女人，他可以做出任何意料不到的事。

他缓缓地走着，然而，他并没有完全丧失理智，他突然想起了妖女奴对

江湖安危有极大关系时，心凉了！

其实，有红衣美妇在场，花中越也杀不了妖女奴！

花中越泛起一种愧意，他茫然问着自己，这为的是什麼，为了那个红衣美妇！

他想：“如果火僵尸真的炼成，我也只好以个人之务毁了它，方不会做一个江湖罪人！”

想到这里，他得到了安慰，他有自信消灭这火僵尸，因在红衣美妇的面前，他无法向妖女奴下手！

他痴痴笑着，他的生命突然开始活跃起来，虽然他不知那女人叫什么名字，但他有信心得到她。

他笑得非常兴奋。蓦地，他发觉远处有两条黑影，向归灵山岩飞奔而来。

花中越倏然开始想着，因为，他原先没有注意，如今他忽然想起，这红衣美妇武功委实令人惊骇。

他可以想得起来，因为江湖上有这种武功之人寥寥无几。血魂怪婆的武功，可以说冠绝武林，想在半里之内能知道来了多少人，也办不到的！

突然，他想起了一个人……他的脸色随着想起的那个人影一闪之后，骤呈现苍白！

他喃喃自语，道：“不会的，她不会是她。”他的眼睛，睁得像铜铃一般，全身开始发抖。因为他所想的那个人，正是武林三子之首的血影子。

他的身子晃了两晃，好像觉得，一件可怕的事又在他身上发生。

他自信地喃喃道：“不会的，那不会是她……”

是的，他希望红衣美妇不会是血影子，因为血影子是将近七十岁的女人了，红衣美妇只不过二十七八，也说不定血影子是男人哩。

想到这里，他放心不少。这当儿，两条人影越来越近。花中越闪身在一棵大树之后。那两条人影眨眼间已经到三丈之处！

花中越眼光一扫，脸色霍然一变，来人竟是消魂女与赛潘安。

倏然，消魂女停下脚步，回头向赛潘安道：“甜人儿，我到归灵岩去一下，马上就来，你等我。”

赛潘安点了点头，消魂女则向归灵岩飞奔而去。

花中越暗吃了一惊，独眼老怪训练火僵尸，似与天生会有相当关系！

他猛地闪身而出，叫道：“赛潘安！”

赛潘安一见花中越，吃了一惊，道：“你……你怎么也在这里？”

花中越道：“我是为了杀妖女奴而来，可是她被人救了。你是否要到雷云谷去？”

“正是。”

“那么，你是否知道独眼老怪训练火僵尸与天生会有关？”

“不错，独眼老怪已加入天生会。”

花中越吓了一跳，如果天生会有了火僵尸，想吞江湖巨业，无疑如囊中取物！

花中越怔了半晌，道：“那么，你必须救出笑脸医侠，四天之内，与他一起赶回终南山。我先回去杀掉在终南山的三十几个天生会高手。”

赛潘安道：“阁下请放心，我误不了事的。”

花中越点了点头，道：“那么，我走了。”

花中越话落，身影弹出，已经去了三丈之外。当天晚上，他又回到了终

南山！

就在花中越进入终南山之际，倏闻暴喝之声，挟着女子的叱喝，遥遥传来。

花中越心里微微一骇。顾盼间，已经到了观院之外，举目望去，花中越脸色大变！赫然见红线女、范玉华、徐萍、徐翠四个少女，与天生会高手打得难分难解。

其中一个天生会高手冷冷喝道：“几个女娃儿竟敢到终南山来撒野！终南派已亡，黄梅娟已经失踪！各位还不滚下终南山，难道要抛尸终南山不成？”

徐萍冷冷喝道：“天生会与我们有不共戴天之仇，我不杀你们，心头之恨何时能消！”喝话声中，红影一闪，只听惨叫声中，已经有两个天生会高手应声而躺！

这四个女人的武功，要算红线女为最。她在眨眼之间，已经杀了天生会三个高手。

花中越缓缓的垂下了头，几个爱他的少女，已经全部在终南山上，除了一个妖女奴之外！

他惨然地笑了，似想到什么，又发现了什么？……

暴喝声使终南山罩起一片愁云惨雾。

这三十几个天生会高手联合出手之势，非同小可。这四个少女虽有超群莫测的武功，也承受不起三十几个人的同时围攻！眨眼间，已被围攻得毫无还手之力！

花中越见状大吃一惊，心里暗忖：“此刻如再不出手，她们可能会被这三十几个天生会高手围攻而亡。”他厉声一喝，向人群中泻落，左右双掌已经挥出。

这突然而来的人影，使红线女等人同时吃了一惊，举身后退！

三十几个围攻红线女等人的天生会高手，一愕之下，花中越冷热绝伦的掌力已经发出数十道。

神技骇人听闻，顾盼间，天生会高手已经被他杀了十几个。

花中越杀机一起，手下再也不留情了，厉喝一声，道：“我要叫你们这些人全部抛尸终南山。”

挟着花中越的喝声，又有七个人惨叫而躺。疯狂的屠杀，又在终南山上展现！

瞬间，地上已经躺了二十几具尸体！在场之天生会高手，只剩下七八人！

花中越疯狂的屠杀，不但惊骇了天生会之人，也使红线女等四个女人大为惊骇。

这当儿，天生会高手见花中越武功太厉害，一齐退了开去！

花中越奇丑无比的脸上，突然抹过一片阴影与杀机，冷喝道：“你们谁也别想逃过我的手！”

突然，一个冷冷的声音喝道：“我倒要看看阁下是什么人物，竟敢掌毙本会弟子。”挟着语声中，一条人影突然飘落在花中越身侧。

花中越下意识退了两步，举目望去，他更怒火上升：来人赫然就是关明！

关明冷眼一扫在场之人。当他眼光落花中越身上时，下意识退了两步：花中越奇丑的面目，使他吓了一跳！

当初关明毁花中越的脸时，因木屋中光线太暗，使他无法看清，何况，

他们均认为花中越已经死了。

关明纵声一笑，道：“原来是一个丑小子，我以为是个什么三头六臂的人物呢……”不屑之色溢于言表！

花中越的脑海突然泛起关明毁容的情形，他恨得钢牙一咬，喝道：“不管你是什么人，我要杀你！”一语甫毕，左手一扬“阴掌”。

就在花中越掌力攻出之际，一个女子的声音叫道：“阁下暂且请住手！”

花中越一闻喝声出自朱莲之口，他一咬牙，硬生生地把掌力收了回来！

果然，朱莲飞奔而来！

花中越怔住了，茫然地退后一步！

天生会尚剩七个高手，他们一字儿排开，站在关明背后。花中越在朱莲出现之后，缓缓退了开去。他缓缓侧过了头，他不忍沁又看到这又将发生的悲剧……

一对冰冷而又带着厌恶的目光，正在注视着花中越，那正是红线女。

花中越冷冷笑了一笑，他明白红线女想的是什么。他暗忖道：“我又不苛求你的爱情，你讨厌我干什么？……总有一天，我会让你知道我就是花中越。”

这当儿，朱莲粉腮一片铁青，缓缓向关明欺去，喝道：“关明，你害我，我没有死，现在算算这笔帐吧……”

朱莲何尝不明白自己的武功不是关明之敌，然而，关明几乎使她丧命，她有活的一天，便不会与关明干休！纵然她死在关明之手，也要远比看着他为非作歹好一些。

关明疯狂地笑了起来，“呛”地一声，长剑出鞘，道：“我不杀你这个淫妇算是很好了，既然你非要找死不可，我就叫你到九泉之下去会花中越吧。”一缕寒光，振腕而出。

花中越缓缓地闭上了眼睛，他痛苦得几乎无法呼吸，这场家庭悲剧，还不是由他而起。

他缓缓地走开，他痛苦得浑身微微发抖，他喃喃念道：“莲妹……原谅我……我是一个罪人……”

他移动着脚步，踟躅地走着。

他孤独的背影，有八只眼睛在注视着他，那是红线女、范玉华、徐萍和徐翠！

她们全部凝视着花中越背影，这背影令她们太熟悉了……她们的脑中，同时涌起了花中越的影子！

范玉华喃喃道：“丁姊姊，他太像他了！”

这句话使三个女人心里同时一惊。红线女脱口道：“是的，他太像他了！”

范玉华幽幽道：“他会是他么？”

“不会的，他……死了……”

关明暴喝之声再度传来。此刻朱莲已决定拚命，关明想在一时之间伤她也不容易。

花中越踟躅地移动脚步，暴喝之声像焦雷一般，炸得他脑际欲裂。他只觉眼眶中泪水在滚动着，视线一片模糊，两个人影在他模糊的眼前叠出……

他伸手拭去泪水，站在跟前的是阴阳羽士与黄梅娟。他失神地望着他们，动也不动！

阴阳羽士眼光一扫场中，微微一笑，道：“你什么时候回来？”

“ 刚刚回来。 ”

“ 妖女奴死了没有？ ”

花中越摇了摇头，他的脑海又突然泛起红衣美妇的芙蓉粉腮。他像做错了事一样，不敢再望着阴阳羽士！

阴阳羽士突然发觉场中朱莲与关明正在打得难分难解，明白花中越为什么一脸痛苦的样子。当下他叹了一口气，低声道：“ 过去了，你怀念干什么？让这段往事，永远铭刻在你的心底吧…… ”

花中越苦笑地点点头，喃喃道：“ 是的……我该忘了…… ”

阴阳羽士道：“ 你没有碰见妖女奴？ ”

“ 碰到了！ ”

“ 你为什么不杀她？她关系着整个武林的安危…… ”

“ 我下不了手！ ”

阴阳羽士叹了一口气，道：“ 这事在所必然！唉！情……可怕的情，以后要看你之所为了…… ”

“ 我能消灭火僵尸的。 ”

阴阳羽士暗道：“ 你想消灭火僵尸，无疑是白天做梦。反正以后让你碰到，你才会知道厉害，此时未免言之过早。 ”

心念间，一声女子的惨呼声破空传来，转脸望去，只见朱莲又被关明伤了右臂！

阴阳羽士脑中念头一动。道：“ 你应该帮助你爱过的人杀他。留这个武林败类危害江湖，倒不如除去更好。 ”

“ 叫我杀他？ ”

“ 是的，他已无可救药。虽然你下不了手，但你应该帮助朱莲，去吧！ ”

“ 不，不，我不能做这个罪人！ ”

阴阳羽士苦笑道：“ 你不必亲手杀他，在斗场左侧十丈之处，是一个断崖，你可以迫他跳下去。去吧，否则，你就对不起朱莲。 ”

“ 是么？ ”

“ 是的。何况，你也该报仇了！ ”

花中越眼中突然射出两道精光，低语道：“ 是的，我要报仇！报仇！ ”

他念声未落，一弹身扑向关明，厉喝道：“ 关明，你这衣冠禽兽，留你不得！ ”

这一次，他真的下了杀机，右掌攻出，左掌以绝快的手法又攻出一掌。凌厉的掌势，迫得关明后退数步！

花中越出手如电，掌力如涛，他大喝一声，“ 阴阳天地掌 ” 已经施出，口中喝道：“ 关明，你的妻子忠心于你，你却误会她有不忠之事，你还配做一个人？…… ”

愤怒的火焰，像洪水泛滥一样。如果不是花中越心存忠厚，关明岂不早已死在花中越“ 阴阳天地掌 ” 之下。

一阵冷气，吹得关明全身冰凉。接着又是一阵热浪，吹得关明有如掉进火窟之中。一冷一热，使关明的身体抽缩。关明不明白这是哪门子功夫，竟弄得毫无还手之力。

朱莲缓缓退了开去，她伤心而泣……

红线女等四个小女的眼光，全部聚在花中越的身上，她们无法移开杜同线，只是怔怔地想着……

突然间，暴喝之声传来，八个天生会高手发动攻势，向花中越扑去。

就在这八个天生会高手突然发动攻势之际，花中越大喝一声：“你们给我滚回去！”右掌扬处，一道奇猛绝伦的掌力，把他们压了回去。

这当儿，花中越已把关明压到断崖之上，再过五步，便会堕在断崖之下。

花中越大喝一声，一掌劈出。关明退后两步，已没有踏脚之地了！

空气突然紧张得令人透不过气来，数十双眼睛睁得像铜铃似的，一齐注视着花中越与关明。

花中越明白，他只要再出一掌，关明就会被他震落断崖而亡。突地，他心里一软，喝道：“关明，你是要我杀你呢，还是愿意跳下去？”

关明一声长叹，他明白他完了。他望着花中越的奇丑面目，突然，他似想起什么，惊道：“你……你……你是……”

花中越心里一愣，脱口喝道：“关明，你给我跳下去！”

他一扬右手，推出“阳掌”。狂飚掩处，一声恐怖的惨叫声，响起山谷，回鸣之声，闻之令人毛骨悚然……

愤怒过后，花中越茫然地怔住了，他心头一痛，两颗眼泪在眼眶中滚动着……

一个娇小的影子，向关明落下的崖上，走了过去，她晃动着娇躯……一步一步地走着……

花中越望着朱莲蹒跚走来，下意识地脱口道：“朱姑娘，我对不起你……”

顿时，眼眶里滚动的泪水，掉了下来！……

这两滴眼泪掉下，红线女粉腮突然一变，她觉得花中越这两滴眼泪像掉在她自己的心扉上一样，她粉腮一白，脑海如遭雷击，她想到了一件什么，浑身开始发抖……

朱莲喃喃问道：“他……死了……”

花中越语带沙哑道：“是的，他死了，我迫他死的……”

朱莲疯狂大笑，道：“死吧……都死吧……我的‘情人’死了，我的‘丈夫’也死了……天啊……我还有什么？……我全都失去了……”

细听之下，这不是狂笑，而是断肠痛哭啊！她哭得柔肠寸折。是的，诚如她所说，她的情人——花中越死了，她的丈夫——关明也离她而去！

人世间，她还有什么？

突然，她一晃娇躯，向断崖纵身跳下……她要结束自己坎坷的一生……

十四

场外之人，无不惊呼一声，他们估不到朱莲会跳崖殉情，这连花中越也吓了一跳！

在这千钧一发，一条黑影迅如闪电，把朱莲跳下断崖的身子拉了上来。

这条拉回朱莲生命的人影，正是阴阳羽士。朱莲被阴阳羽士从断崖拉了上来，她起初怔了一怔，接着纵声大哭，道：“你为什么要救我……我要死啊……”

一阵无名的痛楚涌上花中越的心头，他默默地望着朱莲，眼泪夺眶而出！这个他初恋的情人，曾拥有一切，又失去一切，如今她落得这般田地，怎不令花中越潜然泪下？

阴阳羽士皱了一皱眉头，道：“你为什么要死？”

朱莲泣声道：“在这世界上，我已是一无所有的人，情人……丈夫……全死了，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啊？”

缠绵悱恻的泣声，在场之人无不心里一酸，陪着她滴眼泪尤其徐萍、徐翠两个少女，更是泣不成声了！

阴阳羽士道：“然而你还有孩子呀！”

“孩子？”

她茫然地望着阴阳羽士。阴阳羽士苦笑道：“是的，虽然在人生旅程上你失去一切，但你有孩子，你的孩子需要你。”

她突然从痛苦之中惊醒过来。是的，她有孩子，她不能让他变成一个孤儿，他已经够不幸了！

她纤手一抬，拭去粉腮泪痕，喃喃道：“……是的，我还有孩子……我要好好培养他成人……”

她慰然而笑，笑得像一杯酸梅入口……其实，这笑容比哭更难看！

在场之人鼻孔一酸，眼泪随着朱莲的笑容滚了下来！这当儿，阴阳羽士冷眼一扫天生会高手，冷冷喝道：“各位想死呢？还是想活？”

八个天生会高手从黯然情绪中惊醒过来，其中一人答道：“要死要活，岂是阁下所能主宰？”

“各位既然执迷不悟，也只好成全你们了。”

阴阳羽士身影划处，扑向八个天生会高手，右掌已经攻出。

这当儿，朱莲已经走了开去，她从花中越的面前擦身而过花中越难过地说道：“朱姑娘，原谅我……我不知道应该向你说什么才好……”

朱莲望着花中越满脸泪痕，道：“阁下不必难过，他确实应该死的。”

花中越启齿又止。他默默的望着朱莲背影，从她的身前移了开去！

他钢牙一咬，突然升起一股冲动情绪，恨不得抱着她、吻她，安慰她，让她的心得到片刻温暖。

然而，他不能够，他不能告诉她，我是花中越，也不能逃逗她心扉的旧情，以致陷入不可收拾的场面！

虽然他还是深深地爱着她，但这段灰色的恋情，毕竟昙花一现，随即幼灭，留给他的，是残酷的梦。

他明白，从今以后，只能在心灵深处，而无法在表面去爱她。

暴喝声中，一个孤独而又娇小的影子踉跄而行，她的脚步显得多么沉重！痛苦！

一个女子的叹息声，挟着暴喝之声传来，徐翠幽幽道：“姊姊，她太不幸了！”

徐萍潜意识地点点头，泛着淡淡的哀愁，道：“她的确太不幸了。花中越九泉有知，他不知要如何难过呢！”

袅袅轻语，带着无限酸苦之决。花中越闻声，眼泪忍不住又要夺眶而出，然而他没有，他把眼泪咽回肚子里。

徐翠不解地道：“她也是花哥哥的女朋友？”

徐萍苦笑地点了一下头道：“是的，她是花哥哥第一个初恋的女人，除了她之外，他没有第二个女人……。”

徐翠接道：“王老前辈不是说他爱我们么？”

徐萍苦笑道：“也许是的，但那不是真正的爱情，那是属于另一方面的。花中越为感激我救他的一命而爱我们，他原先不让南极仙翁把我们带去喂鱼，就是如果我们死了，他会永远痛苦。”

她苦笑了一下，又道：“也许这就是所谓爱。但我们明白，花中越没有爱过第二个女人，没有对我们发生爱情，但我们却忠心爱他。如今我们的下场，不是也跟这位朱莲一样？”

徐翠幽幽道：“姊姊，如果他没有死，他会再爱我们么？”

“爱我们？”

徐萍怆然地笑了起来，道：“纵然他还活着，会爱我们，可是，我们用什么去爱他？”

“用我们的心！”

“心？”

徐萍期期艾艾地道：“爱情与贞操是分不开的。”

“但我们是为他而丧失贞操的。”

徐萍苦笑道：“话不是这么说，虽然我们的贞操为他而丧失，纵然他会爱我们，我们也不会原谅自己。再说，我们是自甘下贱而丧失贞操呀！”

徐翠道：“我是自甘下贱的，但姊姊是为他而丧失贞操的呀！”

徐萍惨然一笑，道：“我是的……唉！何必去谈这些不能追回的往事？”

她们这番话，全听在花中越的耳里，他一念之间，像忘记他立身在什么地方……

他痛苦得无法令自己呼吸，他恨不得立刻逃离这里，甚至逃离这个世界……

他浑身颤栗，像一个犯人接受了死刑的判决！

暴喝声停了，天生会八个高手已全部丧命在阴阳羽士之手。

沸腾的场面终于过去了，替而代之的是一种忧伤、沉寂的场面！

这里，伫立着八个人——二男六女。他们都在想什么？沉思什么？

夜色更黑了……除了观院之内不时传出理我夫的零落脚步声之外，再也听不到什么了；纵有，也只有风啸松涛……

花中越一转身，凝视着朱莲凄凉而又孤独的背影，他想叫她，然而，千言万语，不知如何启齿。

他默默告诉自己：“花中越……朱莲是不幸的，以后，你应该好好地爱她……”

想到这里，他脑海中突然升起了第二个女人的影子：那是红衣美妇的美丽轮廓。他打了一个冷颤！

他不否认爱朱莲，但他的恋情，像一副褪了色的图画，如今，又有人为他涂上了一道鲜艳的色彩！

这笔色彩，与众不同，他迷恋了，疯狂了……

他生命的第二个春天，为红衣美妇而活，这个影子在骤然间，闯进他的心扉，气质与众不同，使他再也抹不去这个影子。

红衣美妇的情影在他的脑海里一闪而逝之后，他不期然地打了个寒颤，这寒颤是为他对朱莲的愧意而发。

一声沉重的叹息，穿开了这寂寞的夜空，阴阳羽士沉声道：“我们回去吧！”

这声音使在场之人，从各种不同的情绪中惊醒过来。黄梅娟莲步姗姗走到红线女面前，道：“红衣姊妹，想不到你们会再上终南山，黄梅娟因受派中惨变，臻使无法以礼迎接，在此谢过！”

红线女盈盈笑道：“掌门人何必客气，唐突之罪，我们还没有谢呢！”

黄梅娟道：“那么，上去休息。终南派再会有今日，都是这位朋友所赐，黄梅娟不知如何感激他……”话落，望着花中越。

花中越默默的转过头来，他不敢凝视黄梅娟的眼光，因为那眼光所射出的，是两道如火的魅力！

花中越心里明白，这眼光中的火焰，超过平常朋友应有的，或像有人说的，这就是爱情了！

黄梅娟的确爱上了花中越。虽然花中越外表长得丑，但他的心却是善良的，她认为这颗善良的心，可以掩饰他面容上的丑陋！但最主要的是，花中越为了终南派，不惜冒着生命危险，欲使终南派有复兴之日。感激，构成了黄梅娟爱花中越的心。

这感激而形如怜悯的爱情，是否会永恒呢？那就不是局外之人所能推测的了！

五个少女并排在一起，黄梅娟的姿容，使红线女、范玉华、徐氏姊妹黯然无色，她像一朵脱颖而出的幽兰！她美得迷倒天下男人，花中越也不例外！

但黄梅娟的美色，与红衣美妇的气质却迥然不同，因为红衣美妇具有的丰韵，却是黄梅娟所没有的。

的确，少妇与少女之间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如果红衣美妇活跃在少妇群中，突然发现一个少女，那么，他会对这个新鲜的东西发生爱恋，这像我们吃腻了鱼与肉，而想换换白菜豆腐一样！

因为花中越的生命，都是少女的影子，这红衣美妇的丰韵却是少女所没有的，他对这新鲜的东西，发出第二次的感情。

黄梅娟姿色倾城，但在花中越的眼中，也有些淡而无味。于是，他转过头，不敢与黄梅娟眼光接触。他怕第三次堕入爱河。

黄梅娟苦笑了一下，从花中越身上收回视线，道：“他是一个心地善良的人……”

这句话说得有点歇斯底里，出自她的肺腑，任何人都可以听得出来！

红线女脱口道：“他的心地善良？”

“是的，再也找不到第二个人！”

“你认为这善良的心，可以掩饰他的容貌？”

“足有余裕。”

红线女苦笑道：“但我却认为不可同时而论，我需要的是一个貌美的

人……像花中越！”

黄梅娟道：“可是上苍不公平地对待一个人，花中越虽然长得俊美，但他是个寡情的人……”

“我宁愿他对我寡情，也不用有个奇丑的丈夫！”

黄梅娟黛眉微微一颦，她明白，红线女与自己的个性截然不同，再谈下去，便要闹僵了！她以微笑代替了她的否认，接道：“那么，我们上去吧，夜也深了！”

红线女点了一下头，望着徐萍道：“徐姑娘，我们就打扰一下吧。”

徐萍在这刹那间，突然涌起一种无名的感触。她想到，她们曾经为了花中越，而堕落，贞操已失，今已残花败柳，如何与她们在一起？……人类本能的自卑心理涌上了心头，她苦笑地摇了摇头，道：“不，我们要走了！”

这句话不但令红线女与黄梅娟吃了一惊，即是花中越也微微一怔。红线女道：“你们原先不是说要我掌门人打扰一番么？”

徐萍惨然笑了一下，道：“是的，现在我觉得我们该走了！”

“为什么？”

“不为什么，因为我不愿在终南山上回忆一些不幸的遭遇。”

红线女似懂非懂的点了点头，道：“现在就走？”

“是的，现在。”

黄梅娟突然说道：“徐姑娘，你们不能走，你们既然到了终南山，也应该让我们尽个地主之谊，否则，黄梅娟不知要惭愧多少日子。”

徐萍怆然道：“我们也希望在终南山上静静住上几日，藉此回忆一些过去的事。但我们知道，这会更增加我们的痛苦。”她苦笑一下，又道：“好意心领，以后我们会来打扰的。”

黄梅娟急道：“不不，你们不能这样不通人情，难道黄梅娟得罪了你们？”

徐萍道：“不，掌门人请不要误会，你愿我们留在终南山而痛心呢？还是离开终南山而愉快？”

这句话说得黄梅娟哑口无言，她默默注视着徐萍，期期艾艾地说道：“既然如此，黄梅娟也不再强留，只是，我会怀念你们！”

徐萍接道：“我们也会怀念你。那么，我们就此告辞了。”

她下意识地把明眸扫向花中越，脱口道：“阁下，我们也再见了……”

说到这里，她突然觉得脸颊发烫，迅速地掉了头，与徐翠疾步而去。

花中越突然叫道：“徐姑娘！”一个筋步窜了上去。徐萍一转脸，问道：“阁下有什么要吩咐的么？”

花中越张口结舌，期期艾艾地说了一个字：“我……”

他似有千言万语，不知从何说起！

的确，面对这两个曾经救过他而又堕落的少女，他应该向她们说些什么？

相别在即，他只觉得他应该向她们作心扉里的忏悔或表白，可是他说不出口，也不知从何谈起。

他默默地注视她们，他想看透她们的心底？了解她们的心事？细窥她们纯洁的灵魂？……

徐萍微微一笑，再次问道：“阁下有什么事么？”

“哦……哦！没有……没有……”

“如果没有事，我们就走了。”

从花中越的脸上，徐萍可以看得出来，他是有话要说，她明白他说不出

口。

花中越低声说道：“我可以送你们一程么？”

“我们劳驾不起，还是免了吧。”

花中越道：“你们不让我你们一程？”

“不，我们当不起阁下送。”

“我愿意送的，我觉得我应该送你们出终南山，这也是我的责任！”

花中越微微一笑，道：“那么，我们就劳驾你了。”

当下三个人影，缓缓向终南山下移步而去。

本来，花中越一转身之际，红线女粉腮一白，她突然发现，她原先的想法可能没错。她似觉得，她做错了一件事一样：

花中越原先对朱莲的情形，已使她芳心大动。她认为，这个人假如不是花中越，为什么会对朱莲这样？

除了花中越会这样外，别人不会在朱莲面前流泪……如今徐氏姊妹要离开之际，为什么他像有千言万语，无从说起，并要亲自送她们下终南山？

如非这个人曾对她们有过内疚，为什么在徐萍面前，期期艾艾说不出话来？

红线女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她一阵分析之后，认为自己可能真的做了一件错事。

她的眼光，一直注视着花中越的背影，她的粉腮越来越白……浑身开始颤栗。因为，这背影就是花中越啊！

花中越没有发现红线女的表情，他默默地跟着徐氏姊妹下了终南山……

默默地走……默默地想……想今日，又回忆往事。

山风，轻轻地拂过他们的脸上，夜，的确有点儿凉了。

除了零落而又带着沙沙的脚步声之外，夜静得再也听不出什么了……

难道在心灵的呼唤里，她们也在冥冥怀念这临别的一刻？抑或是她们想再回忆一些往事？……

久久，徐萍才打破这寂寞的空气，问花中越道：“阁下为什么要送我们？”

花中越从沉思的情绪中惊醒过来，当下怔了一怔，道：“这是尽一点地主之谊。”

徐萍微笑道：“这么简单？”

“是的！”

花中越转脸望了徐萍一眼，只见她粉腮如花，轻笑慑人，他不期然地跟着笑了一声，道：“是的，也许不是这么单纯，其他的因素，因你们曾是花中越的恋人……”

“恋人？花中越的恋人？”徐萍幽幽地笑了起来，道：“阁下何必提这个？花中越已经死了！”

花中越喃喃应道：“是的，他已死了。如果他没有死，你们会再爱他么？”

“会的，我们会的。”

徐萍望了徐翠一眼，苦笑道：“我妹妹会，我不会。”

“为什么？”

“为什么？”她脱口应了一句，接着笑了笑，道：“在你没有了解我们底细之前，我们又何必谈起我们的往事？”

花中越哦了一声，道：“我以后会了解的！”

徐萍突然含情脉脉地注视他问道：“你愿意了解我？”

“愿意！”

“当你了解之后，你会后悔，甚至会骂我们下贱！”

“永远不会。”

徐萍叹了一口气，似自言自语道：“你会的，你不是超人，你不是圣人！”

徐萍何尝不明白徐萍语中之意？他想：“如果徐萍不讨厌我这副容貌，我应该爱她。她救过我的命，爱得比别人深，她不惜用少女的一生幸福，作为交换我生命的条件……”心念中，故意道：“纵然你们有过丈夫，我对你的想法也不会变。”

“但我们比有过丈夫更下贱。”

花中超道：“这是你们自卑。”

“这不是自卑！”她心里一急，脱口道：“我不是处女，我自甘下贱，把贞操献给一个我所不爱的人！”

徐萍认为她这句话出口，这个奇丑的人一定会大吃一惊但花中越反而微微一笑，道：“贞操与女人一生幸福，当然有着极大的关系，但我认为，为了某种原因而失落贞操的，她心灵依旧是纯洁的。这纯洁的灵魂，不是贞操所能比拟。”

这番话说得大大出乎徐萍意料之外，她怔怔地望着花中越，茫然不知所答！

花中越又道：“徐姑娘，你是纯洁的，不管在什么时候，即使地老天荒，我这种想法都不会变！”

“真的？”

“当然是真的！”

他们之间，在这一句话之后，又开始沉默下来……

终于，徐萍又停下了脚步，明眸注视着花中越，道：“告诉我，你为什么要送我们？别骗我，我看得出来，你有心事！”

花中越被问得心里一惊，道：“我已经说过，我是尽点地主之谊！”

这句话答得大失徐萍所望，她是多么希望花中越答一句他爱她！

这一股意念是在刹那间泛起的，她认为花中越的本性太善良了，他原谅她的贞操的失落，这是别人所无法容忍的，但他的善良，掩饰了她的一切自卑心理！徐萍想到这里，故意愠意道：“你撒谎。”

“我……我没有呀……”

徐萍冷冷一笑，道：“别人说你心地善良，原来你也会撒谎。人不是好骗的，阁下请回去吧！”

花中越怔怔地望着花中越脸上泛起的愠意，打了一个冷颤，道：“你不叫我送你到山下？”

“假如你要撒疏的话，那就不必了！”

“我……我……”

花中越结结巴巴说不出一句话来。

“你为什么不说？你说呀！”

“我不敢说。”

“有什么大不了的事，你不敢说？”

花中越心里忖道：“我应该告诉她我爱她，她给我的，不是我所爱她所能还得了……”心念中，口里说道：“我不配说这句话的！”

徐萍芳心一跳，道：“我要你说呀！”

“我……我……”

“真像个大姑娘，什么话这样难于启齿？”

“我爱你！”

徐萍芳心大震，她兴奋得心扉在跳跃，她惊骇地望着花中越，她的一颗心几乎跳出口来。

花中越歉然道：“我知道我不配……可是你要我说……”

“不……不……”

徐萍兴奋不已。

徐翠不屑道：“你不配爱我姊姊。”

徐萍摇手阻止徐翠的话，道：“妹妹，我爱他，你不会反对吧？”

徐翠吃了一惊，脱口道：“姊姊，他长得……”

“我知道。妹妹，你反对我爱他？……”

“姊姊，你真的？真的爱他？”

“这能开玩笑？我不能欺骗他，他是一个善良的人。”

徐翠吃惊地望着姊姊，她真不相信她姊姊会爱上这个奇丑的怪人！

徐萍微微一笑，道：“妹妹，你说呀！”

“这是你自己的事，何必问我？”

“你不会笑我？”

“不会的，姊姊。”

徐萍注视着徐萍，粉腮泛起从未有过的娇羞，道：“你说的是真的？……”

徐萍话犹未落，花中越一晃身，突然扑向徐萍，紧紧地抱着她，吻，代表了他的回答！

花中越要使徐萍枯渴的心重新活跃起来，这个为他堕落的少女，他应该给她以温暖！

吻！使她芳心跳跃，她紧紧地搂着他，她淡淡而又失去光彩的生命，突然又变得光辉灿烂！

徐翠黛眉一蹙，侧过了头，她怕看到花中越的面孔？抑或是这消魂的场面使她伤心？

花中越狂吻着徐萍，吻着她的秀发，吻着她的粉颈、梨涡、樱唇……

久久！久久……他们才分开来。她凝视着花中越，喃喃道：“你真的会永远爱我？永不鄙视我？”

“不，我不是那种人。我会永远爱你，永不忘记你，不过……”

“不过什么？”徐萍奇怪地问花中越。

花中越笑道：“别忘了你心中有一个魔！”

徐萍不解地说道：“魔？什么魔？”

“花中越的影子！”

花中越微微笑道：“你以为我忘不了他？”

“不错啊！”

徐萍道：“我会忘记的，我永远不去想他，只想你！”

“真的？”

“嗯！”

花中越道：“假如花中越又再出现呢？”

“我会不理他，离开他。”

“假如我是花中越呢！”

徐萍暗地一骇，毫不思索地答道：“我会杀你！”

“杀我？”

“不错，因为他欺负我。”

“欺负你？”

花中越不解了。

“是的，假如你是花中越，你就不应该再欺骗我的感情，因为我不爱他，除非他变成第二个人。你想，假如你是花中越，而再欺骗我的感情的话，我是多么伤心，所以我要杀你。”

花中越突然明白过来，当下笑道：“你认为我会是花中越？”

“我不知道，因为你的声音，动作，背影，非常像他。”

花中越苦笑道：“我不会是他，他已经死了，花中越不会像我这么丑。”

徐萍默视了花中越良久，道：“你说我们荒唐不荒唐？”

“荒唐？”

是啊！我们既然已经相爱，你的名字我还不知道呢。”

“哦！名字对我们相爱是无关重要的。”

“但我要知道，因为我要念着你的名字。”

“我叫……叫沈恨人！”

“恨人？”

“怎么？不好听？”

“太过孤僻与恨世，改个恨秋吧。”

“好吧，就叫恨秋！徐姑娘，九月八日这天，你到终南山好吗？”

“有什么事？”

“什么事倒没有，因为九月九日这一天是终南派掌门接掌大典，有很多事还要你帮忙呢！”

“好吧！”徐萍微微领了一下首道：“请君留步，我们走了！”

“好的，我不多送了！”

徐萍突然似有所悟，道：“沈哥哥，我要告诉你一件事，你与黄梅娟不会堕落情网呀！”

花中越吃了一惊，道：“黄梅娟？她会爱我？”

“嗯！我看得出来，她爱你。不过，”

她展眉一笑道：“我是说着玩的，我不会吃醋的，你可以爱她。”

话落，徐翠纵身跃去，两人消失不见！

花中越茫然地笑笑，默默说道：“唉！她太多心了……”

徐萍的影子在他的脑海消失，第二个女人的影子又告升起，那正是红衣美妇！

这个红衣美妇给他的印象，是别的少女所没有的。他就不明白，这红衣美妇为什么会留给他如此深刻的怀念！

他傻笑了一下，他不否认爱上了这个红衣美妇，但，她是谁？真的会是武林三子之首血影子？

想到这里，他笑容敛了，从心底泛起寒意，不期然又打了个冷颤！

这红衣美妇的确极有可能是血影子，因为她虽是七十开外的人，但如驻颜有术，保持二十七八岁，当不是件困难的事！但花中越真的会爱上一个七十多岁的女人？……

花中越告诉自己，这不会的，说不定血影子是个男的。他想，我非要弄

清楚，说不定阴阳羽士和红线女会知道。心念一起，他举身向终南山飞奔而去。

此时，终南山的观院之外，伫立着四个女人，她们凝望着花中越飞奔而来的身影，心中各有所思！

黄海娟当先开口问道：“她们走了？”

“走了。”

蓦然间，飞也似地奔上来了十几条黄衣人影，瞬间已到了黄海娟身前！

其中一人正是刑司殿殿主吕朝阳，其余为终南六雄（七雄赛潘安已经去天生会）及弟子。他们一见黄海娟，双双下跪道：“弟子叩见掌门人！”

黄海娟见六雄及门下数位高手均回到终南山，大喜过望道：“各位师叔请起。”

十数个黄衣人双双立起，恭立一侧，眼光一扫地上四十多个天生会高手的尸首，脸色微微一变。

阴阳羽士一眼瞧见七雄之首的赛铁拐李文青，微微笑道：“李铁拐，还认得苏某人么？”

七雄之首赛铁拐李文青眼光一扫阴阳羽士，吃了一惊，大声笑道：“阴阳老鬼，是你？”

“不错呀，是我！”

“你怎么还活着？”

“你要我跳下白骨岩而亡？”

“不不，我只是以为你死了。”

黄海娟道：“如果不是这位老前辈，本派就不堪设想了，师叔还不谢过！”

李文青和阴阳羽士本有几面之识，交往不算深，但彼此间感情颇笃，当下李文青含笑道：“想不到你这老鬼还能帮终南派一个大忙，这一下十斤陈酒又要报销了。”

阴阳羽士哈哈大笑道：“十斤陈酒？李老兄，这未免太过小气了……”

“好好，那么二十斤如何？”

他们二人一打趣，把场面气氛缓和了不少，在场之人见这两人一见面便谈酒，忍不住笑了起来。

阴阳羽士一敛笑容，道：“李老兄，你们要谢的不是我，而是我的徒弟。”

话落，把眼光落在花中越的脸上。在场之终南弟子，也顺着把眼光移到花中越身上，这一看，使终南派弟子吓了一跳！

当下赛铁拐李文青心里忖道：“此人既是掌门人花中越之友，执有本派旗令，又为终南派冒险，即为终南派恩人，礼应以恩人待之！”

心念之间，忙向花中越一礼，道：“请恕李某人眼拙，不识阁下大驾，致有冷落之处，在此谢过！”话落，又是深深一揖。

花中越微微笑道：“老前辈不必多礼，在下承受不起！”

当下赛铁拐李文青恭声问道：“语问阁下，是你代传派令，命我们回终南山？”

“正是！”

“李某人及门下弟子恭候阁下代传令谕！”

花中越问道：“贵派其余弟子是否知道消息，而赶回终南山？”

李文青道：“李某人曾接‘出入管制殿’殿主郭炎仙之报，阁下已代掌门人传令，令他们即刻返因终南山，其余之人，我已另派数十位弟子赶往各

地追回，相信在数日之内，可全部赶回终南山。”

花中越微微点一点头，道：“你们知道我为什么命你们回来？”

“本门弟子听阁下指示！”

花中越道：“我受贵派掌门人花中越所托，扶持贵派代掌门人黄梅娟接任掌门大典，大葬日期在九月九日重阳，所以要你们回来。”

这句话说得在场终南派弟子暗吃一惊，李文青脱口道：“掌门接掌大典？”

“不错，贵派不能长久无主，而受其他派鄙视，是以，花中越死前曾托我办妥这件事！”

这一句“花中越死前”阴阳羽士听了忍不住要笑出声来，但他明白花中越有苦衷，也不便道破！

当下李文青道：“阁下既为本派掌门之托，扶持代掌接掌第八代掌门，但届时天生会……”

花中越接道：“这件事我已想到，各位大可放心，赛潘安数日之内便可回终南山。现在‘出入管制殿’殿主在否？”

“他有事未回，阁下载令他有什么事？”

“什么时候可以回来？”

“最慢在明天之前便可赶回。”

花中越一阵沉吟，又道：“那么，把这些尸首搬到刑司殿。”

李文青不解地问道：“把那些尸首搬到刑司殿？”

“是的！”

在场之人，也不明白花中越把这引起天生会高手尸首搬到刑司殿何用，闷着一肚子哑谜，但也不便多开口相问。

李文青一阵沉思，然后眼光一扫门下弟子，道：“那么，各位把这些尸首搬到刑司殿。”

在场终南派弟子应了一声是，每个人提了二三具尸首，纵身向刑司殿飞奔而去！

阴阳羽士向李文青道：“李老兄，我们走吧，吃完了二十斤酒，我们再谈正事不迟。”

赛铁拐李文青微微一笑，与阴阳羽士向观院之内飞奔而去！

黄梅娟望了红线女一眼，道：“我们走吧！”

红线女微一点头，道：“你与朱姑娘先去，我有件事想问这位阁下。”

黄梅娟扫了花中越一眼，盈盈一笑，真是一笑倾人，看得花中越怦然心动，缓缓转过了脸。黄梅娟道：“我先走了，阁下！”也不等花中越回答，与朱莲双双上了观院！

红线女在黄梅娟走后，明眸一扫花中越道：“阁下，我有件事想问你。”

花中越冷冷一笑，道：“有什么事，姑娘尽管吩咐，在下洗耳恭听。”

红线女冷冷喝道：“你到底是什么人？”

花中越猛觉心头一震，怔了半晌，方道：“我就是我，姑娘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红线女冷冷笑了起来，道：“我要知道你是谁？”

“我不明白姑娘的意思！”

“你叫什么名字？”

红线女话落，把眼睛直盯在花中越的脸上，好像要看透花中越的心事一

样。

花中越暗地心骇，但表面冷静异常，道：“我没有义务告诉你！”

红线女粉腮一变，心里忖道：“如果不是我认为你就是花中越，我才懒得跟你多嘴！”心念间，冷冷道：“我也许第一次看错了人！”

“看错了人？”

“不错，我看错了人，因为你就是花中越。”她微微一顿，厉声道：“你说，你是不是花中越？”

花中越狂笑，这一笑反把红线女弄得如堕五里雾中，不知其所以然！

花中越一敛笑声，道：“姑娘为什么说我是花中越？我像他或者姑娘爱上了我？”

“不要脸！你也不照照镜子，是否配我爱你。如果不留口德，当心我开口骂人！”

“既然我不配你爱，那么你为什么认为我就是花中越。假如我是花中越，你会爱我吗？”

这番话问得红线女哑口无言。她怔怔地望着花中越，像这句话刺伤了她的心，又似在沉思什么？久久才道：“如果你真的是花中越，我就要自杀！”

“自杀？”花中越吓了一大跳，道：“你为什么要自杀？”

“因为，我看错了一个人，我也不爱你，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

花中越皱了一皱眉头，道：“姑娘请放心，我不是花中越，我是他的朋友，你不必难过而自杀。”

“那么，你在震下关明之时，为什么在朱莲面前挥泪，为她难过？除了花中越之外，别人恐怕办不到。”

红线女的确是一个精细之人。花中越念头一转，反问道：“难道姑娘是一个铁石心肠之人，而不为她难过。”

“但阁下的神情是别人所没有的。”

“也许是是的。”花中越苦笑一下，道：“她爱花中越，然而她没有得到花中越的爱情。花中越也深爱她，因为，她遇人不淑，遭人遗弃，一个被丈夫遗弃的女人，就令人同情。花中越临死前，曾嘱我好好照顾她，她丈夫虽然是一个大恶不赦之人，她的丈夫会死在我手里，不等于我毁去了她的幸福一样！……”

红线女闻言，下意识地点了一下头，道：“那么，你为什么要送徐氏姊妹下终南山，你在她们离去之前，似有千言万语，无法启齿。除了花中越知道自己对她们不起，而无法向她们赎罪，会有这种举措之外，别人是不会有。”

花中越微微一笑，道：“徐萍为救花中越一命，不借把少女贞操当作交换条件，这种爱情，是别的少女所没有给他的。他死之前，也要我好好安慰她，不要让她伤心，于是，我不得不借送行之便，安慰她们一番！”

这两种答复，虽然不能满足红线女的欲念，但她也无法找出破绽来。

当下花中越道：“姑娘还有什么需要知道的么？”

“没有了，不过，总有一天，我会弄清你的面目。同时，我会再到天生会总堂的后山去一趟，看花中越坟墓中是否真有花中越尸首！”

这番话说得花中越吓了一跳，如果红线女真要掘开他的坟墓，他已死的谎言，就要败露。他这一惊真非同小可，他知道红线女说得出做得到，如果她发现自己没有死，这后果不堪设想。想到这里，他机伶伶地打了一个寒颤，

怔怔望着红线女，一句话也说不出！

红线女望着花中越的神情，冷笑道：“如果花中越尸首不在坟墓里，这证明你就是花中越！”

“姑娘不能这么说，假如他的尸首被人盗走？”

“谁会要他的尸首？赛潘安见他被钉在棺材之内，这是千真万确的，我想不到人会盗他的尸首！”

花中越这一下真的无言以对，这件事太令他震惊，他打从心底直打寒颤，怔怔出神！

红线女淡淡笑道：“阁下紧张什么？这件事迟早会水落石出呀。我也要上去找黄梅娟了，明天，我就到天生会。”

花中越心里忖道：“事情既然如此，担心也没有用，只好等以后发展再说了！”心念间，他似有所悟，叫道：“姑娘暂且留步！”

红线女转身问道：“阁下有什么要吩咐的？”

花中越皱了皱眉头，道：“姑娘是武林三子之首的血影子徒弟？”

“不错，怎么样？”

“恕我唐突，请问令师是男是女？”

“阁下问这个干什么？”

花中越期期艾艾地说道：“我……我只是想知道。”

“阁下不说原因，我就不说。”

花中越愕然不知所答，他如何能把与红衣美妇之间的事，告诉红线女？这件事端的使他无法启口！

红线女冷冷地道：“是男是女，这对你没有关系，何必多问？”话落，转身向观院举步而去。

花中越怅然地叹了一口气，他安慰自己，那红衣美妇不会是血影子，上苍不会如此剥夺他的爱情，假如那红衣美妇是血影子，他爱上她的话，如何在社会上做人！心念间，红衣美妇的轮廓又涌泛脑海，那盈盈的浅笑，慑人魂魄的丰韵，使人迷恋的秋波……一切一切，像闪电般在他脑海里一闪而逝……他笑了！笑得非常兴奋，但在兴奋中显出淡淡哀愁！于是，他缓踱着脚步，进入观院之内。

此时，天色接近黎明时分，终南派弟子，包括黄梅娟在内，已在群雄殿恭候花中越。

群雄殿为终南派接见各方来宾而设，房屋宏大，建设富丽堂皇，为终南派最大的观院！

花中越来到群雄殿，终南派弟子恭候一侧，黄梅娟道：“黄梅娟恭领本门弟子，恭候阁下，未悉是否另有吩咐？”

花中越道：“没有事了，各位可以回房休息，其他的事明天再说。”

终南派弟子闻言，双双离去。黄梅娟道：“阁下彻夜未眠，想已疲倦，黄梅娟恭领阁下暨各位姑娘进房休息！”

黄梅娟先领着范玉华、红线女、朱莲进入后院休息去了。

花中越发现阴阳羽士还没有走，脑海念头一动，走到阴阳羽士身侧，低声说：“老前辈，我想请您帮忙一件事。”

“什么事，你说好了！”

花中越把红线女欲到雷云谷掘坟墓的事说了一遍。阴阳羽士闻言，马上明白过来，当下微笑道：“于是，你要我想个办法，不要使这件秘密揭穿？”

“正是，老前辈可以即刻到后山，找一具死人尸体，把他弄得面目全非，把尸体也换上灰衣，置于我棺材之内，使她无法认出来……”

“我知道了。我也正要回去，这件事交给我办好了，你进去休息吧。如果我有时间，掌门接任大典，我会赶来。那以，我就走了。”话落，已纵出群雄殿。

黄梅娟出来不见阴阳羽士，怔了一怔。花中越把阴阳羽士有事要办告诉了黄梅娟。

黄梅娟盈盈一笑，深情款款地说道：“那么，我领你进去休息吧，你也累了。”

他们并肩而走，走向后院睡房。

她不时回头望着他，明眸射出神采，令花中越怦然心跳，他不敢与黄梅娟眼光接触！

他突然想起徐萍要走时说话……他怔住了，他下意识把眼光扫向黄梅娟，只见她眼若秋波，面如芙蓉，看得花中越心里大动，一般冲动的情绪突然涌现脑际……

他咬牙把这股情绪又咽了回去，心想：“纵然她会爱我，我不应该再夺取一个女孩子的感情……现在我已经够痛苦了……”

黄梅娟轻轻推开了房门，道：“你就睡在这里吧！”

花中越感激地点了点头，道：“多劳掌门人留神，在下心实不安。”

黄梅娟深情款款一笑，道：“如非阁下，终南派不知变成什么地步？大恩不敢言谢，但黄梅娟对阁下大德，却终生不能忘怀！”接着问道：“掌门接掌大典之后，阁下愿意留在终南山么？”

“我还有事要去办，可能没有时间。”

黄梅娟道：“我可以多留你几天么？”

花中越一抬头，触到的是两道加火的眼光，从她的眼光中，花中越发现了什么，不但…他不敢再尝试呀！

“你说呀！”

“你……我留下也没有用……我还有事……”

“假如我要你留下呢？”

“你……你……”

“是的……我……”

黄梅娟一纵身，猝然投进花中越的怀里道：“我爱你……”

这突然而来的举动，令花中越大吃一惊。他不敢想象这会是事实，黄梅娟竟会爱上他……

他吃惊得征立当场不知所措……只是张口结舌地望着黄梅娟。

黄梅娟真的会爱上奇丑无比的花中越？显然这事有些不可能，难道她为感恩而爱他？抑或是花中越有一瞟善良的心，使她迷恋而倾心相爱？这一点也只有她本人才知道。

但黄梅娟突然投进花中越的怀里，这不能说没有爱花中越的心。

她合着眼皮，长而弯曲的睫毛，微微在颤抖，娇丽如花的粉腮，透着娇羞的红晕，……她美得令人无法形容！

虽然，一股冲动的情绪在花中越的心扉翻涌，但他不敢冒然吻她……因为，他不愿再铸造一个错！

黄梅娟歇斯底里地问道：“你不爱我么？！”

花中越望着她微微颤动的樱唇，蕴藏少女无限的诱惑魅力……压住在他心扉的冲动情绪，终于又爆发了……

他粗而有力的双臂，紧紧搂着她的柳腰，像要把她捏成两段……他的嘴，终于靠在她的樱唇上。

大地开始旋转，血液开始沸腾……从他们心灵里亦发出烈火，开始燃烧着他们的生命……

久久……泛滥的洪潮才开始退去……他们在互相凝视着……场面没有言语，只有两颗跳跃的心……

花中越泛起一股歉意，黯然道：“黄姑娘，我对不起你，我侮辱了你……”

“不，我爱你……”

“你不会爱我，你只是为了要报答我对终南派的恩，你才爱我……这只是怜悯……可怜我长得……”

“不！”黄梅娟激动地叫起来道：“你不能这样侮辱我……我爱你的人，不是爱你的脸……”

她哭了，真的伤心地哭了。花中越默默一声长叹，道：“不会的，这里面总有感恩的成份在内。”

黄梅娟霍地抬起头，道：“我爱你出自肺腑，你这样侮辱我，我只好死给你看，让你知道黄梅娟不是那种爱漂亮男人的女人……”话犹未落，真的向门外走了出去。

花中越真想不到花中越会爱他，这一来，他不由急了，忙叫道：“掌门人，我相信你……你回来……”

黄梅娟一转身，幽幽问道：“你真的相信我爱你吗？”

带雨梨花之容，看得花中越怦然心动，道：“我相信！”

“真的？”

花中越点了点头，突然问道：“假如我变成一个很貌美的男人，你会爱我！”

这句话问得黄梅娟愕了一愕：“假如你变得美，我就不见你！”

“为什么？”

“我只是要你现在这样，因为这样别人不会把你抢去；如果你变美，我会永远离开你，你说好么？”

花中越喃喃道：“好……好的……”

于是，黄梅娟又投到花中越怀里，四片灼热的唇瓣，两颗纯洁的心灵……又结合在一起了……

夜尽天明，多姿多彩的一夜，终于又过去了，旭日又照暖了大地，万物欣欣向荣。又是美好的一天！

在这一夜之间，花中越真正得了两个少女的爱情——徐萍与黄梅娟，因为她们不是看貌美而爱他。但一个重要的问题困惑着他，他应该恢复原来的容貌呢？还是永远这样下去？

事情很明显的摆在他的眼前，如果他变回原来的花中越，他可以得到范玉华、红线女、徐翠、妖女奴的爱情，而黄梅娟与徐萍，将永远离他而去！

如果他仍是现在的面目，他可以得到黄梅娟与徐萍，而永远失去另外四个少女……

这个非常严峻的问题，他无法排解。他想：“事情也只有等以后发展再说了。”

一觉醒来，已是日上三竿了。

红线女也在花中越醒来之前，到了雷云谷那片坟墓去了……

当天中午，“出入管制殿”殿主郭炎仙已回到终南山。花中越命他把天生会四十个人的尸首，制进棺材之内，准备使用。这使终南派门人大感奇怪，不知是何用意。

九月六日，被黄梅娟遣走的终南派弟子，已全部回到终南山，准备参加黄梅娟接掌大典！

不久，赛潘安与笑脸医侠回到终南山，花中越大喜望外，与黄梅娟率领其他“六雄”，到观院之外迎接！

花中越感激笑脸医侠救命之恩，见面之下，毕恭毕敬。同时使他高兴的是赛潘安没有辜负他的期望。

笑脸医侠因为花中越已把全部经过告诉他，也不便叫他掌门，何况他已经要把掌门一任交给黄梅娟。当下微微一笑，道：“小娃儿，想不到你没有死，真是吉人天相。”

花中越恭敬地道：“如非老前辈救我一命，我也没有今日，大恩……”

“什么大恩不大恩，你不是也救了我？”

花中越正待答话，赛潘安已经伏身下跪在黄梅娟的面前，道：“弟子叩见掌门人金安……”

一阵感慨，使黄梅娟热泪盈眶……

黄梅娟同终南六雄，已听花中越告诉他们命赛潘安与消魂女做爱，设法救笑脸医侠，并取火药的经过。如今见赛潘安这种情形，不要说黄梅娟感到得粉腮垂泪，即是六雄也有黯然欲泣之感！

黄梅娟语带沙哑道：“七叔请起……我知道你受委屈了，终南派有复兴之日，你是第一功！”

笑脸医侠皱了皱眉头，道：“好了，好了，再说下去，大家都要哭出来了！”

在场之人被笑脸医侠这一说，破涕为笑。当下笑脸医侠问花中越道：“你要炸药干什么？”

“未悉老前辈有没有？”

“当然有，你看那袋子里不是么？”

花中越眼光一扫，果见赛潘安手里提着一袋火药，心里一喜，道：“老前辈，这炸药威力如何？”

笑脸医侠得意一笑，道：“这炸药是我从万年硫磺之母中提炼四十年而成，威力虽然比不上霹雳子的霹雳弹，但假如有霹雳弹的十倍大，点燃爆炸的话，并不亚于一颗霹雳弹！”

“真的？”

“老夫向来不打诳语，假如是别人，我才不给呢！”

花中越眼光一扫终南派门下弟子，道：“我要炸药，是防止天生会在贵派掌门人大典之际突然而琰，以致无人抗拒，而又功亏一篑，被天生会所灭。”他语锋略为一顿，又道：“天生会对于贵派即行接任掌门大典一节与杀死四十个天生会门人之事，不会没有所闻，他们势必派出高手，大举来犯。何况赛潘安救走笑脸医侠老前辈、他们更不会罢体！”

在场之人没有一个答腔，他们估不到花中越会想得如此周到。

花中越又道：“是以，我们必须在终南山下埋设炸药。本见天生会高手

大举来犯，便以炸药代替贵派人力！”

赛铁拐李文青道：“到时候什么人点燃火信？”

“我已请到一个人，到时候她会来。现在让我看看山下地形，麻烦笑脸医侠老前辈替我们埋炸药。”

笑脸医侠点了点头。花中越与黄梅娟、“终南七雄”下了终南山，在各冲要处全部埋了炸药！

而且花中越命令终南派之人，不得将这件秘密传开出去，否则事情将不堪想。这件事关系整个终南派兴衰，花中越不交待，他们也不会传出去的。

回到群雄殿，日已西沉。用膳之后，花中越传令“出入管制殿”殿主郭炎仙到群雄殿，令他严禁任何一个人出入本山。

这期间，花中越与黄梅娟的感情自然与日俱增。而红线女雷云谷之行，果然发现棺木内有花中越的尸首。于是，断定花中越真的死了！

花中越时常去安慰朱莲。她数日来，不发一语，也的确够她伤心的，她如今已是一个一无所有的人了。

除了儿子忆越稍慰她心之外，她还有什么？

花中越除安慰她之外，又能够多说什么？

时间，在沉默中消失……

九月九日——重阳节！终南派内，掀起了一片激动的狂涛，这对终南派弟子而言，自是一个重大的日子了！

终南派自杨瑞彬死后，成了一个没有掌门的派系。黄梅娟之父黄日照，也只是代理掌门。

长义殿内，聚集了终南派全部门人，参加此一掌门接任大典。

花中越深恐天生会乘隙侵犯终南派，在昨天徐萍、徐翠到终南山之际，已请她们看守炸药。一经发觉天生会人物，便点燃爆炸！

天生会对终南派接任掌门一节与杀死四十个高手的事，不能说一无所闻，九月九日重阳节这天，派了五十个高手，侵犯终南山！

于是，在无形中，终南山上，又罩起了一片愁云惨雾，空气渐渐开始紧张……

长义殿内，终南派弟子情绪激动，但一片鸦雀无声！

午时三刻，是黄梅娟接任终南派掌门的时刻。

黄梅娟由花中越陪同，在终南七雄之首的赛铁拐李文青与吕朝阳及终南其余六雄簇拥下，进入了长义殿！

黄梅娟进入长义殿之后，终南派弟子肃然起敬，恭身立起，黄梅娟向香火熊熊的祖师父恭身一礼之后，缓缓退到接任椅上！

因为此时终南派旗令在花中越身上，花中越也只好坐到交任椅上。

举目望去，只见大殿中央，人头蠢动，一片人海！

在辈份中，要算刑司殿殿主吕朝阳为最，当下仁立大殿平台，眼光一扫门下弟子，低沉道：“本门弟子一律坐下！”

随着吕朝阳的声音过后，终南派五百八十七人，全部落座！

吕朝阳沉声微微一笑，迅然肃起神情，道：“本派六十几年来，就没有接过掌门，因自第七代掌门先师杨瑞彬死后，本派旗令即告失落，以致无法接任，师兄黄日照虽是暂接掌门，至黄梅娟已整整六十载，形成本派没有一个掌门派系！

本派自先祖创业迄今，已经数百年，声势无不与少林、武当并驾齐驱。

但自先师死后，派中便告没落，这固然是群龙无首，但最主要的是与峨嵋一派屡动干戈，损去本派数十位精英，而使本派人材寥落。

前天生会视本派为芝麻小派，欲行并吞。天怜吾派，产生第八派掌门花中越。他持有先师旗令，救终南派一劫，理应接任第八代掌门人！

唯花中越为救终南一派，丧命在天生会之手，这令本派弟子深为痛心。花中越死前，将旗令交由这位阁下，并嘱黄梅娟接任第八代掌门。

终南派能有今日，各位当明白是由这位阁下所赐，他不但把天生会派在本派的四十个高手全部杀戮，且又救黄梅娟一命，并安排接任事宜。如果没有他，终南派便从此瓦解。是以，这位阁下就是终南派的大恩人……

吕朝阳说到这里，神情有些激动，望了望花中越一眼，又道：“此后由黄梅娟接任掌门之后，各位本着爱终南派之心，受命于黄掌门人。如各位尚有问题，可以即刻提出。”

吕朝阳话落，在场五百多个终南派弟子鸦雀无声！

吕朝阳目光如电，环视了在场之人一眼之后，又道：“如果各位没有异议，是否愿意听命于即将接任第八代掌门的黄梅娟？”

在场终南派弟子齐道：“弟子愿受指使，如果有违抗命令之举，愿受制裁！……”

声震屋瓦，历久不歇，一片激动之色，看得黄梅娟心里大动！

吕朝阳微微一笑，道：“感谢本派弟子能够患难与共。现在时刻已至，交接大典就开始吧！”

话落，退回与终南七雄并肩而立。

花中越恭身立起，从怀中取出终南派旗令。旗令一出，终南派全部立起，向旗令肃然起敬！

花中越把旗令插在香桌上，又退了回去！

黄梅娟正待举身立起，突然，屋外响起一阵怪笑之声。这声音出口，使终南派弟子脸色微微一变。

随着这怪声，一个人影，迅速飘落在长义殿！

举目一望，不但令花中越吃了一惊，即昆科南派弟子也暗地一骇。只见此人在两眼之间的鼻孔上，多了一只眼睛！

吕朝阳与李文青见此人突然出现，吃了一惊，慌忙上前，恭身一礼，道：“弟子叩见师叔金安！”

这三眼怪人冷冷一笑，道：“二位不必多礼，想不到这么重大的日子，我几乎没有赶上。”

这神情，看得花中越脸色微微一变。

吕朝阳和李文青也皱了皱眉头。这当儿，这个三眼怪人已经举步向摆着香案的平台走了过来。

赛潘安一个箭步窜了上去，冷冷说道：“二师叔，此刻是掌门交接之时，您老人家应该顾全大局！”

三眼怪人阴冷冷地笑了起来，接道：“怎么？你不让我来么？”

“不是不让你来，只是……”

“只是怕我扰乱了这个大典？”

这时他已经上了平台，眼光一扫殿中终南派弟子，冷冷道：“想不到本派弟子全聚在这里。那最好不过，我只身在外六十年，几乎赶不上这个重要的日子，而抱憾终身！”话落，又是嘿嘿一阵干笑。

花中越冷眼注视着三眼怪人。他脑中，突然忆起一件事……只见他脸色骤然大变，问背后一个黄衣人道：“请问这个人是谁？”

这黄衣人轩眉一锁，道：“这是杨瑞彬师弟，人叫‘三眼魔君’的范文亮。此人长久在外，想不到会突然回到终南山！”

这“三眼魔君”四个字一出口，花中越脸色大变。杨瑞彬遗言中说是被三眼魔君与天龙女害死……想到这里，他脸上倏罩杀机，心道：“我要杀他！”

三眼魔君目空一切，自然不会发觉另一个人已对他存下了杀机。三眼魔君冷冷一笑，朗声道：“在场之本门弟子，什么人辈份最大？”

吕朝阳愠声道：“这自然要算师叔为最。但师叔长久不在本派，形似脱离……”

“我几曾脱离本派？师兄杨瑞彬死后，这掌门一任，就应交我之手。黄梅娟是个女流之辈，如何能接掌门大任？……”

三眼魔君活犹未落，一个焦雷似的声音喝道：“三眼魔君你给我住口！”

声音骤起，不但使在场的终南派弟子为之骚动，即使三眼魔君也吓了一跳！

场面一时陷于混乱，在场之终南派弟子无不微微变色！

三眼魔君望了望花中越一眼，不屑道：“丑小子你是什么人？竟敢如此卖狂？”

花中越缓缓站起，脸上杀机更浓，喝道：“三眼魔君，你即刻给我滚开去！”

花中越此语一出，终南派弟子脸色大变，他们估不到这奇丑少年竟敢出言无忌，叫三眼魔君滚出去！

“滚出去！”三眼魔君狂笑道：“你凭什么？”

花中越眼光一扫终南派弟子，道：“各位是否知道杨瑞彬怎么死的？”

殿中五百多人没一个答腔，只是用惊骇的眼光注视着花中越。

花中越停了一停，又道：“这件事除了杨瑞彬的遗言所记的册子中谈及外，终南派没有一个人会知道！”

他冷眼一扫三眼魔君，又道：“三眼魔君为了谋取终南派掌门之位，用计把杨瑞彬害死！”

花中越此语一出，不但使终南派弟子脸色一变，一片喧乱，而且三眼魔君神情也为之变色。

花中越冷冷说道：“各位不必骚动，此事由我来解决，我要杀三眼魔君！”

他一语甫落，猝然弹身，疾如闪电，扑向三眼魔君，右掌已经攻出。

终南派弟子一阵骚动，退了开去。

花中越阳掌攻出，挟其毕生功力所发，奇热难耐的狂飚，罩身向三眼魔君击去。

三眼魔君武功极高，当下他哪里把花中越放在心上，右掌击出，想反花中越一掌硬接过来。

哪知他掌力一经扬出，一股热气攻心。他霍然大震，暗道一声：“不好！”猛地抽身暴退！

花中越那容得三眼魔君退出，大喝一声，左掌冰冷之气，又告击出。

一热一冷，使三眼魔君一阵抽缩，功力全散。如非三眼魔君内力过人，这两掌足令他仰身栽倒。

花中越暴喝声中，阴阳双掌再度发出。三眼魔君对这种掌力竟然承受不

起，砰地一声，栽倒于地。

花中越一扬右掌，向身躺在地上的三眼魔君击下。

突然，一声“爹爹”的叫声，挟着一声惨叫传来，三眼魔君脑血飞溅，死于非命。一条白衣人影，突扑三眼魔君尸体，凄声叫了一声：“爹——”纵声大哭。

花中越下意识退了两步，举目一望，使他猛觉脑海如遭重击，嗡地一声，几乎栽倒于地。

扑向三眼魔君尸体的，竟是范玉华！

花中越全身开始冰冷……冰冷……冰冷……

十五

花中越估不到三眼魔君范文亮会是范玉华的父亲。他在这刹那间：全身似陷入了极为痛苦的深渊里！

他全身一阵冰冷！冷得像掉落在暗无天日的冰窟里。天啊，他杀的竟是他心爱之人的父亲，这怎不令他吃惊、悔恨？

一片人声喧哗，在场之终南派弟子吃惊的是花中越竟能在数招之内，把三眼魔君毙在掌下。

范玉华的哭声，使这大典升起了一片哀伤气氛。花中越更在极度惊骇之后，又坚强起来。他虽然不该杀范玉华的父亲，但杨瑞彬的遗言他不能不替他完成。

他眼光一扫终南派弟子，只见一片哗然激动之色。花中越眼光又扫向伏在三眼魔君身上，哭得极为伤心的范玉华，低声一叹，走向吕朝阳身侧，道：“老前辈，现在时刻是否已过？”

吕朝阳望了一下天色，道：“还没有。”

“那么，接掌大典，照常进行。”

花中越话犹未落，乍见范玉华娇躯突然弹起，猛扑花中越，厉声喝道：“丑男人，还我父亲的命来！”玉腕扬处，一掌猛劈花中越。

花中越估不到范玉华会猝然出手，当下吃了一惊，身形暴退数步，避过范玉华一击。

也在范玉华一掌攻向花中越之际，一条红衣人影，迅若电光火石，猝然飘落在大殿之上。

这条红衣人影，正是红线女丁春菊。这时，范玉华一掌落空，身影一欺，一连三掌，击向花中越。

这时，长义殿内秩序大乱，五百多个终南派弟子，神情慌张，不少人已经向殿外退去。

黄梅娟一见情形，也花容失色，想不到这接任人典，竟发生这场风云。

再说范玉华三掌攻出，花中越右掌一扬，击出一掌掌力，迫开范玉华的攻势，喝道：“范姑娘，你听我说呀……”

范玉华见父家被花中越所毙，怎会听花中越的喝话，当下厉声大喝：“还我父亲命来。”一连又是三掌，直劈过去。

花中越这一来真的有些火了，当下大喝道：“你给我滚出去！”

“阴掌”挟着毕生，迅如山崩海啸，击向范玉华！

范玉华突觉一阵冰冷冷之气攻心，全身一阵抽搐，花容惨变，瞪瞪退后三步，砰地一声栽倒于地。

花中越心里一痛，几乎忍不住扑向范玉华，告诉她自己就是花中越！

这当儿，忽见红线女冷冷一笑道：“阁下，你好辣的手段！”

花中越一抬眼，眼光触到红线女愤怒的双瞳。他猛觉心头一震，冷冷道：“三眼魔君为一大恶不赦之人，理应诛之，我辣在何处？”

红线女冷冷一笑道：“花中越，你不要再欺瞒人了，一心所爱的少女，您怎忍心对她这样？何况，她与你已经有夫妻之实啊！”

这句话不但说得花中越脸色大变，是黄梅娟，粉腮也为之一白！

花中越掩饰惊恐之色，冷冷道：“姑娘这是什么意思？谁是花中越？”

“你！”她疯狂地笑了起来，道：“花中越，别再骗人，你用阴阳天地

掌杀了沧海圣君，也用阴阳天地掌杀了范玉华，难道会有第二个花中越么？”

花中越吃了一惊。他骇然地注视着红线女，浑身开始发抖，想不到自己在情急之下，竟让红线女看出了破绽。

然而，他不能承认这件事，决不能，因为，这是紧要关头，何况，他的丑与美，关系着身分上少女的生命呀。

想到这里，他镇静说道：“你已经看见花中越的尸体，这总不能假。至于阴阳天地掌，你不能说只有我会。”

“这么说来，你不是花中越了？”

“不错，我不是。”他语锋略为一顿，又道：“请姑娘把范姑娘带走，此时大典正在开始。”

红线女对于花中越，本来已恨之入骨，因花中越几次挖苦过她，当下闻言，冷冷道：“这一点，阁下办不到。”

“你想怎么样？”

“替范玉华报一掌之仇。”

“这么说，你是要我请了？”

红线女道：“恐怕阁下请不动！”

花中越闻言，脸色一变，道：“那不妨试试！”话落，欺前三步，厉喝道：“红线女，我叫你给我滚出去。”

“你请呀。”

花中越大喝一声，道：“我就不信你红线女有通天本领！”身影一弹之下，呼呼攻出三掌。

花中越这一闪挟怒发掌，其威力何等惊人。

就在花中越三掌击出之际，黄梅娟大喝道：“住手！”

花中越与红线女同时退后一步。只见黄梅娟道：“丁姑娘，请你暂息雷霆之怒。你与这位阁下之间，纵然有所过节，但也应该看在我的份上，暂时放手。”她停了一停又道：“何况，你曾帮终南派大忙，终南派以恩人待你。在此交接时间之内，你是否想到我？”

红线女丁春菊一向不错，她的确不应该在黄梅娟的面前闹事，可是如果退了下去，这个脸又没有地方放！

心忖至此，银牙一咬，存心得罪黄梅娟，也不能丢这个脸！当下冷冷道：“黄姑娘，这话是不错，可是，相信你会原谅我，因为我是为友报仇！”

黄梅娟道：“难道丁姑娘不可以等一下再谈？”

“等不了。”

花中越再也忍耐不住，道：“掌门人，你先站开，我倒要看看红线女有什么能耐。”

黄梅娟黛眉一蹙，暗道：“就让她吃一点苦头也好。”心念间，缓缓又退了回去。

花中越冷笑一声，道：“红线女，你既然敬酒不吃吃罚酒，我就不客气了！”

花中越知道，虽离掌门接任时间已经不多，如果不赶快把红线女制下，便会耽误了接任大典的时间。当下喝声甫落，一掌中红线女的武功当在花中越之下。花中越一掌攻出之后，她一旋身，避过花中越一击，玉腕即时反击劈出一掌。

红线女避掌出掌，同时在即快的一瞬便告做到，这使几个终南派高手为

之一骇！

花中越大喝一声，左掌阴掌导速攻出！冷飕如涛，犹如山崩海啸，卷向红线女。

花中越阴掌没有卷么红线女的刹那，红线女猛觉七星静脉之内，一阵冷气攻心，砰地一声，栽了下去。

这一着大大出乎花中越意料之外，因为他的掌力根本还没有击到红线女呀。

殊不知红线女当初中花中越一记阴掌，余冷未去，如今又出力发掌，冰冷之气再度从“七星静脉”之中涌起。于是，在花中越阴掌尚未攻出，她的内部阴冷已先发作。

花中越怔了一怔！

一场杀机，终于过去了！

但是在这刹那间所发生的事，足令花中越毕生感到惭愧，他不但杀了范玉华的父亲三眼魔君，而且也伤了他曾心爱之人范玉华、红线女丁春菊。

沸腾的场面过去，替而代之的是一片沉默！

当下花中越向吕朝阳道：“吕老前辈，请您命门下之人，把这三个人先搬出门外，接任大典照常进行。”

吕朝阳随即点了一点头，即刻传令三人，把红线女、范玉华及三眼魔君的尸体，抬出殿外。

大殿之内，一切又修复了正常！

这时，黄梅娟功步轻移，走到花中越身侧，道：“你……你会是花中越？……”

望着花中越含情脉脉的双眸，花中越心里一跳，道：“不，我不是他。”他感到一阵撒谎的难过与内疚！

黄梅娟淡淡一笑，道：“但愿你不是他。”

这意味深长的一句话，使花中越感到一阵黯然神伤，他黯然望着黄梅娟走回接任椅上，坐了下来。

花中越轻轻叹了一口气，他明白自己做了一件错事，因为数位少女的生命，全部落在他的身上！

他缓缓走到交任椅上，坐了下来，他的心情，突然像针那样沉重！他默问自己：“龙中越，你做了一些什么？……你将得到一些什么？……”想到这里，他惨然地笑了起来。

这时，吕朝阳走到台上，朗声说道：“本门弟子听着！”

随着吕朝阳的喝声，五百七十八个终南派弟子，一片听令之声，震瓦欲坠！

吕朝阳一声长叹，黯然说道：在场之人，乃本门忠贞弟子。刚才你们目睹先师之弟三眼魔君行为，几乎又造成本派另一劫难。

三眼魔君为先师之此人脱离本派六十年，当初因行为不检，被先师斥责，一怒而离开终南山。如非这位阁下谈及，我们还不知他就是杀死先师的凶手。

我们应该感谢这位阁下，如果不是他，终南派可能再次毁在三眼魔君之手。

三眼魔君虽六十年未回终南派，但并未脱离门墙，本派之中，以他辈份最高，任何本派弟子，均奈何他不得。

现在，这位阁下不但救了终南派，而且报了先师血仇之人，使先师能瞑

目九泉。吕朝阳为本派刑司殿殿主，倡议本派弟子，恭拥这位阁下为副掌门，不知本派弟子有否异议？

吕朝阳此话一出，五百多个终南派弟子，一阵呐喊道：“我们恭请这位阁下为本派副掌门。”

一片激动之色，看得花中越心里怦然大动，当下急道：“这怎么可以……这怎么可以……我既非终南派弟子，如何当这副掌门之职……”

黄梅娟道：“你就接受吧，从今以后，你就是终南派弟子。”

那双带着无穷威力的明眸中，除了带着慑人的严威外，还有无限的情意，使花中越无法抗拒。

他含齿又止，终于默许了！

吕朝阳一转身，向花中越道：“未悉阁下是否肯屈就此职？”

花中越尚未答话，黄梅娟已接道：“吕叔叔，这位阁下已经答应了！”

吕朝阳微微一笑，道：“那是本派之荣，那么，接任大典照常进行！”话落，退了开去。

黄梅娟缓缓立起、向祖师父俯身一礼，立誓道：“弟子黄梅娟，接任第八代掌门，立誓本着爱终南派之心，维护终南派。如有枉杀无辜，或欺骗祖师父之举，以及不法行为，愿遭横死。祈祖师父佑我！助我！”

黄梅娟立誓既毕，挺身立起，走到香案上，取过旗令。这时，所有终南派弟子全部伏跪于地！

黄梅娟一扫伏跪在地上的终南派弟子一眼，道：“本门弟子听令！”

一片听令之声，震耳欲聋！

黄梅娟感到得几乎掉下眼泪，即一咬银牙，朗声道：“感谢各位本门弟子拥护黄梅娟为本派第八代掌门人。黄梅娟虽是女流之辈，但此后定与各位共勉，使终南一派，能与五大门派并驾齐驱，才不负先祖在天之灵。”

她微微一顿，又道：“各位起来吧。”

五百多个人齐声一喝道！”谢令谕！”之后，恭身立起，站立不动！

黄梅娟正待说话，突然间一声惊天动地的爆炸之声，从终南山下破空传至，震撼整个终南山为之颤动！

花中越与终南派弟子闻声，脸色同时一变。第一次爆炸声方，第二声轰然的爆炸这声又告破空传至！

花中越霍然立起，向花中越道：“掌门人请吩咐门下弟子各回岗位，天生会派人来了。”话落，纵身奔出殿外！

花中越奔出长义殿，突然，他把脚步停了下来，他的眼光触到了被放在长义殿外的红线女与范玉华。

他猛觉心头一震，黯然垂下了头！

一股极为复杂的情绪，涌上了他的心头，他黯然注视着这两个他曾经爱过的女人，如今全部伤在他的手里。

如果他不救她们，说不定她们真会丧命在自己手里，怎不叫他黯然神伤！

他对他的爱人——范玉华，做出了一件他所不能原谅的事，他杀了她的父亲！

是的，范玉华不会原谅花中越，如果她怀孕，真有了花中越的骨肉，这情场孽缘，又如何了结？

是的，这是一场悲剧，但这又怎么样结束？

花中越伤感地凝望着躺在地上的红线女与范玉华。终于，他咬一咬钢牙，

喃喃道：“我应该救她们，不管她们是否会原谅我……”花中越话声甫落，提着范玉华与红线女向终南山下飞奔而去！

花中越来到观院之外，转身向苍林之内奔去。

他轻轻把范玉华与红线女置于地上，但他突然又感到为难起来，怎么救她们呢？

他眉锋紧锁，因为他如果救了范玉华与红线女，她们不但不会感激他，而且还会骂他下贱，甚至要杀他！

突然，他背后传来一个女子的声音：“副掌门人，是不是你感到有些为难？”

花中越猛然一转身，只见一个熟悉的青衣背影。他猛觉心头一骇，这青衣女子是谁，怎么处处跟踪而至？而最令花中越吃惊的是，这位青衣女子居然知道他接掌了终南派的副掌门。她又是谁？

那青衣女子淡淡笑道：“你怔什么神呀！”她依旧用一贯的口吻，道出了这句话。花中越默视她的背影，他真不知如何回答她这句话！

半晌，花中越才道：“请问姑娘……”

“要知道我是谁？”

“在下正与此意。”

“你是不是感觉到我很奇怪，因为你只是见到我的背影？”

“不错。”

青衣女子轻笑道：“这个你又何必知道。诚如你所说，名字只是记号，知不知道都无所谓。我们还是不谈吧。”

花中越好奇心一起，心里忖道：“为什么她每次均以背影向人？她到底长得什么样子？……”

“不行。”这声音说得非常坚决有力，使花中越再无要求机会！

“为什么？”

青衣女子道：“我不叫你看还不行么？”

花中越淡淡一笑，他脑海中，一股强烈的好奇之心，像股巨流，在开始慢慢冲毁着他的理智。他想：“你不叫我看，难道我不会偷看？”心念间，身影疾如电光石火的一划，猛然落在青衣女子的前面！

花中越这一着出其不意，青衣女子一声惊叫，接着花中越惊呼，两人同时后退了两步。

兀突之变，花中越大大地骇住了，他看清了这青衣女子的真面目，那面目丑得似张厉鬼的脸孔！

花中越吃了一惊，他估不到这个举止婀娜的女子，竟然是个奇丑的少女，这怎不令他吃惊？

花中越打从心底泛起一股寒意，潜意识地打了一个冷颤！

这时，只见青衣女子厉声大笑，笑声犹如夜枭哀鸣，刺耳至极，令人闻之，大有毛骨悚然之感！

只见她笑容一敛，脸上突罩杀机，冷冷说道：“花中越，你太不尊重我了。”

她奇丑的脸上罩着恐怖的杀机，看得花中越怦然心惊，下意识又退了一步，讷讷道：“姑娘，我只是好奇……”

“好奇，现在你已经满足好奇之心，可是，你知道有什么后果？……”她挪动脚步，缓缓向花中越欺来！

一个从未有过的恐惧阴影，突然笼罩了花中越的心灵，他感到恐惧与不安，茫然应道：“后果？……”

“是的，看到我真面目之后的后果？”

花中越惊惧地摇了摇头！

那青衣女子脸上的杀机更浓了。她冷冷一笑，道：“我要杀你！”

花中越心头一震，脱口道：“杀我？为什么？”

“你看了我的脸孔。”

花中越轻轻笑了起来，道：“看了你的脸，你便要杀我？”

“不错。”

花中越道：“姑娘这未免小题大作。这又何必？”

“何必？花中越我原先很尊敬你，帮助你的爱人，想不道你竟看不起我，侮辱我！”

“我几曾侮辱你？”

青衣女子厉声道：“你没有侮辱我？我叫你不要看我的脸孔，你为什么非看不可？而又用强迫与下流手段。我要忠实誓言！”

青衣女子一语甫落，娇身一弹，像巧燕似的，猝然扑向花中越，一掌攻出。出手之快，的确令人咋舌。花中越这一来不由感到这一下把事情弄大了！

不管如何，这青衣女子对于他的爱人朱莲，曾经有过救命之恩，如非她送了一根雪藕，朱莲怕不已上阎罗殿报到多时。

想到这里，他一腾身，暴退数步，说道：“姑娘你应该听我解释！”

青衣女子冷冷笑道：“不必解释了，你花中越既不尊重我，我也不能尊重你，看到我面孔的人，只有一个字：“死。”掌力如涛，身影如电，刹那之间，连攻三掌！

花中越被迫得险象环生，心上一急，道：“姑娘，人听我说呀！”

挟着喝话声中，他出手攻下一招“阳掌！”

花中越阳掌攻出，才知道情急之下，攻出的掌力奇热，于是大惊，喝道：“姑娘快退，这是阳掌！”

大大出乎他意料之外，这青衣女子不但没有退，而且在花中越出掌如火的狂飚中，身影似犹花絮，欺身而上，出手劈出一掌。

花中越吓了一跳，他真不敢相信这青衣女子有此惊人绝学，能不怕阳掌的热力，而且竟能出掌攻出。

花中越吃惊之下，青衣女子势如狂涛的掌力，已经迫胸卷到。

花中越毫无防备，在情急之中，右掌一推，出手一掌，硬接青衣女子一击，砰地一声，花中越猛觉心头血气翻涌，蹬蹬蹬退了三步，方才拿桩站稳！

青衣女子跟花中越一样，在掌力一接触之下，也退了三四个大步。

花中越这一惊真非同小可，想不到这女子竟有如此至高的内力，不由怦然心惊！

举目望去，只见青衣女子奇丑的脸上，透着一片恐怖的杀机神情，眼睛喷射出两道凶光！

花中越打了一个寒颤，说道：“姑娘……”花中越娘字方出口，青衣女子的叱喝之声打断了花中越的话，再次纵身扑出。

青衣女子冷然喝道：“花中越，你再接我这一掌试试。”

左掌疾出如电，一招“风卷残云”，挟着“春风化雨”，猛扫花中越之胸。

这凌厉的攻势，几令花中越毫无招架余地，于是心里一横，存心拚命，阴阳双掌同时攻出。两股阴寒与奇热的狂飚，像万马奔腾，似江河倒溃，滚滚迫地。

青衣女子在花中越阴阳双掌攻出之后，脸色微微一变，纵身而退！

花中越反而怔了一怔！因为青衣女子既不怕阳掌，怎么独怕阴掌！

只见青衣女子冷冷一笑，越笑越高……象一根针，刺耳难听，细听之下，这哪里是笑，而断肠痛苦啊！

花中越这一来不由弄得手足无措，怔怔望着青衣女子纵声大哭！

花中越不明白这青衣女子为什么突然大哭起来。但他怎会知道，这是自尊心受创的痛苦呀。

诚然，这青衣女子对花中越，难免有不寻常的情愫，如今花中越不听她的话，偷看她的脸孔，怎不令她伤心？

花中越欺步到青衣女子的身侧，道：“姑娘不必难过，在下诚属无心之过！”

花中越不安慰她还好，这一安慰，使青衣女子哭得更伤心，这一来直叫花中越拿不出办法来。

心里一急，叫道：“姑娘你不要哭呀，有什么事可以说呀！”

花中越话犹未落，青衣女子一转身，关如电光石火，玉腕倏挥，只听拍地一声清脆之声，花中越猛觉脸上一阵火辣，下意识退了半步！

花中越估不到青衣女子会骤然打自己的耳光。他惊骇地望着这个奇丑的女人，摸着火辣的脸颊，讷讷道：“你……你打我？”

青衣女子厉声喝道：“花中越你给我滚开！”

花中越脸色一变，怒火倏起，道：“你凭什么打我？”

“你凭什么偷看我的脸孔？”

花中越被反问得哑口无言，怔然不知所措，他的愤怒变为黯然之情，于是微微叹了一口气，道：“姑娘，这未免太过份了！”

“太过份？”

“纵然我偷看你的脸孔，对你有冒昧之处，你也不应该打我！”

青衣女子一拭脸上泪痕，厉声喝道：“我不但要打你，而且还要杀我。”

“你恐怕办不到。”

青衣女子冷冷笑道：“是的，我可能办不到，不过，我必须告诉你一点，从我懂事到现在，见到我脸孔之人，全部死在我的手里，无一幸免，除了我师父之外。对你，我也不例外。”

花中越道：“看了你的脸孔，就要死在你的手里？”

“不错，据我所知，截至目前，已有六十九个人死在我手里，只是我杀他们的方法，各不相同。”

“姑娘这太不近情理。”

“太不近情理？我警告过你几次了！”

“可是，假如像我，难道我也跟你一样杀人，而不让别人看我？”

“你是你，我是我。”

花中越道：“那么，姑娘非杀我不可了？”

“不错。只是，我现在不杀你，但请你千万注意，我会用各种不同的方法，害死你！”

花中越见对方说得郑重异常，心里不由打了一个寒颤，骇然道：“这么

说来，我是非死在你手里不可了？”

“假如你命不该绝，可能会躲过一死也不一定。”

花中越淡淡一笑，道：“那我就等着姑娘下手。”

青衣女子突然展眉一笑，像似忘了这刹那间所发生的事一样，道：“副掌门人，你可以走了，红线女与范玉华中了你的阴掌，你医起来不大方便。再说，你救了她们，她们也不会感激你的，还是走吧。”

可以听得出来，这话言出肺腑，花中越不由感愧自己太过孟浪，否则，也不会造成这青衣女子的杀机！于是黯然叹道：“我不知应该说什么才好。”

青衣女子微微笑道：“你什么也不必说，走吧！”

花中越默视着青衣女子的奇丑面目，他认为，那不是丑，那是美，尤其是那颗心。

他收回了视线，转身向终南山下，飞奔而去。

花中越离开了青衣女子之后，心情突然沉重起来，因为，他认为自己伤了一个女子的自尊心。

花中越对于一死，本不放在心上，因为他已经是死了一次的人，死对于他，一无所惧，而令他伤心的是他伤了她的心。

花中越心念之中，已经来到终南山下，举目望去，火药的爆炸，使这山下黄土飞砂依旧弥漫……

花中越纵身来到爆炸处，目光一扫，使他大为震惊，因为爆炸的地上，并无人的残骸与尸首！花中越暗地心惊，他告诉过徐萍、徐翠，如果发现天生命地的高手，方才点燃火信。今既无天生会门人的尸首，何以徐萍、徐翠会点燃火信？

花中越纵身至徐萍、徐翠藏身点燃火信的巨石之后，眼光过处，使花中越惊叫一声，退了半个大步：地上静静的躺着徐萍、徐翠！

这一来，花中越真的吃惊了，这两个少女中了人家的暗算。于是不敢怠慢，欺身立在徐氏姊妹的身侧，只见她们两人似在熟睡，呼吸极为均匀。

花中越右手并进如戟，解开徐氏姊妹的睡穴。徐萍、徐翠吐了一口痰沫，双双挺身而起！

徐萍眼光触到花中越，不由愣了半晌，道：“沈哥哥，你怎么也来到这里。大典完毕了？”

花中越一见情形，知道徐萍、徐翠对爆炸之事一无所知，不由奇怪的问道：“徐姑娘，你们发现了什么？”

花中越这一句话，使徐萍、徐翠的记忆猛然恢复过来。只见徐萍粉腮一变，脱口而出，道：“那红衣人呢？”

花中越心头一震，脱口应道：“红衣人？”

只见徐萍脸呈惊恐神情，怔怔地注视着花中越，道：“不错，刚才来了一个红衣人！”

花中越突然想到了什么？心扉涌起一股寒意，问道：“是男是女？”

“我们看不清楚？”

“看不清楚？……为什么？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埋在甬路的炸药，为什么会突然爆炸？”

徐萍闻言，花容惨变，问道：“那火药已经爆炸了？”

“不错，我是听到爆炸声才赶来的！”

徐萍注视火信，果然，那已经被点燃过。她纵身奔出巨石之外，原先埋

在炸药之地，已被炸得面目全非。

徐萍浑身发抖，颤声道：“必是那红衣人！”

花中越急道：“到底怎么回事？”

徐萍镇定了一下惊恐情绪，道：“我与妹妹在此把守之际，突然间，我们隐身的背后传来一声阴恻恻的冷笑之声。我情知有异，正待纵身追去，蓦然，背后那冷冷的声音道：二位姑娘也太忠人之事了。你们知道，如果天生会高手一到，不知要多少人死在你们手中！我正待纵身扑去，突然，眼前红影一闪，我就失去知觉，直到你拍我们的穴道醒来。”

花中越道：“难道你连对方面目也没看清楚？”

徐萍摇了摇头，道：“没有，对方的身影快得令人咋舌！”

花中越诧异道：“凭你们姊妹两人的功力，竟会叫来人点中穴道而一无所觉，这根本是不可能的事？”

徐萍道：“我们也这样想，可是对方身手之快，江湖上可能难以与之比拟，南极仙翁王吟山也不过如此。”

花中越心里一跳，道：“王吟山？”突然，他想起一个人，一个女人，那正是他倾心而爱的红衣美妇！难道说，这件事且是她干的？

想到这里，花中越脸上霍然一白，额角微微冒汗，除了红衣美妇有此功力外，普天下难找第二人。

红衣人影？她会是红衣美妇？红衣美妇会是血影子？他茫然想着，可是，他想不出一点头绪。如果红衣美妇不是血影子，何来这身出神入化的武功？

花中越打着无名冷颤，据徐萍形容说，这红衣人百分之百是他所爱的那个美妇！

可是，她点燃火信，意在何为？

突然，阴阳羽士的话又在他耳边响起，如果让那奇碗被血影子得去，练就武功，其危害江湖之矩，非人所能想像。

难道说血影子是一个江湖败类？”

花中越想到这里，真的吃了一惊，他真的会爱上血影子！这个七十多岁的女人！？

他忙自我安慰道：“不会的，她不会是血影子。何况，血影子说不定是个男的。”

徐萍见到花中越怔怔出神，道：“沈哥哥，你在想什么？”

花中越从吃惊的情绪中惊醒过来，道：“没有，没有，我只是在想一个人……”

“想谁？”

花中越骇然地注视着徐萍，半晌才答道：“我在想这个红衣人！”

“沈哥哥认识他？”

“说不定认识！”

花中越潜意识地笑了起来。可以看得出，这笑容是多么惨然是凄惋！

他担心好个红衣美妇真会是血影子。如果这推测属实，他如何在江湖上做人，那是一个七十多岁的女人呀！

徐萍以为花中越因为她们有失职守而生气，忙道：“沈哥哥，你是不是生我们妹妹的气？”

“没有呀。”

徐萍叹了一口气，道：“沈哥哥，我们的确无能为力，对方武功太高！”

花中越知道徐萍误会，忙道：“徐姑娘，你们不要误会，我决不是这个意思。”

徐萍幽幽道：“我们没有替你完成任务，又损失了几十斤火药，我们对你感到抱歉，请你原谅我们！”

花中越急道：“我并没有怪你们，你们何必引咎自责！我们回终南派去吧！”

徐萍道：“你真的没有生气？”

“你不要多心。走吧！”

徐萍展眉一笑，道：“那我们就满足了。我们不上终南派了。”

花中越一怔，道：“为什么？”

徐萍凄然一声夺笑道：“不为什么，我们姊妹还有事，想到天生会去找血魂怪婆。”

“你们不能冒然行事呀，天生会高手如云，防守森严，你们两个人的武功如何能敌？”

“可是父母之仇，不共戴天呀！”

花中越道：“所谓君子报仇十年不晚，你们应该听我的活，等我约好了江湖人物，才一举而动。否则，你们不但报不了仇，可能还会丧命在天生会手里。”

徐萍何尝不明白花中越言出至诚，可是，她曾经是一个堕落的女人，如何能与黄梅娟她们在一起。自卑的心理，使她们不愿留在终南山。于是苦声一笑，道：“纵然不去报仇，我们也不愿在终南山山上。”

“为什么？”

徐萍苦笑道：“我们不愿见她们。”

花中越马上会意过来，于是说道：“那么，你们执意要走了？”

“是的，我们要走了！”

花中越道：“那么，你们不要急着报仇，等我们去了的时候，才报血魂怪婆之仇不晚。”

徐萍点了点头，道：“好吧，我们听你的话！”

无限的情意，从她秋波般的双瞳里射了出来，这情形看得花中越怦然心动！

短短的相聚，这对为花中越堕落而不幸的女人，将又离花中越而去了。

花中越突然发觉到，这一刻是多么的珍贵，珍贵得像从此一别，无见面的日子一样。望着徐萍、徐翠蹒跚而去的脚步，他感到自己的眼眶中有些湿润。那一股爱与情的洪潮，又涌上心来，命中的真正离别，有几次呀！

他冲动地叫道：“萍妹！”

徐萍一转身，望着花中越。突然，她沙哑地叫了一声：“沈哥哥！……”娇躯有似巧燕，投在花中越的怀里！

花中越一张双腕，把徐萍搂在怀里。他们紧紧地相拥着，像似要把两个人的肉体结合在一起。

徐翠厌恶地发出一声冷笑，独自向山下走去。

花中越抱着徐萍，歇斯底里地说道：“萍妹，你又要离开我而去了……”

徐萍把樱唇凑到花中越的唇瓣，让花中越吻她。难道说，这一吻真的是生离死别，再也无法见面？

花中越吻了她，疯狂地吻着……

久久，他们才把四片唇瓣分开。徐萍苦笑道：“沈哥哥，这离别是暂时的呀！”

花中越幽幽道：“但，这好像很长……长得像半辈子！”

“我也是一样。可是，我会在你的身边，那是我一颗爱心。”

花中越道：“萍妹，我应该向你说不说一件事，请你谅解我！”

“什么事？”

花中越讷讷道：“我不知如何启齿？”

“你说吧，我不会生气的！”

“你猜对了一件事！”

徐萍茫然问道：“猜对了什么事？”

“我爱上了黄梅娟！”

徐萍显得有些吃惊地“哦”了一声，随即淡淡地笑道：“你为什么告诉我？”

花中越道：“我必须告诉你。”

“为什么？因为你爱我。”

“是的，我爱你，不能欺骗你！”

“真的？”徐萍兴奋地笑了起来，道：“我不会见怪的，你可以爱她，但不要玩弄人家呀！”

花中越道：“你不会生气么？”

“我生什么气？我不会独自一个人占有你的，你应该放心去爱她。可是，你不要把我忘记。”

“我怎么会忘记你？”

“不会就好了。”她轻轻笑了一下，推开花中越道：“沈哥哥，我要走了，你回去吧。”

话落，转身急奔而去。

花中越望着徐萍的背影，幽幽长叹，然后，他一转身，突然，他呀了一声，霍然停下了脚步：他背后三丈之处，不知什么时候，站立着黄梅娟。

花中越泛起一阵惭愧神色，茫然注视着黄梅娟。

黄梅娟凄婉一笑，道：“副掌门人，你为什么不把她留下！”

这句话说得花中越脸上一红，讷讷说不出话来。

黄梅娟微微一笑，道：“她有这样的度量，难道我黄梅娟没有么？”

花中越内疚地说道：“掌门人，我不知如何向你表明心思！”

“我了解你。我们回去吧！”

她深情款款一笑，然后，莲步轻移，向终南派内疾走而去！

可是，花中越没有挪动脚步，他觉得自己必须离开终南山，去救血龙子，然后去找血影子，要回那只奇碗，甚至证明红衣美妇不是那个红衣美妇！

花中越想到这里，不由开口叫道：“掌门人！”

黄梅娟一转身，浅笑道：“有什么事么？”

花中越期期艾艾地说道：“我……我要……走了。”

“走？离开终南山？”

“是的。”

“为什么？”

“因为，我还有事待办。”

黄梅娟泛起黯然神伤之意，喃喃道：“现在就走？”

“是的，现在。”

“你不可在终南山上多留几天么？”

她的声音充满挽留之意，浅笑的樱唇，是带着多么浓厚的诱惑？

花中越怦然心动，道：“不，我真的还有事，等我把事情办完之后，我即刻赶回终南山！”

黄梅娟涌起依依不舍之情，幽伤地说道：“沈哥哥，你是不是对我感到内疚，而不好意思留在终南山？”

这一句问得花中越默然无语，他只是怔怔地注视着这个娇艳倾人的美女，茫然不知所答。

黄梅娟道：“沈哥哥，你不要不好意思，我只是说着玩的，如果你真的有事，那么，你就走吧。”

花中越喃喃道：“掌门人，我不知应该说什么才好。”

黄梅娟幽声道：“多说反而令我难过。你什么也不必说，就让我们默然而别吧。”

花中越竟脱口而出，道：“掌门人，我不配你爱的！”

“为什么？”

花中越喃喃道：“我不配，我不配占有你的爱情，你不会，我是一个罪人！”

“罪人！”黄梅娟茫然应道：“什么罪人？”

花中越感到内疚的是，他占有这个奇美绝伦的少女，而无法道出他心目中的隐哀！

他惨然笑了一下道：“你不会了解的。”

黄梅娟幽幽道：“也许我还没有了解你，可是，我愿意了解你。”

花中越苦笑道：“我愿意让你了解，可是，那要一段很长的时间。”

“你认为我对你不够忠心？”

“不，我相信你，决没有对你怀疑。”

“那我就满足了。”

花中越欲言又止，半晌才说道：“掌门人，请你回去之后，把天生会四十个人的棺材，派人送回天生会！”

“送回天生会？”

“不错，送回天生会。”

黄梅娟茫然不解地说道：“为什么要把这四十具棺材送回天生会？”

花中越道：“让天生会知道终南派不是好欺负的！”

黄梅娟似懂非懂地“啊”了一声。

花中越又道：“然后，你写一封信托人去告诉花沧溟，意思是说，这四十个人原物送还，请他收回，并告诉他，杀害亲子，乃大恶不赦之人，以后终有人要找他算帐。如果他还有意思到终南山，欢迎之至，措词强硬一些都没有关系。”

黄梅娟点了点头，道：“我知道，你放心去吧。”

花中越涌起依依不舍之感，道：“你先回去吧。”

“不，你先走，我要目送你的影子在我眼帘里消失。”

这话里带着无限的情意，不能不使花中越大为伤感。于是道：“我们就默然而别？”

“是的，这样，我们会永远记起这最美的一刻。”

花中越黯然神伤地苦笑了一下。终于，他一转身，向终南山下疾步而去。他们终于默然而别！

这短短的一刻，是美吗？是的，这在一对恋人的眼来看，那太美了，经过这一刻的人，才知道这一刻太值得怀念。

她默视着花中越无去的背影，两颗离情的眼泪，终于掉下来。她张着樱唇想叫他，可是，她叫不出来！

花中越孤独的人影，终于消失在苍林之中。

花中越缓缓地走着，他的心情像铅一样沉重，沉重得无法举步。

就在花中越缓缓步行之间，突然，终南山远处，一条人影势如闪电飞奔而来。

花中越举目望去，那条人影眨眼之间已到眼前。花中越眼光过处，惊喜道：“原来是老前辈。”

来人正是阴阳羽士。

阴阳羽士乍见花中越，也不由怔了一怔，道：“原来是掌门人……”

花中越道：“老前辈，我已经不是掌门人了，掌门人交接大典已过，黄梅娟已正式为终南派掌门。”

阴阳羽士道：“难道你不会觉得对不起杨瑞彬？”

“假如我死，才是真正对不起他在九泉之下。”

阴阳羽士道：“无事一身轻。那也好，不过，我正要找你。”

“找我？”

“是的，我正想找你，告诉你一些事，这些事你一定也不知道。”

花中越见阴阳羽士说得郑重异常，问道：“老前辈，到底有什么事？”

阴阳羽士道：“这次终南派接任大典，并没有天生会的高手侵犯，是吗？”

“不错。”

“你知道为什么？”

阴阳羽士淡然一笑，道：“你父亲花沧溟已不在天生会了。”

花中越吓了一跳，脱口而出，道：“什么？我父亲不在天生会？”

“是的，花沧溟已不在天生会，天生会会长已经易人！”

花中越尽管恨稼了他父亲花沧溟，但毕竟父子情深，闻言脸色不由微微一变，道：“那我父亲上哪儿？”

“这个谁也不，可能死了说不定！”

“死了？”花中越吓了一跳，道：“我父亲死了？这是真的？”

阴阳羽士苦笑道：“死没有死，谁也不知道。不过，他确实不在天生会。天生会有个规矩，凡不在天生会之人，就出不了雷云谷。”

“为什么我父亲会突然不在天生会？”

阴阳羽士道：你父亲本来就是极为厉害之人，不但牙功与智慧超人一等，就是恒心与毅力，无不在江湖人物之上。

他能统领天生会数千高手，把天生会在数年之间搞得声誉鹊起，足与三大门派对抗，而且还有超人之势，这份魄力，别人就没有。

花沧溟对于天生会不能说没有汗马功劳，如果不是花沧溟，天生会不会有今日地位与声势！

据我所知，花沧溟虽然为天生会会长，背后还在受人指挥，这个人比你的父亲更有权威，他掌握了天生会的一切大权。花中越听了问道：“这个人

上消魂女钱雯雯？”

花中越摇了摇头，道：“不是，钱雯雯只是一个淫妇，这一点你父亲知道得清清楚楚，他怎会怕她？而是另外一个人。”

“这个人是谁？”

“这个倒很难推测，不过，极有可能是血影子。”

花中越脸色一变，道：“血影子？”

“这只是推测而已，是与不是，我也不清楚，不过你父亲不在天生会，这是千真万确之事。”

“那么，我父亲为什么突然不在天生会？”

阴阳羽士道：“我已经说过，你父亲背后还受人指使，因为这次你父亲办事不力！”

“办事不力？”

“是的，天生会自创会以来，无往不利，所到之处，无不令人另眼相待，其威信之高，远超江湖各派，如今因为你一人使天生会死了将近百人之数，这一点，可以说是天生会有史以来空前绝后之事。”

“就这一点花沧溟下了台？”

阴阳羽士道：“不错，你父亲假如不是看在你份上，不要说一个终南派，再多五个终南派，也要毁在天生会之手。”

花中越黯然神伤道：“那么天生会现任会长是谁？”

“听说是一个女的，至于真正情形如何，我也不大清楚。”

“我父亲是不是真的死了？”

“谁知道？不过极有可能。”

花中越道：“那么，我到天生会去一趟，调查这件事？”

“不必了，你不必去，这一点由我打听比较好。天生会目前又接了两派的势力，那是点苍与峨嵋，这江湖两大派在接到天生会密柬之后，已先后加入天生会，看来不久，天生会将独霸江湖了！”

“那么，我如何行动？”

“赶快去救血龙子出险，然后去取回那只奇碗。”

花中越点点头，冷冷道：“我非找到操纵天生会最高职权的人，把他碎尸万段不可，假如他真的杀死我父亲的话。”

“那么，你去吧。我们随时留记号会面，我的记号是在客栈门前酒楼，划上一个人，半红半白，那表示我找你。如果你要找我，划张三角旗，上面写个‘终’字。”

花中越颌首道：“我们就这么办。不过，我可以再问老前辈一句话么？”

“你说吧！”

“老前辈真的不知道血影子是男是女？”

阴阳羽士摇了摇头，道：“他是一个委实难以令人了解的人，是男是女，恐怕没有人知道，甚至连他的徒弟！”

花中越心里忖道：“不管他是男是女，只要找到风火谷，这件事便能迎刃而解。”心念一转，他明白自己除了找回那只奇碗之外，还必须把血影子的面目弄清楚。于是说道：“那么，我们就在此分手吧。”

“也好！不过，你也要把自己的身世弄清楚呀。”

花中越心头一震，点了点头，道：“我会的。”

于是，便与阴阳羽士分道而行。

不说阴阳羽士到天生会，回笔依旧叙及花中越。

花中越在第三天又回到九华山白骨岩，情形依旧如昔。

花中越经过狭山甬道，来到了血龙子被困的石洞。岩石缝中，依然加了那把闪闪发光的锁。

这情形跟初时并没有变，只是花中越感觉到奇怪，因为这次他没有听到血龙子喝问他。

举目一望，洞内静悄悄地，一无动静。

花中越突然升起一股不祥的预兆，难道说血龙子已经遭了别人毒手？心念一转，他一个箭步，欺身来到只容一个人出入的小洞口，低声叫道：“老前辈。”

花中越的叫声，只是这岑寂的空谷中一个点缀，过后又沉于死寂。花中越不由大感震惊地怔住了。

他知情有异，这白骨岩下必定发生了什么事情，或者即将发生事情，否则，血龙子定不会不叫他。

血影子没有回声，难道说他不在这洞内？花中越心念一起，不由把头向洞内伸了进去。

突然，在花中越的头伸入石洞之际，乍闻血龙子从洞内传来细如蚊叫的声音道：“掌门人，请不要吃惊，也不要把头伸回去。”

花中越闻言心头一骇，他知道这白骨岩下，必将发生一件极为重大之事！

他果然没有把头缩回来。血龙子在下面低声道：“请你再朗声叫一句老前辈！”

花中越听得出来，血龙子的声音带着惊慑。他照血龙子所说，朗声叫了一声老前辈！

花中越叫声过后，血龙子道：“请你装作自言自语地说：‘唉！血龙子怎不在洞内！’”

花中越知道自己所料不差，这岩洞外的谷中，必定来了能人，否则，血龙子定不会如此！

于是照着血龙子的话，说了一遍。

“老前辈，是不是有人来了？”

“不错，来了三个人。”

花中越暗地一骇，道：“谁？”

“血影子，独眼老怪，血魂怪婆。”

花中越吓得脸色一变。他打心底涌起一股寒意，估不到这三个江湖顶尖高手，全来到白骨岩下！

怪不得这个魔头血龙子也会吃惊了。

花中越知道事情严重，这三个江湖顶尖人物，自然全是为了血龙子而来。

而令花中越吃惊的是血影子这三个字，血影子既然与血魂怪婆为伍，足证他不是善类。

突然间，那个红农美妇的倩影，又像闪电般在他的脑海里一闪而逝！

他要看看这个红衣美妇是不是那个红衣美妇。想到这里，他本能地把脑袋缩了出来！

蓦然，他又记直了血龙子的话，又把缩回的头停下来。这时，血龙子低声道：“你是不是来救我？”

声音低得几乎令人听不见。

花中越低声答道：“不错，我找到了钥匙。”

“可是现在不行了。”

“为什么？”

“如果我一出去，便立即没有命。”

“这三个人是为老前辈而来？”

“正是。”

“为什么？”

“杀人灭口。”

花中越又想到阴阳羽士的话：“血龙子本身，蕴藏一段武林浩劫的焦点……”想到这里，脱口道：“他们想杀你？”

“不错，如果凭血影子与血魂怪婆的武功，我可没有把他们放在心上，可是，独眼老鬼带来了‘火僵尸’！”

“火僵尸？他们已经训练完成？”

“不错，原先我听脚步声，便知道不是你，他们知道你要来救我，在我一出去之后，便收拾我们。”

花中越道：“那么，我不能救你了？”

“是的，现在暂时不救。不过，请你把钥匙用极快与不意的手法交给我！”

花中越道：“不行，他们既然在周围，凭这三人的武功，无论如何也瞒不过他们的耳目，这样反会弄巧成拙！”

“也好。不过，这把钥匙最好不要放在身上，以防失落。”

花中越一想有理，如果他们发现这钥匙在自己身上，难免出手抢夺，这样，他们将害血龙子的命。

血龙子又道：“好了，现在你可以缩回头了。但千万记住，好像没有找到我一样，因为我在这洞内他们看不见，也无法进来。”

花中越突然而悟，道：“老前辈，我想请问你一件事。”

“说吧。”

“你知道血影子是男是女？”

“这个我不大清楚，江湖上没有人见过他的面目。”他停了一停，又道：“我要在这洞内参一种武功，你半个月之后再来吧！”

花中越感到一阵失望，直到目前，他还不知道血影子是男是女！

他把头缩了回来，脸上装着奇怪的神情，喃喃自语，道：“奇怪……血龙子上哪儿去了？”

他眼光如电，说话之中，迅速扫了四周一眼，可是，他一无所见！

怪石嶙峋，巨木参天，风啸松涛。花中越心里暗忖：“这三个人必是隐身在怪石之间！”

他冷冷地笑了笑，心忖如何把怀中的钥匙丢在地上。他知道，这钥匙放在身上，危险性的确太大。

他突然想到了一个办法，他一转身，面向岩壁，解开裤子小解起来……

花中越小解之后，缓缓走了开去。然后，他又捡了一个鹅卵石，握在掌中，一用力，那石头应声而碎。他把碎石纳入怀中。一会，又把那碎石掏了出来，向白骨岩外走去。

他每走一步，便丢下一个石子……

——这把钥匙，不但关系着血龙子的性命，而且也关系着整个江湖。

他走出了白骨岩，那石子也被他撒光。但任何人也看不见，花中越所丢

的，是关系武林的钥匙！

因为，血影子想在花中越丢下的石子中找到那把钥匙，不是件容易的事，因为他丢下的位置不定。除了花中越知道藏于何处外。

花中越走出白骨岩，日已西沉。他心里暗忖：“血龙子既然叫我半个月之后再来，我何不先去风火谷？”

心念甫落，一声冰冷的冷笑之声突然破空而至。花中越不由暗地一骇，一条人影，迅速飘落在他面前。

花中越知道事情来了，于是退了一步。举目一扫，来人赫然竟是血魂怪婆！

花中越冷冷一笑，道：“想不到是血魂怪婆，在下倒幸会了。”

血魂怪婆白眼一翻，道：“丑小子，你是不是为救血龙子而来？”

“不错。”

“那么，阁下把钥匙交出来。”

花中越冷冷道：“你凭什么？”

血魂怪婆脸色一变，拐杖一抖，道：“凭这个。”

花中越狂然大笑，道：“血魂怪婆，你办不到，还是让路吧。”

血魂怪婆几曾受人如此奚落，大喝一声，拐杖一抡，猛扫花中越中盘，出手凌厉绝伦，势如闪电骤雷。

花中越知道血魂怪婆的武功，非同小可，不敢冒然一接，弹身暴退一丈，方才避过血魂怪婆一击。

血魂怪婆一击落空，厉声大喝道：“我倒要看看你这丑小子有什么能耐，竟敢不把钥匙交出来。”一语甫罢，再欺身，一连三拐，罩身扫至。这迅如闪电，奥妙绝伦的拐势，配合着出神入化的身法，直叫花中越无闪避余地。

花中越钢牙一咬，存心拚命，大喝一声，右掌一扬“偷天换日”，阴掌已经扫出，其势如火的掌力猝然迫出，血魂怪婆猛然胸前一热，情知不妙，一收拐杖，纵身而退！

花中越冷冷喝道：“血魂怪婆，是不是还要接几掌试试？”

血魂怪婆大惊失色，想不到对方竟有如此惊人绝学，那股热气，已迫使她涌出热汗，如被扫中，那还得了？

血魂怪婆轻敌，打鼻孔哼了一声，道：“不错，不错，想不到这个丑小子倒还有几分绝学。不说区区几掌，就是千拳万掌，血魂怪婆也要接着试试。”

花中越讷然道：“那不妨再试试！”

花中越话犹未落，血魂怪婆厉声一喝，再度发出攻势，拐杖抡出，一拐又告扫出。

花中越这次那容血魂怪婆出杖，在血魂怪婆厉声一喝之际，他一提全身功力，阴阳双掌同时攻出。两道冷热的狂飚，已经挟着雷霆万钧之势涌到！

血魂怪婆被这一冷一热的掌力迫得连连后退三个大步，她竟不知道花中越所练的是什么武功！她怪吼一声，再度纵身而起，拐杖避过花中越两掌之后，再度扫出！

就在血魂怪婆拐杖再度扫出之际，突然一个冷冷的声音道：“老婆子，不要打了，钥匙不在他身上。”

花中越一听声音，与血魂怪婆双双纵身开去。花中越举目一望，一条红衣人景飘落在他的面前！

一股潜意识的力量，使他又退了一步。冷眼一扫红衣人影，突然，他猛

觉心头大震，噤噤疾退三步，脸泛惊恐神情……

十六

花中越在红衣人影出现，骤然疾退三步，脸上泛起惊恐之色。

花中越看清了，这个红衣人影，虽然面罩红纱，可是她的身材，与红衣美妇一般无二！

他泛起了一种无名的恐惧，难道这个红衣人就是红衣美妇，也就是血影子！

如果红衣美妇真的就是血影子，天啊……他怎么办？这是一桩多么残酷的事！他不愿意再失去他这个所爱的女人啊！他望着红衣美妇，声音颤抖地问道：“你是谁？”

红衣人冰冷冷笑道：“阁下吃惊什么？我是谁难道你不知道么？”

花中越打了一个寒噤，道：“血影子？”

红衣人阴森森笑了，笑得令人毛骨悚然。猝然间花中越全身像似触电……极度的惊恐，使他坚强起来，当下冷冷说道：“你笑什么？”

红衣人一敛笑声，道：“如非辈份太小，我就非先教训你一顿不可。”

花中越脸色大变，道：“为什么？”

“你太不知天高地厚！”

花中越一时之间被弄得莫名其妙，他就搞不清对方这话是什么意思！当下冷然道：“我问你是不是血影子？”

花中越“子”字出口，只见红衣闪处，花中越猛觉脸上一痛，竟被红衣人打了一记耳光。

花中越吃惊地退了三个大步，骇然地注视着红衣人，对方身手之快，的确叫他无法看清。

红衣人冷冷道：“这是教训你。”

花中越下意识伸手摸了一下火辣的脸颊，讷讷道：“你为什么打我！”

“这只是教训你不识天高地厚。”

花中越大怒道：“你凭什么！”

“凭我的功夫，就能教训你。”

“这么说来，你真的就是血影子！”

花中越话犹未落，又是一记耳光，打在脸上！

这一记耳光打得花中越怒火大起，狂笑声起，身影如电弹出，厉声大喝道：“我正要找你，我倒要看你血影子有什么能耐。”

挟着喝话声中，一掌已经击出。

花中越此刻发掌，其势如电，他右掌攻出，左掌阴掌也挟着雷霆万钧之势，滚滚迫至。

但这迅如电光石火的一瞬，不但两掌同时落空，而且又是一记耳光，打在自己的脸上。

第三记耳光把花中越打得怒发冲冠，肝胆皆炸，自他出世以来，几曾受人如此奚落过？

红衣人冷冷道：“阁下，你的武功拿去吓别人还可，可对于我，你差得太远了。”她语锋略为一顿，望着血魂怪婆道：“老婆子，钥匙已经不在他身上，我们走吧。”

花中越目瞪口呆，他就不相信天下有如此武功之人！

血魂怪婆冷冷望了花中越一眼，也展身飞泻而去，眨眼之间，已经消失

在白骨岩之外。

花中越惊骇地站立着！

他在这刹那间，像忘了自己的存在，他的心，也随红衣人闪去之后，而被带走！

他有些茫然之感，敏感的本能告诉他那个红衣人就是红衣美妇！

如真属实，他将永远陷入痛苦的日子里，他第一次恋爱，失败了，梦也醒了！难道上苍会夺取他第二次的“爱”梦！这是一个多么残酷的事实！

他茫然地问自己：“花中越，你到底做了一件什么事啊？”

痛苦与恐惧的情绪，又开始包围着他整个心灵，他不知何去何从，只是木然地站着……久久……久久……

于是，他挪动了一下脚步，那脚步没有经过大脑考虑，而且没有目的地。

花中越徘徊在这白骨岩下，一次又一次。去看血龙子吗？不，血龙子叫自己半个月之后才来找他。那他该去哪里？风火谷？

是的，他应该去风火谷找血影子，因为血影子是一个七土工外之人，不会不知廉耻来勾引自己。

想到这里，他有些慰然了，他跟红衣美妇拥吻的情形，以及她落泪神伤之情，此刻全部泛起脑际。

他笑了，他告诉自己，那是爱情！

一道阴影，又迅速地掠过了他的脑际，他的笑容敛了，神情也绷了起来。

如果红衣美妇不是血影子，什么人会有这身武功？

如果真是血影子？那么，她又为什么要勾引自己？或者说其中另在原因？

这两个问题，几乎令他脑海膨胀。他晃了晃昏沉沉的脑袋，一心想赶快解开这个谜——到风火谷去。

阴阳山在雪峰山的北麓，距白骨岩约有百里，阴阳山虽与雪峰山相连，但因山势形成两个山峰，一高一低，阴阳山之名便由此而来。

花中越赶到阴阳山，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找到风火谷。

这风火谷的确名副其实，不但风大，而且三面临山，一片黄土，太阳一晒，酷热难耐。

花中越进入风火谷，他的心情又开始紧张起来。他明白，他的爱情命运在一看见血影子之后便知分晓！

黄土纷飞，阳光迫人，加之花中越心情的紧张使他热汗淋淋。

他纵身进入风火谷，举目一扫谷内，只见荒芜一片，除黄土之外，连一株林木也看不见。

花中越怔了一怔！心里暗忖道：“血影子必是住在这狭山的谷内！”

心念甫落，正待纵身而入，倏然，他倒吸了一口凉气，霍然退了两步：“来者止步，擅闯入谷，必遭惨死。特此警示，血影子”

几个字鲜红刺眼，花中越乍见之下，难免寒意倏起，当下冷冷一笑次倒要看你血影子是怎样一个人！”

语犹未落，功运双掌，蓄势而待，纵身奔入这小小谷口。

花中越进入狭谷之后，举目一望，只见谷中景物与原先大为不同。谷中不但古木参天，而且怪石嶙峋。

花中越怔了半晌，暗忖，这里巨石如林，到什么地方去找血影子？这不

等于大海捞针？难这又难？

可是，既然来了，好歹也得进去看看。

心念打妥，他弹身而出，向乱石如林之间飞跃而去！

他开始用全部目力四处寻找，茫茫石林，黄沙漫漫，哪有血影子的人影！

突然，花中越发现远处有一片石林，这片石林比其他巨石为高，而且编排林立，如非心细之人，是看不出来的。

花中越心里一动，莫非这石林之后，就是血影子的住处？他豪不犹豫地一跃而去，纵身进入石林之间。

他一味地奔闯……可是，他似发现有疑，突然停住脚步，举目一望，使他脸色骤变！花中越暗叫一声不好，自己误入奇阵。

花中越对于势一无所解，可是对于眼前的情势，他知道，不是进入阵中，当不会有此景物。

他在吃惊之中，佩服血影子的才智，他能以巨石为阵，使人无法找到他的巢穴，这不能不说是盖代奇才。但他枉有一身武功，竟会是一个恶人，并且与血魂怪婆、独眼老怪为伍。

花中越黯然一声长叹，道：“要是死在这巨石阵，那才冤枉呢！”

是的，他不能死，还有很多的事必须办完呀。

想到这里，求生的欲望从心扉里涌起，他开始又向前奔去！但他失败了！这石阵经过血影子精心排插，合以天下最厉害的“惧魂”“拘魄”两阵蜕化而成，其中玄奥，普天下恐无人可解！

花中越跑得头昏脑胀，依旧找不出一个头绪来，他想：“完了！这次恐怕死定了！”

花中越心念未落，一道劲风扫过，突然，他发觉这一阵风中，挟带着极为浓厚的动物腐烂臭味！这甩臭味骤然入鼻，几乎令他作呕。他疑念一起，向臭味传来处转身疾寻而去。

他走了一阵，突然，他倒吸了一口凉气，霍然退了两步，他眼光触到数具腐烂的尸体与堆堆白骨。

他咬了一咬钢牙，狠狠道：“好辣的手段！”

花中越话声甫落，背后突然传来一个轻微的声音道：“血影子不辣，能名满江湖？”

花中越闻声一惊，暗道：“难道这巨石阵中，还有人？”

心念甫落，说道：“这阵中还有人么？”

“难道是鬼跟阁下说话？”

花中越哑然失笑道：“你也被困在这石林阵中？”

“不错呀！”

“被困多久？”

“很久了？”

花中越道：“你为什么会被困住？”

“自作自受！”

“我可以请问你年纪吗？”

“七十岁。阁下呢？”

“快二十了。”

对方叹了一口气，像是惋惜地说道：“你死得太不值得，你年纪很轻。”

“老前辈被困多久了？”

“快五年了。”

花中越吃了一惊，脱口而叫道：“怎么？你被困五年？怎么没有死？”

对方狂笑道：“死？我怎么会死？我吃人肉！”

花中越吓了一跳道：“你吃人肉？”

“不错，我除吃蛇肉之外，其他的便是人肉！”

“你敢吃？”

花中越说到这里，一股恶气从心头涌起，几乎令他作呕！

对方却满不在乎地说道：“这有什么稀奇，为了求生呀。”

“怎么吃的？”

恐惧过后，花中越又好奇了。

对方笑道：“假如有人死在这石林阵中，我便把他吃了，可是，这要没有腐烂才行。假如你死了，我也要吃你！”

花中越听得打了个冷战，心道：“此人为了求生，不惜以吃人肉延长生命，这是多么惨绝人寰的事？”

心念中，开口说道：“老前辈吃了多少人肉？”

“大约几千斤了！”

“老前辈不想出去？”

“出去？”对方冷冷说道：“你说得太容易了，这阵势普天之下无人可破，谁能出得了？”

“既然出不去，你为什么还要吃人肉？”

对方笑道，“生存的欲望还没有失去呀！”

“可是你知道，你终要死的。”

“那也说不一定。”

“难道说血影子会放你？”

“不错，他会放我！”

这句话又说得花中越茫然不解，怔了半晌，才开口道：“你说血影子会放你？”

“不错。”

“假如他会放你，为什么现在不放你呢？”

“你不懂！”

“我就是不懂才问。”

“告诉你吧。”对方说：“这个石林阵，经过血影子花费无数的心血，以上古人传的两大绝阵‘惧魂’与‘拘魄’蜕化而成，任何一个人进入这里，便别想再出去，除非血影子想放。”

“可是，血影子曾夸下海口，如有人进入这阵中，能活十年，他便放他，而且从此绝迹江湖！”

花中越马上明白过来，说道：“原来如此。可是，血影子难道是一个一言九鼎之人？”

“这个不必担心，血影子在这阵中立有这个牌子，如十年不死，他必放他出去，可是在这里住十年，那也不是一件容易之事！”

“为什么？”

对方也不回答花中越所问，反问道：“现在是几月了？”

“快十二月了。”

“这就是了，十二月的天气，从这里以北的地方，已是大雪纷飞，但这

里还热得要命，一到夏天，这热度却是平常人不能承受得起的？加上没有食物，任何人恐怕也活不到十年呀。”

花中越一想不错，别的地方已进入寒冬，这里依旧酷热无比，一到夏天，其热度岂是平常人承受得起的？

当下花中越问道：“我可以请问老前辈尊姓么？”

“忘了！”

“忘了？老前辈把自己的名字忘了？”

“不错，这里的热度，不但把我的人晒枯了，而且也把脑筋晒坏了。”

花中越不由失笑起来，对方在生死之间，还忘不了开玩笑。当下一敛笑容，道：“老前辈怕告诉我而致玷污了你的名字？”

“哦……哦……不是这个意思，你等一等，让我想一想告诉你好了。”

空气在对方此语一落之后，沉寂下来。半晌对方才笑道：“我想起来了，我记得别人都叫我无字天书。”

花中越随口道：“无字天书？”

“好象是的！”

花中越感到这个外号特别奇怪，哪有叫无字天书的？

当下轻笑道：“你为什么叫无字天书？”

“我怎么知道，这是别人给我取的外号。”

顾名思义，可以想像出来，这个自称无字天书的人，必是一个武功卓绝，智慧超人的武林盖代奇才。

花中越想了半晌，道：“想来必是老前辈智慧过人，否则别人也不会以‘无字天书’称你。”

无字天书道：“这一点，你猜对了！”

“老前辈能知天下事？”

“我没有这个本领。不过，别人出任何一个问题，我均能解答，就是再难的，也难不倒我。”

花中越道：“包括任何武功招式？”

“不错。”

花中越佩服道：“老前辈真是盖代奇材，普天下恐怕难找第二位。”

“这句话人不知对我说了几百次了，想不到五年后，我犹能再听了这句话，这倒出我意料之外。”

花中越突然似有所悟，问道：“老前辈，我可请教你一件事？”

“没有问题，你说吧！”

“你知道血影子是男是女？”

“女的。”

花中越猛觉心头一震，他的灵魂，好像在无字天书这句话出口之后，整个脱离躯壳！

这一句打碎了他原先的推测，他担心血影子是个女的。可是他担心的，终于变成了事实！

那红衣美妇，真的会是血影子？……

他的脑海，昏昏沉沉地，像整个希望从此毁灭。

他默默地祈求着：“上苍啊，不要再剥夺我这次爱情……这是多么残酷的事实！”

他惨然地笑了起来，像是，红衣美妇真的就是血影子！

迷蒙中……一个体态龙钟的红衣老婆子，拄着拐杖，脸上充满了皱纹，向他走了过来。

红衣老婆子轻轻笑道：“你怎么进到这里？……这里不是你应该来的，你知道么！我在风火谷里等你好苦啊……”

“你是谁？”

“我是谁？……你不是吻过我了吗？……”

“啊！”

花中越惊叫道：“……你就是那红衣美妇？”

“是啊！”

“你不是的，你不是的，她不像你这么老……”

“老？本来就是这么老……”

“不不，她不是你，你也不是她，你是血影子……”

“是的，我是血影子，也就是红衣美妇！”

“啊！这是真的？……真的……”

花中越倒退着。

“不错，你不相信，我给你看看好了……”

只见她一摸脸上，一张枯瘦而又充满皱纹的脸孔，再一摸之后，赫然展出一张枯瘦而又充满皱纹的脸孔，在一摸之后，赫然展出一张鞭蓉粉腮！

那正是红衣美妇！

花中越疯狂地扑了上去，叫道：“你真是红衣美妇……”

只听砰地一声，他踩到了一个石子，身子一个踉跄，应声栽倒下去！

迷蒙中，那红衣美妇飘然而去……

这是一个梦，恐怖的梦，在梦中，他看到了那个红衣老婆子，就是红衣美妇……

他没有立刻爬起来，他的脑海，在空白中叠出一个倩影，那正是红衣美妇！

他喃喃道：“这是一个残酷的梦……但愿这是梦，而不是事实。”

他的背后，突然传来无字天书的声音道：“阁下，你发什么狂？”

花中越茫然地抬起了头，从模糊中，叠出一个瘦小人影。

他看不清对方是什么样子一个人，因为眼泪使他视线模糊了！

无字天书苦笑道：“你是不是患了羊角疯？”

花中越喃喃道：“但愿是的。可是，我知道，这不是，我愿意永远疯下去。”

“为什么？”

“我痛苦啊！”

“年纪轻轻，有什么好痛苦的？”

花中越惨然而笑，缓缓爬了起来，他看清了这个无字天书的人，枯瘦如柴，两眼如电，清秀的气质，带着威严与友善！

花中越怦然一笑，道：“别人不会了解我！”

“刚才你念着‘你不是她……’是什么意思？后来又说血影子，到底为了什么？”

花中越黯然一声长叹，道：“你不会了解我。”

无字天书道：“我们初次相遇，尚称有缘，但我愿分担阁下痛苦。”

“别人帮不了。”

“难道也不能说？”

花中越苦笑地摇了摇头道：“这是我心目中的秘密，我不愿意告诉第二个人。”

无字天书淡淡一笑，道：“如果我所料不差，阁下必是武林中人？”

花中越点了点头，苦笑不语！

无字天书道：“你是为血影子而来？”

“正是。”

“为什么？你跟血影子有仇？”

花中越摇了摇头，道：“仇倒没有，不过，留血影子在江湖，危害甚剧，所以，我不能不找她。”

他的脑中，又想到了一个问题，道：“老前辈知道血影子是怎么样一个女子？老或是年青？”

“大概很老了。”

“很老了？”花中越像吃了一颗定心丸。

“其实，这一点谁也没有把握，截至目前，相信还没有一个人见过血影子的面目。不过她既然已七十开外，纵然再驻颜有术，也不会年轻到哪里。你问这个干什么！”

花中越摇了摇头，苦笑道：“我只不过随便问问！”

于是，他们两个人又沉默下来。

久久，花中越才说道：“老前辈，我们真的没有办法出去？”

无字天书摇了摇头，道：“永远出不了，还是等死吧！”

“可是我不能死……”

“人之生死由天，阁下不能死也得死。”

花中越道：“我们既然非死不可，为什么不闯一闯？”

“闯？我已经闯了五年，依旧闯不出去。”

花中越道：“可是，我愿意闯一闯试试，说不定天不绝我。”

“也好，我可以请教阁下姓名？”

花中越恭声道：“晚辈花中越。”语落，也不待无字天书答话，纵身跃去。

无字天书感慨一叹道：“一个不幸的年青人……”

再说花中越飞身狂弄，一个时辰过去了，两个时辰过去了，可是，他依旧没有办法出得了这个石阵。

天黑了……

太阳又升起……

一天，刹那即逝，花中越最后筋疲力尽，瘫痪地跌坐在地上。他想：“我真的完了！”

想到这里，他的理智开始昏昏沉沉地睡了过去，他委实太疲倦了，疲倦得令他入睡！

突然，一阵极为轻微的脚步声，从他的耳边响起。花中越霍然一抬头，“呀”地一声惊叫，从地上一跃而起，一个红衣人影，站立当前，那正是红衣美妇。

花中越的表情激动而紧张，激动得不知如何启齿，也紧张得脸上表情大变！

这突然发生的事震惊了他，他真不敢相信，这红衣美妇会突然在这石林

阵出现。

他惊恐得不知如何叫她，只是惊骇地望着红衣美妇。

红衣美妇幽然一叹，像是无限怜惜地说道：“你怎么来这里？”

花中越颤声道：“你……”一纵身，向红衣美妇的怀中扑了过去。

红衣美妇怔了一怔，然后凄婉一笑，接受了花中越这突如其来的拥抱……

花中越喃喃道：“我想死你，我不能离开你……我爱你……”

他疯狂地搂着红衣美妇，吻她……疯狂地吻，一遍又一遍……

于是，男性魅力又挑起她褪了色的青春生命，她接受了花中越给她的青春之火！

她歇斯底里道：“花中越……不要……我们不能这样……”

花中越霍然推开红衣美妇喝道：“为什么我们不能相爱？说！”

红衣美妇被花中越这一喝，惊骇地退了半步，心里一酸，两颗眼泪骤现双腮！

花中越心情软了下来，幽幽道：“你不会知道，我是多么相信你、爱你，无数的日子以来，我缅怀你，你的芳容，永远占据了我的心灵……”

“我知道的……可是，别人不会谅解我们。”

“谅解？我们为什么要人谅解？只要我们相爱……”

“相爱，你知道么，这是不正常的恋情，我们年纪悬殊，这是畸恋！”

这句话像刺着花中越的心，他脸色一变，道：“是的，这是畸恋，难道应该结束？”

“也许应该结束了！”

花中越像被人判了死刑一样，他浑身皆抖，怒火——被骗之后的怒火，终于，人类的兽性，爆发了。他的脸色铁青，兄弟牙道：“你骗我的感情，原来你在玩弄我……”

“不，你不能误会我……”

“误会你？……”

花中越疯狂地笑了起来道：“为什么我们应该结束？”

红衣美妇道：“我们不能相爱，如果我们相爱，会变成什么样的人？”

“那么，当初你为什么勾引我？”

只见红衣美妇粉腮一变，扫光了脸上的幽伤之色，替而代之的是一片望之生畏的严肃神情。

花中越的眼光触到红衣美妇的神色时，气馁了，黯然长叹，道：“你不应该这样对待我。”

“我并没有对你坏，我们只是无法结合，我们间感情虽然不应该发生，然而，我也不愿它这么快结束。”

“你会爱我？”

“会的，但它有结束的一天，这只是时间的问题，如果你迫我，我就不见你。”

花中越茫茫然地像失去知觉，突然间，他想起了一个严重问题，问道：“你为什么会住在风火谷内？”

红衣美妇道：“为什么我不能住在这里，这是我的家呀！”

花中越泛起一股寒意，猛地里打了一个冷颤，道：“你是血影子？”

花中越的眼睛，睁得像铜铃一般，直迫在红衣美妇的粉腮上，像一个犯人接受判决一样。他的心情，紧张得几乎窒息！

红衣美妇吃惊地望着花中越，她的神情极为难看，但刹那即逝。当下她反问道：“我像血影子吗？”

花中越骇然道：“我不知道，我要你说呀！”

红衣美妇淡淡一笑，道：“不，我不是血影子！”

“真的？”

红衣美妇凄然一笑道：“当然是真的，血影子是我的师父！”

花中越终于像度过一次病魔纠缠一样，也像是感激上苍没有再剥夺他的这次爱情，眼泪骤然滚了下来。

红衣美妇茫然不解地问道：“你为什么哭了？”

“我感激上苍没有夺去你。”

“为什么？”

“我怕呀……我怕我会再失去你，我是多么爱你。”

红衣美妇黯然地苦笑一下，道：“这件事我们等会再谈。你是为找我师父而来吗？”

“正是。”

“来找回那只奇碗？”

“不错。”

红衣美妇冷冷一笑，道：“你不是我师父的对手，她已经知道你进入这里，叫我来带你出去！”

花中越心里虽暗暗吃惊，表面依旧不动声色，当下冷冷道：“我倒要看看你师父长得什么样子。”

红衣美妇冷冷道：“我救你出去之后，你便出风火谷了！”

“出去？”花中越冷冷地笑了起来，道：“我是为她而来，除非叫我抛尸风火谷，否则我不会出去！”

红衣美妇晒然一笑，闭口不语。

花中越微微一叹，又道：“再说，我也不愿离开你。”

“那么，你要留在风火谷？”

“是的，我要与你共度数日，然后再找你师父。”

红衣美妇道：“不，你不能留在风火谷，否则，让我师父知道了*件事，如何是好？”

“她干涉你？”

“当然，我是她的徒弟，理应受她的管束。再说，我们的感情并不是正常的。”

花中越咬了一咬牙，道：“你师父在风火谷内？”

“在，不过，她在你进入石阵之后半个时辰，已闭关勤练一种武功！”

“她什么时候可以出关？”

“快者十天，慢者半月。”

花中越自语道：“十天？最低限度，我们可以共度这美丽的十天。”

红衣美妇凄然一笑，道：“是的，十天……美丽的十天？”当下红衣美妇领着花中越出了石阵，她像对这石阵十分熟悉。

花中越回顾了石阵一眼，庆幸自己没有困死在这石阵之中，但是，这红衣美妇到底是不是血影子，依旧是一个谜！

望着红衣美妇的窈窕的背后充满诱惑的臀部，引人遐思，一股成熟的少妇风韵，令人荡然情动。

花中越不是一个好色之徒，但也被这个红衣美妇的风韵所迷住！

花中越茫然没有目的地跟着红衣美妇而走，他不知道红衣美妇要领他上哪里去。

经过一片乱石，只见红衣美妇轻轻地踏了三块石头，只听一声轧轧之声响起，这乱石之间，赫然出现一个地洞。

花中越怔了一怔，他就没有看清红衣美妇的手法，如何击三块石头，以及前后顺序。

红衣美妇娇影一纵，跃入地洞。花中越犹豫了一下，也跟着而入。

就在花中越进入地洞刹那，轧轧声起，地洞之门又应声而闭！

举目一扫，只见这个洞内景物一变，展在他眼前的，是一座极为精致的房屋，室中设备齐全！

红衣美妇转身向花中越道：“你既然要在这里等我师父，那么，就在这里等十天吧。”

花中越突然似有所悟道：“你有师妹？”

“你说红线女？”

“是的。”

“怎么样？”

“我只是随便问问。”

红衣美妇酸溜溜地一笑道：“是不是你已经爱上了她？”

花中越猛觉心头一震，道：“曾经是的，可是现在已经过去了。”

“为什么？她看你丑不爱你么？”

“也许是的。”

红衣美妇淡淡一笑，道：“我那一株似树似草的东西，还在吗？”

“在。”

“你知道那是什么？”

花中越摇了摇头道：“不知道。”

“你要恢复你的面容？”

花中越脱口惊道：“那根东西是生肌草？”

“正是。”

花中越惊喜道：“真的？”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想恢复面容，我可以替你恢复过来。”

花中越喃喃自语道：“我的面容终于可以恢复过来啦！”

他兴奋得全身发抖，他好像又看到了自己的面容！

他想：我要让红线女、徐翠、妖女奴，看看我是不是死了，我要报红线女的耻辱！

他冷冷地笑了起来，但突然，这个冷笑马上收敛了，他想起了黄梅娟、徐萍。这两个异口同声地说：“如果你变得漂亮，我们将不理你，甚至死！”

一股极为复杂的情绪，又涌现在他的脑海……事实明显地摆在他的面前，如果他变回原来的面目，说不定红线女与徐翠会羞愤而自杀！

他想恢复本来面目，但事实不能够！

他开始又痛苦起来……

“难道我就永远这样下去……”

真理告诉他，他必须永远如此，他不能让几个爱他的少女为他而死！

想到这里，他叹了一口气，摇了摇头，道：“我，我不想恢复面容。”

“为什么？”

花中越这句话显然令红衣美妇吃惊。

花中越惨然一笑，道：“并不为什么，只是我觉得美与丑之间，并没有什么差别，还是这样好。”

红衣美妇幽声道：“是不是怕黄梅娟与徐萍、红线女为你而死？”

这句话说得花中越脸色大变，脱口道：“你怎么知道？”

“你不要吃惊，因为我寸步未离你身边！”

花中越内疚地说道：“我并不爱她们，我不否认我的生命中有过两次爱情，第一次我失败了，她嫁给了别人，第二次便是你。”

“这是衷心之言？”

“我不会骗你，请你相信我。”

红衣美妇淡淡笑道：“我永远是相信你的。”她语锋略为一顿，又道：“假如我要你恢复本来的面目，你愿意么？”

花中越心里一跳，道：“你要我恢复？”

“是的，你答应我吗？我想再看你本来的面目一次！”

花中越吃惊地望着红衣美妇，他还有恢复自己的面容，因为他的美与丑的改变，有几个少女的生命操在这手里。

红衣美妇一见花中越的神情，冷冷道：“怎么，你有困难么？”

花中越猛然惊醒，道：“不，不……”

他期期艾艾地不知如何启齿！

“那么，你愿意让我医你？”

“不！……我不能……”

“为什么？”

花中越不愿在红衣美妇的面前吐露这件事，他怕伤她的心，也怕她发怒！

他愧对于她，无可否认，他是多么爱她，虽然，他们的年纪悬殊，但感情像一条彩虹，把他们两颗心连在一起。

这不正常的感情，终有一天要结束的，但在还没有结束之前，他要好好保持这段绮丽的恋梦。因为他第二次真正爱上一个女人！

他爱她，不愿令她伤心，也不愿其他的女孩子为自己而死。

可是，他又该怎么办呢？……这两股情绪，刹那间，包围了他的心灵，使他痛苦！

红衣美妇喟然一笑道：“我要你恢复面容，如果你心中还有别的女人，那就算了。”

花中越急道：“不，不，我不是这个意思……我……”

“不要我我你你的，愿不愿意，干脆说一句好了。”

花中越一见红衣美妇发怒，内心打了一个冷战。他不能伤她的心，纵然他恢复面容之后会失去几个爱他的女孩子，但为了对红衣美妇的爱，他愿意牺牲她们。

想到这里，他心里一横，道：“我愿意的，可是，你答应永不遗弃我吗？”

红衣美妇道：“我尽量不遗弃你，因为，我也爱你。”

花中越默默无语地注视着这个红衣美妇，像似在冥冥的凝视中，她的心已经完整地给了自己。

当下红衣美妇领着花中越，进了一间石室。这石室之中，是卧房设置。

红衣美妇向花中越道：“你躺在那床，我先用药把你脸上抹平，然后敷上生肌草，在药力行用时，脸上会奇痒难耐，但千万不要用手去抓。”

花中越分辨不清是否已把红衣美妇的话听进耳朵，他只是想到恢复面容的可怕后果：红线女会羞愤而死。以及黄梅娟这个倾国倾城的绝色少女，将会离他而去……

徐萍，为他而失去贞操，如果她知道他没有死，而又玩弄她时，她已经告诉他要自杀。

无数恐怖的事，像翻涌的怒涛一样，阵阵打在他的脑海，几乎令他呼吸困难。

他忘了眼前，也忘了将来，像似在这刹那间，他便要离开这个世界！

没有希望……因为整个希望随着他面容恢复之后而消失，然而，他有苛求，唯一的苛求红衣美妇会爱他。

他躺在床上，心情没有静下来……

畸恋之梦，毕竟要醒的，只是他苛求这梦长一点……甚至于永无终止，永远永远地梦着……

人生像梦！梦中，他真正爱上两个女人……梦醒之后，又有几个女人为他而死。这是多么可怕的事？

脸是一阵剧痛，红衣美妇轻语道：“忍耐一下。”

花中越苦笑了一下，这笑容所呈露的，是辛酸与惨然……

剧痛过去…奇痒接踵而来！他的脸上痒得几乎令他忍不住伸手去抓……

红衣美妇道：“紧要关头千万不能伸手搔抓，否则，我便不理你。”

他咬着钢牙，忍受着这奇痒对他心灵的煎熬……他浑身颤抖……冷汗直冒……

半个时辰之后，奇痒消失了，痛苦也跟着解除，精神一经松懈，他沉沉入睡了！

红衣美妇凝视花中越的面目，终于忍不住俯身轻轻地吻着花中越俊美的脸颊，喃喃道：“天啊……是你吗？……”

两颗晶莹的泪珠，没有声息地掉落在花中越的脸上。花中越终于恢复了本来的面目，那面目是俊美的。

她缓缓地直起身子，然而，她的目光并没有离开花中越的脸上……

难道说，她在他的脸上，找回记忆？……

花中越终于又醒了过来，睁眼望着珠泪盈眶的红衣美妇，不由怔了一怔，脱口问道：“你哭了？”

红衣美妇从回忆的情绪中，惊醒过来，当下纤手轻抬，拭去粉腮的泪痕，黯然神伤地说道：“不，我是喜极而泣！”

花中越道：“我的脸孔已经恢复原来样子？”

“是的，床后有一面镜子，你照照看。”

花中越一转身，铜镜中映现了他本来的俊美脸孔，他知道他又漂亮如昔了……

他回顾了红衣美妇一眼，浅浅的笑容里，带着淡淡哀愁，那神情是多么令人怜香惜玉。

原始兽性的欲望，又在他的心里泛起！……翻涌奔腾，无法克制，他一个猝然的举措把红衣美妇拉倒床上……

于是，他吻了上去。她的娇躯颤抖地打了一个冷噤……火与热烧着她多

年春情.....

这股压制在心灵深处的春情，被花中越男性的粗犷与魅力挑起了。她瘫软，如醉如痴.....

玉腕，像两条有力银蛇，紧紧地搂着花中越的背脊，像似要把花中越的身子溶入她的身子一样.....

有人说中年女人像一团火，这火一经点燃，无法扑灭，诚不欺人也，否则也不会有人女人“三十如狼，四十似虎”这句话了。

红衣美妇浑身颤动着，她紧闭着两眼，双颊红得似火.....那燃烧的春情，使她生理上起了莫大的变化.....

那是需要，像一朵枯萎之花，需雨露水滋润一样.....甚至更甚.....

这燃烧的欲火，使他们失去了人类的理智与本性，他们所需要的是兽性的发泄，除此，他们忘记了世界上的一切！

花中越的身体压了上去.....

她颤抖着，像痛得无法忍耐一样，但这不是痛，而是那股青春之火的燃烧，使她无法克制的兴奋。

花中越疯狂地吻着她的樱唇、脖子.....粗犷有力，那结实的胸膛，紧压着她的高耸的双峰.....

诱惑，迷人，消魂.....

她歇斯底里地念着，那种声音使人无法听清楚.....梦的呓语，发在红衣美妇之口.....

可怕的事无法避免？突然，红衣美妇推开了压在她身上的花中越。

这举措令人吃惊，花中越全身一冷，欲火全消，像翻腾的海涛，骤然退去一样.....

花中越望着红衣美妇，只见她喃喃道：“我们不能.....不能.....”一阵感触涌上她的心头，她哇地一声，纵声大哭，哭声中，充满了委屈！

花中越在极度兴奋之后，感到了痛苦。他痴痴地说道：“是我，我们不能够，可是，我们都需要.....”

红衣美妇止住了哭声，抬头望着花中越。带雨梨花之容，是多么诱人？她脸上的红晕没有退去，跳跃的双峰并没有平息.....

欲火，依旧没有退去，是的，在一时之间，是不容易退去的，她不是少女，而是中年女人。

她喃喃道：“可是，我们不能超过范围，否则我们要变成一对罪人。”

“罪人？”

“是的，我对不起你，假如不超出友谊范围，我一切都可以献给你.....”

她伸手拭去粉腮上的泪痕。花中越的眼光，突然触到了她的无名指，手上戴着一只人头戒指。这只戒指匠工精巧，雕着一个人影，只是没有办法看清楚是什么人。

他微微怔了一怔。红衣美妇道：“假如我们能这样，问心无愧，而且，也是很快乐的！”

花中越喃喃道：“也许是的！.....但十天太快了.....”

于是，花中越从这一天起，便与红衣美妇在地洞之中，过着他认为毕生没有享受过的快乐。

然而，他们没有超过不寻常的关系！

中年妇人的情与热，虽然燃烧着花中越，使他忘记一切，然而，他们毕

竟克制了！

一天过去了，两天也过去了……瞬眼之间，已过七天。

花中越虽然被红衣美妇所迷，但是，他依旧注意她的行动，她真的是血影子的徒弟？抑是血影子本人？

这一点，不时在花中越的心目中交织着，他不相信她是血影子的徒弟？从各方面看来，她都不像。

这日中午，红衣美妇突然走到花中越面前，脸上神情显得有些紧张，道：“花中越，有人到风火谷来找你了。”

花中越吃了一惊，道：“谁？”

红衣美妇脸色泛起一片寒霜，道：“花中越你应该走了，我们也应该从此结束。南极仙翁已经到谷外找你。”

花中越脱口道：“南极仙翁来找我干什么？”

红衣美妇冷道：“我怎么知道他来找你干什么？”

语锋略为一顿，她从怀中掏出那只奇碗，道：“你既然为此物而来，那么，我就交给你带回去，这是我师父交代我的。她想，这奇碗上的武功与‘寒间’别人无法参悟。”

花中越忽见奇碗，心情一片激动，讷讷惊道：“血影子还没有参悟出来。”

红衣美妇摇了摇头，道：“不要说她参悟不出，普天下也无人参悟得出。”

花中越放下了一颗心，他用发抖的手，接过了两半奇碗；吁了一口气，道：“我不知如何感激你才好！”

红衣美妇淡淡一笑，道：“感激什么？你可以走了，你到风火谷已经达到了目的，我用一只破碗，换取了我们七天欢乐时间。”

花中越坚决地说道：“不，我不愿走，我要再留下三天。”

“不，你应该走了，我这里再也不能留你。”

“为什么？难道……”

“不为什么？我们的缘份到今天应该结束了！”

“结束？难道你不爱我了？”

“这不是爱不爱的问题。而是我们应该结束。”

“我不能失去你呀！”花中越激动地叫了起来。

红衣美妇道：“不能失去也得失去，因为我并不爱你！”

花中越脑海如遭锤击，叫道：“什么？你不爱我？……”

“是呐，我并不爱你，也可以说玩弄你。”

“不，不，你不会对我这样的。”花中越难过地叫着，他的灵魂，刹那间，好像离开了他的躯壳一样，他浑身冷得发抖。

红衣美妇一无所动，冷冷道：“可是，我已经对你这样了，我说我玩弄你。”

花中越从失望中，突然愤怒起来，道：“这是真的？”

“当然是真的，我不会骗你。”

花中越突然涌起了被骗后的怒火，想不到这种话竟出自他所爱的女人之口！

他愤怒了，厉声喝道：“你为什么要欺骗我的感情？说呀？”

“谁也没有欺骗谁，对于你，我已经付出了代价……”

“不要脸的女人！”花中越挟着喝声中，叭地一掌，向红衣美妇脸上打去。红衣美妇冷不防被花中越打得退了三四步！花中越厉声怒道：“

想不到我忠心爱你，把全部感情付给你，而你竟说出这种话来。你这个欺骗别人感情的下贱女人……”他的眼睛，几乎喷出火来，他感到被骗后的愤怒，这股愤怒的涌起，恨不得杀了这个女人，方消心头之恨。

他一步一步向红衣美妇欺去，道：“我花中越对你什么地方不好，你竟玩弄我？你说呀！”

红衣美妇表面上一脸冷然之色，对于花中越的激动与痛苦。她似一无所睹，但，她何尝不是心痛如绞？

她明白，她与花中越之间不可能有结合的一日，她宁愿刺伤花中越的心，而不愿感情越陷越深！

他明白这一场可怕的梦，这梦现在该醒了，虽然花中越爱她似海之深，但她不忍心占有他的一切。

人是奇怪的，她曾经想占有花中越，但现在她不忍了。为什么？为什么，这里面还有不可告人的原因。

她望着花中越愤怒的神情，道：“花中越，你不要生气，我是为你好呀！”

“为我好？”花中越疯狂地笑了起来，道：“你欺骗我的感情……把我当成一条狗，招之即来，挥之即去。我是这么好欺负的么？……”

挟着喝话声中，一掌又向红衣美妇的脸上打了过去。红衣美妇纤手轻抬，架住了花中越的手，道：“花中越，我说的是实话，我们应结束了，如果你再不识好歹，当心我对你不客气了。”

话落，她把手甩了回去，粉腮泛起的，是一片令人望之生畏的神情，那神情使人不敢侵犯！

花中越气馁了，生平第一次伤心地哭了，一个他真正所爱的女人，竟会对他如此，怎不令他难过？

他想杀她！可是，当他触到她的神情时，提不起这个勇气。然而一个可怕的念头，涌起他的脑际，他开始恨女人。

他想：“这就是女人，她只是欺骗你的感情，当你的感情填满她的寂寞心扉时，她一手扔开你……”

他没有作声，只是让眼泪流着，因为理智的麻木，使他无法控制这份骤然涌起的痛苦情绪。

他的生命，像又活到淡然的末页，一切他认为所有的，又开始失去！

他没有回顾她一眼，他自问自答：“花中越！你原谅她对你所为吗？不，不，我不原谅她，我要杀她。”

他的脚步，沉重得像铁一样，但是，他知道自己不能不走，他要离开这里！

但是，他默默地问着自己：“花中越啊花中越，你在风火谷内得到了些什么？……不，你只是一个傀儡，受人安排，叫人玩弄在手掌之间。”

红衣美妇的声音道：“花中越，你不要恨我，我们可以成为一对很好的朋友！”

“朋友！”

花中越嚷了起来，道：“你玩弄了我，可是我要告诉你，花中越永远不会忘记这耻辱。”他一个箭步，窜出地洞。风火谷依旧没有变化，可是他的心情却变了。

他在这里失去了一颗爱的心。

感情的支付，像洪潮呈样，如今洪潮退了，把他的生命也带进了枯竭的

边缘。他喃喃自语：“我到底做了一些什么呀？”

他茫然不知，唯一他知道的，一个女人的倩影在他脑海里抹掉了！

他憎恨她，咒骂她！

可是，从今以后，他真的能忘记红衣美妇这个他第二次所爱的女人吗？当然，这是一件极不容易的事。

他缓缓地向风火谷之外走去。一股孤独、凄惊、不幸的气氛，包围着他！

黄沙漫漫风潇潇，畸恋断肠不了情！

风火谷内，他得到一切，风火谷外，他又失去了一切，如今存在他心扉里的，只有创伤的痕迹永远无法抹去。

他变成了一个痛恨女人的男人！

黄沙，阵阵扫向他的脸，像针刺一样。但他一无所觉！唯一存在他心目中的，只有一个字：恨！

走着走着，他又经过了那片乱石，以及石阵之外。他想到这石阵里面还困着一个绝世奇才无字天书。

他自言自语道：“我会来救你的……”

吟声甫落，他挪动脚步，向风火谷外缓走而去。

突然间，两条人影向谷内飞奔而来。这两条人影来势奇快，一红一白，势如星泻电奔。

花中越没有发现这两条人影，其实，他失魂落魄之下，还会注意到有人来了？

那红、白人影，眨眼之间，已经来到花中越身前三丈之处，忽闻那红衣人影，噫地一声惊叫，霍然止步！

这声音，把花中越惊醒过来。他茫然地注视着这红白人影，可是展现在他眼前的，是一片模糊，因为，他的眼眶里还有泪水呀！

红衣人影叫道：“你是花中越哥哥？”声音颤抖而又激动，

这声音正是出自红线女丁春菊之口，花中越心头一震，他拭去了眼眶里的泪水，他看清了来人正是红线女与范玉华。

他愕然地怔住了！

红线女一纵娇躯，投在花中越的怀里，激动地叫道：“花哥哥！”

花中越不知道是吃惊还是麻木，怔怔地站立着，好像一个木头人一样！

红线女估不到花中越还会活着，惊喜若狂。她忘了一切，情急投在花中越怀里大哭！

花中越的脑海，迅如闪电地掠过了红衣美妇，以及被红线女辱骂的情景，怒火突然涌起在他的心扉。他大喝道：“谁是你的花哥哥？你给我滚开……”

怒喝声中，右掌突然向红线女粉颊挥去，叭达一声清脆之声响起，红线女踉跄后退，粉腮上迅然泛起五条红色指印！

这一巴掌打得红线女金星宜冒，她估不到花中越出手打她，下意识伸手摸了一下火辣辣的脸，讷讷道：“你打我？”

花中越晒然道：“打你又怎样，不要脸的贱女人！”

红线女粉腮一白，道：“什么？我是贱女人？”

她的声音有些颤栗！

“你不是贱女人是什么？女人本来就是下贱的呀！”他纵声笑了起来，笑得有些疯狂，凄厉。

红线女的娇躯在发抖，她估不到花中越会如此对她，辱惊使她恐怖与伤

心！

范玉华颤声道：“你真的是花中越哥哥吗？”

花中越一抬头、望着范玉华纯洁的双瞳，愣了！他曾经夺了她的贞操，又杀了她父亲三眼魔君呀！

但这股神伤情绪被他痛恨女人的心里掩饰过去了，他冷冷地笑道：“不错，我是花中越！”

范玉华一纵娇躯，也投在花中越的怀里，冷不防花中越大喝道：“你给我滚开！”

一个巴掌骤然打在范玉华脸上。这一巴掌打得比红线女更重，她一个踉跄，娇躯晃了两晃，栽倒于地。

花中越望也不望两个少女一眼，又疾步向风火谷外走去。

红线女一纵身，截住花中越去路，道：“花哥哥，你听我说呀！”

花中越脸色一变，道：“红线女，请你让开路，否则，别怪花中越要得罪了！”他的脸上一无表情、他认为红衣美妇玩弄了他，他也要在别的女孩子的身上，找回补偿！

他变成了一个残酷寡情的男人。

红线女泣声道：“花哥哥，你怎么会对我们如此？”

花中越冰冷冷道：“太便宜了？”

“不，花哥哥，我们并没有做对不起你的事呀！”

“对不起我的事？”花中越冷笑道：“你红线女爱的是什麼？我的脸孔？或是我的人？你说！”

红线女脑海闪过了那丑陋的男人，颤声道：“我真的爱你！”

“爱我？”花中越火了，刻薄地说：“红线女爱的是漂亮的男人，花中越已经撒过尿，照过自己的脸孔，我不配你红线女的爱情。”

红线女粉腮苍白似雪，叫道：“花哥哥，你……”

“我不是漂亮的男人。去找你所爱的漂亮男人吧！”

话落，又疾步而走去！

红线女花容惨变，叫道：“那姓沈的丑人，真是你？”

花中越冷笑道：“那张脸丑吗？哈！哈！哈！除了你红线女之外，还有很多少女爱呢！”

“你真的是……”

花中越挖苦夺说：“红线女！告诉你吧，花中越并没有死，也没有被装进棺材埋进土里，他侥幸逃过一死，只是，他脸孔坏了。你不是说他像鬼，叫他撒泡尿瞧瞧自己这副德性？哈哈……”

他激动地笑了起来！

花中越疯狂的笑声，像巨雷似的，打在红线女的脑海，几乎令她脑袋破裂……她娇躯在晃动，站立不稳！

花中越冷冷道：“红线女，你不要吃惊，你需要的漂亮男人，俯拾皆是，去找他们呀！”

话像一根刺，刺着红线女的心，一件可怕的残酷命运，终于降临到她的身上！

红线女猛觉眼前一黑，像掉在冰窟里一样。她浑身发抖，一口鲜血，从她樱桃小口飞出，娇躯晃了两晃，栽倒于地！

花中越毫无怜惜之意，当下冷冷一笑，自语道：“这就是女人……爱小

白脸的贱女人……”

他走向风火谷之外。

这里，躺着曾经爱过花中越的两个女人，然而，不幸的残酷命运却降临在她们身上……

红线女挪动了一下，挺身而出，向着花中越远去的背影，纵身追去，冷冷叫道：“花中越，你等一等！”

再度纵身截住去路！花中越怒道：“你要干什么？要我揍你一顿？”

红线女突然镇静下来，道：“花中越，我知道我做错了一件事，这后果是死。然而，我爱你是千真万确的，只是我瞎了眼睛。我不求你谅解，也没有勇气活下去，我会一死了之。”

她抑制悲伤情绪，怒道：“范玉华失身给你，她的腹中已经有了你的孩子，你也要叫她死么？”

花中越心里一震，脱口叫道：“你说什么？”

他一个筋步，欺到红线女面前，右手抓着红线女的衣领，激动得几乎把红线女提起来……

十七

红线女冷冷笑道：“你吃惊什么？范玉华的肚子里，有你的骨肉，难道能假么？”

花中越闻言，脑海如遭雷击，他感到全身一阵麻木，缓缓松开了抓着红线女衣领的右手，他的脸色骤现苍白。一个被他杀死的仇人女儿，竟跟他有了孩子，天啊，这是什么？孽债？

他缓缓向范玉华躺身之处走去。这动作是潜意识的。没有经过大脑的考虑！

突然间，一股可怕的念头闪过他的脑际：“花中越啊！花中越，你并不爱她呀，她有了孩子，是为消魂女而起的呀！”

于是，他停下脚步，好像这件事跟他没有关系一样，假如不是红衣美妇改变了他的个性，他不会想到这个问题。

他默问自己，虽然范玉华的肚子里有自己的骨肉，可是，他与她之间，能够结合么？不，那根本是不可能的，因为他杀死了她的父亲，范玉华必须替父报仇。

情与仇，爱与恨……这是一场残酷的梦呀。

曾经是心心相印，但，沧海桑田，人生的变幻，也委实太快了。

花中越有些黯然神伤之感，虽然他恨透了女人，但范玉华毕竟跟他有了孩子！

——那孩子是自己的骨肉，他不能不爱那即将出世的孩子！

这像一个父亲疼爱他的儿子一样，范玉华不会谅解他；而那未出世的小生命，他是无罪的。

他们可以变为一对很理想的夫妇，不幸的是他杀了她的父亲。这不是孽债是什么呀！

纵然范玉华会原谅他，但这爱情已经划下了一道鸿沟，那无法填平，就像一张白纸滴上了墨法而无法拭去一样。花中越怔怔想得出神，感伤地情绪过后，新的意念又掠过他的脑际：“既然人们无法结合，我又何必增加彼此的创伤。离开她吧，只要以后怀念这个不幸的少女，也就对得起她了。”

想到这里，他的心情慰然不少，当下一转身，向风火谷之外，再度走去。

他默然地念道：“玉华，原谅我……我们无法相爱呀……”

他热泪盈眶，他忘得了范玉华，但忘不了范玉华肚里的不幸小生命，那是他的孩子呀！

——那未出世的小生命，是无事的，他不会知道他的父母之间，将变成一对水火不容的生死仇人。

他喃喃自语：“为什么只有这仅仅的一次……竟会发生这不幸的后果？……”

他带着沉重的脚步，缓缓移去……

红线女在极度惊恐之后，坚强起来。她横心一死，以谢对花中越之罪。她的心情此刻反而泰然起来。当下望着花中越突然一走，晃身截住去路道：“花中越，你真的不理她么？”

花中越止头望着红线女，冷冷道：“这是我们的事，谁要你来管？”

话虽像一支针刺着红线女的心，可是，她的心已经麻木，她没有感到这句话特别刺伤自己的心。

她凄惋地苦笑了一声道：“这不是管不管的问题，难道你不爱你的儿子？”

花中越心头一震，茫然地应了一声：“儿子？”他惨然地笑了起来，道：“凭片面之词，我不能相信她的肚子里有我的孩子。”

红线女闻言，粉腮为之一变，道：“你说什么？……”

“我说我不相信她的腹中有我的孩子！”

红线女气得粉腮一片铁青，道：“想不到你花中越竟是这么一个没有责任的男人，如果不是范玉华，你恐怕已造成一件千古恨事，失身在消魂女钱雯雯身上。你不理她？抛弃她？你还配称男子汉大丈夫？”

花中越冷道：“纵然我不爱她，这与你红线女有什么关系？”

红线女粉腮被花中越这句话说得惨然大变，厉声道：“花中越，你真的这样没有人性。”

花中越晒然道：“红线女，我再三说过，我不爱范玉华。这是我与她之间的事，如果她恨我，可以找我花中越算帐，你红线女无权过问。”

“这么说来，你是真的不理她了？”

“不错。”

“你这狼心狗肺的男人，今天我才认清了你的面目。”她的眼睛，射出两道杀机，缓缓向花中越欺来，厉声道：“范玉华有什么地方对不起你？你说呀！”

花中越被红线女这一阵喝问，一时之间答不上话来。他明白，他与范玉华之间已无结合可能，何必多增加彼此之间的痛苦？

当下花中越心念一转，他觉得自己不需要苛求别人的谅解，那是多余，于是他冷冷笑道：“红线女，我下愿开口，你还是让开路吧。”

红线女从痛苦变成了失望，再由失望演变到愤怒！一股意念迅如闪电地掠过她的脑际，她告诉自己说：“红线女呀红线女，你诚如花中越所说，是个爱漂亮男人的女人……你爱花中越的，只是他的美，并不是他的人，你为什么还有这个脸活下去？你为什么不死在他的手里？这样，你也可以得到一点安慰呀！”想到这里，她冷冷笑道：“花中越，我虽然对你做错了一件事，但我会补偿这一生对你的不是。然而，范玉华毕生爱你，已经有了你的骨肉，你忍心抛弃她，你还有一点人性没有……”

花中越喝道：“住口！我花中越的事，不需要你来管！”

红线女道：“我就非管不可。”

“你也配？”

红线女惨然一笑道：“红线女虽然不配管这件事，但非管不可。”

红线女脸色一变，道：“那么，你是不让路了？”

“不错。”

“那倒要看看你红线女有什么能耐？”一语甫落，花中越身影已经弹出，呼地一掌，攻向红线女。

在花中越一掌甫出之际。一阵莫名的感触涌上红线女的心田，两颗泪水滚了下来。从前，他们是一对恋人，虽然花中越没有表示爱她，但从花中越的神情上，她可以看得出来，他是爱她的。如今，他们竟动起干戈，一件千古恨事，也就这样发生！

花中越一掌甫出，忽见红线女粉腮垂泪，心头大动，不管如何，红线女对他毕竟有过很多帮助！

终南山上，她为自己卖命，她为的是什麼？难道这不是爱么？是的，那是爱，出自少女心扉的爱。

女人家美，原无可厚非，自己应该谅解她！

花中越想到这里，硬生生把击出的掌力收了回来。这瞬间，花中越又陷入极为矛盾的情绪里，怔愕地望着犹似带雨梨花的红线女的粉腮……

但在这刹那间，红衣美妇的人影，又迅如电火地闪进他的脑际，他咬一咬钢牙，疾步而去。

红线女见一走，怒叱一声，道：“花中越你往哪里走！”

娇影犹如巧燕，截住花中越去路，玉腕扬处，一掌已向花中越当胸攻去！

花中越纵身暴退，冷冷喝道：“红线女，请你不要激起我的怒火，否则，我也不客气了。”

红线女也不抬腕，在花中越喝话声中，一连三掌，呼呼扫至。

这一来，花中越真火了，当下大怒道：“难道我怕你红线女不成！”右腕一推，出手就是阳掌，热涛狂飚罩身向红线女盖去。

就在红线女三掌出手之后，也就是花中越阳掌出手之际，红线女一收掌势，双目一闭：她在等死！

这大出花中越的意料之外，当发觉，脸色大变，疾喝道：“红线女，你——”

但他的喝声迟了，只听砰地一声巨响，一条红衣人影被的掌力震出三丈开外，叭达一声，栽倒于地。

一片黄沙飞扬，把红衣人影淹没了……

花中越怔然而立！他浑身开始发抖……他杀了一个爱他的女人，他有些疯狂地叫道：“……天啊，我做了一件事？……”

尽管他恨透了女人，然而，这孤僻的个性，不能一时间便建立起来，何况红线女曾对他有恩呀。

他纵身向红线女的躺身之处扑了过去。

一张带着无限哀怨的粉腮，映现在花中越的眼帘，殷红的血从她的樱唇溢了出来。她微然闪动了一下唇角，像在说：“花哥哥……你的心未免太狠了……”

凄凉哀绝的笑容，见之柔面寸断！

花中越语带沙哑地叫了一声：“红线女……”

他的喉中，似被一件东西塞住。

那紧闭的睫毛，终于睁开了，那是显得多么无力，断肠而又凄绝呀！

她吃力地张开樱口，悠悠地说道：“花哥哥……我对不起你……你原谅我么？……”话犹未落，一股鲜血又从她口里吐了出来！

花中越沙哑地道：“红线女，你为什么不还手？”

红线女困难地摇了摇头，惨然地笑了笑。那笑容见之使人情肠寸断，不由黯然泣！

她笑容一敛，断断续续道：“不，花哥哥……我做错了一件事……你不会宽恕我……我也不……不会宽恕自己。然而……在死前……我应该……告诉你，我真……真的爱你……从今以后，黄泉路……远，我再也见不到你了……可是，我会……记住你……你的轮廓，把我那所熟……悉的人影，带进……那凄凉的世……界。花哥哥……在别前，你肯让……我要求一件事

么？……”

袅袅断肠语，闻之泪雨下，花中越纵然是一个铁石心肠之人，也不能不被其感到，当下急道：“什么事？你说呀！”

“你也许……会知道，黄泉……之下，是一片多么凄凉的世界？……你肯握着……我的手？……甚至吻我……一次，使我……得到温暖？……”

花中越心里一震，他告诫自己，不能吻她，她根本值不得你爱呀！……心念甫落，忙道：“不！”

短短一个不字，使红线女粉腮更显苍长而弯曲的睫毛闪动了一下，珠泪滚下了她的耳际！

她闪动着嘴唇，惋然地笑了一笑，喃喃道：“你！还生我的气么？……”

“……”花中越欲言又止，不知如何回答。

“花哥哥，你真……的不肯原谅……么？……”

“……”花中越依旧没有回答，但他的眼眶湿润了。

“……花哥哥……这是……我最后……的要求……你要让……我在黄泉……之下，孤独而又凄凉么？……”

“……”

“花哥哥……只要你握……住我的手……”

她吃力地伸出了那微微颤抖的手，那是爱的期待，情的补偿……那发抖的玉腕，是显得多么冰冷！……

她断断续续而又带着要求的口吻说：“……花哥哥……我的心……太冷了……给我温……暖，只！这一次……”

花中越没有接过她的手，没有握住那发抖中所期待着温暖的玉腕……他只是怔怔地蹲着，动也不动！

红线女苍白脸上，呈现失望的神情。她闪动着眼笑着……妹妹真的是死亡的笑容么？……

她说道：“是的……我不值得你谅解……碧海青天长遗恨……犹寄寸心一缕情……别了……花哥哥……”

她失望地垂下了手，她毕生唯一的要求，也再度失望了。

她纵然真的死去，能忘记花中越这个她所爱的人吗？不，诚如她所说：“碧海青天长遗恨，犹寄寸心一缕情呀。”

花中越真是一个铁石心肠之人吗？

于是，他一个猝然的动作，迅速地握住红线女发抖的玉腕，沙哑地叫道：“红线女……”

这动作使红线女怔了一怔，随即泛起慰然而又凄绝的笑容，道：“我的手冷么？……”

“不，热的……”

“是吗？……”

她笑了，依旧笑得惨绝无比！

“是的……”

望着红线女翕动的樱唇，一股意念告诉他，他应该给她这最后的要求与温暖！他终于吻了她！

她打了一个冷颤，这冷颤是出自兴奋，她阖上了无力的眼皮，然而，两颗眼泪却在她阖上睫毛之后，掉了下来！这是忏悔的眼泪呢？还是感激花中越给她的温暖所流的眼泪呢？或许这两种情绪都有。

一切都归于静寂！在默默无言中，却又充满了赚人眼泪的气氛。

吻，像生离死别，其实，这就是死别的吻呀！花中越不忍让她失望，终于吻了她，使她寂寞的心扉得到丝丝温暖。

她的呼吸越来越微弱……这个曾经爱过花中越的少女，真的就这样离开了这世界？上苍就这样肃夺她的青春生命？她微弱地说道：“花哥哥……原谅我么？……”

花中越道：“我原谅你，永远不怪你……”

他不忍再让她失望，这是最后一次，他应该给她，甚至他所有的一切。

她惨然的笑容中，带着安慰地说道：“真的？”

“真的，我不骗你。”

“你会……爱我这……个不要……脸的女人？”

“是的，我爱你。”

“我不相信？……你是怕……我难过……在黄泉路下凄凉……才这样安慰我么？……”

“不，这是真的……”他有些颤抖地说着，但他内疚了，不管怎样，他最后骗了她，在她死前真的骗了她。

“是吗？”她惨然地笑道：“这样，我死也……瞑目了……”

红线女话犹未落，一条红衣人影悄无声息地飘落在花中越的背后。

花中越没有发觉这突然而来的红衣人，他只是抱着红线女的娇躯。

突然，背后红衣人冷冷喝道：“阁下，请你把人放下！”

花中越闻言大吃一惊，潜意识地把红线女放了下来，转脸望去，赫然是在白骨岩所见的红衣人。

花中越怔了一怔，他可以想得出来。这个人必就是红衣美妇也就是红线女的师父。

红衣人冷冷一笑道：“花中越，我令你立刻离开风火谷，想不到你竟打伤我的徒弟，你胆子不小！”

花中越想从这红衣人的神态与动作上，发觉是不是红衣美妇，可是，他失望了，他看不出这红衣人是不是红衣美妇？他缓缓叹了一口气，也不回答血影子的话，转身向风火谷外走去。

血影子冷冷喝道：“站住！”

这声音像带有一股磁力，使花中越果然停下脚步，他回头望着血影子苦笑不语。

血影子冷笑道：“花中越，你在风火谷之内撒野，难道就这么轻易一走么？”

“你要怎么样？”

“把我徒弟救醒过来。”

花中越心头一震，脱口道：“把她救活？”

“不错。”

花中越苦笑了一下，他知道，这根本是办不到的事，红线女中了自己一记阳掌，伤及五脏六腑，纵然华陀再世，亦恐难救她一命了！

他淡淡地笑了一下，答道：“我办不到。”

“办不到？如果你没有办法把她救活过来，我就让你跟她同赴黄泉。”

花中越惨然一笑，道：“你要杀我？”

“如果你不救活她，你就不要想出风火谷。”

花中越脸色一变，一股傲然之气油然而生。他冷冷地笑了笑，道：“我正想试试，这风火谷是不是我的葬身之地？”

“那么，你不救她了？”

“我救不了。”

他语锋略为一顿，问道：“我再问你一次，你是不是血影子？”

花中越话声甫落，红影闪处，红衣人一记耳光已经打在花中越的脸上。

跟上次在白骨岩一亲，花中越知道血影子必是忌人家称她血影子，当下怔了一怔道：“好，你已经打了我三下耳光，我再请问你，你有几个徒弟？”

“这个你并不需要知道。”

“假如我要知道呢？”

“不告诉你。”

花中越冷笑道：“那么，我可以断定，你，只有一个徒弟。”

“你怎么知道？”

“因为你不告诉我。”

血影子冷冷笑了起来，道：“你错了，我有三个徒弟。”

“三个？”花中越吃惊地问。

“怎么？你吃惊什么？不对，你已艳福不浅，我两个女徒弟都爱上了你，难道你还不满足？”

“红衣美妇也是你的徒弟？”

“不错。”

花中越缓缓吁了一口气，这证明了红衣美妇不是血影子本人，怎不令他安慰！

血影子冷然一笑，道：“花中越，你要知道的，我已经告诉你了，那么，你若不把红线女救活过来，我就出手了。”

花中越脑中念头一动，反激道：“想必是你血影子救不了，所以势必叫我救活。人言血影子医学名闻天下，原来也只不过是徒具虚名。”

这一下，花中越认为血影子必定动怒。哪知血影子付之一笑，道：“副掌门人，我不吃这一套，你不必来这激将法，我再告诉你，请你即刻把人救活过来。”

“你血影子既然救不了，我这江湖小医也救不了。”

血影子大怒道：“副掌门人当真不救她吗？”

“我已经说过，我救不了。”

血影子厉声喝道：“我就一掌毙了你！”就在喝话声中，猛扑花中越，一掌攻出。

血影子被誉为“武林三子”之首，其出手之快，简直令人无法看清，只见红影一闪之下，掌力已到。

就在血影子一掌攻到花中越的刹那，一个苍老的声音道：“红衣美妇想不到你火气不减当年。”

声音传来，使花中越与血影子同时一惊。血影子心里一愣之下，硬生生把掌力收了回来。

血影子突然发掌，花中越的惊叫，以及这突兀的喝话，几乎在同一个时间，真是疾如电光石火！

血影子转身望去，冷冷一笑道：“原来是南极仙翁，血影子倒幸会了。”

南极仙翁轻轻抖了抖拂尘，含笑道：“不必客气了，你血影子名满天下，

王某只不过是人间走卒，唐突冒犯贵谷，在此谢过了。”话落，深深一礼。

血影子冷冷道：“血影子担当不起这个大礼，你南极仙翁一代奇人，今日到我风火谷，定有重大之事？”

南极仙翁微微笑道：“血影子言之过重了，我只是来找掌门人。”

“如果他不把……”

南极仙翁道：“放心好了，我把你徒弟救回来就是了。”

话落，走到红线女身侧，拂尘疾点而出，拍出红线女几处大穴，然后，掏出一颗丹药，纳入红线女的口中。

这只是在短短的一瞬间之间。南极仙翁淡淡笑道：“血影子，她已经不会死了，休息几天，就会好的。那么，我也要告辞了。”

话落，向花中越立身处走去。

只见花中越脸上带着惊恐之色，眼睛睁得像铜铃一般，直盯在血影子的左手无名指上！

血影子的无名指上，赫然带着一只与红衣美妇一模一样的戒指！

花中越脑海如遭锤击，像是他所有的已经全部失去，因为那红衣美妇赫然就是血影子呀。

他浑身颤抖，像大地毁灭一样……他在这世界里消失了。

血影子似已经发觉花中越的神情，轻轻地笑了笑，有意无意地把左手的戒指掩饰过去！

南极仙翁虽为一代奇人，但也弄不清这是为了什么。当下微微一笑，道：“掌门人，我们走吧！”

花中越像一个木头人一样，动也不动，他好像没有听见南极仙翁的话，存在他脑海的，是一片空洞。

南极仙翁王吟山怔了一怔，道：“掌门人，你怎么了？”

花中越依然没有开口答腔，他麻木成痴，他恐怕发生的事，终于发生了，血影子就是那红衣美妇呀。

这当儿，血影子已经提着红衣美妇与范玉华，一纵身，向风火谷内飞奔出去。

冥冥中，一股潜意识的力量，推动着花中越，他疯狂地叫了一声：“血影子……红衣美妇……”

他在麻木中，向血影子扑了过去！

然而，他没有扑上，那股冲动的情绪过后，使他停下了脚步，他的身子在晃动着，像无法支持身子的平衡一样……

南极仙翁惊道：“掌门人，你怎么了？”

这一问，像一支针把花中越麻木的心刺醒过来，他茫然地注视着王吟山，喃喃道：“她……就是她呀。”

“你说谁？”

“谁？……血影子……”

一股失望挟着痛苦的情绪，涌起在他的心扉，他忍不住放声大哭起来！他失望了，他生平第二次的爱梦，终于又破碎了。他的声音有些疯狂激动，以及无限的委屈，他想以哭来发泄心中积怨！

第一次的爱情，是残酷的梦！

第二次的爱情，比第一次更为残酷，他把生命中的全部感情，毫无保留地、赤裸裸地献给了红衣美妇！

而红衣美妇竟赫然是血影子！

天啊！这是一个多么可怕的梦？

他曾经憧憬过一切，可是他证明红衣美妇就是血影子之后，这美丽的梦终于又醒了！

他伤心的是，他竟爱上了一个七十多岁的女人，而毫无吝啬地把生命中的感情献给她。

缠绵的哭声，像一支断肠的曲子，使得静谧的风火谷，平添了一份黯然情伤的气氛。

南极仙翁见花中越哭得柔肠寸断，不觉也替他流下了几滴泪来，当下安慰道：“掌门人，男子汉大丈夫，有什么事你可以告诉我，不要学娘儿们哭哭啼啼。”

花中越依旧没有把哭停下来，好像他要把心中的委屈，全部发泄出来一样。

南极仙翁黯然一叹，道：“掌门人，这是可怕的梦呀，你也应该醒了，她能在你心目中留下一道美丽的影子，也是难能可贵的

花中越的哭声嘎然而止，道：“你说谁？”

南极仙翁苦笑反问道：“你哭什么？你现在虽是终南派副掌门，但你的身分极尊，哭哭啼啼传开江湖，不怕人笑么？”

花中越惨然地咧开嘴唇，似笑非笑地闪动了一下，道：“你不会了解我的心情！”

“我太了解你了，是不是她欺骗了你的感情？”

花中越喃喃道：“是的，她欺骗了我，那红衣美妇就是她呀。”

“你深爱那红衣美妇？”

“岂只爱，我把生命所有的全部给了她。”

南极仙翁脑中念头一动，道：“你认为那红衣美妇就是血影子？”

花中越心头一震，脱口道：“老前辈认为不是？”

“我并没有说不是，不过，红衣美妇我也见过，她是不是血影子，我可不敢肯定答复你，然而，不管那红衣美妇是不是血影子，那终究是一个可怕的畸梦，如今你也该醒了。”

从南极仙翁的话里，花中越可以听得出来，话中含意极深，似是而非，但结论，似又透露红衣美妇就是血影子。

他喃喃道：“是的，这是一场可怕的畸梦，可是，我在梦中得到了什么？失去了又是什么？……”

南极仙翁苦笑道：“大掌门人得到的是一个女人的影子，失去的，是付出的感情，除此之外，你一无所失，你还是你。”

“不，我失去太多了。”

南极仙翁道：“梦醒曲终，虽然她在你生命中留下一道不可磨灭的痕迹，也许时间会帮助你忘了这件事。”

“不，我永远忘不了，忘不了她的倩影与莺语，更忘不了她给我的欺骗。”

南极仙翁道：“那么，我们就走吧，凶景伤情，风火谷对于你现在是不大合适。”

花中越摇摇头道：“不，我要永远住在风火谷，再不履身江湖。”

“为什么？你想在这里缅怀那梦中的影子？”

“也许是的。”

“你能再得到什么。”

“我并不需要再得到。”

南极仙翁正色道：“副掌门人，你错了，你应该知道，江湖正义的担子，已经落在你的肩上，你应该负起这不平凡的使命。由于爱情的痛苦而堕落，这是多么不值得？”

“可是，我宁愿这样，因为我既然失去了一切，就不愿意再寻找别的，我只有爱她。”

十八

南极仙翁沉声道：“掌门人，不是我说你一句，你出现江湖，只有短短的时间，但你却搞得满身情债而无法清理，抛开红衣美妇不谈，妖女奴、朱莲、徐翠、范玉华、红线女、黄梅娟，再加上那个青衣奇丑的女人，哪个不爱你？可是现在你得到了什么？”

南极仙翁语音一顿又道：“我分析这几个少女给你听，你知道她们爱你是够真诚了。先说红线女，你以为她爱你么？”

“掌门人，你错了，这里面只有红线女爱你最坚，她曾经为你的丑而侮辱你，可是那是出于爱呀！”

“她生命中，只爱一个人，那是花中越，那是你本来的面目，除了这个人之外，她没有爱过第二个男人。”

“她有义务为她所爱的人忠实，她不能玷污她生命中这个美的影子，于是，她对你不屑一顾，骂你，因为她只爱花中越。那是她真正所爱的，何况，她并不知道那个丑男人就是你。

“再说黄梅娟，她爱你的丑面孔？对这一点，你自己也不敢相信。那么，黄梅娟又为什么爱你？原因是，当你第一次上终南山之际，她便爱上了你，可是她发觉有她些少女跟她同样爱你时，她失望了。

“她明白漂亮的情人难找，纵然找到，也已经心上有人，于是，她要选择一個丑的丈夫。

“那么，她的出发点何在？因为她知道从你俊美的身上，无法得到她所需要的，倒不如爱一个丑人！

“这能说黄梅娟不爱你么？”

“徐氏姊妹为你而堕落，徐萍为了救你一命，不惜把少女的贞操当作交换条件，其用心之苦，唯天可知了。

“那么，你花中越给了她什么？让她永远失望下去的？”

“妖女奴是一个心地狭窄的少女，她没有少女美德，她只知道占有你，甚至不择手段破坏别人！她爱你是无可否认的，只是她的爱并不是纯洁的，那出自少女的嫉妒，你能说不好？

“当然，她令人无法谅解的是，她破坏了别人，使别人为恨而堕落，她害徐氏妹妹，便是一个例子。

“妖女奴是一个没有良心的女孩子，留她不得。但她爱你，是千真万确的。”

花中越急叫道：“老前辈，你不要说了。”

他痛苦地把双手蒙住脸孔。

南极仙翁苦笑道：“我也不愿意挑起你的伤心往事，可是，这只是分析给你知道，让你了解她们。”

花中越痛苦得浑身发抖，叫道：“我应该怎么办呀！”

南极仙翁道：“爱她们，安慰她们。”

“可是，我的感情已经枯竭。”

南极仙翁叹了口气，道：“我已经说过，时间会冲淡你对红衣美妇的记忆。再说，你并不是一个感情专一的男人，因为你的感情太过丰富，而使你见一个爱一个！”

“见一个爱一个？”

“我的看法是如此，但你的本意并不是喜新厌旧，只是用情不专，每每无法控制情绪。虽然现在你说不能忘记红衣美妇，可是，你能担保你见了其他少女之后，能控制情感？”

这句话问得花中越哑口无言，他的确不敢担保自己再见到其他少女之后，他的感情不再爆发。

他茫然地注视着南极仙翁，微微一叹，道：“我既然无法全部爱他们，又何必增加她们的痛苦？”

南极仙翁道：“那么，你还是不愿出风火谷？”

“是的。”

这一来，真叫南极仙翁没有办法，当下念头一转，说道：“你还恨红衣美妇。”

“正是。”

“你想不想报仇？”

花中越心头一震，脱口道：“杀红衣美妇？”

“不错。”

孔中越脸色微微一变，道：“是的，我要杀她，但是，她是不是血影子？”

“有可能。”

“老前辈愿意帮助我杀她吗？”

“如果你肯出风火谷，我便帮你。”

失恋的痛苦，以及被骗之后所交织的情绪，像潮水一样地在花中越的心扉里翻涌，当下咬了一下咬钢牙，道：“我答应出风火谷。”

话落，也不待南极仙翁答话，当先向风火谷之外飞身奔去。

南极仙翁像有所感地向风火谷中的景物扫视了一眼，迅疾转身向花中越背后追去。

一个伤心的人离开了风火谷，但风火谷内，却多了两个伤心的少女。

红衣美妇是不是血影子？这个问题在花中越的脑海中依旧是个谜，他无法解开。不过，这个红衣美妇极有可能是血影子。

花中越经过这次打击之后，的确有点心灰意冷，如非南极仙翁来找他，他可能再也不出风火谷。

因为他在风火谷中，失落了一件比他生命还要重要的东西：情。这他已永远找不回来了。

他一无所有，只想在风火谷中结束自己。也缅怀已经过去的那片刻的绮丽往事。

南极仙翁与花中越出了风火谷，天色已黑，当下南极仙翁开口问道：“掌门人，终南派的事你已经不管了？”

花中越点了点头，道：“是的，我已经不管终南派的事，黄梅娟已正式接任终南派第八代掌门。”

南极仙翁道：“你不会觉得对不起杨瑞彬在九泉之下么？”

花中越苦笑地摇了摇头，道：“不会的，我虽然脱去掌门之职，不过终南派有事，我还是要管的。”

南极仙翁沉思半晌，道：“你知道我为什么来找你？”

花中越摇了摇头。

南极仙翁说道：“你进入风火谷，我事先已经知道，我不愿你为了爱情而沉醉在美色里，所以我来了。”他语锋略为一顿，又道：“你也许还没有

估计到你到风火谷的目的是多么重大，那只奇碗，关系武林大浩劫，独眼老怪的火僵尸已经出现江湖，火僵尸的威力确无人可敌，现在已下柬武当派，限在十天之内，向天生会投降，否则，武当势必毁在火僵尸之下。”

“武当派会毁在天生会之手？”

“正是。”

稍停，南极仙翁问道：“你知不知道，你父亲已不在天生会之内？”

花中越点了点头，问道：“老前辈认识赛嫦娥这个女人吗？”

“赛嫦娥？”

“正是。”

南极仙翁沉思一下，道：“听说过，她是翠花仙子的姊姊。”

“是的，她正是我母亲的妹妹。”

“听说，这里面还有一个很动人而又曲折的故事，血龙子与八指仙姑可能知道。”

他眼光一扫花中越，又道：“你父亲被黜下台，离开天生会，你找到父亲，便可以知道是什么人在控制天生会。”

花中越点了点头，从怀中取出那两半奇碗，交给南极仙翁道：“老前辈，这东西我交给您。”

南极仙翁乍见奇碗，道：“血影子会把此碗交给你，的确不是简单的事，因为此碗所铸武功，她必无法练就。”

“不错，红衣美妇说她并没有办法参悟。”

南极仙翁道：“那么，我就将此物带走，不管能不能悟出这碗上功夫，三天之内，我一定找你。现在你去救血龙子。”

话落，伸手入怀，掏出一把钥匙，交给花中越道：“这才是真正钥匙，拿去吧。”

花中越怔了一怔，脱口道：“老前辈，您不是已经给了我一把钥匙？”

“不错，那是假的，这是故布疑阵，以防真钥匙失落，这与你握碎石头，丢下假钥匙是同样道理，知道吗！”

花中越佩服南极仙翁的心思之密，当下问道：“为什么血魂怪婆、独眼老怪、血影子这三个人同时到了白骨岩？”

“因为血魂怪婆恐怕她的事情被揭穿呀！”

他笑了笑，又道：“去吧，救了血龙子之后，你还要到北海玄冰散去救霹雳子，我也要走了。”

话落，纵身一跃，消失不见。

花中越望着南极仙翁远去的背影，突然叫道：“老前辈！”身影弹出，猛身向南极仙翁背后追去。

南极仙翁似已经知道花中越叫他为什么，当下朗声道：“花中越，你放心好了，我一定会帮你报仇的。”

花中越怔了一怔，停下了脚步，自言自语道：“红衣美妇……她欺骗我毕生所有的一切……不报此仇，恨岂能消？”

他笑了，笑得有点凄惋、阴森，然后，依依不舍地走了开去。

风云乍起，血腥骤现，江湖上火僵尸出现之后，确实大有谈虎色变之势！

火僵尸的出现，震惊了整个江湖，三天之内，华山、邛峡两派，均在火僵尸的威迫下，俯首称臣，投靠在天生会下。

接着，点苍、峨嵋也先后加盟天生会，于是一场武林浩劫，无形中已室压整个江湖。

如以情势而论，在短短的数月之内，江湖各派必将要被天生会统治而独霸江湖。

凡正派人物，无不惶惶自危。如今，天生会竟下令武当派在十天这内向其投降，否则，必为火僵尸所毁。

这件事大大震惊了江湖，不但武当派束手无策，即是其他两大门派少林、昆仑，也不大为震惊。

天生会既然向武当派下柬，难免找到自己头上。于是，在短短的数日之间，江湖上罩起了一片愁云惨雾。

花中越来到白骨岩之际，发现白骨岩下两条人影飞泻而出。这两条人影来得奇侠，眨眼之间，已到三丈之外。花中越微一顿脚，举目望去，脸色猝然一变，来人赫然又是独眼老怪与血魂怪婆。

花中越计算时日，与血龙子的约期明天将至，这两个加盟在天生会的高手，竟然还没有离开白骨岩。

顾盼间，血魂怪婆与独眼老怪双双站立在花中越面前，血魂怪婆冷眼一扫花中越，脸上神情微微一变。她不会知道，当初那个丑少年就是花中越。

独眼老怪一个箭步欺身花中越起身前，冷冷道：“阁下就是花中越了？”

“不错，在正正是花中越。”

花中越在答话声中，已功运双掌，眼光直盯在独眼老怪背上所背的一只大皮包之上！心里暗忖：“这包皮之内，想必装的火僵尸了！”

果然不错，独眼老怪背上所背的皮包之内，正是火僵尸。

空气一时之间充满了杀机。花中越衡量了一下眼前形势，额角已微微冒汗。

独眼老怪单眼暴出一道凶光，逼视在花中越的脸上，道：“那么，你是天生会前会长花沧溟之子？”

“不是。”

“不是？”独眼老怪冷冷道：“花沧溟不是你父亲？”

“他没有资格做我父亲，所以我向来不认他是我父亲。”

独眼老怪道：“果然是一个狂傲之人，花沧溟对你口服心服，想来果然名不虚传！”

花中越闻言之下，已知不妙，这独眼老怪话中，充满了杀机，当下泰然一笑，道：“多谢夸奖，愧不敢当。如果没有事，在下要告辞了。”话落，向白骨岩而去。

花中越脚步方出，独眼老怪一跨步，挡住去路，冷然道：“阁下是不是为救血龙子而来？”

花中越心头一震，脱口道：“是又怎么样？不是又怎么样？”

“十几天前到白骨岩的那位，是不是阁下？”

“这个恕难奉告！”

独眼老怪阴恻恻一笑，道：“掌门人跟我今日无怨，往日无仇，我也不难为阁下，不过血魂婆子可要找你呢。”

“找我？”

血魂怪婆欺步上前，冷冷道：“不错，我正要找你。”

“为什么？”

“假如你想救出血龙子，我便不与你干休。”

“是不是你怕血龙子找你算当年那笔帐？”

这一句话说得血魂怪婆脸色大变。她当下强按心中惊恐情绪，道：“掌门人，请你客气一点，你引诱我两个逆徒叛离我，此仇还没有找你结呢。”

花中越冷冷大笑道：“你血魂怪婆有什么资格当徐氏姊妹的师父，是你们杀父母仇人啊！”

血魂怪婆这一气非同小可，当下大吼道：“住嘴，如果你再不分好歹，我真对你不客气了。”

花中越傲然一笑道：“你禁止我说，可是无法禁止别人不说呀，好了，如果没有事，二位还是让开吧。”

独眼老怪道：“你掌门人炸死天生会数十位高手，这笔帐又如何算法？”

花中越一听不好，对方必是为自己而来，反问道：“依你的意思怎么办？”

“血债血还。”

花中越狂然大笑道：“恐怕你办不到吧？”

花中越何尝不明白这是夸大之词，可是事到临头，他不能退却，而显示自己是个弱者。

独眼老怪怒道：“我倒要看看你掌门人有什么绝学！”一语甫落，身影猝然弹出，疾如闪电。花中越吃惊之下，一道雷霆万钧的掌势，已经涌至。

花中越大喝一声，在掌力涌到的刹那，纵身暴退，乘势反击一掌。

这当儿，血魂怪婆虎视眈眈地退开一侧。

独眼老怪一击未中，大吃一惊，一缓身势，晒然道：“不错不错，截止目前，能躲过我一掌之人，可以说绝无仅有。”

“不要说一掌，就是千掌百掌，我花中越也要接着。”

独眼老怪大吼一声，再度发动攻势，双掌平推而出。

花中越知道这魔头厉害，当下抢制先机，独眼老怪一语甫落之际，他已蓄势攻出。

两个人发动攻势，同在极快的一瞬，独眼老怪掌力一出，猛觉一阵奇劲攻心，心里大骇，慌忙暴退！

饶是如此，他也感到心头一阵奇热。花中越望着独眼老怪吃惊的神情，微微笑道：“独眼老怪，这一掌味道如何？”

受花中越这一讽刺，独眼老怪单眼射出一道杀机，怒喝一声，只见他一转身之下，左掌一抡，当胸击向花中越，右腕以绝快的手法，摸向背手的皮包开关。

一道火光，从他背后皮包开口之处冲天而起，紧接着吱的一声，一条人形的僵尸，冲出袋口！

火僵尸终于出现了。

花中越乍见火僵尸，吓得脸色大变，纵身而退，他想：我花中越完了！

独眼老怪放出火僵尸，的确大大出乎花中越意料之外。

火僵尸带着一团火焰，直入半空中。只听独眼老怪的口中发出丝丝的尖叫之声，那火僵尸突然在空中盘旋了一下，势如雷击电奔，向花中越当头击下。

这一击之势，不但快、猛，而且准确异常，电闪一瞬，已到花中越头上三丈。

花中越吓得脸无血色。这火僵尸尚在三丈之外，便有一股奇烫绝伦的热

气，袭向花中越！眼见花中越就要伤在这火僵尸之下，突然间花中越大喝一声，一扬左掌，“阴掌”挟以全身功力发出。

花中越这一掌击出之势，迅如闪电，阴飏卷出，猛向那火僵尸击去。

突然，那火僵尸吱的一声，在阴飏击到之际，又腾空飞起。这一着不但花中越为这一怔。即是独眼老怪，也吃了一惊。他们估不到这火僵尸在快击到花中越之际，又会突然腾空而起，竟没有下击。这到底是什么原因？

花中越怔了一阵，心里突然似有所悟，心忖：“莫非这火僵尸怕阴掌？”

花中越的想法确实一点不错，这火僵尸被花中越这记阴掌迫得又腾空飞起，而不敢下击。

那火僵尸似是发怒了，吱吱的叫声不绝于耳，一个盘旋，再度击下。

这一击之势，比原先更猛。花中越心胆一壮，呼地又一记阴掌，再度击出。

这火僵尸受过独眼老怪四五十年的训练，已通灵性，在花中越一记阴掌再度出击之际，又吱地一声猝然向横里飘出，再一抖身，向花中越背后击到。

这飘身避掌，腾身再击之势，的确快得令人无法看清，花中越猛觉全身一热，心血一荡。

在他神志模糊的刹那，突闻一声惊叫：“师父，你快收了火僵尸。”

这火僵尸的确有不可思议的威力，假如花中越能沉住气，不心慌发掌，他决不会被火僵尸所制，因为火僵尸怕的是阴冷之气！

其实，他并没有被火僵尸抓到，否则，花中越此刻不早已鲜血飞戮，全身被烧得焦烂。

因为在火僵尸击到花中越之刹那，一条娇小的人影，突然扑向花中越，厉声大叫：“师父，你快收了火僵尸！”

火僵尸眼光一扫那扑向花中越的人形，脸色大变，只听他口中嘶地一声怪叫，火僵尸猝然向独眼老怪背上的皮袋中落去。

花中越此刻被火僵尸的热力迫得昏死过去，如果不是这个扑向花中越的人，他早已死在火僵尸之手。

这条扑向花中越的身影，正是妖女奴。

她把花中越躺下的身躯持住了。独眼老怪望着妖女奴突然出现，也不由大为震惊！

只见妖女奴脸上罩起一片杀机，冷冷道：“师父，你不是答应我不伤他么？”

独眼老怪被问得哑口无言。他当初的确答应过妖女奴，她给他污血，而不伤在中越。

当下楞了半晌，说道：“此人对天生会威胁太大，如不除去，天生会恐怕要毁在他的手里。”

妖女奴道：“这个我可不管，您当初答应过，就应该实行诺言”。

独眼老怪被说得哑口无言。

血魄怪婆说道：“那么，你想救他？”

“不错。”

独眼老怪冷冷道：“此刻不准你救他。”

妖女奴道：“你老人家曾答应我不伤他，现在他既然被火僵尸所伤，我就应该救他。”

独眼老怪因为火僵尸之能训练完成，得力于妖女奴之助，不得不卖一点

帐，当下说道：“好吧，我就让你救他。现在我们要到天生会去了，你也要快回来！”话落，纵身跃去，消失不见。

独眼老怪与血魂怪婆一走，缓和了一下紧张情势。当下妖女奴的药一入口，人即已苏醒过来。

花中越乍觉芳香扑鼻忽然一声娇滴滴的声音，从他的耳边飘过：“花哥哥，你没有伤着吧？”

声音传来，使花中越心头大震。他一转眼，发觉躺在一个女人的怀中，不由大吃一惊，慌忙纵身而起。

他对于刹那所发生的事，一无所觉。当他看猜是妖女奴时，不由脱口说道：“妖女奴……你……”

妖女奴凄惋地一笑，道：“花哥哥，假如我慢来一步，你可能已经死在火僵尸之下。”

花中越突然明白过来，他忆起她原先的惊叫声。问道：“是你救我的？”

“不错呀！”

“你为什么知道我在这里？”

“我到过终南山，一个人告诉我的。”

花中越对于妖女奴的确恨至极点，当下闻言，冷冷道：“你是不是又大闹终南山？”

妖女奴闻言，粉腮微微一变，半晌说不出话来！

花中越一见情形，知道自己所料不差，妖女奴必定又大闹终南山，因为她恨黄梅娟。心忖至此，脸色微微一变，道：“你说呀。”

妖女奴道：“没有呀，我只是把黄梅娟打伤了。”

花中越大惊道：“什么？你把黄梅娟打伤了？”

妖女奴望着花中越愤怒之色，芳心微微一骇，也不回答花中越所问。花中越脸色突罩杀机，道：“妖女奴，你确实可恶到了极点，黄梅娟跟你何仇？”

“因为……因为……”

“因为什么？”花中越的脸色更阴森了，他冷冷笑了一下，道：“纵然我会丧命在火僵尸之手，也不愿你救我。”

妖女奴的芳心被花中越这句话刺伤了，两颗眼泪滚下了她的粉腮，幽幽道：“花哥哥，我爱你呀！”

“不要脸的女人，我稀罕你的爱？笑话，我对你真恨之入骨，徐萍、徐翠会有今日，是什么人造成？你为达到你的目的，不惜破坏别人，你还有这个脸来见我？”

妖女奴泣声道：“我嫉妒她们……”

“为什么？”

“我恐怕她们夺去你！”

“放屁！现在令你即刻滚出白骨岩，报答你救我一次之恩，下次再见，我花中越对你可就不客气了。”

话落，望也不望妖女奴一眼，举步向白骨岩之内走去。

妖女奴爱花中越，这当然是无可否认的事情，只是她爱得过份与专制，使人无法谅解！

当下见花中越一走，她叫了一声：“花哥哥！”泪滚双腮，纵身向花中越扑去。

花中越一转身，妖女奴的娇躯正好扑在花中越的怀里。花中越愕了一愕！

当下脸色一变，大喝一声：“你给我滚开！”一记巴掌，向妖女奴脸上打了过去。

妖女奴猛觉脸上一阵火辣，踉跄后退三个大步，蓦然间，苍林中传来一个喝彩声：“打得好！”

声音传来，花中越暗地一愣，循声望去，四周一个人影也没有！

这当儿，妖女奴哭泣道：“花哥哥，你不应该这样对待我呀！”

花中越狂笑道：“怎么？太便宜你了？告诉你，你妖女奴想得到我的爱，下一辈子吧。”

妖女奴粉脸一肃，道：“花中越，我几时害过你？致使你这样恨我？说呀。”

“你虽然没有害我，可是几个少女为你妖女奴而堕落，你对得起我？”

“可是那是爱……”

“你妖女奴知道什么叫做爱？你只知道满足自己的私欲，不择手段地破坏别人。我再说一遍，你给我滚出去，别惹我发火。”

妖女奴冷冷道：“否则，你要杀我？”

妖女奴狂笑道：“花中越，我妖女奴没有亏待过你，你几次性命都是我给你救回来，否则，你能活到今天？”

花中越怔了一半晌，道：“你救我是另外一回事，我心中感激你，可是你使我含冤莫辩，你又如何向我解释？你认为你救我，便能情仇相抵？”

妖女奴冷冷道：“那么，你花中越对我要怎么样？”

“一刀怕！”

妖女奴纵声狂笑，道：“很好，可是我妖女奴不会甘心的，你花中越从今以后，也不会有好日子过，咱们不妨等着瞧。”话落，纵身一跃，消失不见。

花中越怔怔地望着妖女奴远去的背影，冷冷自语道：“我就看你妖女奴能耍出什么花样。”

“阁下对女人确实心硬。”

声音传来，使花中越大吃一惊，转身望去，他背后不知什么时候，站立了一个人！

花中越眼光过去，吓得脸色大变，惊叫道：“你……你……”吃惊得连连退了三步。

对方淡淡笑道：“不错呀！掌门人，你不认识我了。”

花中越镇定了一下惊恐神情，道：“你！你是关明？”

对方笑道：“怎么？几天不见，我变了？”

花中越这一惊真是非同小可。关明被他打下断崖，何以没死，又在此出现，这怎不令他吃惊？当即镇定了一下情绪，道：“这倒出我意料之外。”

关明道：“是不是你掌门人认为我死了？”

花中越脸上一红，道：“那么关兄是为兄弟而来？”

“不错。”

“你要怎么样？找我算帐？”

关明纵声大笑，直笑得花中越全身鸡皮疙瘩遍起，茫然问道：“你笑什么？”

关明一敛笑声，道：“掌门人太过于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了。

关明的举止，使花中越大惑不解，好似他在这数十日之间，起了相当变

化，一改过去乖戾凶狠。

花中越当下怔了一怔，道：“关兄不妨把来意说明，以免令弟猜疑。”

关明微微一笑，道：“我只是来打听一个人。”

“谁？”

“朱莲。”

花中越脸色微微一变，道：“你找她干什么？”

关明凄婉一笑，茫然地注视了一下苍穹，才幽幽道：“过去的事不谈，弟自从被你打下断崖之后，决定重新做人，因为关明已把以前罪恶，带进死亡一次。”他望着花中越，苦笑了一下，道：“那断崖之下，结成似网的葛藤救了我一命。弟闭目沉思，觉得双手沾满血腥，上苍还不让我死，我应该悔过，重新做人。”

他幽然一叹，又道：“我要找朱莲，只是想再看看忆越一眼，如果朱莲不谅解我，我便遁入空门，从此伴依青灯古佛了。”

这突然的转变，使花中越震惊，他真估不到关明会有这一百八十度的转变。

关明望着花中越吃惊而又怀疑的神情，道：“怎么？花兄不相信我么？”

花中越急道：“不不，只是兄台的转变令人惊喜，关兄如真人悔改，重新做人，弟亦万分钦佩。”

关明惨然一笑，道：“过去的事我们不谈，因为过去的事，委实令人不堪回首，未悉花兄肯否将朱莲的住处告我？”

“如关兄真能向她悔过，破镜重圆，指日可待。”

关明淡淡一笑，道：“兄弟倒不苛求这个，关明是一个大恶不赦之人，别人不会谅解的。”言下深深一叹，不胜凄凉！

花中越道：“佛家曾云，‘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关兄能大彻大悟，令人佩服。”语锋略为一顿，道：“不过，朱莲是一个心灵受创极重之人，关兄见到她之后，也应该好好安慰她了。”言下不胜黯然。

关明淡淡一笑，道：“我会的，我确实太对不起她，纵然我死，也不能赎回她对我的谅解。”

花中越对于关明能悔悟以往错处，重新做人，不但高兴，而且佩服异常，当下含笑道：“等我见了血龙子之后，我再带你去找她好吗？”

“弟正想跟花兄一起去，既然如此，那最好不过，大恩不敢言谢，只有永铭心中了。”

花中越道：“关兄打算重在江湖轰轰烈烈干一番？”

“关明已遗臭万年，何颜再闯荡江湖？只要再见朱莲一面之后，我便要隐居深山，永不履身江湖了。”

花中越脑中含头一动，问道：“关兄再去过天生会没有？”

“没有。”

“关兄知道天生会近来想称霸江湖，并吞江湖小派情形吗？”

“知道。”

“你既悔过重新做人，就应该好好地干一下，挽回你关明的英名，让别人谅解你。假如关兄愿意，我想求你一件事。”

“难道你不怪我关明以前对你不是？”

“不会的，朱莲需要你。如果你不误会我与朱莲之间有不寻常的关系，兄弟便满足了。”

关明感激泪下，道：“花兄真是超人，普天之下除你之外，恐怕没有别人肯谅解我。关明此生如何报以大义！”说到这里，已泣不成声了。

花中越拍着关明的肩膀，道：“关兄难过什么？从今以后，让我们携手合作，共同担负起武林正义的重大担子，你意如何？”

关明道：“如花兄有事，尽管吩咐，赴汤蹈火，万死不辞，以报花兄厚爱之情。”

关明语声甫落，他们的背后，突然传来一个声音道：“小娃儿，能大彻大悟，重新做人，的确难能可贵，看来侠义中人有幸了。”

花中越举目望去，南极仙翁不知何时站立背后。花中越心里一喜，道：“老前辈，想不到您又来到这里，有什么事吗？”

南极仙翁道：“你交给我那只奇碗武功与‘寒音’，我依旧看不出一点头绪。血影子本身无法看谅非是诈，看来火僵尸要纵横天下了。”言下深深一叹。

花中越大惊道：“当真没有一个人能参悟出那碗上的武功？”

南极仙翁摇了摇头，道：“没有，除了一个人……”

“谁？”

“无字天书。”

花中越心头一震，脱口道：“无字天书？”

十九

南极仙翁点了点头，道：“不错，只要能找到无字天书，或可能悟出，只是此人行踪不明，怕不容易找到。”

花中越回忆似在什么地方听过无字天书这个人，终于，他记起来了，那是在风火谷内。

花中越误入石阵，碰到了“无字天书”，此人告诉他，他在石阵之中住了五年，吃的是生人之肉。

他望着南极仙翁，怀疑地问道：“此人当真能悟出？”

南极仙翁道：“此人盖代奇才，不论任何难题，都能过目了然，以致博得无字天书之誉，除了此人，普天之下恐永远无人可参悟这碗上神功。但此人失踪多年，行踪何处，就不容易找了。”

花中越喜道：“我知道他在哪里。”

南极仙翁心头一震，脱口问道：“你说什么？”

花中越微微一笑，道：“我说我知道他住在哪里？”

“这话当真？”

“不错，我见过此人。”

“在什么地方？”

“风火谷。”

南极仙翁一愣，道：“他会在风火谷这内？与血影子为伍？”

花中越摇了摇头，道：“他并不是与血影子为伍，而是被血影子困在一个石林阵中，无法出来。”

南极仙翁惊道：“他会被困在石林阵中，无法出来？”

“正是。”

“你恐怕弄错了吧，无字天书盖代英杰，不要说区区石阵，即是天下最厉害的迷魂阵，也困他不住。”

花中越道：“这个我可不敢担保，不过，他告诉我他就是无字天书，说那石阵是上古失传的阵法，由‘惧魂’、‘拘魄’两阵蜕化而成，威力奇大，他无法出来。”

“你说的是‘惧魂’，‘拘魄’”

“正是。”

南极仙翁打了一个冷战，饶是他为一代奇人，也无法知道这是什么阵势，当下又道：“他真的没有办法出来？”

“是的，他破不了阵。他说他在阵中已经住了五年。”

南极仙翁微一思索，道：“我们必须救出此人，替我们悟出这奇碗之上的神功。可是，那石阵连他本人既无法破……这……这就难了。”

花中越道：“血影子的石阵确实厉害无比。我曾进过石阵，若非红衣美妇，我可能还被困在其中。这样说来，可能没有人可以破了。”

南极仙翁眉头深锁，神情沉重，关明与花中越的目光，不约而同地注视在他脸上。

突然间，只见他眉毛一扬，脸泛喜色，道：“有了……”这一句“有了”，使花中越与关明神情同时一震，可是，南极仙翁在一句“有了”出口之后，脸色又沉了下来。

花中越急急问道：“前辈，有了什么？”

“我想起了一个人，可是他也已不在江湖上了。”

“什么人？”

南极仙翁道：“此人亦称绝世奇人，尤其对于阵法，冠绝古今，如能找到此人，何愁此阵不破。”

“他是谁呀？”

“此人人称‘神机子’。”

关明与花中越不约而同地应道：“神机子？”

这两人语音各自不同，花中越是随口而应，而关明的口气，却带着惊奇。

南极仙翁点了点头，道：“不错，此人叫神机子，至于其行踪何处，我就知道了。”

关明接口道：“我知道他在哪里。”

关明此语一出，使花中越与南松仙翁精神为之一振，南极仙翁疑惑地问道：“你知道此人何处？”

“正是。”

“在终南山断崖之下的一个岩洞之内。”

南极仙翁白眉一扬，脸呈喜色，道：“这就好了，想不到你这娃儿改邪归正之后，第一次做了一件大事，令人佩服。”

关明脸上一红，道：“我只是把知道的事说了出来罢了，这怎能算是大事。”

“假如以前，你肯告诉我他的住处么？”南极仙翁这一问，说得关明脸一红，半晌说不出话业。

当下，南极仙翁一敛笑容，道：“好了，现在我们必须救出血龙子，然后一齐去找神机子，再到风火谷，救出无字天书。事不宜迟，我们先进白骨岩吧，说不定一场血雨腥风，就要掀起来呢。”

话落，三个人先后进入白骨岩，眨眼间已来到血龙子被困之处。

当下，南极仙翁示意花中越去洞口。花中越微微一点头，举步向洞口走去。

他走了几步，似有所悟，一转身，向十九天之前小便之处走去。

他用脚轻轻拨开黄土，那把钥匙果然被小便淹在土中。

他拾了起来，与南极仙翁后来交给他的发地把钥匙一比，一模一样，只是锯齿稍有不同，如非仔细观察，根本看不出来。

花中越把假钥匙纳入怀中，走向洞口，那小洞口之内，传来血龙子的声音道：“掌门人，你又来了？”

花中越答道：“不错，老前辈，我来救你了。”

血龙子把头从小洞口伸了出来，道：“你们来了几个人？三个？”

“不错，南极仙翁也来了。”

血龙子一听南极仙翁四个字，脸色为之一变，道：“他在哪里？”

花中越知道，血龙子发怒了。当下微微一笑，掏出钥匙，打开了石门。血龙子一纵身，奔出了洞口。

一个被困了几十年的人，一旦恢复自由，他怎不惊喜欲狂，蓦听他纵身大笑，笑声直冲云霄，引得百谷回鸣！

一条人影迅快地飘落在血龙子身侧，叫道：“血龙子，你笑什么？”

血龙子一敛笑容，举目一望，是南极仙翁，脸色微微一变，杀机突起，喝道：“南极仙翁，血龙子被你困了三十年，此仇不共戴天，不将我碎尸万

段，誓不为人。”

一语甫落，呼地一掌，当胸向南极仙翁劈去。

血龙子这猝然出手之后势，确实快逾闪电，一道排山倒海的匝地狂飙，已罩身击到。

这一掌的威力，不但令花中越骇了一跳，即是南极仙翁也暗吃一惊。

南极仙翁吃惊之下，使出生平绝招“仙子腾云”，在极为曼妙的刹那，堪堪避过血龙子一招抢攻。饶是如此，他也吓出一身冷汗。

就在南极仙翁闪身之际，忽闻血龙子大喝道：“王老头子，再接我一掌试试。”

南极仙翁身子还没有站稳，血龙子配合得天衣无缝的第二道掌势，又挟以雷霆万钧之势攻到。

这两掌可以说在同一时间之内，同时攻出南极仙翁这一惊真是非同小可，想不到血龙子在洞中几十年，武功竟远驾自己之上。

当下闪身已自不及，卖一个险招，身子飘然而起。南极仙翁闪避之势，可以说快之又快。但血龙子比他更快，几乎南极仙翁身子还未纵起，又喝道：“再接我第三招。”

这快逾闪电的攻击，确实令南极仙翁没有招架这力，眼看血龙子掌力已经攻到。

南极仙翁大喝一声，一咬钢牙，存心拼命，一扬左掌，全力迫了一掌！

如果换了别人，南极仙翁当不会被迫得毫无还手之力，而来硬接硬挡。

这在南极仙翁来说，不能不说是一件丢人的事，试想，以南极仙翁在江湖上的声誉，竟会在一出手之下，被血龙子弄得魂弹不得，这怎不令他难堪。

但也由此证明，血龙子在洞内二十几年，武功进展是多么神速！

当下南极仙翁硬接一掌，只听砰地一声巨响，震耳欲聋，尘沙飞扬之中，一条人影飞泻而出，至一丈这外，一个踉跄，几乎栽倒于地。

这条人影，正是南极仙翁。

血龙子被南极仙翁这一掌反击之力，也震得退后五六个大步，方才拿桩站稳。

这动作时间，只不过短短一瞬之间，如非眼力过人，几乎无法看清两人动手的招式。

南极仙翁怔怔地望着血龙子，茫然不知所措。

血龙子冷冷一笑道：“王吟山能名满江湖，称为一代奇人，果然名不虚传。”

南极仙翁苦笑道：“想不到你血龙子被我计诱困在洞中，二十几年之后，有此武功，难道你不应该谢我？”言下微微一笑，毫无发怒之态，这涵养确实超于常人。

血龙子叹道：“想不到我二十几年苦练，尚无法胜你三招，从此之后，这一笔帐就一笔勾消。”

南极仙翁怔了一怔，道：“怎么，你不再打架了？”

血龙子摇了摇头，道：“我已经发过誓，如果在三招之内无法胜你，就不再麻烦你。”

“当初你认为三招能胜我？”

“不错，我二十年只练就这三招，除你之外，大概没有人可以接得起我三招。”

南极仙翁苦笑道：“你刚才只要再补一掌，我不死也要重伤。”

“可是，我已经发誓只出三招，否则，也不会这么便宜你。”

南极仙翁哈哈大笑，道：“好么，我们讲和了？”

血龙子冷哼了一声。花中越移步到他的身侧，说道：“老前辈，您也不必生气了，这位王前辈是一起跟我来救你的呀，他对你并没有存陷害之心。”

血龙子冷哼道：“王老子困了我二十几年，此仇不报，吾恨岂能消？”

南极仙翁走到血龙子身前，微微笑道：“血龙子，老夫当初用计把你困在这石洞之中，曾对你说过，只要你能悔悟改过，我便放你。同时，我知道你要练就一套绝世神功，藉此把你关在里面，使你安心勤练，不为‘情’字所困。”

血龙子冷冷道：“这样说来，你王老头子是好人了？”

南极仙翁微微一笑，道：“这个我可不敢说，不过，你有今日之成就，是否应该感激我？”

血龙子冷笑道：“感谢个屁，我恨不得再叫你接我三掌。”

南极仙翁一敛取笑之态，正色说道：“血龙子，你之被困，是因你当初杀人无数，做出伤害天理之事。今日既然脱困，恢复了自由，你是好好为武林正义于一下呢？还是像当初一样，我行我素。”

血龙子正待答话，花中越已先发制人，接道：“王老前辈，他不会像过去呀，因为他要找血魂怪婆呀。”

这血魂怪婆四个字一出口，使血龙子脸色一变，道：“她现在在什么地方？”

南极仙翁微微一笑道：“恐怕你现在不容易找到她呢。”

“为什么？”

“她已经投靠在天生会旗下，并且有独眼老怪以及血影子保护她，所以你要找她算帐，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血龙子闻言，心里暗吃一惊，当下问道：“她与独眼老怪、血影子在一起？”

“不错。”于是，南极仙翁把最近江湖发生的事，告诉了血龙子一遍。

这一番经过，听得血龙子吃惊不已，尤其听到火僵尸一节，使他打了两个冷战。

他讷讷惊问道：“火僵尸出现了？”

南极仙翁道：“所以，一场血雨腥风即将掀起，这火僵尸威力，无人可以控制，你血龙子今日重现江湖，少不了要负担一点责任。”

血龙子道：“既然如此，我血龙子只好先交你这个狗朋友。不过，这是不得已的。”

他语锋微微一转，又道：“难道说血影子也参与了这场武林是非？”

“这个我可不敢断定，不过极有可能就是了。”

“那么，我们第一个步骤应该如何？”

“找无字天书。”

“无字天书？”

“不错，只有找到此人，方能悟出二百年前那位神丐遗留下来的奇碗所雕武功。”

血龙子沉思半晌，道：“此人现在何处？”

“风火谷内。”

“风火谷内？他同血影子在一起？”

“不，他被血影子用石阵困住了，现在必须先找神机子。”

“神机子，难道这个老杂毛还没有死？”

“没有死，听说你血龙子与他交往不浅，你当初还救过他一命是吗？”

“不错！不错！他人在何处？只要我去，他还敢躲着不出来？”言下得意一笑，又恢复了二十年前傲爽之气。

南极仙翁微微一笑，道：“那么，就全仗你血龙子之大力了。现在你们可以即刻去找此人，由关明领路，我去魔人谷找九指仙姑。”

花中越心头一震，脱口道：“找九指仙姑？”

“不错。”

花中越突然忆起了阴阳羽士告诉他的身世之谜，当下向血龙子问道：“老前辈，我想请教您一件事，你知道我父亲花沧溟、母亲翠花仙子以及赛嫦娥三人之间的事吗？”

这句话问得血龙子怔了一怔，道：“花沧溟是你父亲？”

“正是。”

“翠花仙子是你母亲？”

“可能是吧？我不太清楚。”

血龙子沉思半晌，道：“你不突然问起这件事，几乎令我忘了。你父亲不是跟着消魂女钱雯雯私奔，而把翠花仙子遗弃？”

“正是。”

血龙子沉吟一会，道：“这事我听九指仙姑概略谈起过，但经过情形如何，我也不太清楚。其实，你并不是翠花仙子所生！”

花中越闻言，全身感到一阵冰冷，他竟不是翠花仙子所生，难道他是赛嫦娥所生？想到这里，他不由开口问道：“那么，我是赛嫦娥所生？”

“也不是。”

花中越闻言，心里更是一震，惊道：“那是什么人生的？”

“这只有花沧溟本人知道，因为除了赛嫦娥、翠花仙子外，这里面还牵涉到了一个神秘的女人。”

“神秘的女人？”

“是的，一个神秘的红衣美妇！”

花中越闻言，脑海如遭锤击，他下意识脱口接道：“红衣美妇？”

“是的！红衣美妇。不过，她现在可能老了，那已经是二十几年前的事。但真正情形如何，我可不太清楚，只有问九指仙姑了。”

花中越的脑中茫茫地，因为他突然听到了“红衣美妇”这四个字。但他的身世是怎么样呢？依旧是个谜。

他既不是翠花仙子所生，也不是赛嫦娥之子，那么，他的身世又如何呢？

当下又问道：“老前辈当真一无所知？”

血龙子摇了摇头，道：“知道了，不过，你父亲花沧溟知道的。”

花中越轻轻地哦了一声。他知道，再问下去，也问不出一个所以然来，当下望着南极仙翁道：“老前辈，您要去找九指仙姑？”

“不错。”

“您不是答应帮我杀红衣美妇？”

南极仙翁哦了一声，好像突然记起这件事一样，当下微微一笑，道：“听

阴阳羽士说，你吃了五颗千年灵芝？”

“正是。”

“据阴阳羽士所说，由这五颗千年灵芝凝成的功力，聚集在天地之桥之间，如能打通，功力便在一百年以上！”

“是的。”

“那么，我想打通你这凝结在天地之桥的功力，使它灌入七星静派之内，发生作用。只是以我个人之力，恐怕办不到，虽然我的功力在百年之上，但也办不到。”

“那怎么带我？”

“这就要麻烦血龙子帮我一臂之力。”

血龙子道：“怎么帮法？”

“你以本身真元灌入我的体内，增加我的功力，你我功力会合起来，起码在两百年之上，总可以抵制花中越的功力。”

花中越道：“如我这五颗千年灵芝凝成的功力打通，我一定可以把红衣美妇……”

“不要说红衣美妇，就是普天高手，也承受不起你一掌。”

花中越感激地说道：“如老前辈能带我雪此大辱，我不知如何感激您呢。”

花中越含笑道：“谢什么。不过，你可不能用于非途，而辜负我与血龙子对你的期望。”

花中越恭声道：“晚辈恭听教言。”

南极仙翁也不再多说，命花中越盘膝坐下，他把全身功力运至掌间，再合血龙子的内力，灌入他的体内。

花中越吞服五颗千年灵芝，这五颗千年灵芝在他的体内，凝成一股一百五十年的内力，停留在天地之间，这股力能打破，经通“天地之桥”，冲破“生死玄关”，发生作用，花中越的武功，普天下无人可敌矣。

南极仙翁的百年功力尚不敢冒然行事，揉合血龙子的真元内力，放敢下手，由此可知道，花中越这股力是如何之巨。

南极仙翁揉合血龙子的功力，右手按在花中越的天灵盖上，左手按在他的“气海穴”上……

一股巨大无比的热流，像利箭一样，上下攻心，花中越觉全身一热，理智开始模糊不清……

不知经过多久，花中越才从悠然中惊醒过来，他挪动了一下躺在床上的身体，睁望了一下眼前情形，怔住了。

只见南极仙翁与血龙子盘膝而坐，运气调息。

花中越缓缓站了起来，他感激得热泪涓涓而落。

南极仙翁调息一阵之后，已把精神恢复过来，睁眼一望花中越，淡淡一笑，道：“花中越，你伤心什么，你有现在之成就，应该高兴才对呀。”

“老前辈，我不知道应该如何感激您才对。”

“只要你不忘记我打通你内力的目的就好了，感激什么？”话落，挺身立起。这当儿，血龙子也调息完毕。当下，南极仙翁说道：“现在我也要走了，七天之后，我们在风火谷再会了。”话犹未了，挺身跃去，消失在白骨岩之外。

当下血龙子与花中越、关明一行三人，直奔终南山。是日，关明已领着两人，来到他被打落的断崖之下。

这断崖削陡如笔，光滑照人，三面苍林茂盛，风景宜人，直似世外桃源。离地上三丈的岩壁上，葛藤结成似网，想关明必是落在葛藤上，而致一命不死。

三个人来到岩下，石岩的左侧，果然有一个山洞，山洞之外三丈处，一株老松上的石桌上，摆着一副棋。

一行三人进入这里之际，便听洞内传来一个苍老声音道：“想不到今日碧华岩来了三位稀客，恕神机子怠慢迎接之罪了。”

说话声中，洞中徐徐踱出一个面貌清奇，仙有仙风道骨的道士来。

关明当先一礼，道：“老前辈，请恕晚辈带人打扰……”

血龙子一个箭步窜了上去，开腔嚷道：“好呀，你这个老妖道，居然藏到这个地方来了，好一个神机子妙算，我被困了二十几年，你竟不来救我，看我不折断你这几根排骨才怪呢。”

神机子微微一笑，道：“你罪有应得，怎么能怪我？你说是不是？”

血龙子笑道：“好啦好啦！谁不知道你神机子智冠天下，你是否知道我们今天来意？”

神机子一敛笑容，道：“知道了，不过，这件事倒很为难，七天之后，风火谷中将要丧失数位人命……”

“谁会死？”

“天机不可泄漏！”

“那么你准备去了？”

“无字天书当年跟我颇为莫逆，去当然要去，不过，血影子已经知道我们要到风火谷去的事。”

“她怎么会知道？”

神机子微微一笑，道：“血影子被誉为武林三子之首，难道她会那么笨，是以，风火谷中的一场血战，是免不了的。”

神机子望了花中越与关明一眼，说道：“二位要赶快到终南山，因终南派掌门人伤势颇重。再说，朱莲也快离开终南山了。”

花中越暗吃一惊，道：“老前辈此语当真？”

神机子微微一笑，道：“贫道闯荡江湖迄今，向来没有打过诳语。阁下可以到终南山去了。”话落，掏出一颗丹药递给花中越，道：“这一颗让黄梅娟服下，替她疗伤一阵之后，便可以复元。去吧，七日之内，你还须到北海救霹雳子。”花中越接过丹药，说道：“晚辈感谢老前辈恩赐灵药，晚辈代黄掌门人谢过，七日之内，晚辈一定设法救出霹雳子。”

神机子又道：“此去北海玄冰教，要见机行事，如应付得当，或可能有惊无险，否则，你难逃魔掌。”

花中越泛起了一股寒意，恭声应道：“晚辈恭听良言指示，就此告辞了。”话落，与关明纵身跃起，直奔终南山而去。

只几个时辰时间，终南山观院已经在望。

突然间，关明停下了脚步，他似觉得他在终南山上做了一件不可宽恕的事！

见景伤情，他确实没有勇气再踏上这个地方。

花中越回头一望关明，怔了一怔，道：“关兄怎么不走？”

关明苦笑了一下，喟然道：“我想到过去，我曾为终南山涂上了血腥……”

花中越接道：“过去的事我们不谈，走吧！”

关明犹豫了一下，跟着花中越上了终南山。两人各带着一份不同的心情。关明再世为人，回忆往事，难免感叹。

当下关明突然开口问道：“花兄，你想莲妹会原谅我？”

“会的。”

“只要能原谅，我便心满意足了。”言下不胜凄凉。

终南派出入管制殿主郭炎仙见终南山下两条人影飞奔而来，不由大为吃惊！

花中越来到观院之前，郭炎仙眼光一扫，吓得退了一步，道：“你……你是花中越？”

花中越淡淡一笑，道：“不错，我就是花中越。”

郭炎仙的眼光再度落在关明的脸上时，神情又猝然大变，惊骇得退了两步。

花中越知道郭炎仙误会了关明，当下笑道：“郭殿主，你不必吃惊，关兄既同阿弟而来，就不会有来意不善之举，郭兄大可放心。”

花中越这一说，郭炎仙才缓和了一下惊恐神情，道：“你不是已经死……”

花中越微微一笑，道：“我又复活了呀。烦请郭殿主禀告贵派掌门人，说花中越来访如何？”

郭炎仙蹙了一肚子的谜，他就不明白，花中越既然死了，为什么又居然在终南山上出现。

此人原来终南派掌门，如今来到，自己自不能不以礼相待。当下恭声说道：“那么二位请候片刻。我去，马上就来。”

花中越的出现，使终南派为之震惊，这连负伤卧于病榻的黄梅娟也吓了一跳。

花中越既已死在天生会之内，何以会突然出现？这一消息，使终南派为之骚动。

这里面最为吃惊的，要算刑司殿主吕朝阳了，花中越既为终南派掌门，如今到了终南山，倒有些难办了。

当下率领终南七雄，以及笑脸医侠，出了长义殿，直奔终南山下。

途中，笑脸医侠望着吕朝阳吃惊神情，开口道：“吕殿主，你吃惊什么？”

吕朝阳怔了一怔，道：“花中越既然死在天生会之内，现在突然在本派出现，此人原为本派第八代掌门，现黄梅娟业已接任……”

笑脸医侠微微一笑，道：“你认为花中越真的死在天生会？”

笑脸医侠此语一出，使吕朝阳与终南七雄几乎不约而同地把脚步停了下来，把眼光注视在笑脸医侠脸上。

吕朝阳愣了半晌，才开口道：“你老兄这话怎么说？”

“你们认为花中越死了？”

“不错，他的确死在天生会之内。”

笑脸医侠微微一笑，道：“你错了，花中越并没有死，本来这件事我不应该说，不过花中越既然再到终南山，我就说了。花中越并不在乎掌门荣誉，那个丑少年，就是花中越呀！”

“什么？”在场之人不约而同地应了一句，异口同声道：“那个丑少年就是花中越？”

“不错，那个丑少年就是花中越，只是当时我受他之托，未便道出，因为他变丑了，感到自卑，而不愿意接任掌门。”

吕朝阳及终南七雄恍然大悟。吕朝阳惊异道：“原来他就是花中越，怪不得有些可疑。”

笑脸医侠道：“花中越为人光明磊落，他既不愿接任掌门，也只好随他去了，不过他对终南派，可以说仁至义尽了。”

吕朝阳慨然道：“终南派如非花中越，怕不已被天生会所灭，此人在我们心目中的地位，远超过黄掌门人之上。”

说话间，一行八人，已来到管制殿。吕朝阳与终南七雄一花中越，不约而同慌忙跪下，朗声道：“弟子叩见掌门人……”

这举措弄得花中越手足无措，讷讷道：“这怎么可以……起来！起来。”

吕朝阳与终南七雄起身恭立一侧，俨若恭迎掌门人似的。笑脸医侠含笑说道：“掌门人，数月不见，近况好否？想不到你已恢复容貌，可喜可贺。”

花中越道：“黄梅娟才是终南派掌门，一派之中没有二主，各位以后还是以花中越叫我吧。”

吕朝阳道：“现在黄梅娟已接任掌门，这件事不必提了。”

“如非阁下，终南一派，已毁在天生会之手多时矣！”

“我既受先师杨瑞彬之托，区区之事，何足挂齿，花中越无法接行掌门，先师当会谅我苦衷。以后终南派之事，花中越当不会置身事外。”他停了一停，又道：“听说掌门人被妖女奴打伤了。”

“正是。”

“那么你们领我去看看黄掌门人。”

吕朝阳点了点头。这当儿，在场之人突然发觉关明，脸上神情同时一变！

花中越忙道：“各位不必吃惊，关明兄曾一时误入歧途，被天生会利用，今日悔悟，重新为人，望各位以礼待之。”

于是，花中越又问明了朱莲在终南山的住处，与吕朝阳等人奔到了住宅区。

这住宅区在终南观院之后，其中所住，大部分为女流之辈，均为终南派下眷属。

一间小小的石屋，里面住着朱莲。

她自到终南之后，黄梅娟以礼相待，暂时也不便离去。其实，天涯茫茫，她想找一个栖身之所，也真不容易呢。

当下花中越看了一眼关明，说道：“关兄进去吧，好好安慰她，表示自己的错处，不要再伤她的心了。”

关明微微点了一点头，他的神情有些激动，激动得浑身发抖。

花中越转过身子，他应该再去看朱莲一次，可是他没有勇气，他只是默然地念着：“上苍啊！赐给他们这迟来的幸福吧。”

他来到了养身殿，踌躇不前，因为他现在已换回了本来面目，黄梅娟见到他，又会如何！黄梅娟曾经告诉他，如果他是花中越，她将永远离开他！花中越想到这里，打了一个冷战，他突然觉得自己不应该看她，以免刺伤她的心。他认为，黄梅娟爱的是丑的花中越，恐怕她现在见到自己之后，会发生不幸的事。

心忖间，掏出了神机子交给他的那颗药丸，递给吕朝阳，道：“吕殿主，请把这颗药丸给掌门人服下，请勿告诉她我来过……”

“她已经知道你来了。”

花中越“哦”

了一声，道：“你们告诉她我有事又走了，我必须赶到北海玄冰教去救霹雳子出险。”

吕朝阳道：“这怎么可以，你既为终南派一分子，怎能这么快就走？”

花中越告以北海之行关系整个江湖安危。当下，吕朝阳也不多挽留，让花中越离开了终南山。

花中越悄然而来，又悄然而走，他没有去看黄梅娟，他也不敢想见到黄梅娟的后果。他又孤独地离开了终南山，取道奔向北海。

冰雪纷飞，大地一片雪白，北方的天气，在寒冬里，再也闻不到泥土的芬芳。

花中越单身匹马，经过热河，转道东行，玄冰岛在离庄河镇五十里的海面上。

一座雪白的冰山，耸立在海中。花中越到庄河，喂饱了肚子正待举步下楼，突然，一个蓝衣姑娘。伫立面前，问道：“阁下大概就是名震中原的终南派掌门人花中越了。”

花中越暗吃一惊，自己只身赶赴玄冰岛，无人知道，这蓝衣姑娘与自己素昧平生，何以知道自己叫花中越，乃答道：“不错，在下正是花中越。”

蓝衣女子嫣然一笑，道：“来救霹雳子？”

花中越暗地心骇，脱口而出，道：“姑娘怎么晓得？”

蓝衣女子一敛笑容，道：“这个有什么稀奇，我是受命来接掌门人到玄冰岛的！”

花中越这一惊真是非同小可，想不到玄冰教的人已经知道自己要到玄冰岛，想救霹雳子，必是难上加难了。

蓝衣女子望着花中越吃惊的神情，噗嗤一笑，道：“掌门人，你吃惊什么？时间不早了，我们还是早些上船吧！”

花中越镇定了一下吃惊神情，道：“姑娘是受你们教主之命而来？”

蓝衣女子抿着樱嘴笑了笑，道：“你放心好了，我不是受我们教主之命来接你的。”

“是谁？”

“这个我要保密了，你去了之后，便会知道的。”

花中越犹豫了一下，蓝衣女子又道：“掌门人不敢走？怕我隐害你？”

这句话，说得花中越傲然之气油然而生，当下冷冷道：“纵然是刀山剑狱，花中越也要走着瞧。”

蓝衣女子展眉一笑，道：“那么走吧，时候不早了。”

花中越一肚子哑谜，他就不知道这蓝衣女子是什么人派来，接自己去玄冰岛。不过，他也不能不硬着头皮，跟着她走。

就在花中越与蓝衣女子步下楼梯之际，酒楼上一个背剑的中年灰衣人，也缓缓站了起来。

望着花中越与蓝衣女子远去的背影，他微微地叹了一口气，迅速跟着花中越背后而去。

花中越跟着蓝衣女子，疾步如飞，眨眼间，已经来到海滨。他举目望去，海上停泊着一只帆船。

只见蓝衣女子娇足轻点，像巧燕地飘落在船的甲板上。花中越一纵身，也跟了上去！”

蓝衣女子向花中越道：“掌门人，我们这就走了。”

花中越点了点头。蓝衣女子升帆启碇，船开始向那座遥遥可望的冰玄岛驶去。

蓝衣女子望了花中越一眼，说道：“船上风凉，掌门人还是进船里休息吧。”

花中越微一点头，反正，既来之则安之，心里忐忑不安，表面上依旧不能不装着镇静。

就在蓝衣女子莲步刚踏进船舱之际，突然她“噫”了一声，退了回来。

这突然的举措，令花中越吃了一惊。举目望去，只见船舱之中，不知什么时候，已坐着一个背剑的中年灰衣人。

那灰衣中年人机械地挪动了一下身子，注视了花中越与蓝衣女子一眼，道：“这只船不是到玄冰岛么？”

“不错。”

“那就对了，我要去玄冰岛。”

蓝衣女子冷冷道：“可是这船不载其他客人，阁下还是请吧！”

中年人微微一笑，道：“是不是怕我道破了好事？不过，姑娘大可放心，我不会告诉别人你私自带人到玄冰岛的。”

这一番话，说得蓝衣女子花容惨变，好像中年人真的知道她的秘密。

花中越一听这中年人的口音，心里也为之一震，他似在什么地方听过，非常熟悉，只是一时之间想不起来，不由向蓝衣女子问道：“姑娘不认识他么？”

蓝衣女子不回答花中越所问，怒视着中年人，道：“你是什么人？”

“这个！姑娘不需要知道。”

蓝衣女子冷冷道：“我限你即刻给我滚出这条船，否则，别怪我不客气了。”

中年人笑道：“姑娘也太过气势凌人，我有事想到玄冰岛去一趟，如果姑娘认为碍事，我可以到甲板上去。”

花中越道：“请问你告诉到玄冰岛找谁？”

“这个，你掌门人也不需要知道。”他语锋略为一顿，又道：“掌门人能否做个人情，求这个姑娘方便一下？”

花中越想从中年人的话中知道他是谁，可是依旧记不起来这声音在哪里听过。

当下心念一起，说道：“你既非去不可，多一个无所谓，姑娘就让他同行吧。”

蓝衣女子急得跺脚道：“这怎么可以……”

“为什么不可以？”中年人接道：“我保证没有人会知道你多带我一个人就是了。”话落，缓缓立起身子，退出船舱！

花中越并没有跟蓝衣女子到舱里，依旧留在甲板上。他望着中年人扶栏凝视海面的神态，使他想到这中年人武功当非泛泛之辈。

忽闻中年人说道：“掌门人，船上风大，还是进舱里休息吧！”

花中越心头一震，脱口道：“请问你到玄冰岛有什么事？”

“掌门人到玄冰岛有什么事吗？你个人之力，想救霹雳子，恐怕不容易吧？”

花中越大惊道：“你怎么知道我要去救霹雳子？”

“你告诉我的呀。”

“我……我什么时候告诉你的？”

中年人淡淡一笑，道：“你忘记就算了，五日后，风火谷群雄血战，少不了霹雳子的霹雳弹呀。”

“你到底是谁？”

“我？”中年人狂然大笑，道：“以后你会知道的，听说你父亲花沧溟已不在天生会了？”

“不错。”

“你爱上了一个红衣美妇？”

这句话问得花中越吓了一跳。他惊骇得退了两步，半晌说不出话来！

中年人淡淡一笑道：“她是含刺的玫瑰呀，掌门人应该小心才是。”

“你怎么会知道？”

“我知道的事情太多了，你知道那红衣美妇是谁？”

“是血影子？”

中年人沉思了一下，道：“以后你揭开血影子的面目时，便知道那红衣美妇是谁了。血影子为江湖祸首，加上独眼老怪、血魂怪婆，以及新任的天生会会长‘俏疯女’，风火谷之战，鹿死谁手，实令人难以预料。”

“难道血影子已经知道我们要去救无字天书？”

“当然知道。”

花中越愣了半晌，道：“此事她怎么会知道？”

“你太小看血影子，此人才智、武功，冠于‘武林三子’之上，一举一动，哪能瞒得过她的耳目。”

花中越问道：“那么风火谷一战，胜负如何？”

“这个谁也无法揣测，不过，死人在所难免！”

花中越道：“如果有火僵尸挡阵，谁也进不了风火谷呀。”

“所以，中原武林人物想救无字天书，可以说难之又难。”

花中越道：“如果救不了无字天书，便破不了火僵尸呀。”

“这也说不一定。”

“这话怎么说。”

“你的功力足可抵住火僵尸。”

“我？”

“不错，你目前功力，连血影子与南极仙翁也不是你的敌手，你的阴掌，可以抵制火僵尸，如你应付得当，中原人物，当可减少死亡。”

花中越道：“那么，你到玄冰教干什么？”

“不为什么，不过，现在我必须告诉你，今夜三更，你记住在这只船停泊的地方等我。现在你进去吧。”

花中越进入船舱不久，这只帆船便已经到了玄冰岛。

蓝衣女子把船靠在一处冰谷之内，举目一望，那中年人依旧伫立甲板，动也不动。

蓝衣女子冷冷说道：“阁下要到什么地方？玄冰岛已经到了。”

“你们去吧，我在这里等掌门人。”

“你等他干什么？”

“这个我已和掌门人说过，你问掌门人好了。”

花中越虽然不明白对方来意，但谅必也有所为而来，既非江湖败类，自己何不帮助他？心念一转道：“姑娘，我们走吧，他等我回去的。”

蓝衣女子无可奈何，与花中越双双下船。花中越开口道：“姑娘到底是受什么人之命而来，不妨明言。”

蓝衣女子道：“你去了之后，就会知道了，现在何必多说。如果掌门人不敢去，现在回去还不晚。”

花中越冷冷道：“我花中越男子汉大丈夫，怕什么？烦请姑娘领路吧。”

蓝衣女子也不答腔，纵身而起，猛向一片冰山之间飞跃而去。

花中越犹豫了一阵，也纵身跟去！

他极目一扫，没有发现一座屋宇，心里忖道：“难道这里不是玄冰教总堂？”令花中越吃惊的是，这蓝衣女子即不是玄冰教教主北海魔君派来，那么又是谁呢？

眨眼间，那蓝衣女子已走到一座冰屋之前，停身下来，向花中越道：“掌门人，已经到了，进去吧。”

“这是什么地方？”

“进去就知道。”

花中越迟疑了一下，终进去了。蓝衣女子突然想到那船上的中年人，心里一骇，转身向冰谷的港中奔了过去。

可是，这时的船中，哪有中年人的影子！

蓝衣女子怔了一怔！

可以想像得到，这个中年灰衣人，必是有为而来。

不说这中年人行踪，回笔叙及花中越。他闪身进入冰屋之后，眼光一扫，只见这室内宽大异常，房屋中以冰块砌成，但却温暖得很。

花中越目光一扫，是一间客厅设备，但一个人影也没有见到。

当下他轻轻咳了一下，朗声叫道：“有人在么？”

花中越话犹未落，一声冷笑之声响起，一个青衣女子，飞身伫立当前。

花中越下意识地退了两步，举目一望，讷讷惊道：“你……你！”

来人赫然就是花中越所见的那个面目奇丑的青衣少女。花中越打从心里泛起了一股寒意，潜意识地又退了两步。

青衣少女冷冷道：“不错，是我，这出乎你掌门人意料之外吧？”

花中越估不得会在这里突然碰到青衣少女。此人当初曾恨自己窥见她的真面目，被她引诱到这里，凶多吉少矣。

心念中，开口道：“姑娘叫在下到这里，有何指示？不妨明言。”

青衣少女微微一笑，道：“掌门人不远千里而来，奴婢也不好意扫榻以待吗？”

话落，展眉一笑，笑得非常妩媚。这一来，反而弄得花中越不知所答，这青衣少女派遣门下之人，引自己来到这里，可以想像，当非无因。但这青衣少女的举止，却又令人费解。

当下冷冷道：“姑娘可是玄冰教人物。”

“不错，北海魔君是我父亲。”

“北海魔君是你父亲？”花中越打了一个冷战，北海魔君竟会是这青衣少女的父亲，的确令花中越意料不到。

当下问道：“那么姑娘引诱在下到此，意欲何在？”

“意图？掌门人未免言之过重，只是你不远千里而来，我们既有几面之识，理应以礼待之。”

花中越道：“恐怕不是这么简单吧？”

青衣少女微微一笑，道：“如蒙不弃，愿求掌门队与我举杯畅饮，以我一场心愿，未悉掌门人是否答应？”

花中越道：“在下已在庄河吃过东西，此时并不饥饿。”

青衣少女淡淡一笑，道：“是不是掌门人怕我在酒中做了手脚，而不敢一尝？”

花中越正待答话，门口人影一闪，原来那个蓝衣女子已飞身而入，向青衣少女恭声道：“未悉小姐是否有事尚需贱婢去办？”

青衣少女道：“没有了，哦，对了，你带掌门人到此，是否曾被人发觉？”

“没有……”那个背剑中年人的影子，在她的脑中一闪而逝，她几乎脱口而出，可是她咽住了，她没有把这件事告诉青衣少女。

青衣少女笑道：“那么，你暂时出去一下，如有事情，马上告我。”

蓝衣小婢应了一声是，退出屋外。

青衣少女望着花中越说道：“如果掌门人怕我在酒中下毒，我也不勉强你与我共饮！”

花中越被她这么一说，觉得不好意思起来，如果自己不与他共饮一杯，显示自己怕她，饮吧，又不知道这青衣少女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当下冷冷一笑道：“既然如此，在下恭敬不如从命了。”

青衣少女感激地笑道：“掌门人帮我一了宿愿，我不知应如何感激你。”

花中越也不答腔。青衣少女领着花中越，经过客厅，向里面走去。

花中越目不转睛地注视四周，突然，“卡”地一声轻微声响起，这以冰块砌成的墙壁，赫然又现出一道小门来。

那青衣少女微微一笑，已闪了进去！

花中越愣了一下，他不愿让青衣少女知道他有所惊惧，于是也闪了进去。

这室内赫然是一间少女卧房，只见在床前摆了一桌酒席！

花中越怔了一怔。青衣少女已接道：“冰天雪地，难找山珍海味，几样小菜，恐不合掌门人口味。”

花中越愕然不知所答。青衣少女又道：“掌门人是来救霹雳子？”

“不错。”

“你太小看玄冰教了！凭霹雳子的武功，尚且被擒，何况于你，不过，我已发誓共饮一次之后，你我便算仇人。”

“难道我的武功不及霹雳子。”

“不是这个意思，因为霹雳子的‘霹雳弹’，冠绝天下，威力奇大，尚且被擒，你武功纵然再高，恐怕也无施展之地。”

花中越一想不错，霹雳弹威力奇大，一经爆炸，无一幸免，尚且被擒，何况于我，但口里依旧傲然道：“在下正想试试玄冰教是不是铜墙铁壁。”

青衣少女淡淡笑道：“这件事也只好等你出了这里之后再说了。现在当你是我的朋友，你也不必以仇恨之心待我，等你出了这里之后，我们便是一对真正的仇人了。”语毕不胜凄凉。

花中越正待答话，突然间，他发觉自己的怀中似是多了一件东西！他暗吃一惊，因为这东西在他移动身子时，会发出“沙”的轻微之声。

如今发觉，难免令花中越吃惊，当下伸手一摸，赫然是一个纸团。

花中越吓得脸色微微一变，这纸团什么时候被人弄在身上，他竟一无所觉，怎不令他吃惊。

青衣少女的脸色微微一变！

花中越慌忙拆开纸团，上面写道：“掌门人，不要喝得酩酊大醉，还要打一架呢。船上客具。”

花中越吃了一惊，这纸团显然是那个中年灰衣人留下，只是他用什么手法把纸团放在自己的身上，这就使花中越吃惊了。他慌忙把纸团又纳入怀中！

青衣少女冷冷问道：“掌门人，是不是带有同党？”

花中越暗自一骇，道：“同党？花中越只身而来，何需同党？”那纸上写的什么？”

“这个姑娘无权过问。”

青衣少女粉腮上掠过一阵阴影，但刹那即逝，说道：“那么，就请掌门人坐下吧。”

花中越只好硬着头皮坐了下来！

青衣少女斟满了两杯酒，向花中越举杯道：“让我先敬掌门人一杯！”举杯一饮而尽。

花中越只好也跟着干了一杯。

青衣少女又替花中越斟满一杯之后，幽声说道：“想到我吴小丽犹能与掌门人共桌畅饮，我心慰矣！”

花中越忽闻幽幽哀语，木然不知所答！

吴小丽又道：“唯此后一别，再图此刻良霄，恐怕永远办不到了。人生几何，既能完一心愿，也值得安慰的了。”

花中越道：“姑娘与花中越生死仇人，蒙姑娘厚爱，共邀良宴，唯心有所愿，面对姑娘，亦不知所答矣！”

吴小丽道：“语长误良辰，掌门还是喝酒吃菜吧！”

花中越反而不好意思起来，当下默不。酒杯刚触及唇边，突然一声警铃之声突然响起。花中越下意识地把酒杯放了下来！

吴小丽粉腮一变，道：“掌门人，你稍待片刻，我去去就来。”

她也不等花中越回答，纵身向客厅奔去。花中越情知有异，不管青红皂白，也跟着出去。

这当儿，那蓝衣女子神色慌张地跑了进来，道：“大小姐，不好了，你父亲与内外堂主全部到这里来了。”

吴小丽粉腮一变，急呼道：“你说什么？”

她浑身开始发抖。

花中越也吓了一跳，想不到这紧要关头，北海魔君及门下之人会突然发觉。

于是，他想到了那个背剑的中年灰衣人必是他搞的名堂。

此人打草惊蛇，用意何在？

心念中，遥遥一声长啸呼声破空传至，但被咆哮的风雪声，掩饰过去了。

花中越心里一想，他不能连累吴小丽，当下说道：“姑娘盛情，在下铭记心中，就此告辞了。”

说犹未落，掠出冰屋。吴小丽失望地叫了一声：“掌门人……”那幽怨的叫声，只是一个点缀，花中越并没有听见。花中越奔出屋外，白皑皑的雪地里，叠出无数人影，遥遥奔来。花中越心里一横，脚步一紧，直向那飞身而来的玄冰教门下之人，迎了上去。

大雪纷飞中，呈现一场杀机。花中越纵身飞跃，其势如电，顾盼间，双

方已迎面而至，双双住脚。

花中越眼光一扫，当先之人果然是北海魔君！

只见玄冰教门耳之人，不下数十人之多。乍见花中越之后，一字排开，恭立一侧！

北海魔君冷眼一扫花中越，晒然一笑道：“阁下就是终南派掌门人？”

花中越微一心骇，道：“曾经是的，现在终南派已接掌有人。”

站在北海魔君身后的，是一个皮肤雪白的白发老者，此人正是吴小丽的师父，人称冰海上人！

只见此人冷冷一笑，挺身而出，问道：“那么阁下是为救霹雳子而来？”

“不错。”

冰海上人狂声笑道：“你这娃儿未免太不自量力了。不过人言你阁下武功冠绝中原，老夫正想接你几招试试。”

指名叫阵，令花中越暗暗吃惊，这当儿，只听北海魔君朗声说道：“内外掌主听令！”

人群中闪出两个老者，恭声应道：“弟子在此，未悉教主有何令谕？”

北海魔君脸色一冷，道：“小女吴小丽竟敢冒犯教规，擅自带人进岛，令你们两个人即刻将她擒回总堂，不得有误。”

内外堂主恭声应是。就待纵身奔去，冷不妨花中越一个箭步截住去路，冷冷道：“这是在下的事，不关吴姑娘，如果二位势在必走，也只好先接二掌了！”

北海魔君脸色一变，道：“二位敢违抗教令么？”

内外堂主齐喝：“弟子不敢！”挟着喝声中，纵身而出。

花中越大喝一声：“你们找死！”身影疾快如电，在玄冰教二位堂主身影还未弹出之际，一掌已经攻出。

这一掌是花中越愤怒所发，其势之猛，连花中越也出乎意料之外，狂飚卷出，两声惨叫，内外堂主被花中越这一掌震出四五丈外，砰地一声，栽倒于地，血花飞溅。

花中越怔了一怔！玄冰教人物吓了一跳，花中越竟在一出手之下，便把玄冰教两个内外堂主震得当场毙命。

神功骇人听闻。花中越吃惊自己竟有如此功力，殊不知他凝结于天地之桥的一颗千年灵芝功力已经纳入正轨，而发生了作用，这五颗千年灵芝凝成的功力，是多么巨大！这一掌震慑了玄冰教所有之人，包括冰海上人在内，吃惊得没有人敢挪动一下身子。

花中越冷冷一笑，道：“不怕死的不妨再过来试试！”

花中越的声音，惊醒了在场之人冰海上人冷冷一笑，道：“果然名不虚传，阁下的武功真是令人佩服。”

花中越傲然一笑，道：“如果你们放出霹雳子，万事皆休。否则，玄冰岛上，势心血流成河！”

冰海上人脸色一变，欺身上前，晒然道：“老夫就接阁下几招试试。”

一语甫落，呼的一掌，猝然递出。这一掌出得迅如闪电，花中越暗吃一惊，心忖：“想不到此人竟有如此内力！”心念中，微微晃身，迎面发出一掌，硬封对方来势！两个人出手几乎同在一个时间之内。这时，所有玄冰教的门人，虎视眈眈地，如果冰海上人再有不支，便联合出手。

就在这紧张万分之际，远处的冰山，一条灰衣人影，化起一道轻烟，

向玄冰教总堂奔去。

在场之人，没有一个发觉。这个灰衣人，正是花中越在船上所见的那个神秘的背剑中年人。如非此人用调虎离山之计，花中越想救霹雳子出险，无疑白天做梦。

不说此人奔往总堂救霹雳子，回笔叙及花中越与冰海上人交手，花中越硬封一掌，冰海上人似已知道花中越内力惊人，不敢冒然一接，身影划处，闪身之际，又攻了掌。冰海上人的武功确实令人咋舌，否则，霹雳子当与不会被此人所擒，而令花中越有玄冰岛之行了。

花中越见对方身影不但快，而且掌力奇猛绝化，怒火一起，喝话声中，“阴阳天地掌”连攻数掌。热焰如飚，阴风匝地，迫得冰海上人大惊失色，连连后一丈来远！这惊景看得玄冰教门下弟子大惊失色，想不到花中越的武功，竟高到令人难以置信的地步。饶是如此，花中越想在一个时辰之内把对方制下，也不是一件容易之事。顾盼间，半个时辰已过。当下花中越心里一狠，心忖，如这样打下去，要打到几时？心念一转，身影如电，弹身之际，抢攻四掌，势如排山倒海的掌力，挟以冷热难耐狂飚，冰海上人确实无法招架，在花中越第四掌攻出之际，眼看已无法避招，心里一横，劈出一掌，硬接来势。

花中越低喝一声：“你找死！”内力全部发出“砰砰”两声，只听冰海上人一声闷哼，鲜血如箭飞出，叭哒一声，抛出一丈，倒地不起。在花中越一掌把冰海上人击倒之际，暴喝之声响起，数十道内家掌力，向花中越涌到。花中越身影几乎还未站稳，如何接得起这玄冰教数十人联合的一掌？

当下一纵身，向外泻去。

突然轰然之声，不绝于耳，一座冰山，被玄冰教数十人的掌力摧毁，崩溃！这威力的确惊人。花中越吓出一身冷汗，心忖，如被击中，那还得了？心念未落，蓦然地里一个冷冷喝声道：“不要脸的东西，竟敢用这下流手段，接我一颗霹雳弹试试！”“武林三子”之了的霹雳子，终于被救出险。他在这个时候赶到，一颗霹雳弹，直朝玄冰教门下之人落去。于是，一场惨绝人寰的血腥，又展露眼前。

在场之玄冰教高手，没有一个会想到“武林晒子”之一的霹雳子会突然出现在此。吃惊之下，一颗霹雳弹已经落入人群之中。

只听轰然一声爆炸，冰花溅泻，血肉横飞！这颗霹雳弹的爆炸，撼栗了玄冰岛这弹丸之地。随着霹雳弹的爆炸，数条人影，向外泻去。

又是一场残忍的屠杀！

爆炸声停了！举目望去，只见这白皑皑的雪地，血花片片，断肢杂陈，玄冰教数十位高手，被炸去十数人。

花中越眼光一扫之下，发觉霹雳子脸罩杀机，他的背后，正伫立着那个背剑的中年人。

只见霹雳子冷冷一笑，道：“不怕死的不妨再过去试试！”

在场之玄冰教弟子，只剩下七八个人之数，眼见这惨绝人寰的场面，无不吓得脸无血色。

北海魔君眼看门下弟子惨死在霹雳弹之下，不觉黯然一声长叹，掉下几颗泪来。

叹声甫落，钢牙一咬，喝道：“霹雳子，你好残忍的手段！”身形弹出，猛向霹雳子扑出，出手猛劈一掌。

北海魔君一掌甫自攻出，花中越身影一划，猝然截在霹雳子前面，出手一掌，迎向北海魔君击来的掌力，口里喝道：“北海魔君，我们这笔帐先算再说。”挟着喝话声中，砰的一声，雪花疾溅，两股掌力，迎个正着。

北海魔君的内力，哪是花中越的对手，随着砰的一声过后，只见北海魔君踉跄后退十数个大步，口中鲜血飞出，几乎栽倒于地。

这只是在瞬眼之间。花中越恨于当初在无常峡之时北海魔君对他下手，是以，他这一掌用了十成功力。

当初无常峡，血龙玉簪之会，北海魔君曾劈了花中越一掌。当时他是一个受伤之人，发誓此后必报此仇。

如今一掌，震得北海魔君口吐鲜血，怒火仍炽，身影纵出，厉声喝道：“北海魔君，你再接我一掌试试！”身影疾划如电，再度弹身而起，手一扬，一掌劈向北海魔君当胸。

花中越已存心将北海君毁在掌下。北海魔君此刻已是身受重伤之人，何能承受这一掌。

但就在花中越一掌击出之际，冷不防一条青衣人影猝然伫立在北海魔君面前，出手反击一掌。

兀突之变，使花中越怔了一怔。

当下花中越一收掌力，下意识飘退数步，目光一扫，使他心头一震，来人赫然就是北海魔君的女儿吴小丽。

吴小丽的突然出现，使花中越暗暗地吃惊，那奇丑的脸上，罩起了一片寒霜，冷冷说道：“花中越，你这手段未免太过辣了。”

花中越黯然一叹，道：“这是他当初先向我下毒手……”

“我父亲几时向你下过毒手。”

花中越道：“当初无常峡血龙玉簪之会，我是一个身受重伤这人，他打了我一掌，几乎令我命丧无常峡，难道叫我不报仇吗？”

吴小丽冷冷道：“如今他已经中了你一掌，难道不已经还了你当初一掌！”
花中越叹了一口气道：“是的！”

“既然如此，难道你要斩尽杀绝！”

吴小丽话犹未落，冷不防北海魔君大喝一声：“你给我滚开！”北海魔君挟着喝话声中，背后出掌，击向吴小丽。这一掌确出得太过突然，在场之人，估不到北海魔君会突然向他女儿吴小丽出手攻击。

吴小丽一惊之下，正待闪身，但已迟了。她猛觉心中如遭锤击，一道狂飚卷起，吴小丽的娇小身影，被北海魔君的一掌，击飞出两丈，樱桃小口鲜血飞洒，雪花溅处，直僵僵地躺在雪地上不动了。

这情景看得花中越脸色大变，厉声大喝：“北海魔君，你好辣的手段！”语音犹荡空际，猛地纵身扑去，掌力已经攻出。

突然，一个声音冷冷喝道：“住手！”

一个灰衣人影，猝然截住花中越前路，把花中越击向北海魔君的一掌，迫了回去。

猝然之变，疾如电光石火，花中越暗地心骇，当下收身后退，眼光过处，这突然而来的人影，竟是那个背剑的中年人。

花中越愕了一愕！

但见这背剑的中年人微微一笑，道：“花中越，古语曾云：‘不看僧面看佛面。’吴小丽对你有几次救命之恩，你的初恋情人朱莲如果不是她送了一枝‘万年雪藕’，恐怕早命丧黄泉。北海魔君虽是一个大恶不赦之人，看在吴小丽的份上，你也应该放手。”

这番话说得花中越默然无语，缓缓垂下头去。

诚如这背剑的神秘客所说：“不看僧面看佛面”，吴小丽对他的确有无可报答的恩惠！

他黯然地叹了一口气，心道：“我几乎又做错了一件事！”

背剑的神秘客淡淡一笑，道：“如果不是吴小丽，你能上得了玄冰岛，救出霹雳子？”

花中越对于吴小丽，刹那间存下了一份内疚，他感到自己愧对于她。

背剑的神秘客又道：“这里有一颗丹药，让吴小丽服下。她中北海魔君一掌，伤及内肺，让她把药服下去之后，替她疗伤一阵，或可复元。”话落，张指把一颗丹药弹给花中越。

花中越感激地注视了神秘客一眼，接过丹药，移步向吴小丽躺身之处走去。

神秘客环顾了雪地上的玄冰教门下数十位被霹雳弹炸得面目全非的尸首一眼，闭目一叹，自语道：“江湖血腥，恩怨相报，如何能了？”话音乍落。走到北海魔君面前，说道：“玄冰教主，在下有礼！”言下拱手一礼。

北海魔君被这神秘客的举措搞得如堕五里雾中，愣了半晌，冷冷反问道：“阁下何方高人？”

背剑的神秘客微微一笑，道：“这个吴教主何必追究，……”

“是阁下救了霹雳子？”

“不错，五天后，风火谷群雄大会少不了霹雳子，所以，我只有救他。”

北海魔君闻言，心头大震，他似在什么地方，听到过这神秘客的声音，而且非常耳熟！更令他吃惊的是，霹雳子被困在“玄牢”之内，该牢除了几个报掌要职的弟子知道外，别人根本无法得悉，何以此人知道“玄牢”位置？

心念一转，冷冷道：“阁下既敢冒犯本岛，就跟吴某人有不共戴天之……”

北海魔君“仇”字犹未出口，背剑的神秘客含笑接道：“吴教主未免言之过重了，在下虽冒犯贵岛，并未存着杀人之心……”

“如果不是阁下，本教会怎会丧命数十个高手在霹雳弹之下！”

背剑的神秘客正待答话，霹雳子当先接道：“不要说丧命几十个高手，就是贵教总堂，我也要炸毁！”

北海魔君脸色一变，道：“那不妨试试！”

霹雳子大怒道：“你以为我不敢么？”

背剑的神秘客接道：“霹雳子，你火气何必如此之盛，霹雳弹花费你无数心血，五十年你才提炼了十五颗，你何必滥用，而枉杀无辜。”

霹雳子被背剑的神秘客这一说，才记起自己蒙此人救命之恩，当下谢道：“蒙阁下救命之恩，霹雳子没齿难忘，在此先谢。”话落，躬身一礼。

背剑神秘客微微一笑，道：“想不到霹雳子也学这穷酸样子，难得难得！不过，你当真要炸玄冰教总堂？”

霹雳子脸上一红道：“如果阁下阻止，那自当别论。”

“那么，你就看在我的面上，少用几颗霹雳弹吧。”

霹雳子淡淡答道：“霹雳子恭敬不如从命了。”

背剑神秘客脸色突地一沉，迫视在北海魔君的脸上，冷冷道：“吴教主，我请问你，贵教总堂能承受得起几颗霹雳弹？”

“难道他真的炸得了？”

背剑神秘客冷笑道：“不要说贵教数十幢冰屋，就是铜铸铁屋，霹雳弹也能毁得。再说，贵教之下，武功以谁为最？”

“冰海上人。”

“不错，冰海上人武功最高，可是，他现在已经躺在雪地上，如果你再不分好歹，枉自逞能，只是增加贵教门下弟子死亡之数。”

北海魔君冷冷道：“这个未必吧？”

背剑神秘客脸色一变，道：“这么说来，你真的要终南派副掌门花中越以及霹雳子把玄冰教给灭了？”

背剑神秘客眼光迫视在北海魔君的脸上，冷冷的又道：“请问你吴教主是否能接得起花中越一掌。”

北海魔君脸一红，垂头无语。

背剑神秘客又道：“争名争胜，只有增加贵派门下弟子死亡之数。如果你吴教主能够大彻大悟，在下倒愿意化这场干戈为玉帛！”

北海魔君道：“这个我办不到！”

“办不到也要办，如果你执意不允，就先接我一剑。”

“阁下想架这场梁子？”

“不错！”

北海魔君脸色一变，道：“万事为你而起，我岂肯与你干休？”

语甫罢，蓄势待发，眼光迫射两道杀机，缓步向背剑神秘客走去。

背剑神秘客冷冷道：“吴教主！我们先把话说明白，如果你能闪过我三剑，我与霹雳子、花中越，全凭你处决，决不反悔。如果你接不了我三剑呢？”

“运掌自决！”

“这倒不必，假如你接下了我三剑，那么，你从此不涉足中原武林，与天生会断绝来往。”

“可以，那么，亮家伙吧！”

背剑神秘客微微一笑，突然又问道：“在动手之前，我还有一件事想问你？”

“你问吧！”

“吴教主在中原武林人物之中，跟什么人最为莫逆？”

这无头无尾的一句，令北海魔君茫然不知所答！

背剑神秘客又道：“吴教主不必多心，我只是随便问问而已。”

北海魔君冷冷道：“天生会会长。”

背剑神秘客微微一笑，道：“现在的会长俏疯女？”

北海魔君闻言，脸色一变，颤声脱口而出，道：“你说什么？”

背剑神秘客微笑道：“吴教主吃惊什么？我是说你跟天生会会长俏疯女最莫逆。”

“谁说天生会会长是俏疯女？”

“难道吴教主不知道天生会会长已经易人了？”

北海魔君这一惊真是非同小可，当下急问道：“蒙面神剑花沧溟呢？”

“下台了！”

“花沧溟下台了？为什么？”

神秘客笑道：“这是天生会的事，谁知道？这么说来，吴教主在中原武林人物之间，与蒙面神剑花沧溟最为莫逆？”

“不错。”

神秘客笑道：“那么，我们就动手吧，强宾不压主，还是由吴教主先赐招吧。”

北海魔君被突然间所发生的事震撼，他根本不会想到，天生会会长，已经易人了。

当下怔立当场，并没有答腔！

神秘客又道：“吴教主，动手呀！”

北海魔君从惊恐的情绪中惊醒过来，当下又问道：“阁下既知天生会易人，那么，花沧溟行踪何处？”

“可能死了！”

“什么？花沧溟死了？”

“不错，花沧溟可能死了？”

北海魔君脸色一变，道：“谁杀了花沧溟？”

“吴教主想替花沧溟报仇？”

“不错。”

背剑神秘客沉思半晌，说道：“花沧溟是不是死在天生会雷云谷总堂，这一点谁也不知道，不过，数十年来，凡离开天生会之人，无一逃过活口，所以我断定他是死了。”言下深深一叹。

北海魔君道：“花沧溟一代英杰，天生会由他一手创起，怎么会下台？”

神秘客笑道：“这一点谁知道？动手吧！吴教主。”

北海魔君脸色一变，道：“既然如此，阁下亮家伙吧！”

背剑神秘客微微一笑，右手反握剑柄，微一用力，“呛”地一声，一缕蓝光耀眼，长剑已经出鞘。

北海魔君潜意识打了一个寒战，被这神秘客的剑芒迫得后退半步，眼光一扫长剑。突然，北海魔君脸色大变，讷讷道：“你你你……”

这极快的一瞬，神秘客在北海魔君骇然后退之际，长剑归鞘，脸上一片冷漠道：“吴教主，如果你怕我用剑，那么，那就改用掌吧！”

北海魔君脸无血色，道：“你……你……”

神秘客微微一笑，道：“是不是你不愿意跟我动手了！”

北海魔君缓和了一下脸上惊恐神情，问道：“是你……”

神秘客微微一笑，道：“不错，是我！”

“你是……”

神秘客打断北海魔君的话，笑着说道：“既然知道了，何必多问。假如你当我是朋友，在我重现江湖之后，替我报仇，我也会帮你查访花沧溟的仇人。”

这突然之变，使站在一侧的霹雳子，弄得莫名其妙，唯一令他推测得到的是：此人必定与北海魔君有深厚交情。

道理明显摆在眼前，如果这个神秘客不是与北海魔君相识，北海魔君也不会在见到此剑之后，有这惊恐神情与举指。

这当儿，神秘客向霹雳子说道：“霹雳子，你与花副掌门人可以走了。”

“你呢？”

神秘客微微一笑，道：“我与吴教主虽然谈不上莫逆两字，但也相识几十年了，故人重逢，我不好意思不打扰他一番。”

“你要留在玄冰岛上？”

“想吴教主不会拒绝吧？”

北海魔君忙道：“当然当然！你无论如何，非要在我这里住上十天半月。”

神秘客微微一笑，道：“那么，你愿意化这场干戈为玉帛了！”

北海魔君脸上一红，道：“有你老兄在场，兄弟岂有不从命之理？”

神秘客微微一笑，道：“那么，兄弟就先感谢吴教主卖这次情面了。”

当下眼光一扫霹雳子，说道：“霹雳子，你们可以走了，恕我不便多送。五日之后，风火谷之会，我可能会到也说不一定。”

霹雳子点了一点头，眼光一扫花中越，只见他双手按住吴小丽穴脉上，运气替她疗伤。

吴小丽冷不防中了北海魔君一掌，伤及内腑，服过那背剑神秘客一颗丹药，再经花中越一阵疗伤，伤势已大有起色。

当下睁开眼睛，那眼神光微而无力，她茫然地注视眼前一团模糊人影，喃喃问道：“你……你是谁？……”

花中越闻言，心头一震。他停止替吴小丽疗伤，答道：“我是花中越。”

“花中越？”

“是的。”

吴小丽咧开樱唇，惨然地笑了，喃喃道：“莫非这是梦中？”

“不，这是事实。”

“难道我没有死？”

“你只是受伤得很重。”

吴小丽似是想起了经过，苦笑道：“我想起来了，我父亲把我打伤的，是吗？”

“是的。”

“现在我好了？……你替我疗伤？”

“是的。”

吴小丽苦笑了一下，道：“贱婢闺中菜肴未冷，你愿意再陪我共饮一杯？”
花中越心头一震，脱口道：“不，我还有事待办？”

“可是？……”

“贱妾已经说过，阁下陪我共饮良宴，了却一场心愿，难道你要给我失望么？”

花中越一叹，道：“隆情盛意，花中越此心难忘，何必叨扰？”

吴小丽道：“这不是叨扰，而是我求你了却我这场心愿。”

花中越不愿让她失望，当下答道：“好吧，我答应你。”

吴小丽呈喜色，道：“我不知道应该如何感激你才好。你先扶我起来，让我自己疗伤一阵之后，便可以走了。”

花中越扶起吴小丽，让她盘膝坐地，运气疗伤。

当下花中越缓身立起，怒视了北海魔君一眼，说道：“北海魔君，你竟忍心向你女儿下这辣手，留你何用？”

话落，就待向北海魔君扑去。背剑神秘客突然喝住：“花中越，你给我站住。”

这声音带着无穷的威力，使花中越无法抗拒，后退半步，惊骇地望着这个行动诡秘的背剑中年人。

背剑神秘客淡淡一笑，说道：“花中越，北海魔君虽有过错，如今看在我的面上，已经愿意化干戈为玉帛，你可以走了。”

花中越愤然道：“他竟向他女儿下手。”

“这也难怪他，他当时痛恨他女儿私自带人进岛，以致玄冰教死了这么多弟子。所谓人之善恶全在一念，现在想必原谅他女儿了。”

北海魔君脸上一红，道：“是的，我原谅她了。”

吴小丽突然接道：“爹！你真的原谅我？”

北海魔君望着满脸苍白的吴小丽，愧然道：“爹一时昏昧，致向你下手，你也不必怪爹下手之过。”语音略为一顿，向神秘客说道：“那么，我们走吧。”话落，扶起受伤的冰海上人，当先走去。

背剑神秘客向花中越微微一笑，道：“副掌门人，恕老夫不远送了。”

话落，北海魔君及门下弟子，向总堂走去。

这里，依旧静静地躺着数十位玄冰教门下惨死的尸首！血，已冻成血块，鲜红刺目！

霹雳子当下把手中的一颗霹雳弹纳回怀中，向花中越道：“掌门人，那个神秘的人是谁？”

花中越摇了摇头，道：“不知道……不过，我好像在什么地方听过他的声音。”

霹雳子脱口道：“听过他的声音？”

“不错，可是一时之间，我却想不起来。”

霹雳子轻轻哦了一声，像在回忆这个背剑神秘客是谁。绞尽脑汁，他依旧想不出江湖上有这一号人物。当下叹了一口气，道：“此人救了我霹雳子一命，不知令我如何报答？”

花中越微微一笑，道：“此人必定跟北海魔君有深厚的交情，否则，也不会全凭几句话便化了这场干戈。”

“不错！”

“如不是他用了调虎离山之计，在北海魔君与冰海上人到这里擒我之时

救了你，否则，明斗恐怕永远救不了你出险。”

霹雳子苦笑了一下，道：“可是玄冰剑却没有取到手。”

花中越含笑道：“这个无所谓，当时我命令你取玄冰剑，旨在要你报我北海魔君一掌之仇。如今事毕，何需此物？”

“那么，我们就走了？”

花中越微微一笑，道：“我还有一个约会未了，两个时辰之后，我们再离开这里。”

当下，三个个回到了原先冰屋。吴小丽即命原先领花中越那个蓝衣小婢，把霹雳子领到冰谷船内等花中越。

再回闺房，重新开宴，两个人不觉有些怅然之情。

万语在口，举杯又茫然不知如何开口，只是四目凝视，黯然神伤！

良宴易过，诚如吴小丽所说，此后一别，再图此刻良宵，恐怕办不到了。

菜，有些冷了！酒，也没有先前温热！可是，他们两颗心却在跳跃。然而，他们没有开口说话，只是默然举杯，怅然闷饮！

冰屋之外，雪开始飘飞……

玄冰岛的一场劫杀，已经过去了。

几个时辰之后，花中越向吴小丽告辞道：“吴姑娘，蒙姑娘共约良宴，此情永铭心中，在下就此告辞了。”

吴小丽惨然一笑，道：“是的，你应该走了。不过，你当还记得我一句话，你出了这里之后，我们便是真正一对仇人。”

花中越心头一震，脱口道：“仇人？”

“正是！”

“我们何仇之有？”

吴小丽道：“难道掌门人忘了当初偷窥我的面目。”

花中越马上会意过来，当下苦笑道：“难道姑娘不肯原谅我无心之过？”

吴小丽摇了摇头道：“我虽有此心，但是我办不到，这是我的誓言。”

花中越怅然叹道：“既然如此，吾复何言，姑娘请珍重了！”

话落，已出了冰室。

吴小丽望着花中越蹒跚而去的背影，眼眶里开始湿润……她激动得想张口叫他，可是，她没有！

大雪纷飞中，花中越的影子慢慢消失了……

吴小丽苦笑了一下，她告诉自己，这是多么矛盾的结合，她爱他，可是，她又恨他！

共约良宴，黯然无语，空让良辰付之沉思，此后一别，茫茫将来，再图此景，恐再办不到了。

她明白自己不能杀他，但誓言难违，以后他们两个人之间，会发展到什么地步，也听天由命了！

想到这里，一股黯然情伤的情绪，涌上她的心头，两颗眼泪滚落在她的衣襟上……

雪，依旧在飘飞……风、依旧在咆哮……

夜尽了。

旭日东升，使这玄冰岛上，开始有了生命活跃气息……

她，依旧伫立在门口，望着风雪咆哮……木然成痴……

久久……她挪动了一下娇躯，喃喃自语：“就让这美丽的一刹那永铭心

中，做个点缀吧……”

她笑了，笑得很惨然。

她笑容一敛，挪动身形，进入屋中。

玄冰岛上，虽然演了一场血腥，但也发生了一段心目中的缠绵恋情！

然而，这恋并不美，只是在默默的心扉开花，矛盾而谢，人生几何，吴小丽也只有把这段不平凡的恋情，永铭芳心，做个点缀……除此，她又能苛求些什么？

花中越何尝不明白吴小丽在爱他，可是，他不能够再施爱于人，他再度把生命的全部感情，献给了那个红衣美妇。

他乘着原船，离开了玄冰岛。

同时，他也似觉得，像失去了什么，又得到了些什么？……

是的，他明白，是情。这份情意，他会得到，也将失去……他叹了一口气，遥视着瀚瀚碧波，想到数位女人……

霹雳子微微一笑，问道：“掌门人，你叹什么气？”

花中越回头苦笑地望着霹雳子，淡淡说道：“没有什么。”

霹雳子问道：“刚才那个神秘客说什么风火谷群雄大会，到底为什么？”

花中越只得把火僵尸出现一节，无字天书被困风火谷，以及必须救出此人，参悟奇碗神功，方能制服火僵尸的事说了一遍。

这一番经过，说得霹雳子吃惊不小，当下问道：“风火谷为血龙子住处，此人武功奇高，届时自然免不了一番血战！”

花中越道：“不错，现在血影子已经脱困，四日之后，风火谷便要发生一场血战，届时鹿死谁手，谁也无法预料。”

“血龙子现在何处？”

“终南山下的碧华岩。”

“碧华岩？”

“是的，他们想请神机子破阵，救出无字天书。”

霹雳子吃了一惊，道：“你说三十年前的神机子？”

“可能是吧。”

“他还没有死？”

“没有。”

霹雳子道：“此人盖代奇才，如有此人，何愁奇阵不破？”

霹雳子话声甫落，船舱之内突然传来一个声音接道：“神机子对阵法虽是冠绝古今，可是火僵尸及血影子的武功，可能就不是他的敌手。”

声音骤然传来，使花中越与霹雳子大吃一惊。

霹雳子正待喝话，从船舱之内，缓缓踱出那个背剑的神秘客。

此人又突然出现，的确令霹雳子也花中越甚为骇然。他不是跟北海魔君上了玄冰教总堂，何以突然出现？

背剑神秘客眼光一扫两人吃惊神情，微微一笑道：“二位是不是觉得我出现得太过唐突？”

花中越缓和了一下惊愕神情，道：“不错，你什么时候又溜进来？”

背剑神秘客得意一笑，道：“我比霹雳子先上船，我不是说三更在船上候你？”

“你不是到玄冰教总堂去了吗？”

“不错呀。”

“那么，你几时回来的？”

霹雳子奇怪地问。

神秘客微微一笑，道：“这个你没有注意，我比你先到半盏茶不到的时间。”

霹雳子与花中越心里同时暗忖：“真是一个行踪诡秘的怪人！”心念中，霹雳子开口问道：“阁下能否请赐尊讳！”

“这个恕难奉告，想二位不会见怪吧。”

花中越脱口而出，道：“我似在什么地方听过你的声音……”

背剑神秘客淡淡一笑，道：“是吗？”

“是的，你的声音我很熟，可是一时之间我却永起来。请问你见过我没有？”

背剑神秘客微微一笑，道：“掌门人名满天下，雷云谷天生会总堂一战，使花沧溟不手无策，丧命了五六十个弟子，一时轰动江湖，我怎么会不认识你？”

“见过我么？”

“我见过你，可是，你却没有见过我。”

“奇怪，你的声音我越听越耳熟。”

背剑神秘客微微一笑道：“掌门人搞错了吧？”

“没有没有，绝对没有错，我是在什么地方听过你的声音，只是，我怎么也想不起来了。”

背剑神秘客笑道：“这个问题我们暂时不谈，倒是你此次玄冰岛之行，不是为了救霹雳子出险，然后共赴群雄大会么？”

“正是。你想去么？”

“我可能也会参加这场盛会。”他语音略为一顿，眼光扫了花中越一眼，问道：“掌门人，我想请教一个问题！”

“你问吧。”

背剑神秘客微微一笑，道：“听说掌门人恨你父亲花沧溟？”

这句话问得花中越心头一震，道：“曾经是的，我恨他。”

“为什么？”

“他遗弃了我母亲，跟消魂女钱雯雯私奔了。”

背剑神秘客道：“你母亲是谁？”

这句话问得花中越脸色一变，他曾听血龙子谈过，他不是翠花仙子所生，也不是赛嫦娥所生。他母亲是谁？他毫无所知。如今神秘客这一问，使他茫然不知所答。

神秘客微微一笑，道：“难道阁下不知道你母亲是谁？”

花中越黯然答道：“是的，我不知道我母亲是谁。”

“为什么？你是什么人所生的你都不知道吗？”

“不错，我对自己的身世，还是一个谜。”

“你只知道花沧溟遗弃了你母亲？”

花中越点了点头。

神秘客苦笑道：“对于你的身世，在你到风火谷群雄大会之时，你可能会知道，我也不愿意问。不过，唯一我要告诉你的，花沧溟并不是一个坏父亲，他待你并没有过错……”

“你怎么知道他没有过错？”花中越冷冷道：“从小他就没有给我父爱

的温暖，而跟坏女人私奔。”

神秘客叹了一口气，道：“他可能有难言苦衷也说不一定，不过，据我所知，如果花沧溟不是看在你的情份上，终南派可能早已毁在他的手中。”

花中越冷冷接道：“这个未必。”

神秘客微微笑道：“你太小看花沧溟了，不要说小小一个终南派，就是当今少林派，只要天生会出动全部高手，也一样的打下来，这是谁都相信的事。”

花中越冷冷一笑，闭口不语。

神秘客又道：“你父亲跟我倒有几面之识，希望你以后会了解他。”

说话之中，船已到庄河海岸。当下三个人相继下船，蓝衣小婢望着花中越，说道：“掌门人，希望你有空的时候，再到玄冰岛去玩。”

花中越望了蓝衣小婢一眼，含笑道：“好的，有空的时候，我一定来玩。”

蓝衣小婢嫣然一笑，升帆启船，一叶孤舟，又向玄冰岛驶去。

背剑神秘客望了花中越与霹雳子一眼，说道：“在下有一先走一步，如时间许可，风火谷再会了。”

话落，纵身跃去，消失不见。

霹雳子望着背剑中年人远去的背影，自语道：“真是一个神秘的人。”

花中越也脱口道：“不错，此人不但行踪诡秘，武功也高……”花中越说到这里，脸色突地一变，“呀”地一声！

霹雳子一转身，望着花中越脸泛惊恐神情，脱口问道：“怎么了？”

花中越缓和了一下惊恐神情，道：“我想起了这个神秘的人是谁？”

“谁？”

“我父亲花沧溟。”

这句话说得霹雳子脸色一变，道：“花沧溟？”

“不错，我记起来了，这个神秘的人，就是我的父亲。”

“你怎么知道？”

“我听过他的声音，这声音与我在雷云谷天生会总堂的声音一模一样，原先我没有听出来，现在我想起来了。”

霹雳子似有所悟，道：“不错，那是你父亲，原先他欲跟北海魔君交手时，曾抽出背上长剑，我发现在剑锋末端雕着三朵梅花。”

“正是，我父亲原先外号叫‘梅花神剑’。”

霹雳子沉思半晌，道：“他为什么不跟你相认，而又故布疑阵，这就令人费解了。”

花中越苦笑了一下，道：“他不好意思跟我相认，因为，他做的几件事对不起我。”

霹雳子摇了摇头，道：“诚如他所说，他可能真的有难言之隐，希望你以后会了解他。”

花中越苦知了一下，道：“这件事我们暂时不谈，我们还是赶到碧华岩，共商对付血影子与火僵尸要紧。”

当下两个人在庄河镇上用过膳，取道南下，经热河、河北至开封。

第二天，霹雳子与花中越来到开封城里，正待进入酒楼用膳，突然，花中越轻轻“噫”了一声，霍然止步，他的眼光，触到酒楼右侧的屋角之下，这里画了一个标记——一个人影，半红半黑。

花中越发现这标志，霹雳子也见到了，当下脱口道：“那是什么？”

花中越心里一转，忖道：“这是我当初跟阴阳羽士约好相会的标志，他必是有事找我。”

心念中，开口道：“老前辈，这是阴阳羽士跟我约好的标志，也必定有事找我，请你先赶回碧华岩，我明天一定赶回。”

霹雳子道：“好吧，我就先走了。”

话落，就待纵身跃去，花中越突然叫道：“老前辈！”

霹雳子一转身，问道：“有什么事么？”

花中越说道：“我……我……我想求你一件事。”

霹雳子一阵疑惑，问道：“有什么事，你说呀？”

花中越道：“我想求你赌招！”

“赌招？干什么？”

“赌霹雳弹。”

霹雳子闻言，狂然大笑，道：“你要霹雳弹？”

“正是。”

“你看我这么小气？”

“我不好意思再向你要呀。”

“你要，我就再给你三颗好了。不过，你不能枉杀无辜。”

“晚辈谨记教言。”

当下霹雳子掏出三颗霹雳弹递给花中越，然后赶往碧华岩去了。

花中越把三颗霹雳弹纳入怀中，突然，肩上被人一拍，一个声音说道：“副掌门人，给我一颗霹雳弹用用如何？”

花中越心里一惊，一转身，背后赫然伫立了阴阳羽士。

花中越微微一笑，道：“老前辈，你找我有什么事？”

阴阳羽士脸色突地一沉，道：“没事我还会找你么？”

花中越望着阴阳羽士的脸色，心里一震，问道：“什么事？”

阴阳羽士道：“现在我们必须赶到雷云谷去。”

“雷云谷？做什么？”

“徐萍、徐翠已被天生会所擒！”

花中越闻言，脸色一这，道：“徐萍、徐翠冒闯雷云谷？”

“不错。”

花中越心里一急，道：“那我们快去救她们？她们两个为什么这么傻？”

“她想找血魂怪婆报仇呀。还有一件事你是否知道，你父亲并没有死？”

花中越道：“我见过一个神秘的人，好像我父亲，可是他又没说……”
即把玄冰岛之行的事说了一遍。

阴阳羽士道：“这个人极有可能是他，那么现在我们就赶去雷云谷。”

雷云谷，跟花中越上次来时并没有变化，花中越正待进入雷云谷之际，阴阳羽士说道：“我们冒然闯关，打草惊蛇，势必增加天生会的防守。我们何不绕道而行，秘密进入雷云谷。”

两个人一计议，由花中越从南面进入天生会总堂。

花中越身形甫自进入丛林，突然，从苍林中传来一声冷冷的笑声。花中越闻声，心里一震，这声音竟出自女人之口。

花中越被这一声冷笑，笑得心里发毛，因为他与阴阳羽士进入雷云谷，没有一个人知道，何以会突然有这声冷笑？

花中越怔了半晌，心里暗忖：“不管她是谁，徐萍、徐翠势在救出。”

心念间，再度纵身跃起，蓦然间，一条人影飞射截住花中越去路。这条人影，来势奇快，花中越心骇之下，潜意识退了两步。

花中越定神望去，心头大震，来人赫然是一个身着黑衣的半老徐娘！她的背后，伫立着范玉华。

范玉华与这个身着黑衣的半老徐娘突然在此出现，使花中越暗自吃惊。

范玉华一对怨幽的眸子，正凝神着花中越的脸上。可以看得出来，那眼光中包含着爱与恨。

花中越突然似有所悟，心道：这个女人莫非就是三眼魔君的妻子天龙女？

这当儿，只见身着黑衣的半老徐娘双目一睁，两道冷光迫在花中越的脸上，冷冷问道：“阁下就是花中越？”

“不错！”

“你杀了三眼魔君？”

“正是……”

花中越“是”字犹未出口，只见天龙女身影猝然弹起，厉声道：“花中越，你给我纳命来。”挟以撼山震岳的喝话声中，当胸一掌，攻向花中越。

花中越真做梦也想不到，在这儿碰见天龙女与范玉华。当天龙女一掌攻出，他在毫无防备之下，几乎被击中。

花中越被迫得火起，怒道：“欺师灭祖，杀死杨瑞彬，我正想找你，想不到你竟上门送死，你也不要怪花中越手下不留情了。”一语甫吧，呼呼两掌，迅然击出。

花中越怒火一起，手下再也不留情，这两掌以“阴阳天地掌”全部威力击出，其势委实非同小可！

天龙女为报三眼魔君死于花中越手下之仇，其下手之力，也挟以毕生功力所发！

是以，花中越想在一时之间把天龙女制下，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半个时辰之后，花中越被迫得火起，全身功力运至双掌，大喝一声：“天龙女，你给我躺下！”

碰地一声巨响，挟着范玉华的惊叫，天龙女被花中越一掌震得口吐鲜血，飞泻而出，栽倒于地。

花中越大喝一声，向天龙女扑去，一掌又告攻出。就在花中越一掌甫自攻出之际，忽闻范玉华惊叫道：“花哥哥，你不能下手！”

花中越心头一震，本能地收住了掌势，纵身后退。范玉华满脸泪痕，正注视着他……

他气馁了！下意识地叫了一声：“范妹妹……”喉中似被什么东西塞住，以下的话再也说不出口来。

范玉华幽声道：“花哥哥，你已经杀了我父亲，难道也要杀我母亲么？”

花中越黯然长叹，道：“我是不得已呀！师命难违，这一点，相信你会知道的。”

范玉华说道：“我父亲虽是一个欺师灭祖的人，死有应得，可是我母亲并没有谋杀杨瑞彬呀？因为我母亲是杨瑞彬的女儿。”

花中越闻言，心头一震，脱口道：“杨瑞彬的女儿？”

“不错，我母亲是杨瑞彬的女儿。当初我父亲拜在杨瑞彬的门下，奸污了我的母亲，致令师祖杨瑞彬大怒，把她们逐出终南山，我的母亲因为当时已怀身孕在身，不得不跟着我父亲，害死杨瑞彬，我母亲根本不知道呀。”

这番经过说得花中越吃惊不已，当下问道：“你怎么晓得这件事的？”

“这是我母亲数日前告诉我的。”

花中越道：“这么说来，你母亲是无过的了？”

“是的，我母亲是一个不幸而又无辜的人。”

花中越叹道：“我几乎错杀了她！”说到这里，他突然似有所悟望着范玉华，幽幽问道：“范妹妹，听说你的怀中有孩子？……”

范玉华被问得粉腮滚泪，凄声答道：“是的，我的怀中已经有了孩子。”

花中越没有再感到吃惊，他只是默然地注视范玉华，心情一麻木，说道：“这是我们的孩子。”

“是的，我们的孩子。”

花中越心中一阵难过，问道：“范妹妹，你会原谅我么？”

“原谅什么？”

“原谅我杀了你父亲三眼魔君。”

范玉华哇地一声痛哭，突然纵身投进花中越的怀里。

这举措令花中越束手无策，他只是痴痴地站立着，让范玉华伏在他的胸膛上哭泣！

久久，他机械地搂住了范玉华，问道：“范妹妹，你哭什么，我知道我对不起你，你应该了解我！”

缠绵的哭声，代替了回答！

花中越抚着她的秀发，道：“范妹妹，你难过什么？……”

是的，范玉华难过什么？她为什么突然投在花中越怀里痛声大哭？她想到了什么？或知道些什么？

突然，范玉华推开花中越的身子，哭声嘎然而止，苍白粉腮泪痕斑斑，真似带雨梨花，人见均怜！

花中越怦然心动，忍不信了一声：“范妹妹！”

微微一纵身，张着那粗大有力的双臂，抱住了这个不幸的少女，用吻，表示对她的忏悔……

片刻后，范玉华又推开花中越，道：“花哥哥，你为什么吻我？”

花中越木然地看着范玉华，痴痴答道：“我爱你。”

“是吗？”

“是的，我爱你，也不能不爱你，因为，你的怀中已经有了我的骨肉。”

花中越话犹未落，范玉华突然仰首狂笑，笑声犹似巫峡猿啼，又似地狱鬼泣，听得令人毛骨悚然！

花中越大惊喝道：“范妹妹，你怎么了？”

范玉华停止了笑声，她的粉腮突罩寒霜，目光迫视在花中越的脸上，道：“你只为我有了你的孩子才爱我？”

这句话问得花中越脸上掠过一阵恐怖的阴影，半晌说不出话来。

范玉华冷冷喝问道：“你说呀！”

花中越叹了一口气，道：“是的，范妹妹，我不愿欺骗你，也不愿意使我的心感到不安，当你第一次碰见我且又爱我时，我的生命中的感情，已经枯竭了，无法施爱于人，虽然我爱你，可是，我不能够。”

“为什么不能够？”

“我知道，如果爱你，那只是欺骗你，因为我已经没有感情付给你，这一点相信你会清楚。现在，你已经有了我的骨肉，我明白我再不能不爱你。”

“是吗？”

“是的。”

范玉华冷冷一笑，道：“可是，我不要这个孩子！”

花中越心头如遭锤击，惊栗而问：“你不要这个孩子？”

范玉华冷冷笑道：“是的，我不要这个孩子，这是孽种！”

花中越浑身开始发抖，栗声问道：“你……你说这是孽种？”

范玉华阴冷说道：“不是孽种是什么？我要打掉它？”

花中越脸色一白，脱口道：“什么，你要打掉它？”

“是的，我要打掉它！”

“不，不，你不能够……”花中越疯狂地叫着。

范玉华冷冷道：“孩子在我的肚子里，我要怎么样就怎么样，你管得着？”

“不，你不能够这样，这多残忍？你……你……”花中越急得几乎要放声大哭。

范玉华冷然道：“是的，那是你的骨肉，我知道你会痛心，可是，我不能不这样，那是孽种，你想，我们能结合么？”

“可以的，只要你原谅我，我们可以结合。”

范玉华冷笑道：“花中越，你应该知道，你杀了我父亲，难道我还会嫁给你？”

花中越道：“可是你也不应该打它呀！”

“太残忍？”

“是的，那小生命是无辜的！”

“这是我的报复……”话落，纵声大笑！

花中越全身一阵冰冷，喃喃道：“报复？……对我的报复？……”

“是的！对你的报复！”她的声音突然变为阴冷，说道：“花中越，我不否认我曾经爱过你，爱得非常非常之深，可是现在，我明白这是一场梦。风火谷相逢之后，我本打算永远不再见你，可是，我不能够，我必须再见你一次！”

“为什么？我茫然不知，或许，在这许多天的分别中，在某些时候，我忘了你的轮廓，我必须再见你一次，使你的轮廓永铭在我脑中，而不致忘怀。

“也许，你会笑我太过痴心，可是我明白，你是第一个闯进我心扉的男人，我毕生难于忘怀。

“虽然，往事像一场梦，可怕的梦，现在该醒了，我分析过，我得到了什么？又失去了什么？……

“我不会怪你，也不会怪命运，坎坷的生命旅程，只是给我留下了片刻的绮旎回忆，但，我心满意足了。”

“如今，我不再苛求，也不再梦想。我何尝不明白，我爱你是错了？可是我当时无法自拔，因为我有少女的痴情。”

“现在，什么都成为过去，我只是希望再见你一次，从今之后，我们情断义绝！”

袅袅哀语，闻之令人柔肠寸断，花中越纵然虽是铁铸心肠，也不能不被这番话说得热泪盈眶。

范玉华又道：“谁也不必难过，其实，你也不会难过失去我，然而，在往后的日子里，我再也不会忘记你。”

语毕怪然一笑，当下一转身，扶起天龙女受伤的身子，缓缓向山下走去！

花中越失神地望着范玉华的娇影，叫道：“范妹妹……”

范玉华转身苦笑道：“我们在无意中相逢，默然而别，不是很好么？人生是戏，我们的戏终场了。”

花中越疯狂叫道：“范妹妹，你不能够，那个生命是无辜的，它并没有错，你怎能忍心这样对它？”

范玉华冷冷一笑，道：“这件事我们不必多说了。花中越，下次我们相见的时候，但望我们还会是一对很好的朋友！”

话落，又转身走去。

花中越全身冒着冷汗，语带沙哑地叫道：“范妹妹……”

然而，范玉华没有转身，她扶着天龙女，慢慢消失在苍林之中……

别了！这对恋人，在悲惨的命运中，悄然而别……

诚如范玉华所说，这是一场可怕的梦，如今梦醒了，她与花中越之间，也就此完结。

望着范玉华消失的背影，花中越疯狂大叫：“天啊……这是多么可怕的事……那孩子是无辜的……”

疯狂地叫声，响彻整个苍林，那声音听得令人毛骨悚然。

花中越身疲力尽，他停下了叫喊，在这刹那间，他感到自己的灵魂好像完全脱离了躯壳。

他想哭，可是，他哭不出眼泪。但心中的一股积愤，他知道必须发泄出来，否则，他会疯了。

他大叫一声，双手突然向面前的那棵大树劈去，轰然之声响起，两棵大树应声而折……

他击倒两棵大树之后，依旧没有停手，出掌如电，掌力如涛，轰然之声，震撼了整个雷云谷……

树一棵又一棵地折断……眨眼之间，他面前的十几棵大树，全部被他的掌力摧折。

积愤发泄后，他又怔怔伫立，好像忘了置身何处，甚至觉得自己已经在这世界上消失。

他喃喃自语：“花中越啊花中越，你到底做了一些什么？……那是你的骨肉，那小生命是无辜的……”

花中越念声未落，突然，从苍林中涌出了十数个人影，飞身向花中越立身处奔来。

这正是天生会人物。当下，这十几个天生会高手乍见是花中越，脸色无不微微一变！

花中越似是没有发觉到自己已经在极为危险的处境，他只是在模糊的眼前叠出了十数个人影……

天主会当先之人，正是外堂堂主邱日星。他欺身到花中越面前，冷冷道：“想不到会是你掌门人，邱某幸会了。”

花中越从茫然的情绪中惊醒过来，眼光一扫来人，冷冷一笑，道：“你们是来送死的？”

邱日星脸色一变，道：“掌门人跟本会有不共戴天之仇，本会正想找你算帐，想不到你自己倒先送上门来……”

花中越此刻怒火未消，乍闻此言，脸上突罩杀机，扑向天生会高手，呼呼击出两掌。

含怒发掌，其势如电，随着花中越掌力过后，惨叫之声响起，数位首当其冲的高手，应声而倒！

这副身手使邱日星吃了一惊，数日不见，花中越的武功，竟又高得如此出奇。

他怎么会知道，囤积在花中越天地之桥之间五颗千年灵芝果的威力，全部发生了作用。

花中越两掌毙死天生会数个高手，正待扑身，突然，他的背后传来一个声音说道：“副掌门人，赶快离开这里。你又何必多杀无辜？徐萍、徐翠已在雷云谷之外等你。”

这声音在兀突之间传来，使花中越吃了一惊，因为他已经听出，这声音正是出他父亲花沧溟之口。

当下怔了一怔，眼光环扫天生会高手，冷冷道：“我就饶你们一些时日，再次碰在我的手里，当心我花中越手下不留情了。”话落，身影一纵，举身向山下奔去。

天生会十数位高手没有追赶，外堂堂主邱日星知道，凭自己的武功，无疑是以卵击石。

花中越身影一纵，顾盼间，已经去了十丈之外，突然，一声冷笑之声破空传至。花中越猛觉一道奇猛绝伦的内家掌力当胸袭至！

花中越这一惊真是非同小可，如非他应变得快，怕不已经死在对方偷袭之下。

花中越收身暴退，举目一扫，使他心头大震，他的面前赫然伫立了一位衣饰破烂而容貌照人的绝色少女！

花中越怔了一怔！

对方的衣饰与面目的确极不相称，那身衣饰，就像一个叫化子，而她的容貌，却美得惊人，那决不亚于黄梅娟之美。

那衣饰破烂的绝色少女冷冷一笑，问道：“你是什么人？”

声若银铃，犹似玉盘滚珠，听得花中越心神一荡，讷讷说不出话来。

那少女明眸迫视在花中越脸上，突然展眉一笑，道：“我想起来了，阁下大概就是名震江湖的花中越了？”

花中越暗然心楞，道：“不错，在下正是花中越。”

“也是终南派掌门人？”

“不，终南派已易掌门人。”

“那么，你是副掌门？”

“不错。”

那衣饰破烂的绝色少女妩媚而笑，道：“你知道我是谁？”

花中越摇了摇头，道：“在下与姑娘素昧平生，未悉姑娘为何出掌偷袭？”

那少女纵声大笑，笑得宛似花枝颤抖，花中越被这少女笑得莫明其妙，下意识脱口问道：“姑娘笑什么名堂？”

那衣饰破烂的绝色少女一敛笑声道：“我笑你呀！”

“笑我？”

“不错呀，笑你。人言你是一个杀人魔王，今日一见，我才知道他们胡说，阁下人材出众，俊美绝伦，除了谈情说爱之外，你还能做什么？”

这番话不论不类，真叫花中越听得如堕五里雾中，茫然不知所语！

那少女又道：“原先我几乎铸成大错。如果我劈死你这个小白脸，我哪

里去找丈夫！”这下又是轻轻一笑！

花中越突然似有所悟，冷冷喝问道：“姑娘是什么人，请赐芳讳，否则别怪我花中越得罪了。”

那衣饰破烂少女依旧轻笑道：“哎哟，你凶什么，我……”

“你如再不说，我便不客气了。”

“我忘了自己的名字呀。”

花中越脸色一变，喝道：“你是不是现任天生会会长俏疯女？”

那少女怔了一怔，道：“正是。”

花中越脸上突罩杀机，晒然道：“原来是你，我倒以为是什么人，你挡住在下去路，意欲何为，不妨明言。”

“哎哟，你紧张什么？我们这样谈谈不好么？何必气势汹汹？你说是吗？”

花中越脸色一变，道：“谁跟你这个疯女人胡扯，如再不让开去路，当心我要得罪了……”

俏疯女被花中越这一喝，幽伤地道：“人家好好地跟你谈……你……你竟用这态度对我们一个女孩家……”说到这里，竟呜咽哭了起来。俏疯女确实名副其实，说话语无伦次，而且竟在花中越面前，表演女人三“绝”之一的哭。

花中越生平最怕女人哭，这一哭，哭得花中越发怒也不是，不发怒也不是，怔怔伫立当场，望着俏疯女掩面而泣。

俏疯女哭了一阵，越哭越伤心，而且哭得煞有其事。花中越见她哭得柔肠寸断，不由急叫：“我也没欺负你，你伤心什么？”

俏疯女呜咽道：“我跟你说……话……你竟这样对我……”

花中越被她这一哭，把心都哭软了，当下叹了一口气，道：“好吧，你有什么事说呀，何必哭哭啼啼。”

俏疯女一敛哭声，道：“假如你要我不伤心，就好好跟我谈。”

花中越无奈，道：“你说吧！”

俏疯女破涕为笑，道：“你不生我气了？”

花中越被弄得哭笑不得，只是怔怔站立，一语不发。

俏疯女莲步轻移，走到花中越面前，道：“你是不是真的不生我的气，你说呀！”

“姑娘对在下如无存心不良，我生你的气干什么？”

俏疯女嫣然一笑，贝齿微露，梨涡轻现，一副绝色风情，看得花中越怦然心动！

俏疯女又道：“副掌门人，你今年几岁了？”

这突然一问，使花中越茫然不知所答。这当儿，俏疯女已走到花中越身前一尺之处。

当下花中越冷冷道：“姑娘问话应客气一点。”

“客气什么？”

“你管我几岁？”

“因为我爱你呀！”

花中越心头一震，脱口道：“你……你……”

“我说我爱你！”甫自出口，只见她玉腕疾如电光石火，猝然拉向花中越的腕脉穴上！

花中越猛觉身上一麻，穴道已被扣住。

俏疯女这一招的确出人意料这外，花中越做梦也想不到，俏疯女竟会来这一着。

这不要说花中越闪不了，就是普天武功再高之人，在毫无防范之下，也无法闪得了俏疯女这一手。

花中越腕脉被扣，情知不妙，当下喝道：“姑娘，你……”

俏疯女粉腮突地一变，道：“副掌门人，你乖一点吧，如果你再不分好歹，当心我要下毒手了。”

花中越气得浑身发抖，一双眼睛放射着两道慑人光芒……

俏疯女当真是一个疯女子么？这一点，花中越心里一经大意，毫无分析。

俏疯女既掌天生会会长之职，哪会是一个毫无主见，疯疯癫癫的女疯子？她使出这一手，完全因花中越武功太高，如果不用这哭笑的疯癫办法，花中越哪会失手。

花中越大意失荆州，当下穴道被扣，气得肝胆皆炸，可是又拿她没有办法。当下喝道：“姑娘你这是什么意思？……”喝话声中，功力突然运聚“腕脉穴”上！……

俏疯女脸上突罩杀机，道：“副掌门人，你应该放明白一点，俏疯女并不是真正一个疯子，你还是少用一些内力吧。”

说话间，花中越猛觉腕脉穴上犹似刀割，痛得他额角微微出汗。

他脸色一变，喝道：“姑娘好毒辣！”

俏疯女道：“你副掌门人炸死本会将近百个高手，难道不辣？”

花中越心里一横，道：“乘人不备下手偷袭，难道不握有失你一会之长的声誉？”

俏疯女晒然一笑，道：“对你副掌门，我可不管这些。”

花中越钢牙一咬，心里暗忖：“这个蛇蝎女人，我有一天要不毙了你，誓不为人。”

心念间，冷冷说道：“姑娘要怎么样，不妨明言。”

俏疯女道：“跟我到天生会总堂！”

“这个花中越办不到。”

“办不到也要办，请不要忘记你的生命操在我的手里。”

花中越横心道：“你又能将我如何？”

“能把你如何？我现在要杀你，还不是易如反掌？”

“那不妨下手。”

“可是我现在却不要你死！……”

俏疯女话犹未落，邱日星率领数十位天生会高手已经到了场中，把花中越围在核心。

邱日星向俏疯女躬身一礼，道：“弟子叩见会长！”

俏疯女明眸一眼横扫天生会高手，道：“这里已经没有你们的事了，你们走吧。”

邱日星眼光扫了花中越一眼，冷冷一笑，与门下数位弟子飞奔向雷云谷。

俏疯女望着花中越冷冷道：“副掌门人，走吧。”

花中越冷哼一声，道：“如果你要把我带走，除非花中越死在你手里。”

俏疯女晒然失笑道：“这么说来，你当真不走了？”

“是的，我花中越决不会跟你走。”

“既然如此，就别怪我不客气了。”语毕，右手加了两成功力。痛得花中越牙齿咬得格格出声，额角冷汗直冒。

俏疯女晒然笑道：“你走不走？”

花中越一紧眉，道：“不！”

“不？你再说一遍？”一语甫罢，粉腮突罩杀机，眼睛迫视花中越的脸上。

花中越衡量了一下眼前情势，钢牙一咬，心里忖道：“事到如今，只好拼了！”

拼命之心一决，他蓄势待发，左手迅快地扣了一颗霹雳弹准备与俏疯女同归于尽。

花中越这一手，俏疯女并不是一无所睹，只是她不知道花中越手里所握的就是霹雳弹。

当下冷冷问道：“花中越，你拿的是什么？毒药？”

花中越冷冷道：“不错，是毒药，如果你再不放开手……”

“你就要把毒药吃下？”

“不错！”

花中越说话中，左手紧扣着霹雳弹，准备击出。

情势一片紧张。

如果花中越击出霹雳弹，俏疯女能不能逃出这一炸之危，还是一个问题，但花中越也势必丧命。俏疯女一经发觉花中越击出霹雳弹，扣在花中越“腕脉穴”上的右手，势必也乘势出击。

“腕脉穴”虽非死穴，但如果被击中，如不残废，也势必身受重伤。

花中越迫于眼前情势，不得不出此下策，如果俏疯女再不放手，他的霹雳弹便要击出。

假如俏疯女知道花中越手里扣的是江湖闻之丧胆的霹雳弹，那花中越真的要丧命在俏疯女之手了。

当下俏疯女冷冷一笑，道：“你想吃，我却不叫你吃下。”

花中越脸上罩起一片阴影，道：“你不放手？”

“我不会放手。”

花中越大喝一声，左手所扣的霹雳弹，挟着暴喝声中，猝然击出。

花中越也在击出霹雳弹之际全部功力聚于掌间，想以百年以上的内力，抵制俏疯女下击之势。

花中越的霹雳弹击出，俏疯女粉腮突然一变，她原先没有想到霹雳弹，如今见这黑溜溜的东西击出，使她猛然忆起。当下厉声大喝：“花中越，你！”

你字犹未出口，轰然一声暴响，花中越这猝然击出的霹雳弹爆炸了！

也在俏疯女厉喝声中，花中越猛觉剧痛如割，刺入心肺，一只右手，像整个脱落似的。

依旧是巨石滚飞，林木飞折，好一场爆炸。

随着爆炸声中，一条人影，疾如闪电向外泻去。花中越随着一阵剧痛攻心之后，人便昏死过去。

爆炸声停了！

爆炸的场地，除了树木残折之外，再也没有看见一条人影。

奇怪！

难道花中越与俏疯女没有死么？

这确实是一件怪事，这霹雳弹既然爆炸了，不要说花中越受伤无法闪避，就是俏疯女也未必能逃过一死。

可是，地上没有他们两人的尸体，这证明花中越没有死！

不错，花中越并没有死！

在花中越击出霹雳弹并且爆炸的一刹那，一条人影，挟以星火真空之势，把花中越带开了。这条带开花中越的人影，赫然就是那个背剑神秘客！

俏疯女是一个轻功造诣极高人，哪会轻易挨炸。在花中越击出霹雳弹之际，她已经纵身飞开。

当下，那神秘客挟着昏死过去的花中越，向山下奔去。

久久，花中越才又悠悠转醒。他回忆那已经发生的事……可是，他除了知道一声爆炸之外，其余一无所知。

他喃喃自语道：“难道我没有死么？……”

花中越自语甫落，紧接着一个声音从他的耳边飘过：“是的，副掌门人，你并没有死。”

随着声音，花中越运足目力望去，他看清站在眼前的，正是那个神秘客！

花中越心头一震。他想像得到，必是这个他推测就是他父亲的花沧溟的神秘客救了自己。

在这同时，他心里感到一阵黯然，如果眼前这个人就是他父亲，他又如

何叫他？

想到这里，他本能挪动了一下身子，突然哎哟一声叫，猛觉一双右手，在他一挪动身子之时，剧痛似割，疼得额角冷汗唰唰滴落。

神秘客苦笑一声道：“副掌门人能保全一条性命，已经难能可贵了。”

花中越吃惊半晌，问道：“你救了我？”

“如非我早到一步，你此刻必已粉身碎骨了。”

花中越感激地注视了神秘客一眼，道：“我的右手……”

神秘客微微一笑，道：“恐怕要残废了！”

“什么？”花中越脑海如遭雷击，嗡地一声，脸色大白。神秘客这句话，令花中越的灵魂好像脱离了身体！

如果他残废了一只右手，这是多么可怕的事呀！

他浑身冷得发抖，骇然问：“我的右手要残废了！”

神秘客苦笑道：“可能是的。”

花中越吃惊得两只眼睛犹似铜铃，骇然不知所答。

神秘客又道：“副掌门人，失去一只右手并没有什么不得了的事，你还有一只左手呀。”

“再也没有救了？”花中越吃惊地问，他的眼睛，恐惧地迫视在神秘客的脸上，好像一个犯人，等待法官的判决一样！

神秘客叹了一口气，道：“你的腕脉穴被扣，俏疯女用力下击，使你穴脉停止，功力无法再度运行，我曾试替你打通，可是我失败了，这不是我的功力所能办得到的，南极仙翁或可救你右手不残废也不一定。”

花中越道：“假如南极仙翁也没有办法，别人都办不到了？”

“我想是吧。”

花中越叹了一口气，缓缓站了起来，他的一只右手再也不受他支配，而在摇晃着。

花中越惨然一笑，道：“也许真的是难能可贵了……”

他一敛笑容，眼光迫在神秘客的脸上，突然问道：“我以为你死了。”

花中越这句话说来极为平常，可是神秘客听来，脸上的神情为之一变，骇然问道：“副掌门人，这话是什么意思？”

花中越笑了一下，道：“你以为我不知道你是谁？”

“谁？”

“你要我说破？”

神秘客强颜一笑，脑中念头一动，道：“副掌门人，我现在有事，先走一步，有缘下次见了！”

花中越突然道：“把话说完再走不迟！”

“我们下次谈吧！”话落，就待纵身跃去，冷不防花中越突然截住去路，冷然问道：“你把我的身世弄清楚再走不迟。”

神秘客脸色骤然苍白起来，下意识地退了两步，道：“什么身世？”

花中越冷冷说道：“你不要以为我不知道你是谁，告诉我，我到底是翠花仙子所生？还是赛嫦娥？”

神秘客惊愕的神情，像昙花一现，随即现出微笑之容，当下答道：“这是副掌门人自己的事，我怎么会知道？”他语锋略为一停，又道：“雷云谷之外，终南派掌门人来找你了！”话落，只见他猛地弹身，身影犹似巨鹰，飘然而逝。

这身影之快，叫花中越无法追赶。望着神秘客远去的身影，似喃喃自语：“他不愿意说就算了。”

蓦地里，使他心头大震，他忆起了这个神秘客所说的终南派掌门人来找的话。

他微微心骇：黄梅娟来找我干什么，她又怎么知道自己在雷云谷？

当下纵身，奔下苍林，举目向雷云谷外飞奔而去。

出了雷云谷，举目望去，果然在离雷云谷不远这处，站着三条人影！

这三条人影当中一人，就是黄梅娟，左右两侧之人，一个刑司殿殿主吕朝阳，另一个是七雄之首的赛铁拐李文青。

花中越乍见三人，必知必定发生了事情，这时吕朝阳与李文青一见花中越，慌忙上前，躬身一礼，道：“弟子叩见副掌门人金安。”

花中越道：“二位不必多礼！”

吕朝阳与李文青恭身应是，缓缓退开一侧。花中越这一抬头，心头大震，只见黄梅娟粉颈低垂，望也不望他一眼。

花中越全身一阵颤抖，他想到了黄梅娟告诉他的话，如果他变回原来的面目，她理都不理！

他吃惊而立，恨不得即刻退离这里，而不敢见黄梅娟，因为，他不愿一件残酷的事，摆在自己眼前。良久，黄梅娟终于抬起了头，映在花中越眼里的，是一张枯黄的面孔，这使花中越悚然变色！

黄梅娟美赛仙姬，数日不见，黄梅娟不但失去了娇丽，而且人比黄花瘦！

她丧失了绝代姿色，替而代之的是黯然的神情，枯黄粉腮，这情景使花中越怦然心惊！

这是为什么？

这当儿，黄梅娟樱唇轻起，向花中越似笑非笑地咧开了唇瓣。可以看得出来，这笑容里，包了多少幽怨与辛酸。花中越此刻不能不硬着头皮缓步走到黄梅娟面前，躬身一礼，道：“弟子花中越，参见掌门人金安。”

黄梅娟苦笑一下，道：“副掌门人不必多礼。”

花中越恭应谢令之后，缓缓退到黄梅娟身侧，问道：“未悉掌门人移驾雷云谷，可有重大之事？”

黄梅娟苦笑道：“如果我们不是碰到霹雳子以及一个神秘的背剑灰衣人，想找到副掌门，真是大海捞针。”

花中越接道：“禀告掌门人，寻找弟子，有何重大之事参详？”

黄梅娟凄惋一笑，问道：“副掌门人永远不回终南山了？”

这句话问得花中越心头一震，道：“不，只是弟子私事缠身，致未能回终南山履命。请赦弟子之罪。”

黄梅娟道：“你曾回终南山一次？”

花中越脸色微微一变，慌忙答道：“是的。”

黄梅娟凄苦微微一变，像是有无限的幽怨，从这凄然的笑容里表现了出来。

花中越愧然垂首。当初自己回终南山之时，因怕见黄梅娟，又悄然而走，如今黄梅娟问及，怎不感到难过？

黄梅娟一敛笑容，道：“你为什么不来看我？”

花中越被问得脸上一红，好像他对黄梅娟做错了一件无可宽恕的事一样！

他愧然地望着她，茫然不知所语。

黄梅娟凄然一笑，道：“我不值得你看么？”

话像一支利箭，直戳花中越的心扉。他想哭，却又哭不出眼泪，他能体会得到，黄梅娟是多么爱他！

可是他忽略了她的憎意！这一点，他间心有倪了。

黄梅娟追问道：“副掌门人，你说呀！”

花中越黯然道：“不！我怕见你。”

“为什么？难道我把你吃掉么？”

花中越叹一口气道：“你不会了解我”！

“副掌门人，我已经说过，我愿了解你。”

花中越凄然而笑，这种笑，是潜意识的，并没有经过大脑考虑。大凡一个人在一件事无法谈清时，都会发现下意识的苦笑！

在他的苦笑里，可以看得出来，那是多么凄惋！

黄梅娟忽然望着吕朝阳与李文表，说道：“两位请先回终南山，我与副掌门马上就到。”

吕朝阳与李文青对于黄梅娟与花中越的言谈举措，一目了然他们之间发生了什么。

当下齐声应是，展身奔去，消失不见。

花中越见吕朝阳与李文青走后，开口说道：“黄姑娘，我不知道我应该如何向你表白心意。你不会知道，当我恢复本来面目时，我是多么难过。”

黄梅娟黯然笑道：“难过什么？”她明眸扫视在花中越的脸上，又道：“你已记起了我对你的话，而不敢见我？”

“是的。”

“为什么？”

“我不愿意看见你的脸孔，因为我预测到，一件不幸的事又将在我的身上发生……”

黄梅娟幽然一叹，道：“假如我不来找你，从此以后，你再也不会回来见我？”

“会的，那只是时间问题

“也许这时间永无终止？”

花中越长叹一声，像是有无限的心事无法表明，当下望着黄梅娟，道：“当时我到终南山，因为急事在身，不得不即刻离开，希望你能谅解我。”

“我谅解你，既然你不愿意谈这件事，我们就不谈吧，也许你认为那是已经过去的事了。”

花中越脱口说道：“想不到你一病，瘦得这个样子，真令人难过。”

黄梅娟笑道：“我瘦的原因不在病，而是心灵的煎熬。”

花中越哦了一声，似懂非懂的问道：“心灵的煎熬？为什么？”

“我在想，想从前，也想将来，我默问自己，我今生是否能再见到你。”

“为什么不能。”

“你不会来看我，也不愿再到终南山，我想，我在你的身上得到些什么，失去的又是什么？”

花中越正待答话，黄梅娟又道：“我曾经想忘记这件事，可是，我不能够，虽然，往事是片断的，我对你的那段恋情，毕竟是绮丽的。”

花中越纵然是一个铁石心肠，也被这番话说得热泪盈眶。

的确，病并不可怕，怕的是怀念与挂忱，当一个人在想一个人的时候，那种心灵的煎熬，就不是用理智所能克服的。

她像任何一个少女一样，多心、怀疑、恐惧，她怀疑花中越是否永远不再来看她，多心花中越是否变心，她怕从此之后，永远失去了花中越。

这几种心灵的煎熬，使她无法承受。

她曾经号哭，想把心中的委屈，借着哭声发泄出来，可是失败了！

她无法战胜理智！

那思潮的煎熬，像洪水泛滥一样，无法收拾，淹没了她整个心灵，她像自己从此毁灭。

期待的日子，对一对恋人，即使只是一天，也漫长得像几十年一样。

情，使她丧失了绝代姿色！

想，令她身心消瘦！

有几个少女真正能忘怀她生命中的恋人？当然，这是一件可能的事。

黄梅娟自然也不例外。她有少女丰富的感情，当她赤裸裸把感情献给一个人时，她就想换回代价——别人也会同样爱她。

可是花中越使她失望了。

在她病中，花中越竟没有去看她，这怎不令她感到伤心与难过？

她来了！来找花中越。

无限的幽怨，她想倾心相诉，可是面对情人，心头千言万语，却又不知从何说起！

山风轻拂，寒意袭人！

山风，又吹散了黄梅娟的秀发，遮掩了她半个粉腮……她手轻抬，轻轻把它拂开，说道：“花中越，多少日子来，我在想你，为什么你会不来看我？”她凄然地笑了一声，又道：“也许，黄梅娟作茧自缚，你根本没有把我放在心上……”

言至于此，两颗泪珠，滚下了她那苍白的粉腮。

带雨梨花之容，看得花中越怦然心动，脱口而出：“黄姑娘，我爱你。”一股冲动的情绪，涌上他的心头，他一个纵身，抱住了黄梅娟的身子。

黄梅娟缓缓闭上了眼皮，她感觉到，灼热的唇瓣，已经压在她的樱唇上……

她打一个冷颤，她的玉腕紧紧地搂着花中越的肩膀，吻的烈火，暂时温暖了她的心……

生命的火花，也从此再度燃起……

半晌，黄梅娟感到一股悲伤的情绪又在心扉涌起，她霍然推开了花中越，问道：“你为什么吻我……”

花中越一抬头，只见黄梅娟粉腮泪痕斑斑，但脸上却抹过一层寒霜，花中越不期然地打了一个寒噤，当下答道：“因为我爱你……”

“爱我，你只是想玩弄我吧！”

“不，你不能误会我。”

“我不会误会你，爱你花中越的女人，比比皆是，我曾分析过，如果你花中越爱我，当初就不会不来看我。”

花中越道：“你应该知道，你当初对我说的话，无时无刻不在我的脑海盘旋，我怕你见我本来面目之后，真的不理我。你想，我能忍受这残酷的事实么？”

“ 为了这个原因，你不来看我。 ”

“ 是的，请相信我。 ”

黄梅娟苦笑了一下，幽幽说道：“ 你花中越记住这句话，我黄梅娟也记住这句话，你不但玩弄我，而且也欺骗我。 ”

“ 我几时欺骗你？ ”

“ 当初你为什么告诉我你就是花中越，而说花中越死了，以致令我情苗深种，无法自拔？ ”

这番话问得花中越哑口无言，想不到当时的错误，而造成这了不可收拾的场面。他有口难辩的苦笑了一下，说道：“ 我不是故意骗你。 ”

黄梅娟也苦笑了一下，幽幽道：“ 我相信你也不是真的有意骗我，不过，黄梅娟命该如此，也不会怨天尤人，我们之间就此结束了。 ”

花中越心头一震，道：“ 你……你说什么？ ” 他吃惊了，因为一件残酷的事，又开始摆在他的面前。

黄梅娟惨然而笑，道：“ 你不要吃惊，黄梅娟并不是爱你漂亮的女人，我曾经分析过，我们之间，像一场戏，如今该结束了，虽然这样的结束，太过牵强，可是，我不能不这样，我会记住你对我的情意，不过这情意是真是假，我将引为毕生的美丽回忆。 ”

花中越叫道：“ 不，我们不能这样结束。 ”

“ 那又该如何结束。 ”

花中越黯然长叹，喃喃道：“ 这是多么残酷的事实！…… ”

“ 对你并不残酷，爱你的少女俯拾皆是！ ” 她苦笑了下，道：“ 这件事我们现在不谈，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多提及反而令人感到伤心，你说的是吗？ ”

花中越在极度伤心之后，转变得泰然了，当下苦笑道：“ 永远无法挽回了？ ”

“ 这是我的诺言，我不能不遵守，相信这一点你会了解。 ”

花中越真是欲哭无泪，欲言无语，半晌说道：“ 你何必这样折磨自己，既然两心相爱，何必…… ”

“ 我当初已经说过，如果你就是花中越，我便离开你。 ”

事到如今，花中越知道再也挽救不回来这场不平凡的爱情，当下苦笑道：“ 但愿有一天会回心转意。 ”

黄梅娟苦笑一下，问道：“ 花中越，你还是终南派一分子？ ”

花中越答道：“ 不错，掌门人何以有此一问？ ”

黄梅娟脸色一沉，道：“ 我到雷云谷除找你一慰宿愿之外，再者，就是找你回终南山。 ”

“ 什么事？ ”

“ 当初你已经听过，本派数年来，便与峨嵋一派，屡动干戈？ ”

“ 不错。 ”

“ 你知道为什么？ ”

“ 弟子不知。 ”

“ 这件事演变已久，当初先父在时，便与峨嵋派动过数次干戈，原因是为了一本书…… ”

“ 什么书？ ”

“ 峨嵋派的武功秘录。该书本来藏于峨嵋派经院之内，五十年前，先父

领本门弟子，到峨嵋金顶万佛寺接受该派掌门人五修和尚所举行之群英宴。适时，本门弟子其中一人，与峨嵋派一弟子结有宿怨，私下约在藏经院交手。当时情形如何，我们既未目睹，自不能妄下断语，不过据说这两个人在藏经院外动手，峨嵋派该弟子被本派弟子打得重伤而逃入藏经院……”

花中越接着：“于是本派那位弟子也追了进去？”

“不错，本派弟子也追进了藏经院，这件事本来谁也不知道，直到第三天，先父回到终南山之后，便传出峨嵋派失落了一部奇书，而找到本派头上来。”

花中越追问道：“本派该弟子拿了没有？”

黄梅娟摇了摇头，道：“先父当时为这件事，曾刑问这位弟子，可是这位弟子矢口否认，他说他只进过藏经院，便又出来，后来这位弟子一气之下，运掌自绝而亡。”

花中越皱了皱眉头，道：“我可以断定该弟子并没有盗取该书。”

“可是，峨嵋派却一口咬定本派偷了该书，屡次率领派中高手兴师罪，致发生一场永无休止的战争，而使本门丧失了六十位精英。”

花中越马上明白过来，道：“莫非现在峨嵋派又率领门下弟子兴师问罪？”

“正是，峨嵋派已正式下书四日之内到终南山。”

“四日之内？”

“不错。”

花中越脸色变了，四天之内，正是风火谷群雄之会，自己去风火谷救无字天书势在必行，如果届时峨嵋派真的率人来犯，如何是好？

同时由这一点可以想到，峨嵋派突然而来，决非没有目的，何以迟在四日之内不可？

想像之中，将此二事想连起来，便可以知道，峨嵋派再度来袭，必与风火谷之事有着密切关系。

花中越心忖至此，黄梅娟已开口问道：“未悉副掌门人是否能回终南山？”

花中越道：“我会回去的。”

“那么，我先走了！”话落，莲步轻移，举身向前走去。

蹒跚脚步，配合着她那凄婉的身影，使人感觉到，她是一个情海里遭受不幸的少女。

花中越望着她的背影，冲动地叫道：“掌门人……”

黄梅娟扭过头来，黯然一笑，道：“有什么事么？”

花中越叹了一口气，道：“我跟你一起回去。”

黄梅娟道：“如果你有事待办，我不勉强你跟我一道走。”

花中越摇了摇头，道：“我的事已经办完了。”

终于，他们两个人并肩而行，曾经是一对生死不渝的恋人，如今却又怅然不知所语。好像过去的事，离他们太过遥远了。

雷云谷外，远处站立三条人影，注视着花中越与黄梅娟缓缓走来……

这三条人影，正是徐氏姊妹及阴阳羽士。

徐氏姊妹如果不是被神秘客所救，否则，凭花中越与阴阳羽士的功力，想救她们，无疑是白日做梦。

神秘客救了徐氏姊妹之后，把她们交给阴阳羽士，又匆匆而别。

徐萍、徐翠两人乍见花中越，脸色同时微微一变，只见徐翠泛起惊喜之色，徐萍却脸泛怒容。

阴阳羽士当先欺步向前，向黄梅娟一礼，道：“想不到掌门人移玉到此，老夫有礼了！”

黄梅娟展眉一笑，道：“老前辈何必客气，这不折煞晚辈么？”

阴阳羽士哈哈一笑，慌不择言地道：“掌门人，你瘦了？”

“是吗？”

“还说是吗？简直瘦得不成一个样子，是不是想副掌门人想瘦了？”

这句话听得黄梅娟与花中越脸上一红。黄梅娟道：“老前辈何必开晚辈玩笑？”

这当儿，花中越的眼光突然触到一对发怒的眸子，他猛觉得心头一震，那正是徐萍的眼光！他不期然地打了一个寒噤，他可以体会到，徐萍所愤怒的是什么？

徐翠娇影一旋，飘立在花中越身前，问道：“你真是花哥哥么？”

花中越脸色一沉，他忆起了被徐翠冷落的情景，讨厌他的丑恶脸孔，想到这里，冷冷一笑，道：“不，我不是你的花哥哥，他已经死了。”

这句话不但说得大出徐翠的之外，就是徐萍与黄梅娟，也同时怔了一怔！

这当儿，徐萍缓缓移步，走到花中越面前，道：“花中越，你还认得我吗？”

花中越脸色霍然一变，惊恐之色溢于言表。他缓缓垂下头来，不敢接触徐萍的眼光，那眼光带着愤怒之火！

黄梅娟衡量一下眼前情势，向徐萍道：“萍姑娘，数日不见近况可好？”

徐萍缓和了一下脸上神情，向黄梅娟福了一福，道：“黄掌门人，恕徐萍怠慢迎接之罪。”

“徐姑娘不必客气，黄梅娟如何承受得起姑娘这大礼。”言下凄凉一笑！

徐萍明眸落在花中越的脸上，冷冷道：“花中越，你认为徐萍当真是一个下贱的女人？”

花中越脸色一变，道：“我几时当你是一个下贱女人？”

“如果你不是当我是一个下贱女人，为什么再玩弄我？”

“我并没有玩弄你呀。”

“没有玩弄？”徐萍脸上突然展露一片恐怖的阴影，道：“那么，你为什么骗我说你不是花中越，你以为我是这样一个女人，你招之即来，挥之即去？”她缓步走到花中越面前，喝问道：“你说呀？”

花中越被问得哑口无言，望着徐萍愤怒的神情，道：“徐姑娘，你应该了解我，我并不当你是这样一个女人，对于你，我永远存着一份内疚，我怎么会玩弄你？”花中越这番话说得黯然至极，他明白，徐萍与黄梅娟一样，不会谅解自己。

徐萍纵声一笑，道：“我当初曾对你说过，如果你是花中越而又玩弄我，我会自杀。现在，我这句话还是有效。”

花中越脸色大变，急道：“你不必如此……”

“是的，我不必如此，可是，我会这样。不过，现在时日不到，等我报了仇之后，我会这样的。”

这话使站在一侧的阴阳羽士暗地心惊，当下解围道：“徐姑娘，你应该原谅他。我可以断定，花中越的确深爱你，你们曾经相爱过，为什么不好好

地相爱下去？”

徐萍冷冷道：“我用什么献给他？爱情？贞操？”

花中越道：“贞操在爱情中间，并没有多大份量，只要深深爱，贞操又算得什么？何况，你又是为我失去贞操的呀。”

阴阳羽士道：“是的，贞操跟爱情不能混为一谈，你既然爱一个人，就纵了勇气。你应该知道，当一个人失落爱情时，是一件多么痛苦的事！同时，你也不必折磨自己。”

“可是，他不应该欺骗我。”

阴阳羽士道：“你分析过么？花中越会这样做，也是以爱为出发点，他怕你知道他是花中越时，会不爱他。”

徐萍苦笑道：“可是，我没有把贞操献给他，虽然他未必计较这个，可是这爱情已经划了鸿沟。”

“不会的，花中越并不是这样一个男人。”

这当儿，一个孤独的人影，在阴阳羽士与徐萍说话声中，缓缓走了开去！那是徐翠！

她纯洁的心灵，再度抹上了一层可怕的阴影，她发现自己又做错了一件事。

她明白，自己真的失去了花中越，再也无法收回。

徐萍发现妹妹悄然走了，向花中越道：“副掌门人，这件事以后我们再谈，也许以后我会回心转意。你该知道，你也不能遗弃我妹妹，她爱你胜过我。”话落，向她妹妹背后追去。

黄梅娟道：“徐姑娘，你不到我那里来么？”

徐萍道：“你们先走吧，明天我会来的。”

黄梅娟微微一笑，阴阳羽士望着她们远去的背影，吁了一口气，自语道：“一对不幸的姊妹。”话落，把眼光落在花中越的脸上，道：“副掌门人，你搞得满身情债，如何是好？”

花中越苦笑了一下，阴阳羽士道：“你对黄掌门人也不能过于薄情，老夫言至于此，我要先到碧华岩去了。”

话落，纵身跃去，消失不见。

当下，花中越与黄梅娟两人，也默默无语地离开了雷云谷。

一场恐怖的武林浩劫，终于拉开了序幕……

风火谷群雄大会，时日将近。

终南山，又将演起一场干戈！

花中越与黄梅娟离开了雷云谷，取道奔回终南山。

当下黄梅娟回头问道：“副掌门人就跟我回本派么？”

花中越心里突然似有所悟，觉得自己必须再到碧华岩去找南极仙翁医治自己的右手。心念一转，道：“我还要到碧华岩去一次。”

“你回来么？”

花中越望着黄梅娟幽然神情，答道：“我会回来的。”

黄梅娟启齿又止，半晌，才说道：“那么，我就回去了。”话落，一转身，向终南山上移去。

两颗离别的眼泪，在她一转身之后，掉了下来。她是多么希望花中越会叫她，可是，花中越并没有再叫她，只是默默地望着她孤独的背影，踽踽而逝……

他一转身，奔向碧华岩。

碧华岩群雄云聚，这里来了江湖第一流高手，南极仙翁、血龙子、霹雳子、神机子以及九指仙姑、阴阳羽士。

这些人无不是江湖第一流顶尖高手，花中越到碧华岩时，南极仙翁等人，已在岩外迎接。

花中越一一接见，当别人告诉他九指仙姑这四个字时，心里猛觉一跳！

九指仙姑是一个半老徐娘，双目如电，迫视在花中越的脸上。

这当儿，神机子微微一笑，道：“九指仙姑，你与花中越之间，倒有一点关系吧。”

九指仙姑脸色一沉，问道：“你父亲就是花沧溟吗？”

花中越点了点头，答道：“正是，老前辈认识他么？”

九指仙姑慈眉一紧，点了两下头，道：“认识，我们是几十年的朋友了。”

“知道，可是我无法告诉你。这点，你父亲总会有一天会告诉你的。”

神机子已开言道：“副掌门人，此次玄冰岛之行，仗你不少力量，使霹雳老友能够脱险。不过，你也受伤了不是？”

花中越点了点头，又把自己上雷云谷，伤在俏疯女手下事，告诉了在场之人一遍。

南极仙翁扫视了一下花中越右手穴脉，联合神机子的功力，才把他一支右手给恢复过来。

在场之人，以南极仙翁辈份为最，以下便算花中越，当下七个人在碧华岩外松树下石头坐了下来，开始研讨风火谷之行。

神机子目光一扫在场之人，当先说道：“风火谷之行，关系整个武林安危，这一点，不需要我说，大家都明白。”

“血影子武功，我们虽未目睹，不过，据传说，除了南极仙翁外，别人恐怕都不是敌手！”

“我们想进入风火谷救无字天书，确实是一个难题。血影子并不可怕，可怕的是火僵尸！”

“这个东西由独眼老怪花费无数心血炼成，其威力不是普遍人所能抵挡得住的……”

神机子话犹未落，一个声音突然接道：“我倒愿意试试火僵尸的威力！”

举目望去，说话之人竟然是血龙子。神机子微微一笑道：“这个你放心，总有叫你尝试的机会就是了。”他语锋略为一顿，又道：“这里面有两个人不能到风火谷。”

神机子此语一出，使在场之人心里同时一震，几乎不约而同地追问道：“谁？”

神机子说道：“第一个就是霹雳子！”

霹雳子脸色一变，脱口道：“我不能到风火谷？”

“不错，你不能去，你还有你要去的地方，”他眼光一扫霹雳子，说道：“风火谷之行，只剩三天不到，在这三天之中，峨嵋派将侵犯终南派！”

这句话说得花中越脸色一变，道：“老前辈怎么知道？”

南极仙翁微微一笑，道：“假如他不知道，哪来神机子之名？”

神机子淡淡一笑，道：“峨嵋派已加盟天生会，我们都知道，天生会除了一个现任会长之外，暗中还有一个操纵天生会的一切，这个人就是血影子。”

“三天之内，正是我们风火谷之行，峨嵋派会突然侵犯终南派，自然与我们风火谷之行，有着极大的关系。”

“对于这一点，血影子是想分散我们的力量，因为假如这样，副掌门人势必赶回终南山，而且目前我们唯一能抗制火僵尸的，只有花中越的阴掌。”

“如果花中越一走，我们风火谷之行，就注定了惨败命运。”

“同时，也是血影子不愿见花中越副掌门的原因……”

花中越脸色一变，道：“她为什么不愿见我？”

神机子神秘一笑，道：“这个你以后就知道，你父亲会告诉你，血影子与你父亲之间，也有一段不寻常的关系！”他笑了一下，又道：“是以，霹雳老友必须到终南山。”

霹雳子点头道：“老夫恭领教言，即刻到终南山。”

话落，就待纵身离去，神机子叫道：“你留下几颗霹雳弹再不迟。”

霹雳子说道：“要几个？”

“花副掌门的身上还有两颗，你就忍痛再给两颗吧。”

霹雳子将两颗霹雳弹给花中越，离开了碧华岩。

当下神机子又道：“第二个不能到风火谷的人是阴阳羽士！”

阴阳羽士脸色一变，道：“我不能到风火谷？为什么？”

神机子脸色一沉，道：“你要负责保护我的洞口。”

阴阳羽士微微一笑道：“你这个破洞口有什么好保护的？”

“到时你自然会知道，现在何必多问。你答应不答应？”

阴阳羽士道：“碰到你的手里，我能不答应么？”

神机子道：“那么，现在我们南极仙翁、九指仙姑、血龙子、我和花副掌门人，到风火谷。”

南极仙翁问道：“对于‘惧魂’、‘拘魄’的石阵，你是否研究出来了？”

神机子道：“想倒是想起来了，我们五个人去风火谷之后，由血龙子当先锋，花副掌门人抵制火僵尸，我与九指仙姑负责救人，南极仙翁保护他们两个进入风火谷……”

神机子谷字甫自出口，突见南极仙翁脸色一沉，低喝道：“何方朋友，既然到了碧华岩，何不现身一见？”

南极仙翁这句话，说得在场之人脸色同时一变，神机子却微微一笑，道：“既非不良之辈，就让他听下去好了。”

南极仙翁的眼光，迅速在神机子的脸上，好像这句话说得太出他意料之外。

神机子微微一笑，道：“这朋友已到多时，他既然不是血影子一派，让他听下去何妨？”

从谈话中，可以听得出来，这碧华岩之外，的确来了不少江湖高手！

这几个人之中，要算花中越功力最低，任他运足目力，也无法看到有人影子。

这当儿，南极仙翁已开口问道：“神机子，你知道来者是何方朋友？”

“知道。”

“请他下来如何？”

神机子道：“他未必肯下来与我们畅谈。”

南极仙翁道：“那么就让我请他试试。”

一语甫落，身影划处，疾如电光石火，飞身向三丈之外一棵大树扑去。

在南极仙翁身影一动之下，那颗大树之上，只听嘹地一声，一条人影疾如闪电，向外泻去。

这条人影身法之快，不亚于南极仙翁，只见他电闪一样，已经到了五丈开外。

南极仙翁身形再度弹出，说道：“朋友既然来了，何不留下？”

接连几个起落，已经追出数十丈！

那人影轻功虽高，毕竟不是南极仙翁对手，眨眼之间，已被南极仙翁截住去路。

当下，南极仙翁微微一笑，道：“朋友既不留，何不喝杯茶再走？”

南极仙翁说话声中，眼光扫向对方，只见来人是一个背剑的灰衣人。

来人，正是那行踪诡秘的神秘客！

南极仙翁微微一笑，道：“阁下何方高人，能否赐下尊姓？”

神秘客微微一笑，道：“南极仙翁名震天下，在下人间走卒，无意冒闯碧华岩，在此谢罪了！”话落，躬身一揖。

突然，背后传来神机子的声音说道：“阁下冒闯我碧华岩，想轻易一走，可没这么容易。”

神秘客一转身，道：“在下确是无心……”

神机子接道：“这个不成。”

“那又待如何？”

“喝一杯茶再走！”

“这……这……”

“为难吗？怕见花副掌门人？”

神秘客脸色一变。神机子眼光一扫南极仙翁道：“你知道这位阁下是谁？”

南极仙翁摇了摇头，道：“谁？”

神机子含笑道：“我说你聪明一世，糊涂一时了，这位阁下既怕见花掌门人，还有谁？”

南极仙翁闻言，脸泛肃然神情，道：“原来是花会长，请恕王某无知之罪。”

神秘客叹一口气，道：“花某人间走卒，何敢受此大礼？”

神机子微微一笑，道：“花沧溟，想不到你再世为人，却救了霹雳子一命，如果不是玄冰岛之行，花中越想救霹雳子，真的难上加难。”

花沧溟苦笑了一下，闭口不语。

神机子又道，“你不去见他么？”

“花中越？”

“不错。”

花沧溟摇了摇头，道：“不愿意他知道他父亲还活着。”言下凄然一笑。

神机子叹了一口气，道：“你认为你对不起他。”

花沧溟颌了一下首，黯然道：“是的，我太对不起他，我不但没有尽到父亲的责任，而且他几次几乎死在我的手里。”

“可是这已经过去了，如果不是你，他这次可能死在雷云谷了。”

“这是我的对他赎罪，算不得什么。”

“你不告诉他身世？”

花沧溟摇了摇头，道：“何必让他的心灵留下阴影？”

“也不去见九指仙姑？”

“以后我会见她的，现在时间未到。”

南极仙翁道：“你对天生会不无功劳，天生会能有今日声誉，全由你一手创起，想不到你会离天生会，这令人感到意外。”

花沧溟苦笑道：“江湖名利，有如过眼烟云，花沧溟能保一命不死，已是难能可贵了。”言下深深一叹。

神机子道：“风火谷之行，你是否有意凑凑热闹？”

花沧溟道：“可能我会去，不过去与不去，现在未免言之过早，三天之后，方能明白。”

三天后风火谷来了五位江湖顶尖高手，南极仙翁、九指仙姑、神机子、血龙子以及花中越。

风火谷，风云乍聚，一场血腥即将展起！

武林正义与邪恶之战，以风火谷为据点，这里，也将导致一场恐怖的武林浩劫。

五个人来到风火谷之后，由血龙子一马当先，飞奔进入风火谷。

花中越凝望风火谷，使他开始想到从前的一切，风火谷，他与那红衣美妇曾经有过绮丽的回忆。

红衣美妇……血影子……这两个神秘的人物，到底是不是同一个人？

他希望那不会是。

红衣美妇，他常常地爱着她，就像他曾经爱朱莲一样，可是红衣美妇曾经冷落他，怒火从他心扉涌起！

这当儿，血龙子一马当先，已经进入风火谷，举目望去，黄土一片。突然，从风火谷的狭山之内，奔出了两条人影，向群雄立身处奔来。

在场之人心里一片紧张。眨眼间，那两条人影已到眼前，来者是两个劲装大汉。

这两个劲装大汉眼光一扫群豪，右侧一人说道：“血影子有令，请各位进风火谷！”

血龙子冷冷一笑，这当儿，那两个劲装大汉横让数步，闪开去路。

南极仙翁微微一笑，皱了皱眉头。神机子开口道：“血影子已经知道我们有风火谷之行，不能说不无防备，我们对于自己的行动，应该小心为是。”

在场人点了一点头，扑身入谷。这杀那间，只见出现了四五十个人影，分身站立在风火谷外。

这情景看得这些武林群豪暗地心楞，风火谷何来这许多高手！

花中越也骇然色变，回向神机子问道：“老前辈，风火谷哪来这么多武林人物？”

“天生会的。”

花中越马上明白过来，这些天生会高手，必是血影子派来挡阵的。

心念之间，狭谷已经在望。只见两旁天生会高手虎视眈眈地注视着他们进入风火谷。

突然，一声阴恻恻的冷笑破空传起，紧接着一条人影迅如闪电地飘落在谷口。

这条人影来势奇快，在场群豪不得不下意识地退了两三个大步！

眼光一扫来人，血龙子脸上神情骤然一变，来人赫然是血魂怪婆。

血龙子纵声一笑，声若龙吟，引得百谷回鸣不绝，笑声未落，身影划处，

晃身立在血魂怪婆面前。

这紧张场面，在血魂怪婆一现之后，更显紧张。这当儿，分立两侧的天生会高手，在血龙子一欺身之后，缓缓靠了过来。这情景看得在场群豪怦然心惊，如果这四五十个天生会高手联合出手，其威力之大，非同小可了。

神机子脸色一沉，向花中越道：“ 霹雳弹！ ”

花中越迅速地扣了一颗霹雳弹，准备在这四五十个高手出手之时，即抖手攻出。

再说血龙子笑声嘎然而止，冷冷问道：“ 血魂怪婆，你还认得我么？ ”

血魂怪婆估不到血龙子会骤然出现，吃惊之下，下意识迟了半步，轻抖了一下手中拐杖道：“ 你血龙子就是化成了灰，我也会认识！ ”

“ 既然如此，哪里好不过，血龙子为你，几乎身败名裂，这笔帐二十几年未结，现在我该总算一次了。 ”

一语甫毕，功运双掌，蓄势待发。

血魂怪婆道：“ 血龙子对我情断意绝，我哪会怕你？ ”

血龙子厉声一笑，喝问道：“ 是不是你杀死了冯玉燕与徐开仁？ ”

“ 不错。 ”

血龙子的脸上突然抹过一片杀机，咬牙道：“ 你这个下贱的女人，你为了爱我，竟不择手段，破坏别人。冷面罗刹冯玉燕与你何仇，你竟杀了她？ ”

他的眼光，迫出一道杀机，缓缓向血魂怪婆欺去。血魂怪婆冷冷喝道：“ 血龙子，如果你再迈进一步，当心我出手了。 ”

血龙子大喝道：“ 岂止一步，我还要杀你这心毒似蛇蝎的女人。 ” 一语甫落，身影猝然出手，其势如电。血魂怪婆冷笑声中，右手竹杖一抡，身子乘势暴退！就在血魂怪婆身子一暴之际，站在风火谷两侧的天生会三十几个高手，霍然发动攻势，扑身出手攻向血龙子。

血魂怪婆的一退，与天生会高手的一进，配合得天衣无缝，数十道撼山狂风，滚滚迫至。

血龙子大惊！

血魂怪婆就在天生会高手攻向血龙子，血龙子吃惊一骇之下，竹杖猛地抡起，喝道：“ 血龙子，你也接我一杖试试！ ”

在数十道如飚的掌力这下，血魂怪婆挟势抡拐，哪是普通人所能承受得起？

当下，血龙子钢牙一咬，右手以毕生功力，连发三掌，向涌来的掌力，身子乘势跃开。但就在他身子还未全部纵起之刹那，他猛觉心血一涌，身子结结实实挨了血魂怪婆一拐！

“ 砰 ” 一声，黄砂飞扬，血龙子的身子，似断了线的风筝，倒下来。

在这危急一瞬，血魂怪婆猛然弹身，再度抡拐击出。

一条人影，如电光石火般奔出，喝道：“ 血魂怪婆，手下留—— ” 南极仙翁拂尘卷向血魂怪婆的竹杖，把血龙子的身子带开。

花中越也在南极仙翁出手之际，手中一颗霹雳弹，已向天生会高手落去，口中喝道：“ 接我一颗霹雳弹！ ”

弹字出口，轰然一声爆炸，黄砂飞泻，恐怖的惨叫声，撼栗了这狭小的风火谷！

这颗霹雳弹，又炸死了天生会二十个高手。

黄土上，断肢离花，血迹斑斑，场面惨不忍睹。

突然，一个冷冷的声音喝道 / 副掌门人，你这种手段中太毒辣了吗？ ”
挟着冷笑，一个红衣人影，像幽灵般飘立在花中越面前。
花中越不期然地打了一个寒哄，退了一步！
在场群豪，无不把目光投在这红衣人的脸上……

二十二

这条红色人影，来势奇快，来得又太过突然，在场之人，不约而同地叫道：“莫非血影子出现了？”

花中越一惊之下，后退数步，举目望去，他猛觉心头一震，这突然而来的人影，赫然是红线女丁春菊！

丁春菊明眸迫视在花中越的脸上，冷冷道：“花副掌门人，你用霹雳弹枉炸无辜，于心何忍？”

淡淡的笑容，却充满了哀愁。花中越不敢凝视红线女的眼光，毕竟他们有过不寻常的关系。

南极仙翁眼光一扫，含笑说道：“花副掌门人，你的恋人来了！”

花中越脸上一红，缓缓垂下头去。

南极仙翁取过一颗丹药，纳入受伤的血龙子口中，伸手拍了他几处大穴。

花中越的一颗霹雳弹，又炸去了天生会数十位高手，其余的天生会高手，再也不敢冒然发作。

神机子脸色一沉，低声说道：“花副掌门人，这一关只有你闯了。”

花中越犹豫了一下，他与红线女有过不寻常的关系，虽然他痛恨红线女当初瞧不起自己，但红线女对他，除了爱苗深种之外，还有过几次救命之恩。

可是神机子这一说，自然有他的用意，当即苦笑了一下，举身向红线女丁春菊而去。

花中越一欺身，神机子缓缓走到南极仙翁身侧，说道：“王仙翁，第一关出师不利，血龙子当场受伤，如果火僵尸再度出现，我们想救无字天书恐怕不是一件容易之事。”

南极仙翁微微地点了一下头，道：“我们必须速战速决！”

“不错，您赶快救醒血龙子。”

这当儿，血龙子已经幽幽转醒。神机子再递一颗丹药给他，说道：“血龙子，服过丹药之后，赶快运气疗伤。”

血龙子点了一点头，南极仙翁说道：“假如花副掌门人能够把红线女制下，我们就一举而上。”

神机子微微一笑，道：“您认为他们两个人打得起来么？”

南极仙翁怔了一怔，道：“他们不会打？”

“当然不会打。”

这当儿，血龙子已把精神恢复过来，一跃而起，怒视了天生会在场高手一眼，纵声笑道：“我不把你们这些小杂毛毙了，誓不为人。”

神机子微微一笑，道：“血龙子，何必火盛，你现在必须把血魂怪婆制下。”

一提起血魂怪婆，血龙子脸色大变，厉声大笑，也不答腔，身影弹出，猛扑血魂怪婆。

血龙子一扑身，呼呼两掌，打了过去。

这两掌聚了血龙子毕生功力，其威力的确非同小可，不说血龙子与血魂怪婆打得难分难解，再说花中越欺步向红线女丁春菊走去。

南极仙翁与神机子的眼光，全部聚在花中越的身上，好像要眼看着一场不幸的事发生。

神机子皱了皱眉头，道：“不幸的一对恋人……”

南极仙翁脱口接道：“不幸的恋人？”

“是的。”神机子话犹未落，只听花中越冷冷喝道：“红线女，风火谷将履为平地，你难道还想作最后的挣扎么？”言下心里一酸，一股黯然神伤的情绪，涌上了他的心头，他缓缓侧过了脸。

红线女惨然一笑，道：“这个倒未必，不过，我不会跟你交手。”

“那以你就站开。”

红线女苦笑了一下，说道：“花中越，我会站开的，可是不是现在。”她苦笑了一下，又道：“我们之间，有一些事必须谈谈。”

“谈什么？”

“你真正认为我们之间没有好谈的吗？”

“我想是的。”

红线女凄然地一笑，说道：“可是，我必须问你一件事。”

“你问吧。”

“你当初进入风火谷之中，发现了什么？”

花中越心里一跳，反问道：“发现了什么？”

红线女苦笑了一下，道：“你是否爱上了一个红衣美妇？”

这句话问得花中越脸色大变，他骇然地望着红线女，怔怔不知所答。

红线女苦笑道：“你说呀！”

“你……你怎么知道？”

红线女粉腮微微一变，道：“这么说来，你是真的爱上了那个红衣美妇？”

“是的。”

“你知道她是谁？”

花中越额角冒着冷汗，栗声道：“是谁？”

红线女也不回答花中越所问，兀自沉思，久久，才叹了一口气，说道：“一个神秘的女人。”

花中越问道：“是不是你师父血影子？”

红线女粉腮一变，道：“你认为是吗？”

花中越脸色突然苍白起来，颤声道：“我不知道。”

“以后会知道的。她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女人，是吗？”

花中越急问道：“你告诉我，那红衣美妇是不是你师父血影子？”

红线女答非所问说道：“掌门人，也许我们之间，再也没有可谈的余地了。可是，我必须说一声：我爱你……”

花中越闻言之下，冷冷道：“是的，你爱我，可是，你红线女爱我的是一张脸孔。”

红线女苦笑了一下，道：“不管我爱的是什么，但我红线女将毕生不会忘记‘花中越’两字，他深铭在我的脑海……”她惨然一笑，显示了无限的凄凉。

花中越似是无动于衷，冷冷道：“你要谈的就是这些？”

红线女道：“是的，我要谈的就是这些，因为这对我是非常重要的。”她怆然一笑，又道：“我们心自问，我对你做错了什么？是的，我一无所错，唯一使你不原谅的是，我爱上一个漂亮的花中越。”两颗泪珠滚下了她的粉腮，她纤手轻抬，把它拭去，又道：“红线女平生只爱一个人——花中越，截止目前，我对他付出的，是任何一个少女所没有的。”

花中越闻言，心痛如绞。是的，红线女并没有错，她只爱上了一个人——

——漂亮的花中越，她有义务为他忠心。

可是，为了这一点，他却痛恨她。

他不否认，红线女曾经给他的，是任何一个少女所没有的。哀哀絮语，怎不令花中越心中大恸？

红线女又道：“我为你付出太多，可是，我并没有怨我太过痴心，因为，你是我的初恋的情人，毕生，我只有爱你，直到死。”花中越默默无语地低下了头去。

红线女抑住了悲伤情绪，又道：“过去的事终究过去了，然而未来的事还没有发生，可是，那未发生的事，究竟在之中，红线女为你而生，也将为你而死……”

花中越脱口道：“你说什么……”

红线女道：“红颜一死酬知己，独留一梦向黄泉。”

花中越急道：“你……你想死？”

“是的，这是我的诺言，想掌门人大约不会忘记我这句话吧。”

花中越闻言，心里反而觉得不忍，因为红线女并没有大错，值得为他而死。

如果红线女真为他而死，他将变成了什么样的一个人？他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吗？

想到这里，他急忙叫道：“丁姑娘，我不需要你死！……”

“是吗？”红线女苦笑了一下，说道：“红线女是一个下贱的女人，何颜苟活下世？”她说锋略为一顿，又道：“掌门人，你要进入风火谷，赶快进去吧。”

话落，闪开数步，让开去路。

花中越没有挪动一下脚步。

这当儿，一声暴喝之声破空传来。循声望去，只见这暴喝之声，出自血龙子之口。

血魂怪婆的武功，本来就不是血龙子的对手，如今血龙子三掌攻出，她哪里能够接得下？

一声闷哼，挟着血龙子暴喝之声响起，一条人影飞泻而出，向外栽去。

就在血龙子一掌击倒血魂怪婆之际，伫立一侧的天生会高手，再度发现攻势！

暴喝响起，数十道内家掌力，同时攻向血龙子。

南极仙翁与神机子、九指仙姑一见，同时大喝一声，各攻一掌，击向掌劈血龙子的天生会高手涌去，把天生会在场高手劈死大半。

这当儿，血龙子大喝一声，乘势腾身而起，猛向血魂怪婆扑去，一掌向躺在地上的血魂怪婆劈下。

血魂怪婆此时受伤甚重，岂能闪过血龙子这骤然一击？

突然就在这极快的瞬，一个人影挟着雷霆万钧之力，一掌击向血龙子。

这条人影来得太过突然，使血龙子不得不收掌后退，他举目一扫，独眼老怪已经伫立当前！

独眼老怪突然出现，不但使“血龙子”为之一骇，即是在场之南极仙翁神机子九指仙姑，也各吃了一惊。

独眼老怪单眼一睁，一道杀机，迫视了在场之人，冷冷说道：“想不到为了一个无字天书，却惊动了你们这些江湖一流好手，独眼老怪倒是幸会

了。”

神机子皱了一皱眉头，低声向南极仙翁道：“王老头子，我们非赶快进入风火谷不可……”

“不错，否则，夜长梦多，那将对我们将是一件不利之事。”

神机子沉声应是，当下眼光一扫独眼老怪，朗声道：“独眼老怪火僵尸名震天下……”

独眼老怪哂然一笑，接道：“好说好说，谁不知你神机子精通卦理，今天我倒要看看你是否进得了风火谷。”

神机子笑道：“风火谷既非铜墙铁壁，怎能困住我神机子？”

独眼老怪脸上骤现杀机，冷冷道：“那不妨试试。”

独眼老怪话声甫落，突然，一声洪笑，破空响起，一条人影伫身在独眼老怪面前，喝道：“独眼老怪，我就先接你火僵尸的味道试试。”

独眼老怪眼光一扫来人，笑道：“你血龙子嫌活得不耐烦了？”

血龙子冷笑道：“这个未必！”

血龙子说话声中，花中越也已欺身上前，站在血龙子身后，蓄势待发！

血龙子一语东落，独眼老怪猝然发动攻势，右手一扬，一掌直劈过来。

血龙子冷冷笑道：“这一掌恐怕不受用，还是放出你的火僵尸吧！”

说话声中，一掌回敬过去。

血龙子这一掌不但出得快，而且猛，独眼老怪一接之下，觉得不妙，当下一纵身，慌忙暴退。

独眼老怪身影甫退，花中越猝然弹身，喝道：“独眼老怪，我也接我一掌。”

在花中越扑向独眼老怪这际，神机子一个箭步，欺到血龙子的面前，喝道：“血龙子，快走！”

“走”字甫出，当先纵身，向风火谷内飞奔而去。

这当儿，南极仙翁、九指仙姑也双双展身，向风火谷内纵身奔去。

血龙子一见情形，大喝一声，也紧跟着而去。

独眼老怪一见眼前情势，暗道不妙，正待放出袋中的火僵尸，但花中越掌力如涛，直迫过来。

这时，神机子等四人已纵身入谷。红线女并没有出手阻拦，横身让过去路！

这一着，大大出乎神机子的意料之外，当下停步，望了红线女一眼，只见她口泛苦知，神色一副冷漠。

神机子似有所思，当下叫了一声道：“红线女！”

丁春菊一抬头，苦笑道：“你们进去吧！”

神机子报以低沉的苦笑道：“你违抗师命了。”

“是的，当我从花中越身上证明了一件事之后，我存心在风火谷内……”

神机子眉锋一紧说道：“证明了花中越爱那红衣美妇？”

“是的。”

“这是一件多么可怕的事！”

红线女苦笑了一下，道：“她为什么会勾引花中越？”

“你奇怪？”

“是的。”

“当你知道原因之后，就不会奇怪了。”

红线女自问道：“什么原因？”

“我不能告诉你，现在没有时间告诉你。”

红线女苦笑了一下，问道：“花中越知道么？”

“他！”神机子苦笑了一下，说道：“他也许知道了，可是他爱她太深，纵然这是一件千真万确的事，他也存着一丝希望。”

“什么希望？”

“希望他所爱的这个女人，不会是他所想像的那个人。”

“他想得到什么？”

“爱！”

红线女苦笑了一下，道：“可是，他得到了吗？”

“是的，他得不到！”

红线女惨然一笑，道：“人，真是一个奇怪的动物，很多少女人在爱他，他都不屑一顾，独对她痴恋。”

“是的，这是一年非常微妙的事，可是他是一个人，有丰富感情的人，他对这件东西发生了喜爱，自然不愿失去。”

“她的风韵？”

“是的，中年妇人的风韵！”

“她不老么？”

神机子微微一笑，道：“你没有见过她？”

红线女摇了摇头道：“没有。”

神机子道：“是的，她是一个非常神秘的女人。”

“她不应该这样呀！”

“他无法自拔！”

“为什么？”

“以后你会知道的，现在我没有时间告诉你。”

红线女苦笑了一下，道：“为了这一点，我要背叛她。”

神机子沉笑道，“为什么？”

“我恨她！”

神机子道：“可是，你并不能得到他。”

“花中越？”

“是的，你得不到他，你又逃不到过她的手里。”

红线女苦笑道：“我打算为他而死！”

“诚如你说：红颜一死酬知己，独留一梦向黄泉！”

“是的！”

“这太不值得了，那么你跟我们走吧。”

红线女苦笑地摇了摇头，道：“不，我不走，你们走吧！”

神机子不忍地说道：“既然如此，我也不多说了，不过，神机子当不忘你让路之恩，恐怕从今之后，我们无法报答你了。”

这弦外之音，任何一个人听得出来，难道红线女真的会死？

是的，她也许会死。

但是，红线女却不把死放在心上。当下凄惋地笑道：“生死我已不放在心上，老前辈走吧。”

神机子黯然地点了一下头，道：“是的，我们应该走了，姑娘请珍重。”话落，纵身奔去。

南极仙翁向神机子问道：“她要死了？”

神机子点一点头，道：“是的，她将死，为花中越而死。”

“死在血影子之手？”

“是的！”

南极仙翁脸色一变，道：“我们不能看着她死！”

神机子苦笑了一下，道：“如果她不死，我们就进不了风火谷。”

“为什么？”

“天机不可泄漏。就让我们往后纪念这个不幸的少女吧。”

话落，深深一叹！

南极仙翁道：“太可惜了！她是一个多么美好的少女？”

“是的，我们都为她伤心，不只是花中越！”

“可是花中越现在并不知道。”

“他会知道的。”

南极仙翁黯然道：“情海遗恨，黄土埋骨，风火谷中，一个少女将为花中越而死了。情？爱？她一无所得呀！”

神机子苦笑道：“是的，她一无所得，唯一她得到的是恨。”

南极仙翁欲言无语，回头望去，红线女依旧伫立不动，只是口泛黯然笑容……

他收回了视线，道：“花中越知道后，将会如何？”

神机子苦笑道：“死了，红线女死了。”

“这是多么残酷的爱情！”

“可是，他们无法挽回命运的安排。”

“我们真的见死不救？”

神机子道：“假如我们不救无字天书，现在我们想救她还来得及。”

南极仙翁枪然道：“除了怀念她之外，我们再也无能为力了。”

“是的，我们无力救她不死。”

“也许以后，我们会有时间到她的坟前凭吊……”

神机子笑了一下，应道：“是的，我们以后会来……”

红线女对于生死，已经不放在心上，她知道自己对不起花中越，死，却能赎回她对他的藐视。

何况现在，她已存下决心，她证明了一件可怕的事——花中越爱上了红衣美妇。

想到这里，她冷然一笑，粉腮骤现杀机，怒视了独眼老怪一眼，准备出手了。

红线女的突然转变，这其中不无为了一点恨，她恨红衣美妇，她恨她夺取了花中越，她认为她不该占有花中越。

这时，花中越与独眼老怪已打得难分难解，只见独眼老怪被困在一片掌影之中。

独眼老怪如果不是轻敌，原先他根本没有把花中越放在心上，也不会搞得先机被克，无法放出火僵尸。

当下花中越见独眼老怪无法放出火僵尸，心中大喜，掌势一紧，接连攻出五掌。

花中越此刻内力惊人，独眼老怪哪是敌手，内家真力迫得独眼老怪心血翻涌！

这一来他不由大惊失色，心里暗忖：“再这样下去，不出十招，我定伤在他的手里。”心念一转，存心拼命，一声怪吼，在花中越的掌影之中，反击三掌。

独眼老怪竟敢在险象环生之中反击三掌，的确大大出乎花中越的意料之外，一缓掌势，独眼老怪乘机再攻两掌。

也在独眼老怪劈出两掌之际，他的左手已迅快地拉启背上的皮袭扣子，准备放出火僵尸。

突然，一条红衣人影，疾若闪电，猝然向独眼老怪的呼的掌，罩头劈下。

这条突然出手的红衣人影，正是红线女丁春菊。

红线女骤然出手攻向独眼老怪，不但令独眼老怪吃了一惊，即是花中越，也不由怔了一怔。

红线女心中杀机已现，右手一掌劈出，左手一翻，第二道掌力又已攻到。

独眼老怪对付一个花中越即已乏力，哪能再受红线女这一突击？当下前后受制，不要说放出火僵尸，就是连闪身也大感困难。

在红线女第二掌攻到之际，独眼老怪厉声大喝道：“红线女，你？”

红线女冷冷喝道：“我想杀你。”

红线女“你”字犹未出口，花中越身影划处，大喝道：“独眼老怪，你再接我两掌试试。”左右两掌，挟以震山撼岳的喝话声中攻出。

砰地一声巨响，尘砂飞泻之中，独眼老怪的一个身子被花中越一掌击得飞泻而出，叭咕一声，栽倒于地。

花中越怔了一怔！

红线女冷冷喝道：“花副掌门人，杀了他！”

花中越霍然惊醒过来，当下一声大喝，猛向独眼老怪扑去，一掌劈下。

独眼老怪此刻已是身受重伤之人，如被花中越这一掌击中，怕不当场毙命。

千钧一发之际，一声慑魂拘魄的冷笑之声响起。花中越乍觉心神一震，不期然地收身后退。

一条红色人影，以迅快的身法，飘立在花中越身前。

花中越霍然大惊，下意识地又退了两步，举目望去，只见一个脸罩红纱，全身通红的人伫立当前！

花中越脸色为之一变，“血影子”个字几乎脱口喊出。

红线女丁春菊更是花容惨变，蹬蹬退了三四步。

一代江湖巨魔——血影子终于出现了。

她冷冷一笑，道：“花副掌门人，想不到你会重临风火谷，这倒出人意料之外！”言下冷冷一声长笑！

花中越的脑海之中，又涌起了红衣美妇的情影，他的整个身子，开始发抖……

他默问自己，血影子会归与是红衣美妇？这个问题，他不知问自己多少次，可是，他无法解答！

如今血影子的出现，使他不期然地涌起了那红衣美妇的情影，以及风火谷消魂的日子。

他黯然地凝视着她，不知所语。

血影子冷冷一笑，道：“你们竟敢闯我风火谷？”

花中越脸色一变，道：“你是血影子？”

红线女冷冷接道：“不错，她就是血影子。”

花中越脸色为之苍白，栗声道：“你就是那红衣美妇？”

血影子狂然大笑，也不回答花中越所问，当下冷冷道：“花中越！想不到你会有这么多女人宁愿为你卖命。这一点，你也应该感到安慰了。”

一语甫落，只见她微一晃身，已经伫立在红线女的面前，冷冷道：“我倒错估了你！”

红线女淡淡一笑，道：“不错，你估低了我红线女。”

血影子险笑道：“违师抗命之人，以何法诛之？”

“死。”

血影子冷笑道：“你倒说得干脆，可是，我不叫你好好的死！”

红线女粉腮突显苍白，冷笑道：“这一点，我红线女并不放在心上。”

血影子冷冷道：“是的，我错估了你红线女的力量与恒心，不过，违抗师命之人，理该诛之。”

“你不配当我师父。”

“你说什么？”

“我说你不配当我师父，你是一个不要脸的贱女人。”

这番话听在花中越耳里，无疑像巨雷灌耳，他在她们的对话中，听到了什么？也想到了什么？……

血影子厉声喝道：“你……你敢……”

“我有什么不敢，大不了一个死字。”

血影子脱口而出，道：“我什么不要脸？”说话声中，她一步一步向红线女欺了过去，准备出手了……

红线女似一无所睹，冷笑道：“我难道要我公布你是什么人么？”

红线女一语甫落，花中越已颤声喝问：“她就是红衣美妇？”

红线女冷冷道：“是的，她就是……”

一声厉喝，掩饰了红线女丁春菊的答话，血影子在红线女还没有出口之际，一掌凌厉的掌力，已经劈向红线女。

血影子出手之快，令人咋舌！

也在血影子出手之际，只听花中越呀地一声，脑海如遭锤击，身子晃了两晃，栽倒于地！

一件可怕的事，终于使他证明了，他担心的残酷之事，终于又发生在他身上！

他倒了下去，刹那间，他的灵魂似完全脱离了躯壳……

但他躺下之后，另一件惨绝人寰的事，已发生了……

血影子一掌拍向红线女、出手毒辣之至、惨叫声起，红线女口血飞溅，一个娇躯被震得飞溅而出。

血影子一纵身，接住红线女的身子，冷冷喝道：“我要你的命！”

红线女虽身受重伤，但神志未失，闻言冷冷道：“我早就打算死。你还配做我师父？你是一个不要脸的女人，七十开外的女人了，还勾引花中越？”

“越”字出口，血影子大喝一声，右手抓住红线女的衣服，一用力，把红线女当皮球般地向岩壁掷去！

血影子的确存心毁去红线女，她这一手出得毒辣异常，红线女如碰到岩壁，还有命在？

突然，在这危急一瞬的当儿，一条灰衣人影迅然接住了红线女撞向岩壁

的身子。

这条灰衣人影，来得大过突然，连血影子本人也吃了一惊！

那灰衣人接下红线女之后，冷冷说道：“血影子，你手段太毒了。”

血影子举目望去，冷冷道：“花沧溟，想不到你也到我风火谷，这倒幸会了。”

来人，正是那个背剑的神秘客！

花沧溟晒然一笑，道：“不错，你血影子也许想不到我会到你风火谷，并救了红线女一命……”

“一个时辰之后，她便死了，你救不了。”

花沧溟惨然一笑，道：“血影子，你的确是一个下贱的女人，你不但玩弄我，还玩弄我的儿子……”

“住口！”

花沧溟冷笑道：“也许，我该与你结这笔总帐……”

血影子晒然道：“雷云谷饶你不死，想不到你竟敢到我风火谷来撒野。凭你花沧溟的功力，能在我手里走过五招？”

花沧溟道：“我正想试试！”

血影子冷冷一笑。这当儿，一声冷笑及暴喝之声，从风火谷之内，遥遥破空传至。

血影子望了花沧溟一眼，说道：“我答应过不杀你，现在这个诺言还有效。”

话落，也不待花沧溟回答，提起了独眼老怪与血魂怪婆，纵身向风火谷内飞奔而去。

花沧溟没有追赶，他只是惨然地笑了一下，自语道：“神秘的女人，恐怖的女人，也是一个不要脸的女人……”他惨然地笑了一下，掏出一颗丹药，纳入红线女的口中。

红线女断断续续道：“不行了……老前辈，……她已经点中了我的死穴……”

花沧溟黯然长叹，把药又纳入怀中。

当下问道：“你也恨她么？”

红线女黛眉紧闭，闻言点了点头，答道：“是的……我恨她……”

话犹未落，一口鲜血从她口中喷了出来。

花沧溟黯然道：“我还有什么话要说的？”

“叫……花……中……”

花沧溟正待答话，花中越已从地上一跃而起。他像忘记了自己站在什么地方，甚至觉得这已从之世界消失了……

花沧溟一见花中越失神的样子，叹道：“血影子，你不应该玩弄他呀……”

然而，这可怕的事，毕竟发生了……

花中越突然疯狂大笑，声若孀妇丧子痛哭，又似地狱鬼位，闻之令人毛骨悚然……

他的疯狂大笑，转变为断肠痛哭。

花沧溟闻声，大吃一惊，喊道：“花中越，你怎么了？”

他依旧在痛哭，像对花沧溟的喝声一无所闻。

只见他的脸色，越来越紫红。花沧溟见状，大惊失色，如果他不出手，花中越势必哇血而大伤真元。

当下纵身在花中越面前，喝道，“你想死不成？”

喝话声中，一个耳光，向花中越脸颊掴了过去。

叭地一声，花中越的哭声停了，他睁着失神的眼皮，喃喃道：“你打我？”

花沧溟滚下了两颗眼泪，叹道：“我不能叫你死……”

“我为什么会死……我不是很好么？”

花沧溟苦笑了一下，道：“是的，你很好，但是，你痛哭过，也狂笑过，我知道，你的心已经麻木了……”

“麻木？……我为什么麻木……”

花沧溟黯然地咬了一咬钢牙，道：“那是一场可怕的梦啊！”

花中越心头一震，他似想到了什么，他的眼光骤现精光，喝问道：“她呢？”

“走了！”

花中越的精神骤然松懈下来，喃喃道：“梦……梦……一切都是梦，但这梦太可怕了，她不该玩弄我呀……”两颗眼泪，又掉了下来。

花沧溟道：“是的，她不该玩弄我之后，又玩弄了你……”

花中越心头大震，脱口道：“你是我父亲花沧溟？”

花沧溟吃了一惊，摇了摇头道：“不，我不是的，你父亲已经死了！”

花中越“哦”了一声，这“哦”声是潜意识的，他咬了一咬钢牙，道：“她为什么玩弄我？……她是七十岁的女人呀！……”

花沧溟不愿告诉花中越自己就是花沧溟，这不无原因，他怕花中越问及身世！

那身世是可怕的……

那小小的心灵中，他不愿意令他参杂往事的可怕险影，是以，他拒绝承认自己就是他的父亲！

但是，他心中之痛，不是笔墨所能形容的，像天下慈父一样地疼爱他的儿子了，但是，他无法道出隐衷！

他轻轻把红线女置于地上，说道：“花中越，她为你而死……她是一个深爱你的不幸少女，也许她还有话跟你说……我要走了……”

话落，纵身跃去！

花中越喃喃自语道：“深爱我的不幸少女？……”

他苦笑了一声，这笑声是多么哀怨欲绝，闻之令人酸鼻？他一敛笑容，又道：“她为什么玩弄我？……这像什么话？……我不会原谅她，我要杀她！”

他的眼光倏然落在红线女的脸上，于是，他的情绪，从极度的愤怒之中，转变为吃惊与痛苦！

他黯然叫了一声：“丁姑娘！”

红线女听到花中越的叫声，然而，她没有回答，她只是闪动了一下樱唇，似笑非笑地……

他曾经痛恨这个少女，如今她将死了，虽然她的死与他毫无关系，但，这毕竟是可悲的。

她对他施过恩与爱，如非是她，终南山与天生会一战，终南派当时便不堪设想。

往事犹在眼前，这个曾经疯狂爱他的少女，终于离他而去了她在这世界上，得到了些什么？……

她在这世界上，又失去了什么？……

诚如神机子所说，她所得到的是恨，所失去的是她宝贵的生命。

也诚如她所说：“红颜一死酬知己，独留一梦向黄泉”。除此，便是她生前的希望与死后的全部毁灭。

花中越明白，他对红线女的确有错的地方，红线女对他的爱，坚逾金石，他为了恨，曾经忽略了这一点。她爱漂亮的花中越，这是没有错的，她并不能又爱上了丑的花中越，何况，他并没有告她就是花中越。

诚如南极仙翁所说，他有对花中越忠实的必要，她不能同时爱上两个人。

然而，他不谅解她！

如今，他后悔了，但这最后的忏悔，再也换不回红线女宝贵的生命。

如果她不是为他，她不会死，也不会背叛她师父血影子！

她把自己的生命，当作了赌注，她明白，这孤注一掷，对于她毫无留恋，因为，她认为再也得不到花中越的爱情了。

她认为这样的死，或许可能换回花中越对其他少女的爱意如能如此，她的死，是多么的有意义！

她紧闭黛眉，然而，长而弯曲的睫毛下，滚下了两颗临终的泪水……

这泪水代表了什么？死亡的别泪？抑或是兴奋而流，因为在她死前，她所忠爱的男人花中越，已经在她的身侧。

花中越终于明白了，这个即将死去的女人，为他付出的是多么之巨？

他黯然泪下，语带沙哑地说道：“丁姑娘！原谅我，我忽略了你给我的一切……是的，你为我付出太多了……”

灼热的眼泪，流在红线女苍白的脸上……

红线女茫然地问道：“花哥哥……哦！你答应我这样叫你么？”

“你叫吧！我的心现在已经属于你……”

红线女慰然一笑，道：“但是……现在太迟了……”

花中越喃喃道：“是的，太迟了，我用最真诚的忏悔，再也换不回来你的生命了……我是一个罪人，你将永远不会宽恕我……”

“会的，我会宽恕你，因为我爱我……”

“我不值得你爱呀！……”

红线女苦笑地闪动了一下唇瓣，一种无限凄凉的神情，涌现在她的面部……她的笑容一敛，道：“你哭了？”

“是的……”

“为什么？你为我而哭？”

“是的！”

红线女苦笑了一下，道：“我以死，换取了你宝贵的眼泪，我应该感到满足了……”

“不，眼泪，只是代表我对你的忏悔。”

“在我死前对我忏悔？”

“是的，在这最后一刻。”

红线女怆然而笑，道：“你还恨我么？”

“不，我爱你！”

“这是你在我死前安慰我的话。”

“不，我衷心之言。”

“是吗？……”她茫然地接问着。

“想信我，同时，请你接受我对你的最后忏悔！”

红线女慰然地笑容，泛起在她苍白的粉腮上，道：“我能得到这些，已经不容易了，我还苛求什么？”

花中越悲恻地说道：“丁姑娘，我们虽然萍水相逢，但是，你为我付出了最真诚的感慨，花中越问心有愧，因为，我没有感情再付给你。

在童年的生命里，我失去了欢乐，我是一个孤独的孩子，因为，我失去了父爱。

在我青年的时候，我又失去了爱情！

我把生命中的感情，赤裸裸地、毫无保留地给我初恋的人——朱莲。

然而，我在她身上所得到的的是恨！——她嫁人了！人，一生只有初恋一次，但是，我的初恋，只有换来这可怕的命运。

于是，我的感情因此而枯竭，我没有感情付给你，因为朱莲夺取了我生命中的感情。

而我为了这一点，忽略了数位爱我的少女的感情，我并没有真正爱她们……”

花中越说到这里，红线女开口接道：“对我也这样？”

花中越答道：“嗯，对你也这样，当初，我并不爱你，我已经说过，我的感情已经枯竭！

曾几何时，我的生命中又涂上了美丽的色彩——我竟爱上了那个可怕的女人——红衣美妇！

为什么我会爱上这个女人？

我茫然不知，好像这是一个可怕的畸梦！

而我，竟被她玩弄在手掌之间，被她那绝代风情所迷惑了！

我不否认，我在她的身上，想得到另一种刺激，这刺激，是从其他少女身上得不到的——那就是少女成熟的风情。

那股风情，像一团火，燃烧着我褪色的生命，但是，我竟不知道，那团火将夺取了我的生命。

畸恋？抑是孽债？那可怕的女人，用那股我所无法抗拒的烈火，来烧死我……

我竟茫然不知，而迷惑在那畸恋的梦里，我苛求上苍不会剥夺我第二次生命……

红线女接道：“但是，你失去了。”

“是的，我失去了第二次的生命火花，骤然而灭，我的生命，也好像从此终结。”

“恨她么？”

“是的，我恨她，她不应该侮辱我的人格。”

红线女苦笑了一下，道：“但是，任何一个人不会相信你跟她发生了恋情……”

“你会相信的。”

“是的，我相信这是不寻常的关系，可是，她为什么？”

“玩弄我。”

“不，我想这其中不无缘故……她也玩弄了你的父亲花沧溟。”

花中越怔了一怔，道：“她玩弄了我的父亲？”

“是的，她玩弄了你父亲之后，还玩弄你，你能说这其中不无原故么？”

花中越喃喃道：“这是一个可怕的谜！”

“你要去解开！”

“我会解开的……总有一天。”

红线女正待答话，一口鲜血，又从她樱桃小口中溢了出来，她的脸色更苍白了。

花中越脸色一变，功运掌间，按在红线女的命门穴上，使红线女不至即刻死亡！

红线女苦笑了一下，道：“花哥哥！我不行了！”

花中越黯然泪下，道：“如我能用十年的生命，换取你一天的生命，我都愿意。”

这是由衷之言，如果花中越能以十年生命，换取红线女延长一日而死，他都愿意。

可是，现在迟了。

十年的生命，换不回来红线女不死，再半个时辰之后，她便要带着无限的爱与恨，进入黄泉了。

红线女闻言，慰然一笑，道：“如果你在从前说这句话，红线女死亦瞑目了。不过，现在还没有迟，毕竟，我听到了你这难能可贵的话了。”

她惨然地笑着，在惨然的笑容里，却又带着慰然之色，好像她的生命，在这刹那间充实了不少。

她一敛笑容，喘了几口大气，她觉得，自己的呼吸越来越困难……

她咬了一咬银牙，又道：“花哥哥，你答应我在死前，把心里的话说出来吧？”

“你说吧！”

红线女凄凉地闪动了一下樱唇，道：“花哥哥，你否认我爱你吗？”

“不，我不否认，我知道你爱我。”

红线女轻轻叹了一口气，像是无限感慨，说道：“花哥哥，当我离开这凄凉的世界时，我将不会忘记，此时我爱上了一个男人！

我生前，存下美丽的憧憬与幻梦，我想，青春的生命会给我带来幸福的归宿！

但直到梦醒曲终，我知道，幸福的苛求，只是一场梦，那是没有实际的，与事实存有一段很长的距离！这距离我再也走不完了。

说到这里，她又溢出了一口鲜血，又继续道：“存在我生命里的，只是一段绮丽的点缀！

于是，我把生命当作了赌注——背叛了我师父。我体会得到，这赌注永远收不回来。

可是，我赌了！因为，我要忠实地对你的诺言——死。

也许有人说，我死得太傻，然而别人不会了解，当一个人失去爱时，将生活在什么样的日子里。

那日子是残酷的！

我是一个平凡的女人，我无法接受这日子的折磨，我要寻求解脱。

如今，我将离开你，把我对你的无限的爱与恨，带进了凄凉的黄泉之路……

她凄婉一笑，又道：“同时，在凄凉黄泉之路，我将永远不会忘记你的笑容与轮廓了……”

花中越黯然道：“我也不会忘记你曾经给我的一切。”

红线女苦笑了一下，道：“花哥哥，我想请求你两件事。”

“你说吧！”

“我想你不会答应的……”

“天大的事我也会答应的。”

红线女惋然道：“但这最后的请求，是极不合情理的。”

花中越道：“再不合理，我也不会让你失望。”

“永不反悔？”

“决不。”

红线女掀动了一下嘴角，道：“你说你爱我？”

“是的。”

“你给我什么？”

“一无所有。”

“现在你愿意给我吗？”

“愿意。”

红线女道：“当我第一次爱你时，我便冀求你会吻我，现在，我希望你吻我，让我的心灵得到温暖。”

红线女话犹未落，花中越已经吻了上去……吻着她苍白的脸，秀发、樱唇，吻遍了各处。

她张着弱而无力的手，抱住了她……

她需要这片刻的温暖，诚如她所说，她冀求花中越吻她，在这生命的最后一刻，她得到了。

花中越终于使她的心，得到了片刻的温暖……

吻着……疯狂地吻着，他歇斯底里他说：“丁姑娘……我早该吻你……但现在太迟了……迟了……”

她最后的冀求，在将离去之前，她满足地得到了……

于是，她轻轻推开了狂吻的花中越，幽幽他说道：“花哥哥，够了，你的吻，我得到了……同时，我将会把这吻带进凄凉的世界……”

花中越望着她滚下的两颗珠泪，悲恸不知所语！

红线女又幽幽道：“花哥哥，你肯答应我另外一个请求么？”

“愿意的。”

红线女把手轻轻地按在胸口，胸色由白转紫，她的时刻已经到了，如今正是回光反照。

她断断续续他说道：“你……你愿意……娶我做你的妻子么？……”

花中越心头一震，脱口道：“娶你做妻子？”

“是的……在死之前……答应……我做你的……妻子……”

热泪，再度滚下了花中越的眼眶，他呜咽说道：“丁姑娘，我愿意你做我的妻子！”

“那么……你就叫我……一声吧！”

花中越终于叫了，他轻轻叫道：“春菊，我亲爱的妻子！”

红线女慰然地笑了，但她的笑容，依旧凄绝无比，当下一敛笑容，又道：“感谢你……使我的心灵，……有了……归宿……今世无法……给你的……来世再……补偿了……”

花中越喃喃道：“此生，我将永远不会忘记……我的妻子为我而死……”

红线女脸色由紫再转白，气若游丝，断断续续道：“花哥哥……握……”

着……我……的手……”

花中越终于伸手握着红线女的玉手。她的手冰冷异常，使花中越不觉打了下冷颤，鸡皮疙瘩遍起……

然而，红线女笑了……

她的笑容，却像闪电一般，只见她头一摆，那笑容敛了——死了！

她带着无限的恨事，离开了这个世界！

唯一令她安慰的是，在她死前、她的丈夫——花中越握着她的手，使她的心得到了温暖！

一个好少女，终于在这里长眠了……

风火谷中，导致了一场武林恨事，红线女把生前的希望，带进了黄泉路上！

幻想、憧憬、苛求、希望……像风火谷的黄沙一样，被无情狂风，吹得无影无踪。

花中越悲恸大哭，像真正哭妻子一样……直哭得天昏地暗，日月无光……

突然间，从风火谷中传来了一声惊天爆炸之声，把花中越的哭声淹没了过去。

哭声停了！

他痴痴地望着红线女的粉腮，他忍不住又吻着她……死亡的吻……断肠的吻……泪水、滴滴落在她那苍白的脸上！

他喃喃而语：“爱妻……往后朝朝暮暮，我将如何忘记你呀……”

他抱起了她的娇躯，向山边走去……

风火谷中，依旧黄沙漫漫，可是，花中越感到，自己的身子冰冷异常……

他终于把红线女埋葬在山坡上！

风火谷，多了一堆黄土，一个少女，把生前希望，葬进了这里……

墓碑上这样写着：故爱妻丁春菊之墓

花中越伫立坟头怆然流泪……

疾风挟着风砂，扫向了她的坟墓……像泣声……也像哭声……如泣如诉，哀痛欲绝……

她的死，令人一掬同情之泪，真是红颜一死酬知己，伤心却独有情人？

花中越喃喃自语道：“爱妻！长眠吧！……今生今世，我永远不会把你的影子从我脑海中抹去！但愿来世，你会真正做我的妻子……”

花中越如今梦醒迟，空弹热泪洒黄沙，红线女了春菊再也不会看到这眼泪是为她而流了。

久久，他挪动了一下脚步，说道：“春菊爱妻，我要走了……以后，我会再来看你的……”

他走了，走向风火谷的狭谷……

他的脚步，蹒跚地……

就在花中越甫身进入风火谷之际，突然一声暴喝之声，破空传至，花中越闻声脸色一变，咬牙说道：“我要杀血影子，那个不要脸的女人。”一语甫落，纵身而入。

花中越身形甫入，人影闪处，十道掌力同时涌到，一个声音喝道：“阁下别想进入风火谷半步！”

花中越被这一掌力一击，不由收身后退，举目望去，发现这十几个个正是余下的天生会高手！

十几个人分排站立，挡住这狭小的谷口！

花中越冷冷喝道：“你们不让路么？”他迅速地扣住了一颗地霹雳弹！

其中一个老者冷冷道：“阁下有本事不妨闯闯！”

花中越脸上骤现杀机，道：“既然如此，也别怪我心辣！”

“辣”字出口，左掌呼的一掌攻出，握着霹雳弹的右手，在左手攻出之际，也投手掷出。

这一掌一弹，出得迅猛至极！

在场之十几位高手，估不到花中越会有这一着，一经发觉，已经迟了！

那颗霹雳弹爆炸了！

十几个天生会高手，全部丧命，无一幸免，场中断肢杂陈，血迹斑斑，惨不忍睹。

花中越两颗霹雳弹，炸去了天生会派在风火谷的三十几个高手，无一生还！

当下他纵身进入风火谷，极目一扫，使他脸色之为一变，只见血影子琚与南极仙翁打得难分难解，而那神秘客正在搏斗火僵尸！

血龙子、神机子、九指仙姑僵卧地上，似受伤甚重！

这情景看得花中越大惊失色，当下一声暴喝，扑身而入，喝道：“老前辈，血影子！让给我……”

花中越正待弹身而入，冷不防一条人影猝然截住去路，喝道：“副掌门人，先接我一掌试试！”

一道掌风，扑面而来！

花中越一收身势，举目一望偷袭之人，使他脸色为之一变，杀心倏起，喝道：“俏疯女，我倒要看看你是否能逃出我手！”

“手”字出口，呼呼两掌，挟势劈出。

仇人见面，分外眼红，花中越前日中了俏疯女的哭笑圈套，几乎丧命，如今见面，他哪肯放手。

两掌相击，挟以撼山震岳之势，不要说俏疯女承受不起，即是血影子本人，恐怕也承受不起！

俏疯女在花中越两掌击出之后，猛觉心血一涌，暗道一声不妙，急忙收身后退。但她迟了，在她身子还未退出，花中越大喝一声：“再接我第三掌！”

“碰”的一声，尘砂飞泻，俏疯女的身子，被花中越一掌击出三丈开外，叭达一声，栽倒于地，激起黄砂飞扬！

花中越杀心一起，扑则上，喝道：“叫你到九泉之下‘疯’去吧！”

花中越身影甫出，忽闻南极仙翁喝道：“副掌门人，快救你父亲。”

花中越闻言，收住弹出身影，栗声问道：“我父亲？……”

南极仙翁一掌迫开了血影子攻势，喝道：“你父亲快死在火僵尸之下！”

“下”字犹未出口，红影闪处，血影子就在南极仙翁说话分神之中，乘势劈出三掌。

花中越大惊失色，那神秘客是他父亲？他原先为什么不承认呢？

但这已没有时间让他去多想，那火僵尸带着一团烈火，电掣而下，他如何闪得了？

花中越失口叫道：“爹，闪开！”

花沧溟闻声，精神一振，挟着全力余力，抽身暴退。花中越弹身而上，右手阴掌已向火僵尸劈去。

花沧溟这一退与花中越这一进，简直配合得天衣无缝，疾如电光石火，如非花中越出手，花沧溟一命休矣！

一道阴飏劈出，那火僵尸似是抵不住这股奇冷阴气，“吱”的一声，冲天而起！

独眼老怪见状，大惊失色，口中念念有词，那火僵尸吱的一声怪叫，挟着烈火，直抓花中越！

花中越大喝一声：“你找死！”一记阴掌，再度击出。

这时，退下的花沧溟，余悸犹存，望着火僵尸挟着一团烈火，他不觉下地打了一个冷战！

他望了地上被火僵尸灼伤的血龙子、神机子、九指仙姑黯然长叹！

当他的眼光落在九指仙姑的脸上时，神情微微一变，往事又叠现在他的脑际……

他咬了一咬钢牙，喃喃道：“我对不起她……”他惨然一笑，伸手掏出三颗丹药，分别纳入三人口中。

等药力散开，三个人又悠悠转醒！

假如花中越慢来一步，这三个武林盖代奇才，都得丧命在火僵尸之手！

三个人自己运气疗伤之后，精神已经恢复过来。当下神机子对花沧溟感激地说道：“神机子对阁下救命之恩，没齿不忘，在此先谢！”话落深深一揖。

花沧溟苦笑了一下，道：“何谢之有，如花中越慢来一步，我也要死在火僵尸之手。”

神机子望了望与火僵尸激斗的花中越，皱了皱头，道：“想救无字天书有火僵尸在场，我们办不到了，原先我低估了他的威力！”言下深深一叹！

血龙子钢牙一咬，道：“这火僵尸的确可恶……我要灭这火僵尸！”

神机子冷冷说道：“你要灭这火僵尸，恐怕办不到！”

血龙子坚毅地说道：“我办得到。”

“用什么办法？”

血龙子脸上突然掠过一片阴影，道：“花副掌门人的身上，不是还有两颗霹雳弹？”

神机子接道：“如我所料不差，还有两颗，你问这个干什么？”

“好极了！”他眼光一扫神机子，道：“我生平没有受过人的气，就是受这火僵尸的气。现在由我出手，攻向火僵尸。你命花副掌门人扣好霹雳弹，当火僵尸下击之时，我拼死抱住‘火僵尸’，这极快的瞬，命花副掌门人击出霹雳弹！”

这番话听得在场之人脸色大变，神机子骇然脱口说道：“那你……”

血龙子冷冷接道：“我将与火僵尸粉身碎骨，同归于尽！”

二十三

血龙了真是语惊群雄，想不到他竟想与火僵尸同归于尽，这怎不令人吃惊！

神机子冷冷道：“不，不行不行，你何必枉送性命！”

血龙子道：“难道你有更好的办法？”

“纵然没有更好的办法，你也不必白白送死！”

血龙子冷冷道：“这不是白白送死，而是有代价的，这代价是正义，为正义而死，这该算是一件光荣的事！”

神机子道：“我们不忍看着你与火僵尸一起毁灭！”

血龙子脸泛坚毅之色道：“这是我愿意的，一个血龙子换取一个火僵尸，这代价是相等的。”

神机子摇了摇头，道：“这样死法，我认为太不值得。”

“我认为太值得了，火僵尸如果不除，不知还有多少人要丧命在它的手里。”

“那么你势在必行？”

“正是。”

“既然如此，我们也不多说，我们将为你这个为正义而死的人；寄予十二分的崇敬。神机子有暇，自当著书（血龙传），把你的事迹，流传万古！”

血龙子哈哈一笑，道：“这血龙子可不敢当。不过，除了这个办法之外，火僵尸无法除灭！”

“只要救得了无字天书，我们便可灭火僵尸！”

“可是那时候已经太迟了。”他语锋略为一转，眼光一扫神机子，又道：“不过，我还有一件事想托你。”

“是临终遗言？”

“不错，这是临终遗言，希望你替我办到。”

“你放心，我无论如何会替你完成你所要说的事。”

“那我就先谢你。”他苦笑了一下，说道：“你知道我的过去？”

神机子点了点头，道：“知道。”

血龙子问遭，“你知道我与冷面罗刹冯玉燕的交情？”

“知道。”

血龙子怅然地苦笑了一下，自语道：“如果不是血魂怪婆，我们之间该是很美满的一对……”

言下深深一叹，往事令他向往，也令他痛苦，他望了神机子一眼，又道：“往事烟散云消，然而，数十年的漫长日子，我始终没有忘记冷面罗刹冯玉燕曾经给过我的。”

“是的，你忘不了，因为她为你付出太多了。”

“但她失望了。”

不错，因为血魂怪婆的手段，她情海遗恨。”

“我也欠她一笔毕生无法偿还的感情之债。”

神机子道：“在往后的十几年内，你已经偿还清楚了，因你在冥冥中，经年累月地为她感情付出。”

血龙子黯然一声苦笑，问道：“她嫁给徐天仁之后，幸福吗？”

“这一点，只有冯玉燕心里明白，别人就无法去推测。不过，据说，她

们夫妇也相敬如宾。”

血龙子仰着望着天际的朵朵白云，幽幽而叹！

神机子又道：“不过，这夫妇之爱，并不是单纯的。冯玉燕因为中了血魂怪婆的圈套而失身在徐天仁之手，然而，她没忘记你这个恋人，这‘爱’里，已经划下了一道鸿沟，只要她有坚强的理智，而不便这鸿沟扩大。”

血龙子喃喃问道：“她是不幸的吗？……”

神机子苦笑，应道：“不幸中的幸福者，她毕竟有了归宿，也有了女儿。”

血龙子惨然一笑，道：“是的，她有了归宿，也有了女儿，可是，她已经死了，死在血魂怪婆之手……”

“你也为她难过？”

“是的，我为她难过，因为，她是我初恋的一个女人”。

“那么，你要为她报仇。”

“不错，我要为她报仇，可是，我将为正义而死，这报仇的担子，只有交给你。”

神机子笑道：“这一点，神机子办得到。”

血龙子道：“那我在这世上，已无牵挂，死亦瞑目！”

一种黯然神伤的情绪，涌上了神机子的心头，他感到自己眼眶有些湿润了。

毫无疑问，他的死定将扭转整个江湖浩劫，令人崇敬：但以后，他存在人们的脑海，只有一个影子。

当下神机子问道：“你还有什么要交待的么？”

血龙子咬了一咬钢牙，注视正在与血影子交手的南极仙翁，说道：“有。”

“请说吧。”

“替我打南极仙翁四个耳光！”

神机子心头一震，脱口道：“打南极仙翁的耳光？”

“不错。”

“为什么？”

“打他令我遗憾终主。”

神机子不解，茫然问道：“说话不必拐弯抹角，直截了当说好么？”

血龙子道：“如果不是他困了我几十年，说不定冯玉燕不会死，我不会在她临终之前，无法再见她一次芳容，致我抱憾终生。”

神机子马上明白过来。他犹豫了一阵，半晌才答道：“好吧，我答应！”

“不能轻打，要打得非常之重。”

“一句话。”

血龙子慰然一笑，道：“在九泉之下，我会感激你神机子的。”

神机子欲哭无泪，当下长叹一声，转身向场中走去。

在场之人，无不感到热泪盈眶，一代武林豪杰，将被炸得粉身碎骨，而死在风火谷内！

他死得轰轰烈烈，浩气永留人间。

神机子喃喃道：“但愿他的死，能挽回一场武林浩劫……否则，他在九泉之下，哪能瞑目？”

花沧溟接道：“这种死法，的确叫人心痛，但我们将会永远怀念这个为我们而死的人，正义长存人间，浩气长铭我脑。”

九指仙姑冷眼望了一下花沧溟，说道：“花沧溟，我是否应该跟你结一

次帐？”

花沧溟脸色为之一变，道：“仙姑，我知道我错了……”

“知道错了？”她冷冷笑了一下，问道：“你如何向花中越交代这些过去的事？”

花沧溟怔了一怔，道：“我永不告诉他！”

“让他脑中对自己的身世永远打个问号。”

“是的！除此之外，没有更好的办法。”

“你不承认你是他的父亲？”

花沧溟苦笑了一下，道：“他母亲死了……”

“他知道没有死。”

“也许他知道的，可是花沧溟是死了。现在的我，并不是花沧溟，也不是他的父亲！”

“这不能满足他的欲望。”

“我不能告诉他这些。”

“为什么？”

“你要我在他纯洁的心灵上，抹上一层可怕的阴影？”

“纵然如此，你也应该让他知道。”

“不！”花沧溟痛苦地摇了摇头，道：“他不应该知道，也不需要知道。”

“但是，总有一天他会知道的。”

花沧溟苦笑了一下，道：“知道了再说吧！”

花沧溟话犹未落，突然一声震天价响的暴喝之声，突告破空传至。举目望去，只见血龙子在暴喝之声过后，纵身扑入。

在场之人猛觉心头大跳，他们将看到一个武林奇才，为正义而死。

血龙子扑入场中之际，向花中越喝道：“花副掌门人，你退下！”一掌击向火僵尸。

花中越怔了一怔，脱口道：“你抵不住火僵尸。”

花中越哪里会知道血龙子与神机子所议之事，是，以血龙子喝声过后，依旧没有退下。

血龙子见状大急，厉声大喝：“叫你退下你就退下，你敢不听话么？”

花中越叫道：“老前辈，你不是它的敌手。”

神机子见状，心里暗忖：“如果花中越不退下，便要功败垂成，枉送血龙子一条性命。”心念一转，喝道：“花副掌门人，你先退下，让血龙子替你挡一阵，你喘喘气。”

被神机子这一说，花中越只得收身而退，站立在神机子身侧。

独眼老怪一见血龙子卷土重来，正中下怀，冷冷喝道：“武林三子，要去你血龙子一人了。”

血龙子纵声大笑，道：“不错不错，武林三子将去我血龙子。”

这句话听在独眼老怪耳中，极其平常，可是，听在神机子、花沧溟、九指仙姑耳里，无疑是利剑穿心。

花中越站在神机子身侧说道：“老前辈，血龙子根本不是火僵尸的对手……”

神机子黯然一笑，道：“我知道……”

“那么，你为什么叫我退下？”

神机子怦然一笑，道：“因为要你杀血龙子！”

花中越脸色一变，道：“老前辈，你不要开玩笑！”

“不是玩笑，而是真的。”

“为什么？”

神机子叹了一口气，只得把刚才计划之事，原原本本告诉了花中越一遍！

这一番经过，听得花中越脸色煞白，颤声问道：“要我击出霹雳弹？……炸了血龙子？……”

神机子接道：“也炸了火僵尸！”

花中越道：“我不炸。”

“不炸？”神机子黯然心骇地问道。

花中越道：“炸别人还可以，炸血龙子我办不到。”

“为什么？”

“血龙子是我半个师父，没有他，我就没有今天……”

“为了这一点，你不炸？”

“是的，我不炸，我也不愿意他死。”

神机子又道，“如果你不炸，便要枉送血龙子一条性命。”

“不会的，我会救他。”

“可是，他已不会退下……”

“这么说来，你非迫着我炸不可了？”

神机子道：“不是我迫你，而是血龙子要你这样做，为了武林正义，他宁愿牺牲自己。”

花中越额角微微冒汗，颤声道：“你叫我炸这个施恩于我的人，天下有徒弟炸死师父的道理？”

义正词严，这番话说得神机子半晌说不出话来。

如果花中越执意不炸，这不但要白白陪上应龙子这条性命，而且武林的转折点，也就被破坏无遗。

这当儿，场中的血龙子，已被火僵尸迫得汗流浹背，险象环生，花中越如再不出手，血龙子将真的白白陪上一条命。

神机子衡量了一下眼前情势，道：“他并不是你的师父，因为他传你武功，目的是要你报仇，情仇相抵，谁也没有欠谁的债。”

“可是，我却认为他是我半个师父！”

“那么，你执意不炸了？”

“不错！”

神机子脸色一变，道：“难道你要看血龙子为你而死么？”

“为我而死？”

“不错，如果你不乘机掷出霹雳弹，血龙子势必丧命在火僵尸之下……”

“我要救他。”

神机子脸色大变，道：“那不妨试试，看血龙子会不会退下。”

花中越未待神机子话毕，扑处场中，叫道：“老前辈，你退下，把火僵尸交给我。”

血龙子见花中越又来，急得脸色紫红，厉声道：“你来干什么？快退下。”

“我不能……”

血龙子怒道：“你敢不听话，而令我抱恨九泉？”

花中越惨声叫道：“老前辈……”

“我叫你退下，如果你不听神机子的话，我在九泉要恨你一辈子……”

话犹未落，火僵尸在空中一个盘旋，“吱”的一声，向血龙子电射而下。
花中越厉声喝道：“可恶的东西，一掌劈了你！”

花中越一掌，并没有劈了火僵尸，那火僵尸吱的一声，在花中越一记阴掌击出之后，又冲天而起！

血龙子大怒，一掌向花中越劈去，喝道：“你不听话，我就先毙了你！”

血龙子此时怒到了极点，这一掌挟其毕生功力所发，端的非同小可。

花中越暗地一骇，纵身辟过，脱口道：“老前辈，你……”

血龙子怒喝道：“我要毙了你这个不听话的东西。”二掌又击向花中越。

这当儿，那火僵尸在血龙子一掌击向花中越之际，电光石火般地抓向血龙子。在这急一瞬，花中越顾不得血龙子击来的一掌，忙扬左掌，推出倒海的一记阴掌。

这时，他突觉胸前如遭锤击，血龙子这一掌，结结实实地击在他的身上。

狂飚过处，他被血龙子这一掌击得退了七八步，张口喷出一道血箭，身子晃了两晃，栽倒下去。

神机子一纵身，扶住了花中越倒下去的身子。

这当儿，血龙子大喝道：“神机子，毙了这个不听话的东西。”

血龙子此刻真是暴跳如雷，怒发冲冠，恨不得一掌毙了花中越，方消心头之愤。

神机子苦笑一下，慌忙掏出一颗丹药，纳入花中越口中，苦笑道：“花副掌门人，我说的话怎样？”

花中越缓缓睁开眼睛，热泪滚滚而落……

神机子黯然道：“他意既决，别人是无法挽回的。”

花中越咬了一咬钢牙，道：“我要炸了！”

他的脸上，抹过一片坚毅之色，迅速地扣了一颗霹雳弹，可是他整个身子在发抖，他明白，他将做出一件他所不想做的事！

神机子一听花中越要炸，心里不由一震，道：“要炸了？”

“是的，要炸了，我不能不炸，我不愿意他认为我是他的罪人、而死不瞑目。”

神机子慨然一叹，道：“我们以后会怀念他的。”

“可是，我做了一件多么可怕的事啊！”

神机子道：“那不可怕，而是他要你炸的。”

这当儿，一声暴喝之声，突告破空传至。这暴喝之声，像巨雷一般，猛击着花中越的脑海。极目一扫，只见血龙子一声暴喝之际，那火僵尸“吱”的一声，盘旋而下。

血龙子张着双腕，这情景看得场外群雄怦然心惊，只见那火僵尸已经抓向他的面前。

血龙子一声惨叫，震慑人心。他忍住烈火，把火僵尸抱在怀中。

神机子低叫一声：“花副掌门人，快——”

神机子话犹未落，花中越手中的霹雳弹，已经脱手向火僵尸击去。

轰然一声巨响，火花四泻，花中越击出的霹雳弹，爆炸了！火僵尸完了，那飞泻的火花，正是火僵尸的尸体。

血龙子也死了！他被这颗霹雳弹，炸得粉身碎骨！

花中越怔住了！

所有在场之人，也全怔住了！

独眼老怪估不到群豪会来这一手，以人命换取火僵尸。他一见火僵尸被炸，气得怪叫一声，吐出一口鲜血。当下定了定神，直扑花中越，大喝道：“小杂种，我跟你拼了！”呼的一掌，当胸劈至。

也在独眼老怪出手之际，神机子冷冷说道：“你辈份太小，不值得跟掌门人动手，还是我接你几招吧。”一语未落，掌力已经扫出。

这边血影子与南极仙翁正在交手，突闻爆炸声，两个人心里同时一震，双双住手纵而而退！

两人不约而同地把眼光扫向爆炸地点，发现地上火僵尸的碎骨片以及块块血肉，脸色不由同时一变！

南极仙翁纵声一笑，道：“火僵尸灭了……哈哈……”

言下一阵狂笑！

血影子颤声应道：“火僵尸灭了？”

“你的末日也到了！”一语甫落，拂尘卷出，扫向血影子中盘。

血影子估不到火僵尸竟被霹雳弹炸了，他是一个极负心机之人，衡量了一下眼前情势，知道不能再缠斗下去，当下避开南极仙翁一招攻势，口中喝道：“独眼老友，快走！”

这时，独眼老怪也被神机子迫得毫无还手之力，当下闻言，转身望去，血影子已向乱石之间纵去。

他也不敢怠慢，也峭身向血影子背后追去，两条人影，眨眼之间，已消失在乱石之中！

暴风雨过去了！

在场之人，怔怔站立，没有一个人挪动一下身子，他们望着被炸的血龙子的尸体，潜然泪下！一代武林英杰，在这里长眠了！

南极仙翁一见在场之人双目滚泪，心里一动。突然不见了血龙子，他也不由震动了一下！一晃身，立在神机子身侧，问道：“血龙子呢？”

花中越忍不住心里悲恸，哇的一声，放声大哭！

南极仙翁脸色变了，颤声问道：“血龙子呢？”

神机子语带沙哑地应道：“死了……”

“死了？”

“是的，他死了、为正义而死！”

南极仙翁栗声道：“为什么？……你……你说呀！”

神机子叹了一口气，把经过情形，告诉南极仙翁一遍！

这一番经过，不由听得南极仙翁双目滚泪，喃喃道：“他真的这样做？”

“是的，为了武林正义，他做了！”

“我们怎能忘记这个为我们而死的人？”

“忘不了！抹不去！他死得轰轰烈烈，浩气永留人间。”

花中越缓缓向场内走了过去……他俯身拾起了血龙子躯体的断肢，热泪，一滴滴地淌着……

杀死了自己敬爱的人！

他半个师父的血龙子，竟死在自己的手里。

这残酷的事实，他不会忘记，他做了一件违背自己心愿的事。

他把血龙子的尸体断肢，收拾在一起，默默地念道：“老前辈，您原谅我，是您迫我的……”

神机子与南极仙翁等人，也站在尸体面前，对这个为正义而死的血龙子

致敬！

泪洒黄沙悼英杰，眼泪，代表了他们的祝福。

久久，神机子才说道：“把他埋了吧！”

“是的，埋了这堆英骨！”

他们把血龙子的碎尸，埋在风火谷之内。他们以最诚的敬意，在坟碑上写着：“这里，埋葬着一位武林圣杰——血龙子，他为正义而死，他也为武林挽回了一场浩劫，他正义永留人间，浩气长存千古。凡武林人物经过坟前，请致最诚决的凭吊与叩拜，南极仙翁、神机子、九指仙姑、花沧溟、花中越位拜。”

坟碑词句，深刻动人，血龙子九泉有知，也该含笑了。

神机子长叹道：“血龙老友，你安眠吧，我们带着无尚的敬意，站在你的身边，为你而祈祷。”

南极仙翁道：“血龙老友，我们虽然会离开这里，但是，你的名字，将永铭我的脑海。”

神机子苦笑了一下，说道：“你所托之事，神机子会替你办到。”他眼光一扫南极仙翁，说道：“王老友，我要打你四记耳光。”

“为什么？”

“血龙子托我的遗言。”

“为什么？”

“如果不是你把他困在洞中几十年，他也不会冯玉燕临死之前，无法见她最后一面，而令他抱憾终主。所以，他要我打你。”

南极仙翁叹了一口气，道：“如果他当初不是杀人如麻，我也不会把他困在洞中，而会对这件事遗憾。既然如此，你就替他完成这心愿。”

神机子面向血龙子的坟前，默默道：“血龙老友，我就替你完成第一个愿望。”

话犹未落，一个巴掌，向南极仙翁脸上打了上去。

“叭”的一声响起，南极仙翁踉跄后退了三个大步，脸上左颊，骤现五条指印。

这一巴掌的确打得不轻，南极仙翁怔了一怔！

神机子苦笑了一下，道：“王老友，忍耐一下，这才一下呢！”

南极仙翁苦笑道：“我会忍耐的。”

言下尴尬一笑！

神机子笑道：“这一下不轻吧？”

南极仙翁苦笑道：“你心里清楚，何必多问。”

“血龙子特别交待，要打得非常非常之重。”

“王某能承受得起你打。”

神机子微微一笑，一挥手，一记耳光，又向南极仙翁右脸打了过去。

这一记耳光比上一记更重，打得南极仙翁眼前金星直冒，身子晃了两晃。

神机子笑道：“这才是第二下呢！”

“呢”字犹未出口，叭叭两声，南极仙翁被打各口血飞溅，站立不稳。

他把口中鲜血吐了出来，忙纳入一颗丹药，疗伤一阵，人已舒畅过来。

神机子默默念道：“血龙老友，你亲眼看见，我已经打了他四个耳光，也打得非常之重，你也可以放下心愿了。”

南极仙翁苦笑了一下，道：“血龙老友，南极仙翁在赎往日之过了。”

当下神机子转脸向花中越问道：“花副掌门人，火僵尸虽灭，祸魁血影子未除，我们先去救无字天书吧。”

花中越失神地说道：“救无字天书？”

“是的，他被困在哪里？”

花中越伸手一指前面石阵，道：“就是那个石阵！”

神机子望了一下花中越失神之色，问道：“你为血龙子难过？”

“难道老前辈不难过？”

神机子一叹，道：“我们都会难过的，不过，我知道，你是最伤心的一个，因为，你亲手炸了血龙子。”

“是的，他死在我手里，这是事实，叫我怎能忘记？”

“也许你忘不了，但你不必引为自责，如果不这样做，血龙子会恨你的。”

“是的，他会恨我！不原谅我！”

神机子轻轻一叹，问道：“红线女丁春菊呢？”

花中越精神一震，望了一眼神机子，道：“她死了。”

“死在血影子之手？”

“是的，她为义而死，死在她师父之手。”

“直到她死，你才爱她是吗？”

“以往，我忽略了她对我的感情，当我知道之后，她却离我而去。往后，我也只能缅怀她了……”

神机子接道：“也对她忏悔？”

“是的，她生前，在我身上一无所得。”

“死后，她又得到了些什么？”

“她求的，我已经给她！”

神机子道：“你给了她什么？”

“我吻了她……也答应她做我的妻子。此后朝朝暮暮，我不会忘记，我爱妻在那里长眠了。”

“可是，她享受不到你最后的爱了。”

“但愿来世，她会真正是我的妻子。”

神机子道：“本来，我们可以救她的，可是我们为了能进入这个狭谷，而没有救她。”

“为什么？”

“因为她的师父血影子在这狭谷埋下了无数炸药，叫她伏于暗处，在我们进入狭谷之际，燃点炸药。”

南极仙翁插口问道：“当初你说我们假如要进入谷中，便无法救红线女，便是这个道理？”

神机子点了点头，道：“是的，她为我们而死了。”

言下深深一叹，接着又道：“我们还是去救无字天书要紧！”

话落，当先纵身，向石阵之中，飞奔而去。其余之人，也跟着弹身而起。

花中越眼光突然触到花沧溟，厉声喝道：“花沧溟，您暂请留步！”

花中越这一喝，不但使花沧溟怔了一怔，即是所有之人，也无不把脚步停了下来！

花中越一个箭步，欺身花沧溟面前，冷冷说道：“您既然不承认是我的父亲，我也不愿意叫您爹。不过，您得把话交待清楚再走。”

花沧溟心里一痛，当下咬了一下咬钢牙，道：“什么话？”

花中越道：“把我的身世说清楚。”

花沧溟心头一震，骇然地望着花中越，怔怔地不知所答。

花中越冷冷一笑，道：“我到底是什么人生的？”

花沧溟脸上骤呈死灰，愕然道：“你……你是谁生的？”

“不错，我到底是谁生的？我母亲是谁？……”花中越心里一阵难过，以下的话竟激动得说不出。

在场群豪的目光全投在他们父子脸上，好像一件不幸的事就要发生……

花沧溟没有即刻答话，他咬了一咬钢牙，心里暗道：“我应该告诉他这件可怕的事么？不不，我不能告诉他，不能，不能，绝对不能……”他心念甫落，道：“我不知道。”

花中越面色一变，怒道：“你不知道？鬼话，翠花仙子既不是我的母亲，也不是赛嫦娥所生，难道我是土娼妓生的，而说不出口？”

这句话说得难听至极，这不但使花沧溟脸上骤呈死灰，即是在场群豪，也觉得花中越说得太过份了。

花沧溟热泪终于滚了下来，沙哑地叫道：“越儿……”

花中越咆哮道：“别叫我越儿，如不把我身世说清楚，您不配！”

花沧溟喃喃道：“你何必知道？……”

花中越冷冷接道：“我怎么不需要知道，您要瞒我一辈子！”他冷冷一笑，又道：“告诉我，我是不是土娼妓生的？……”

花沧溟急叫道：“花中越，你不能侮辱你母亲。”

“那么，你说说我母亲是谁？”

神机子叹了一口气，说道：“花沧溟，你就告诉他吧。”

花沧溟摇了摇头，道：“他并不需要知道这些过去的事……”

花中越冷冷接道：“为什么我不需要知道这些过去的事？”

神机子道：“花沧溟，告诉他吧，别让他知道你是一个坏父亲，也让他对自己的身世有所了解。你不能瞒他一辈子呀！”

花中越道：“是的，您不能瞒我一辈子。”

花沧溟叹了一口气，道：“你又何必逼我？”

“这不是逼你，而是您应该让我了解，不能瞒着我的身世而不说。您做父亲的，有这个责任。”

神机子道：“不要逼你父亲，他会告诉你的。”他语锋略为一转，又道：“我们其余的人，就去救无字天书吧。”

话落，南极仙翁、九指仙姑、神机子三人，已纵身向石阵之处飞身扑去。

花沧溟面对爱子，怔怔无语，他不知道应该如何把这段过去的事告诉花中越。

他长长一叹，问道：“你非知道不可？”

“是的，我非知道不可。”

花沧溟苦笑了一下，道：“你不需要知道这些过去的事，可是，你势在必知，我也就不能不告诉你了……”他叹了一口气，道：“我虽然是一个坏的父亲，但是，并不如你所想像的那么坏，我对你没有尽到责任，这一点，我问心有愧，同时，也请你在没有知道身世之前，原谅我。”

这番话说得幽怨动人，花中越闻言，不由感到一阵黯然神伤，幽声道：“我不怪您这些，我要知道的，是我的身世。”

花沧溟叹道：“这段往事，是可怕的，为了不愿在你纯洁的心里留下可

怕的阴影，我不愿说，也不承认我是你的父亲，你当然会了解我心中之苦。”

花中越怔怔地望着他。

花沧溟苦笑了一下，道：“是的，任何一个人不会了解，当一个做父亲的无法与他的儿子道出往事时，这心中之痛苦，是别人所无法衡量的。”

他咬一咬钢牙，抑制了一下悲伤情绪，又道：“然而，这痛苦的情绪，我毕竟忍了下来，因为，我爱你，像天下慈父爱他的儿子一样。”

花中越道：“我相信这一点。”

花沧溟凄苦地闪动了一下唇角，又道：“一个人的一生，就像一场戏，这人生的戏，是否精彩，就要看一个人的遭遇。每一个人的一生，都有一段不平凡的戏，这戏是喜是悲，这到要生命终结之时，才能知道。

虽然我的戏没有终结，然而，我知道，我的戏，是悲的。我得不到别人的谅解，甚至我的儿子。

我在世界上，一无所得，纵有，那也不过微之又微的点缀，就像昙花一现，随即幻灭。

二十年前——那是我生命中最美的一刻，我只有二十岁。二十岁在一个人的生命过程中，是一个转折点，而我，并没有好好利用这青春的日子。

那一年，我爱上了一个女人——九指仙姑的师父！

我们一见倾心，彼此互相深爱，我不否认，我当时的确长得不错。

然而，我们的相爱，只是短短的一瞬，这爱，经过了一场可怕的风暴……

当一个人在热恋的时候，会忘记世界上所存在的一切，甚至做出更可怕的事。

我与九指仙姑的师妹张妙雪，在意乱情迷之际，做出一件可怕的事——发生了肉体关系。

于是，不幸的命运，就此造成。

当时，我拜在天神道人门下为徒。当我下山时，我师父告诉了我一件可怕的事。

张妙雪与我，竟是世仇大敌！

她的父亲，与我的父亲，为了某件事而大动干戈，数十年来从无间断，这件案子，武林人物尽人皆知。

在最后一次动手中，我的父亲竟死在她父亲的手里。

天啊，我竟与一个仇人的女儿发生爱情，且又发生了不寻常的关系。

当我知道这件事之后，真是痛不欲生。为了报仇，我终于杀了她父亲。

于是，我含着热泪离开了张妙雪，从北南下，来到湖南地方，我要远远地离开她，忘记这件事。

可是，这个铭刻在我脑中的影子，无法用时间去抹掉，我无法忘记她。

但是，我与她之间是没有结合的可能。

为了这一点，我在生理上发生了变态，我认为女人，是一种极为平常的东西，招之即来，挥之即去。

这是多么可怕的一种念头？

然而，这念头在我心里滋生了……萌芽了……

也在这时，我碰到了翠花仙子以及赛嫦娥，她们是一对姊妹。

她们疯狂地爱我，而我用最残酷的手段玩弄了这两个女人。

我先碰到的是赛嫦娥，我玩弄了她之后，与翠花仙子结婚了。

赛嫦娥为我而自杀！

可是，我没有把这件事放在心上。那时候，我是一个多么可怕的人！

我与翠花仙子的结合，我明白我并不爱她，而是想在她的身上，得到某种刺激——情与欲。

那时，我已经二十一岁。就在那一年，突然发生了一件震慑我心灵的事。一个红衣美妇的倩影，闯进了我的心扉！……

花沧溟苦笑了一下，道：也许是，她就是血影子，她以一种绝代的同情与一种不可抗拒的魔力，闯进了我的心扉。

我被她所迷，甚至废寝忘食，她那勾魂的明眸，充满诱惑的笑容，无时无刻不在我脑海里盘旋。

我发觉她竟不亚于张妙雪。

可怕的事就这样发生了……

我为了红衣美妇，离开了翠花仙子，跟红衣美妇私奔。然而，我在她身上，一无所得。

她存心玩弄我！

她在我的身上，只是想找到对某一个人的记忆——我父亲的影子。

在谈到这复杂的问题之前，我先把这件事说清楚。原来那红衣美妇的爱人，就是我父亲。

可是，他们为了一点宿怨，也无法结合。

我失望之余，碰到了张妙雪。她这次来，不是她一个人，而是跟着翠花仙子同来，以及一个甫出世的婴儿……

花中越接道：“那儿就是现在的我？”

花沧溟点了点头，道：“是的，那婴儿就是现在的你。”他黯然一声长笑，继续又道：

我见到她们之后，我从极度的恶梦中惊醒过来，我从此悔悟，我以往所为，是多么可怕！

当时，我一再表示我错了。

然而，她们再不会原谅我之所为，终于动手了。

既然得不到她们的谅解，也深感到我的一生充满了罪恶，一死不能赎我之过，我愿意死在她们手里。可是为了报红衣美妇之仇，我不愿意死。

我逃出她们的手掌，开始找红衣美妇。

数年后，我终于听到一件可怕的事，张妙雪为我，竟疯了！……最后，堕下万丈深渊而死！”

花沧溟语犹未毕，乍闻花中越厉声大叫：“你害死了我母亲，我要杀你！”花中越在极度的愤怒与悲伤之际，呼的一掌，向花沧溟劈去！

花沧溟骤然惊觉。

花中越的掌力，也已经卷到。

花沧溟闭上了眼睛，没有躲闪。砰的一声，花中越的一掌，结结实实地击在花沧溟的身上，鲜血飞出，一个身子飞出两丈开外，栽倒于地。

花中越怔住了！

他在极愤怒之后，转变为吃惊，好像一个人在极度紧张之后，骤然松懈下来，而使整个精神瘫痪一样。

他喃喃自语：“天啊！我做了一件什么事？”

蓦然间，乍闻他一声惨叫，突然向花沧溟的躺身之处扑去！花沧溟双目紧闭，他中花中越这一掌，伤势的确不轻，他强运功力，使自己的身子，坐

了起来！

花中越声泪俱下，痛叫道：“爹，原谅我……”

花沧溟缓缓睁开了眼睛，道：“孩子，一掌不能赎回我对你之过？多打几掌，让爹心里好过些……”

花中越泣道：“不，不，爹，我是在情急之下出手的，……宽恕我……”

花沧溟苦笑了一下，又道：“让我把事情说完，你愿意听下去么？”

“愿意的。”

花沧溟强忍着伤势，道：

张妙雪之死，对我来说，是一件良心的指责，我不会忘记，我杀了两个女人——赛嫦娥与张妙雪。

为了找红衣美妇，我不能死，我以黑纱蒙面，以蒙面神剑出现江湖。

但是，我怎么能忘记，我的爱妻为我而死了……

后来，我碰见了血影子，掌起了天生会会之职，我当时还不知道血影子就是红衣美妇啊。

我全心寄托在事业上，天生会在数年之间，搞得声誉鹊起，我也渐渐忘记了心灵上的创伤……

说到这里，他喘了几口大气。

花中越道：“我是翠花仙子养大的？”

“是的，她将你养大。”

“但是，她也死在你的手里。”

花沧溟惨然道：“是的，我杀了三个女人……”

“爹，你做了多么可怕的事呀……”

“太可怕了……今生今世，我再也无法向她们忏悔我的罪过。”

他缓缓站了起来，望着花中越，说道：“孩子，你爹已经死了……现在的我，不是你的父亲……”

花中越接道：“不，虽然您害死了我母亲，可是，我依旧认为您是我的父亲，然而，我一辈子不会谅解您。”

花沧溟喃喃道：“是的你不会原谅我的，我也不苛求你的谅解。其实，我的本身，就不值得别人谅解。”

他笑了，笑得很惨然！

他望着花中越，一敛笑容，道：“我要走了……”

“去哪里？”

“住在一个凄凉的世界里——深山、大泽，孤独地活下去，在痛苦中，向那些为我而死的女人忏悔！”

他漫无目的地向前走去！

花中越黯然泪下，脱口叫道：“爹！”

花沧溟一转身，苦笑道：“孩子，不必难过，我已经在你的心灵里，抹上了可怕的阴影，原谅我。”凄然一笑，又道：“不必为我伤心，我是一个不值得同情的人，纵然一死，也不能赎我之过？”

花中越忍不住掉下眼泪，缓缓垂下头去……

花沧溟苦笑了一下，道：“孩子，你有什么话要跟我说么？”

花中越真是千言万语，不知从何说起，他摇了摇头，道：“我有千言万语，却又无法启口，只有寄语您，请您珍重了。”

花沧溟苦笑了一下，道：“是的，除了这样之外，我们再也找不出更好

的话说了。”

花中越道：“也希望您对我母亲做更多的忏悔。”

花沧溟道：“我会的，在往后黯然的日子里，我会对她作良心上的忏悔。”

他语锋略为一转，又道：“希望在你的手里，杀了红衣美妇。”

“我会的，我会杀她。”

花沧溟苦笑道：“也许你会，也许你下不了手！”

“为什么？”

“你对她爱苗深种，诚如你所说，除了朱莲之外，你便只爱上这个女人……”

花中越冷冷接道：“我会杀的，一定会杀她。”

“但愿如此。”他凄惋一笑，注视了花中越片刻，道：“那么，我就走了。”

花中越黯然泪下，道：“我们父子都太不幸了……”

“是的，太不幸了。然而，这不幸是我一手造成的，我会在另一个地方，向你忏悔。”

花中越语带沙哑地说道：“爹，我应该向您说些什么？”

花沧溟苦笑道：“话是多余的，就让我们默默而别吧。不过，我有一句话，不能不告诉你，你千万不要辜负任何一个少女对你的爱情，而令自己抱憾终生。”

花中越点了一下头，道：“我会记住这句话，爹！”

花沧溟启齿又止，终于，他带着凄惋的苦笑，一转身，向前走去！

他的身影，孤独而又凄凉……

花中越望着花沧溟远去的背影，热泪夺眶而出，他亲眼看见，一个他最敬爱的父亲，离他而去！

他想叫他，然而，他张口叫不出来，只是含泪望着花沧溟的身影，消失在风火谷之外。

他拭去眼泪，喃喃道：“您虽然是一个不幸的人，然而，您害死了我的母亲，我不能谅解您……”

他凄凉地笑了一下，转身向石阵之间走去……

他扫了风火谷一眼，这个地方，对他存有不可磨灭的记忆。在这里，他与红衣美妇有过七日的绮丽恶梦。

倏然，他忆起了他父亲临去之语，他是否有勇气杀死红衣美妇——血影子，这的确是一个问题。

风火谷中，有生命中美丽的点缀，不管红衣美妇是否爱他或玩弄他，他将对这段往事，引为生命中最绮丽的日子。

他轻轻地叹了一口气，这无名的叹息，像是无限的感慨，也像有无限的哀怨！

他挪动了一下脚步，喃喃道：“红衣美妇——血影子……一个恐怖的女人，不要脸的女人……”他惨然地笑了起来。

他的笑容，呈现出他孤独而又坎坷不幸的身世。

风火谷中，一场庞大的浩劫，因为死了红线女丁春菊与血龙子，使整个局势有了缓和！

如果不是红线女，数位武林群豪就进不了狭谷；同样的，不是血龙子，火僵尸就不会灭。

战局虽然缓和不少，但风火谷中，战火依旧未退！

在神机子向石阵攻出之际，一阵冷笑传来。

这冷笑之声，不问可知是出自血影子之口。神机子闻声，霍然目止步！

紧随其后的南极仙翁与九指仙姑，脸上之一变。神机子皱了一皱收眉头，道：“这石阵既困着无字天书，此阵你是否有把握可破？”

南极仙翁点了点头，道：“不错，我们还是小心为妙。”

九指仙姑道：“神机子，在救无字天书，此阵你是否有把握可破？”

神机子摇了摇头，道：“一点把握也没有。”

这句话说得南极仙翁与九指仙姑脸色微微一变，望着神极子骇然无语！

神极子微微一笑，道：“血影子真不愧是有武林三子之称，她不但武功已臻化境，而且对于阵法一学，有特别造诣。‘拘魄’‘摄魂’为上古失传绝阵，我对阵法一学，虽研究甚详，但对于这两阵，却无能为力。这两阵血影子竟能参悟且经蜕化而应用，这种智慧之高，天下无人出其右者。”

南极仙翁道：“那么我们怎么破阵？”

神机子道：“破阵倒容易，只是破了阵之后，无字天书恐怕已经不在阵中。”

这句话说得南极仙翁与九指仙姑心头一震，不约而同地问道：“你不是说此阵难破吗？”

神机子道：“只要一颗霹雳弹，此阵何愁不破？”

“霹雳弹？”

“不错！霹雳弹！”他语锋略为一顿，说道：“天下阵法，虽各有精奥，阵阵排法不同，但其原理却是同出一辙！一阵排妥，在外看去，平淡无奇，可是一入阵中，那情形就不同了！普通阵法，在外围看去，对于阵中景物清晰可见，可是现在这‘拘魄’‘摄魂’两阵蜕化而应用之后，阵中景物我们就不是用肉眼可以去看清的。”

神机子侃侃而谈。南极仙翁与九指仙姑虽对阵法一无所知，至少也听过。当下闻言，不由把眼光扫向石阵，果然那石阵排立，没有出奇之处，但对阵中景物，却一无所见。两人同声道：“不错，阵中景物一无所见。”

神机子道：“此阵厉害就厉害在这里。如果是普通阵法，我不敢说全部了如指掌，但只要半个时辰的时间，我便可以悟出破阵之法。我刚才所说，天下阵法，一处既破，这个阵法便失去了作用。如果我们用霹雳弹炸去一处，相信这个大阵便可瓦解。”

这番话说得南极仙翁与九指仙姑马上会意过来。南极仙翁微微一笑，道：“只要炸了一处，我们便可破此了阵？”

“可能如此。”

“为什么没有把握？”

神机子道：“我不敢断定炸去一处之后，这个大阵是否能破，因为我还没有经历过这样的大阵，不过相信没有多大问题。”

南极仙翁又问道：“那么，无字天书为什么会不在阵中？”

“这只是我的推测。”

南极仙翁脱口道：“难道他会死在阵中？”

“有此可能。”

南极仙翁与九指仙姑脸色同时一变，道：“是不是中了血影子的毒手？”

神机子微微一笑，道：“这只是我的推测而已！”

“那么我们赶快进去。”

神机子道：“等花副掌门人来了再说！”

转脸望去，只见花中越带着痛苦的表情，蹒跚的脚步，缓缓向他们走来……

神机子微微一叹，道：“一个不幸的年青人……”

南极仙翁接道：“也是一个用情不专的多情种子。”

九指仙姑说道：“他父亲花沧溟已在他灵魂深处抹上了一层阴影，极有可能，这段恩怨能改变他的人生。”

南极仙翁问道：“他是否知道，他爱上了一个可怕的女人。”

神机子道：“可能知道了。”

“这对他是一件多么残酷的事！”

“是的，血影子的确不应该玩弄了花沧溟之后，又玩弄了花中越。”

南极仙翁惊道：“花沧溟当初也爱上了血影子？”

九指仙姑冷冷道：“如果他不爱上了血影子，会落得今日下场？只是他当时不知道，那个红衣美妇就是血影子罢了。”

神机子道：“是的，他是一个不幸者，他得不到别人的谅解，甚至他的儿子。这是多么悲惨的事。”

九指仙姑道：“这只怪他自己……”

九指仙姑语犹未落，花中越已经走到了神机子身侧，当下南极仙翁苦笑问道：“花副掌门人，父亲走了？”

花中越机械地点了点头，道：“是的，他走了。”

“上哪儿？”

“隐居深山，对我母亲忏悔。”

神机子不愿再勾起花中越的伤感，当下问道：“副掌门人，你身上是否还有一颗霹雳弹？”

“不错，只剩一颗了。”

“交给我。”

“做什么？”

“要炸这个石阵，救无字天书。”

花中越点了点头，掏出了仅剩的一颗霹雳弹，交给神机子。

当下九指仙姑走到花中越的身侧，问道：“你父亲告诉你那个红衣美妇是谁么？”

“说了，她是血影子！”

“这是一件对你很残酷的事是吗？”

“是的，她玩弄了我？为什么……”花中越的神情，又激动起来……

九指仙姑道：“这是她的报复。”

“是的，报复……”花中越喃喃道：“我会杀了这个玩弄我感情的女人，我要把她碎尸万段……”

九指仙姑苦笑了一下，道：“你会找到她的，只怕你下不了手。”

又是一个说他对血影子下不了手的人。他脸色一变，冷冷道：“我花中越倒要试试。”

这当儿，神机子接口道：“这些事我们等一下再说，现在我们还是先炸此阵。”

花中越咬了一咬钢牙，他知道自己将面临一件极为困难之事，是不是杀

得了血影子？

他告诉自己：“花中越啊花中越，让天下的人，知道你并不是一个弱者，你应该杀她……”

然而，这刹那间，红衣美妇的影子，像闪电般地在他的脑海中浮现……

盈盈轻笑，勾魂的秋波，娇艳粉腮，像一朵盛开的玫瑰，然而，玫瑰色没有她的妩媚与诱惑！

她的绝代风韵，是任何一个女人所没有的。

这绝代的风情，能迷惑天下任何男人。花中越明明知道，那是脂粉陷阱，但他无法自拔地陷了进去。

如今，这勾魂眸子，慑人笑容，又在潜意识之中涌现在他的脑际……

他打了一个冷颤！

突然，一声撼山震岳的爆炸之声，惊醒了花中越的绮思。抬眼望去，火光四溅，神机子手中的霹雳弹，终于向石阵掷去。

爆炸声响，震动了整个风火谷。

那石林阵，被这颗霹雳弹。炸去十数根。

在爆炸声一停之后，神机子已当先向石林阵中飞扑而进。

南极仙翁、九指仙姑、花中越也紧跟而入！

神机子等人，甫自进入石阵，眼前景物骤觉一变，只见石林高耸，直入云霄。

诚如神机子所说，这个武林巨阵被霹雳弹一炸之后，已经失去了作用。

尽管如此，但是这个石阵依旧还有它的威力存在，否则，他们进入石林之后，也不会有这种情形了。

神机子进入石阵之后，当先领路。他对于阵法，研究甚澈，这石阵虽然还有威力，但已没有原先那样厉害了。

当下，神机子朗声叫道：“无字天书……”

神机子张口大叫，他认为无字天书如果听到，当会回答。但是竟没有听到无字天书的回答。

在场之人心里怦然一跳，泛起了一股不祥的预兆！突然，一声冷笑之声破空传至，冷冷道：“神机子，无字天书来了，请接住。”

夹着喝话声中，一团黑影，突向神机子当面击到。在场之人同时一骇。这当儿，神机子已伸手托住了那团黑影！

在场之人，不约而同地把眼光聚在那团击来的黑影上。这一看，在场群豪“呀”地一声惊叫，骤退数步。

神机子手上接的，赫然是全身是血的无字天书。

二十四

血影子这个手段，的确令人见之毛骨悚然，因为，他们已经看清，无字天书已气绝多时。他满身鲜血，脸上伤痕累累，可以看得出来，无字天书死前，必是经过一番剧烈挣扎。

神机子接着无字天书的尸体、吃惊得不知把他放下。南极仙翁咬了一咬钢牙，道：“好残酷的手段。”

这句话把在场之人全部惊醒过来。当下花中越欺身上前，冷冷说道：“我要不杀血影子，誓不为人。”

这当儿，神机子轻轻把无字天书的尸首放在地上，黯然长叹，忍不住流下几滴眼泪！

他抑制了一下悲伤情绪，说道：“果然不出我之所料，此阵破后，无字天书遭了血影子的毒手。”

南极仙翁道：“他跟她一无仇恨，何以用这手段对他？”

神机子冷冷一笑，道：“人言血影子心黑手辣，果然名不虚传，无字天书虽跟她无仇，不过，如果不是为了他，她不会丧失火僵尸，也不会搞得身败名裂……”

“身败名裂……”

“不错，试想血影子武功不但领袖武林三子，而且超越任何一个武林人物，今日却搞得被人大闹风火谷，丧生天生会数十位高手以及火僵尸，这个脸还叫她往哪里放？”

南极仙翁叹道：“如果知道无字天书会遭毒手，我们也不会闯风火谷；假如我们不来，无字天书就不会死！”

神机子道：“我们不杀伯仁，伯仁是为我们而亡，这一点，我们不能没有责任。不过，这是天意。”

南极仙翁道：“我们是否出去？”

“当然要出去。不过，祸魁未除，难免留下后患。”

花中越钢牙紧咬，他恨血影子的毒辣，他想：“我会用同样的手段对待她。”

当下神机子眼光转向花中越，问道：“副掌门人，我想问你一句话？”

“什么事？”

“你来过风火谷？”

“正是。”

“你在血影子家中做了几天客？”

“是的。”

“她住在何处？”

花中越摇了摇头，道：“我记不起来了。”

南极仙翁微微一笑，道：“当时副掌门人已经被她迷昏了头，哪会记得起来？”

花中越脸上一红，他感觉到自己做了一件非常羞耻的事，他竟与一个七十多岁的女人谈上了恋爱。

当下闻言，确实令他难堪，神机子道：“这个也难怪他，假如是你南极仙翁，恐怕也承受不起她的诱惑！”

南极仙翁哈哈一笑，道：“王某行将就木，哪会被情欲所动？”

“你未经历过，就不要信口开河。”言下一阵哈哈大笑，这一笑，把恐怖而又悲惨的气氛冲淡了不少。

当下神机子笑容一敛，说道：“我们把无字天书葬在这里吧。”

南极仙翁等人点了点头，道声：“好吧！”于是，一代智慧冠绝古今的无字天书，终于死在血影子之手，而含恨埋在这石阵之内。

在场之人，为这位武林奇才凭吊了一番之后，神机子说道：“我们走吧！”话语未落，突然，一个冷冷的声音传自周围，道：“走？你们想得太天真了。既然进了我这石林阵，看你们是否出去得了！”

声音传来，使在场之人同时暗吃一惊。花中越脸色一变，道：“这石阵既非铜墙铁壁，哪能困得住我们？”

血影子的声音冷冷一笑，道：“那你副掌门人不妨试试。这石阵周围，我已经埋下了千斤炸药，如果你们敢闯，这千斤炸药马上可以爆炸。”

血影子这番话，说得在场群豪脸色惨变，想不到这石阵之外，血影子竟事先埋下了炸药。

这话决非夸大之词，如果他们敢冒然闯出，这埋在周围的千斤炸药，势必爆炸。

心念及此，在场之人无不机伶伶地打了一个冷战。

花中越纵声大笑，道：“我倒要看看你血影子是不是炸得了我花中越。”

话落，身影弹出，猛向阵外弹去。

在场之人脸色为之一变。南极仙翁厉声大喝：“副掌门人，你不要命了？”话落，纵身截住花中越去路！

花中越冷冷一笑，道：“花中越与血影子有不共戴天之仇，我就不相信区区炸药能炸死我花中越。”

南极仙翁道：“你不能光凭血气之勇，而枉送性命……”

“难道我们不出去么？”

“当然要出去，不过，我们应该想个办法。”

“有什么好办法。”

“慢慢想。”

南极仙翁话声甫落，血影子的声音冷冷道：“南极仙翁，如果他不死，你不妨叫他先试试……”

血影子“试”字犹未出口，花中越陡然大喝一声，身子猝然弹起，疾如电光火石，向血影子发声之处扑去！

花中越这一扑，真是疾如星光掠空，南极仙翁、神机子、九指仙姑想阻止已来不及。

花中越弹身向阵外扑去，电闪一掠，人已出了阵外。这出乎在场之人意料之外，血影子所说的千斤炸药，竟没有爆炸！

花中越一扑，没有扑到血影子，怒火千丈。这当儿，远处乱石之间，又是一阵冷笑之声，破空传至，说道：“花副掌门人，饶你一命不死，你还不逃命！”

花中越闻声，气得牙齿咬得格格作响，他自出世以来，几曾被人如此戏弄过！

这一气，气得他怔怔站立，不知所措！

再说神机子、南极仙翁、九指仙姑等人，一见花中越没有被炸药所炸，不由怔了一怔！

当下南极仙翁说道：“是不是有诈？”

神机子脱口道：“有诈？”

“不错，血影子会不会故作声势，而这周围根本没有埋炸药？”

神机子摇了摇头道：“不会！我们不能大意，冒闯石阵，这阵周围埋下炸药，当不会有假！”

“既然不会有假，花副掌门人为什么没有被炸？”

神机子皱了一皱眉头，道：“这就令人费解。”

南极仙翁问道：“你认为血影子当真会在这石阵周围埋下炸药？”

“不错！”

“以你之意，又该如何？”

“这个……”

一时之间，在场之人无不感到心事重重，难道说他们就将永远被困在这石阵之中？

出去当然要去，只是他们怎么出去法。

神机子仰首沉思，久久不语。

南极仙翁道：“我们不能出不出去，单凭她的一句话，我们就相信这周围埋下炸药……”

神机子脸色一变，道：“那么，你老头子不相信？”

“相信当然相信，不过令人费解的是花副掌门人为什么没有被炸。”

“你糊涂透了，不管如何，她与花中越之间，毕竟有过不寻常的关系。”

“凭这一点，血影子不炸他？”

“有可能。”

南极仙翁道：“这个未必……”

“你南极仙翁实在不相信，我也没有办法，不过，有件事想麻烦你。”

这突然而来的一句话，使南极仙翁怔了一怔，道：“什么事？”

“替我办一件事。”

“可以。”

“如果你出得了这石阵，告诉阴阳羽士一声，叫他把我岩内所存的一切书，找一个传人！”

这句话说得南极仙翁与九指仙姑脸色大变，南极仙翁骇然道：“你，你……”

神机子淡淡一笑，道：“我已经想出了一个办法……”

“什么办法？”

神机子道：“很简单，假如我们想出去，必定有一个人要死在这石阵周围的炸药。”

南极仙翁似是觉得，神机子的言中之意，就是临终遗言。

难道说神机子已经知道，他将死在这石阵之中？

南极仙翁怔了半晌，道：“什么人会死在这石阵之内？”

神机子摇了摇头，道：“这个可没有一定。”他苦笑了一下，又道：“你们要不要出去？”

“有什么办法出去？”

神机子道：“我们分批出去，第一个就是你南极仙翁先走！”

“第二个呢？”

“九指仙姑。”

“那么，你是第三个出去？”

“不错。”

南极仙翁点了点头，说道：“这是一个办法，血影子要炸，也不能一起炸我们，三个人之中，必定有一个人死在这石阵，不过，还是由我最后出去。”

神机子淡淡笑道：“谁先出去都是一样！”

“一样？……”南极仙翁骇然地注视着神机子，像是要在他的脸上找到些什么。

神机子道：“当然都是一样，反正三个人之中，有一人个要死。”

南极仙翁不是呆子，他焉会听不出神机子话中之意？慈眉一皱，半晌说道：“没有其他办法？”

“没有了，除非我们三个人都死在这石阵中。”

南极仙翁咬了一咬钢牙，道：“那么，我们就不要出去！”

神机子冷冷道：“你不是要证明这周围是不是埋有炸药么？”

“不错……不过，我们三人之中，必定要死其一，那我们就同生死——”

九指仙姑接道：“不错，我们同进风火谷，就应当一起出去，不能少一个人。”

神机子道：“你们也不出去？”

南极仙翁道：“不错，假如我们三个人必死其一，我们就不出去。”

神机子急道：“这又何必？”

南极仙翁道：“要出去我们三个人一起走。”

“我们不是一起走么？只是先后问题。”

“不行，我们三个一起。”

神机子黯然一声长叹，道：“你们真为难我。”

“这不是为难的问题，而是我们三个人同时进了这石阵，就应该同时出去。”

神机子脸色一变，道：“那么，你们也想送命？”

“正有此意。”

神机子道：“这又何必呢？”他眼光一扫南极仙翁与九指九姑，惨然一笑，说道：“神机子感激两位同生死的精神，不过，你们错了，多死两个人，不如少死两个人。”

“话不是这么说。”九指仙姑接道：“我们不能自己活着出去，而看你被炸。”

“我可能不会死也不一定。”

南极仙翁苦笑了一下，道：“你已经留下了遗言。”

神机子急道：“纵然我会死，你们也不必跟我一起卖命。”

南极仙翁冷冷道：“我们心意已决，除非你跟我们一起走，否则，我们不走。”

神机子咬了一咬牙，道：“既然如此，我们就走吧！”

一语甫落，纵身向石阵之外奔去。

神机子一走，南极仙翁、九指仙姑也随即弹身，疾若星火般，与神机子并排奔去。

突然间，就在神机子等三人甫自退出石阵之际，一声爆炸震撼了整个山岳，血影子终于点燃了炸药！

南极仙翁道声不好，低喝一声：“快劈掌！”一语甫落，连环劈出一十

二掌。

站在石阵外的花中越，乍闻爆炸之声，不由大吃一惊，举目望去，只见石阵四周，一片爆炸之光！

花中越这一惊真是非同小可，他能体会得到，血影子已点燃这四周的炸药！

爆炸声，撼山震岳！

突然，花中越发现夹着爆炸声中，一条人影飞泻而出。花中越心头大震，展身向爆炸的地方扑去。

蓦然，又是一声惨叫，夹着爆炸声中传来。这当儿，花中越已经看清那条从火光中纵出的人影，正是南极仙翁。

花中越失口叫道：“老前辈，您受伤了没有？”

只见南极仙翁脸色苍白。正待讲话，又是一声震耳欲聋的爆炸之声，破空传至。

爆炸之声一起，紧接着一声惨呼。花中越一转身，只见一个踉跄的人影向外奔来！

夹着爆炸声中，那条踉跄的人影倒了下去。

花中越大叫一声，晃身向那条人影扑了过去。南极仙翁也机械地挪动了一下子，这潜意识的动作，像一个人在极度的惊恐之后，而又突然发现更惊恐的事所产生的动作一样。

他的心身麻木了，麻木得不知发生了什么事，甚至忘记自己是否还活着……

再说花中越纵身扑向那条仆倒于地的人影扑去，突然，他一声惊叫，停下了脚步，展在他眼帘的，是一副可怕的画面！这条甫自奔出的人影，正是九指仙姑，但见她满身鲜血，栽倒于地！

花中越被这突来之事所惊栗，一时之间，他竟怔立下动，愕然望着倒在地上的九指仙姑。

半晌，他大叫一声：“九指仙姑！”晃身向九指仙姑躺身之处扑去。

花中越触到了九指仙姑的血，那血是热的，但是，九指仙姑僵躺在地上不动了！

花中越摇动着九指仙姑的身子，但她已经气绝，不再答话了……

那炸药的爆炸声，也停了！

南极仙翁从惊恐的情绪之中醒过来，当下一晃身，向九指仙姑躺身之处扑去！

当这副惨绝人寰的事展现在他的眼前时，他忍不住热泪夺眶而出……

花中越缓缓站起身子，道：“老前辈，她死了……”

南极仙翁闻言，似利剑穿心，喃喃道：“假如我们听神机子的话，说不定九指仙姑不会死。”

花中越脱口道：“神仙子老前辈呢？”

南极仙翁道：“他？……”脸色陡地一变，脱口大叫：“快找他！”他疯狂地向爆炸地点扑了过去。

但是，除了乱石累累之外，再也看不到任何一个人影，也找不到神机子的尸体！

南极仙翁与花中越找了一阵，依旧找汪以神机子的尸首，南极仙翁热泪盈眶，道：“可能被埋在乱石之内了！”

花中越道：“是的，否则，我们为什么找不到他的尸体。”

南极仙翁老泪纵横，他想不到神机子之言果然不虚，他竟死在这这石阵炸药之下。

如果原先听他之言，说不定死的只有神机子，九指仙姑就不会陪着他死！

想到这里，他不由心痛欲绝，为了一时意气，致使这两位武林奇才都丧命了！

五个进入风火谷的高手，现在只剩下他与花中越了，血龙子、神机子、九指仙姑，全在这里丧命。

风火谷中，发生了一场武林浩劫，也埋葬了数位武林奇才性命。

这些不幸的事，将永远铭记在南极仙翁与花中越的脑中，毕生难忘！

久久，花中越才说道：“老前辈，我们把她埋了吧。”

南极仙翁喃喃道：“是的，埋了她……”

他们埋了九指仙姑的尸体之后，已是黄昏时刻，南极仙翁歉然地在九指仙姑的坟前，默祷了一番。

当下花中越又道：“老前辈，血影子的住处，我们是否再找找看？”

南极仙翁摇了摇头，道：“不，我们还是回到终南山去吧，血影子必定不会甘心今日之辱。”

“可是，我们丧失了四位绝世奇才。”

南极仙翁黯然答道：“是的，我们失去了四位武林奇才，尤其是无字天书。”

南极仙翁话声甫落，突然一声冷冷声音接道：“你南极仙翁没有死在炸药之内，已算很侥幸了。”

声音骤然传来，使南极仙翁与花中越精神为之一震，转身望去，但见血影子、血魂怪婆、独眼老怪、俏疯女，及数位天生会高手，分挡去路！

花中越乍见头蒙红纱的血影子，脸色为之一变，杀机突起，冷冷一笑，咬了一咬，道：“血影子，你好毒辣！”

血影子纵笑声大笑，脸上杀机更浓，道：“不要脸的贱女人，我要杀你！”

血影子冷冷问道：“我有什么下贱？”

“你为什么玩弄了我的父亲，且而又玩弄了我……”言至于此，忍不住心里一痛，几乎潸然泪下！

血影子冷冷一笑，道：“花中越，你认为我是谁？”

花中越心头一震，脱口道：“你是谁？”

“你认为我是那个红衣美妇？”

花中越脸色微微一变，道：“难道你不是？”

“你认为我是不是？”

花中越怔了一怔，道：“你就是那红衣美妇，血影子，我不会饶你，你玩弄了父亲，也玩弄了我，我要杀你！”

身影划处，猛向血影子扑去，左右双掌，乘势扫出。花中越此刻怒到极点，这两掌挟其毕生功力所发，其威力之强，真是雷霆万钧，势如倒海。

俏疯女站在一侧，见花中越出手攻向血影了，冷冷喝道：“花中越，我们这一笔帐先算再说。”

在花中越双掌攻向血影子之际，她一旋娇躯，纵身截住花中越去路，一掌击去。

花中越大喝一声：“你找死！”在撼山震岳的喝话声中，阴阳双掌，挟

以百年内力，呼呼击出。

花中越此时怒火炕烧，犹以一只发怒的老虎，恨不得一下吃下这几个人。

阳热阴掌的内家掌力，迫得俏疯女退出七八步，当下花中越大喝一声：“你再接我一掌试试！”在俏疯女身子还未站稳之际，他凌厉的一掌，已经扫出。

这几掌快得令人无法看清，一声惨叫响起，一条人影，挟在狂飚飞泻之中，震出三丈开外。

这一着，使血影子、血魂怪婆、独眼老怪等人，不约而同地打了一个冷战！

这当儿，花中越一转身，大喝道：“血影子，你给我纳命来！”

语音犹落空际，已出手攻向血影子。

这身手之快，震慑了血影子，当下，在花中越一掌攻出之后，她旋身避过，冷冷道：“花中越，凭你现在的身手，的确可以跟我打一架。”

花中赵怒喝道：“闲话少说，你接我几掌再说！”呼的一声，又攻向血影子。

血影子冷冷喝道：“想不到你花中越有今日成就，这倒出人意外。不过，我就接你几掌何妨。”

话犹未毕，红影划处，右手一扬，劈出一掌，硬封来势。

血影子这硬接硬挡，本想试试花中越的功力，哪知，她掌力接触到花中越击来的掌力，猛觉心血一涌，暗道一声不好，慌忙纵身而退。

这一来，她真的骇住了，她估不到花中越的内力，竟如此之高。

这当儿，花中越再度弹身，再度攻向血影子。

也在花中越再度出手之际，南极仙翁一声怒吼，弹身扑向独眼老怪，拂尘出手扫出。南极仙翁愤怒程度，并不亚于花中越，想起他的好友血龙子、神机子、九指仙姑、无字天书，全部死在风火谷之内，怎不令他心痛欲绝，怒火填膺？

拂尘卷出，势如电奔。独眼老怪正在吃惊之时，南极仙翁的拂尘，已经扫到面前。这一招快得几乎令独眼老怪无法看清，慌忙之中，纵身暴退！

南极仙翁身手何等之快，那容独眼老怪闪身，当下身子一欺，怒喝道：“老怪，再接我一招试试？”

独眼老怪身子还未站稳，他拂尘攻一招“暴雨狂风”。乍闻一声惨叫，独眼老怪的身子已经栽倒下去。

血魂怪婆一声叱喝，道：“王老头子，接我一招！”

竹拐一抡，猛击南极仙翁背后。

这几个攻势，几乎同在一个时间之内，南极仙翁一招击倒独眼老怪，血魂怪婆的竹拐，业已向他背后打来。

南极仙翁大吼一声，喝道：“血魂怪婆，我就接你一招何妨。”猛一旋身，出手扫出一招。

南极仙翁眼看无法避招之下，不得不扫出一招“云雾金光”硬封来势。

“卡”的一声，南极仙翁猛觉虎口震裂，右手拂尘几乎脱手掉地！

他愕了一下！举目望去，只见血魂怪婆脸色惨变，苍白如血，竹杖飞出一丈开外，她的右手虎口鲜血淋漓，滴滴滚落……

凭她的功力，想和“南极仙翁”硬拼，那的确还差得远了，如果她料到这一着，她就不会硬接硬拼了。

南极仙翁冷冷喝道：“血魂怪婆，这一招味道如何？”

被南极仙翁这一激，血魂怪婆怒火填膺，怪吼一声，又猛扑南极仙翁，并厉声喝道：“我跟你拼了！”

拼字出口，招式已击向南极仙翁。

再说花中越攻向血影子，刹那之间，连劈一十五掌，迫得血影子毫无还手之力。

独眼老怪一倒下，血影子更失去了斗志。她衡量了一下眼前情势，觉得讨不了好处。

当下低喝一声，迫开花中越的攻势，喝道：“花中越，你先住手！”

这喝声带着无穷的威力，使花中越无法抗拒。他微微一怔之后，下意识地收身后退。

花中越怒视了血影子一眼，道：“你还有什么话要说？”

血影子冷冷问道：“花中越，我问你，你当真爱上了那个红衣美妇么？”

这无头无脑的一问，使花中越怔怔不知所答，半晌才道：“你管我爱不爱她。”

血影子冷冷笑道：“我要知道呀。”

花中越脸色一变，道：“你认为我不知道你就是红衣美妇么。”

血影子冷冷道：‘不管我是不是红衣美妇，我只想知道你是否爱她。’

花中越叹了一口气，道：“是的，我爱她，但是，我不会原谅她，你血影子玩弄了我的感情，所以，我要杀你！”

血影子轻声一笑，道：“花中越，你暂住手！”她一晃身，又避过花中越的一掌。

花中越气得脸色一片铁青，喝道：“你还有什么话说。”

血影子冷冷一笑，道：“你要打架可以，不过，我们先把话说清楚。”她语锋略为一顿，又道：“你要不要我揭去蒙面红纱，看看我是不是那个红衣美妇？”

这一句话，问得花中越不知所答！

他曾经苛求血影子揭去面纱，看看她是不是那个红衣美妇，如今血影子这一问，使他震惊！

他的眼睛，睁得像铜铃一般，迫视在血影子的蒙面红纱上，怔怔不知所语！

血影子轻笑一声，道：‘你说呀！’

花中越从茫然的情绪中，惊醒过未，脱口道：“不……”

“为什么？”

花中越好像在冥冥中已看到了血影子的面目，那是一张瘦削而又充满了皱纹的面孔！

他打了一个冷颤，心里惊叫道：“你不是她！那红衣美妇……”

他下意识地退了两步！

——然而，事实告诉他，这个血影子就是那红衣美妇。

他惨然笑了一下，道：“我不需要看……”

“看了会难过？”

“不错，不要看，我已经知道你就是她！”

血影子疯狂大笑，道：“也许你猜到了……”她一敛笑声，道：“不过，我能证明一件事，也不错了。”

“证明什么？”

“证明你爱那红衣美妇。”

花中越黯然咬了一咬牙，道：“也就是你血影子。”

血影子冷冷道：“花中越，你非跟我打下去不可？”

“不错，数位武林奇才为你而死，我要用同样的手段，像你对付无字天书一样！”

话毕，他脸上展露出一片恐怖的杀机。

血影子冷冷一笑，道：“那么，我们就把战场改在终南山吧！”但见她红影一闪，纵身向乱石之间飞奔而去。

花中越大喝一声：“你往哪里走！”弹身追去。

但是，在这刹那之间，血影子的身影已经没入乱石之间，毫无踪影！

花中越气得咬碎钢牙，恨恨道：“可恶的女人，总有一天，我会亲手杀了你。”

他阴森地笑了，这笑容带着惨然。

突然一声暴喝传来，使花中越在愤怒中惊醒过来。他转脸望去，只见南极仙翁在暴喝之声过后，血魂怪婆被他震出一丈开外，栽倒于地。

花中越脱口叫道：“老前辈，毙了这个。”

南极仙翁冷冷一笑，弹身向血魂怪婆躺身之处扑去，一掌向血魂怪婆劈下！

突然，他咬了一咬牙，把击出的掌力，硬生生收了回来。

南极仙翁叹了一口气，道：“还是让跟她有仇的人杀了她！”

“难道我们跟她没有仇？”

“我们跟她有仇，但不及徐萍、徐翠仇深，我们还是带回去让她们杀了吧。”

花中越点了一点头，道声：“好吧……”他的眼光，突然触到了躺在地上的独眼老怪，脸色一变，道：“如果不是你的火僵尸，血龙子就不会死。”怒喝声中，一掌向独眼老怪击去。

“噗”的一声，独眼老怪脑袋开花，死于非命，一代武林奇才，由于走入歧途，终而死于非命。

南极仙翁转脸问道：“血影子呢？”

花中越怔了一怔，道：“走了！”

南极仙翁冷冷道：“祸魁未除，必留后患。”

花中越道：“是的，她说把战场改在终南山。”

南极仙翁叹了一口气，道：“风火谷一战，想枉死了这么多武林高手，终南山一战，又会如何？……”言下深深一叹！

花中越冷冷道：“终南山一战，我决不会放过她。”

“血影子？”

“是的，血影子，我会杀她。”

南极仙翁眼光一扫怔立犹似木头人的数位天生会高手，冷冷喝道：“如果你们不是血影子的傀儡，我不把你们通通毙了才怪，难道你们还不滚？”

数位天生会高手被南极仙翁这一喝，从惊恐中惊醒过来，抱头鼠窜而去。

南极仙翁道：“我们该走了……”

花中越喃喃道：“是的，我们该走了，我们进风火谷时是五个人，当出去的时候，只有两个人……”言下，不由滴下了几滴眼泪……

南极仙翁黯然泪下，喃喃道：“我们会怀念这些为我们而死的武林正义之士的。”

花中越道：“是的，我们会怀念他们的……”

南极仙翁一手抓起血魂怪婆昏迷的身体，说道：“走吧！”同花中越并肩奔出风火谷！

这时，他们两人同时涌起了黯然神伤的情绪！

南极仙翁怀念数位好友在风火谷内……

而花中越，怀念着他在这风火谷中，曾经有过美丽的时光，见景伤情，怎不令他黯然？

经过乱石，他们两人进入了那道狭谷。就在他们两人甫自进入狭谷之际，突然，一条红色人影，迅若闪电地扑向狭谷的一座巨石之后！

这红色人影，正是血影子。

她隐身在巨石之后，冷冷一笑，这冷笑之声，充满了一片杀机。她从怀中摸出了火石，喳地一声，她用一张纸，把火点燃，冷冷一笑，自语道：“我要你们两个也全部丧命在这狭谷之内……”

甫自进入狭谷的南极仙翁与花中越，当然不会知道，一双死神的手，已经向他们抓下。

原先，血影子已经在这狭谷之中埋下了数千斤炸药，令红线女在这些武林群豪进入狭谷之际，点燃火信。哪知红线女因为愤于血影子勾引花中越，所以没有点燃。

如果现在血影子点燃了火信，这狭谷之中的数千斤炸药，势必再度爆炸，这狭谷就要变成平地。南极仙翁与花中越就是不被炸药炸死，也非被飞石击毙不可，决无生还之理。

血影子这一着，出乎南极仙翁与花中越意料之外，他们想到血影子会卷土重来，并将这狭谷之中的数千斤炸药的火信点燃。

情势危急万分！

只见血影子用纸点燃的火苗，已经向火信靠去……

突然，血影子把点向火信的火苗，缩了回来。这一着，的确大大出乎意料之外。

只听她轻轻地苦笑了一下，把点燃的火苗，轻轻掷于地上，用脚把它踩灭……

为什么？这个杀人如麻的女魔头会改变初衷，放过南极仙翁与花中越一命？

她想到了什么？或顾虑到了什么？

她苦笑了一声，自语道：“任何一个人也不会相信，我不忍心杀他——花中越。”她轻声一笑，又自语道：“为什么？我想得到什么？……”

她缓缓向乱石之间走去，她的脚步，显得有些沉重。

望着天际的彩霞，她又喃喃道：“过去了，这像天际彩霞，行将就木……”她苦笑一声，道：“孽梦，畸恋，这不只对他是一件残酷的事……”对我，何尝不是一件残酷的事？别人不会谅解……”她惨声一笑，道：“我无法向社会的人交待，当我死了之后，能缅怀这件不平凡的事，也值得安慰了……”

她疯狂、凄厉地笑了起来……

笑声冲上云霄，闻之令人毛骨悚然……

笑声一敛，道：“我不忍心杀他，就让我为誓言而死吧！……”

她的声音以及她的身影，慢慢隐入乱石之中……

但这是绮恋，孽恋，畸恋——让人唾弃的恶恋。

花中越与南极仙翁终于出了这片狭谷。花中越会知道么，他的生命，从鬼门关拉了回来，是血影子饶他一命不死？

是的，他不会知道，血影子为了这段不平凡的孽恋，而放弃了她的誓言！

她的誓言是：“花中越再进我风火谷，我就要他死在风火谷，否则，我就死在他的手里。”

总算她良心未泯，否则，花中越与南极仙翁，势必埋骨乱石之间，而无法出这风火谷。

再说南极仙翁与花中越出了风火谷之后，举目望去，依旧黄沙漫天，酷热异常。

突然，一声冷笑之声，突告破空传至，紧接着，一条人影迅快地飘落在花中越面前。

花中越暗地心骇，潜意识地退了两步，眼光过处，使他吃了一惊。

这条突然而来的人影，正是三眼魔君的妻子天龙女。天龙女脸色苍白，明眸露出精光，迫视在花中越的脸上，冷冷道：“花中越，你还认得我么？”

花中越晒然一笑，道：“上次饶你不死，难道你还要来送死么？”

“不错，你杀了我丈夫，我就不与你干休。”话落，脸上展露一片恐怖的阴影。

花中越脸色一变，道：“天龙女，如果不是看在你女儿的面上，我不一掌劈了你才怪。”

天龙女冷冷道：“我正想试试。”

花中越的脸上，突然展现一片杀机，道：“你不滚么？”

“除非我死。”

“这么说来，你非要我一掌毙了你……”花中越话犹未落，他的眼光，陡然触到一条人影。那条人影，站立在红线女的墓前，那正是范玉华。

花中越心头一震，以下的话，竟说不下出口。

天龙女冷冷道：“你未必能叫我死。”

花中越被天龙女这句话惊醒过来，当下叹了一口气，道：“我不愿意跟你动手，你还是走吧。”

天龙女冷冷道：“我已经说过，除非我死。”

花中越道：“你不要逼我。”

天龙女冷冷道：“逼你又怎么样？杀夫之仇，不共戴天。”

花中越脸色一变，道：“如果你逼我，我就不留情面了。”

“我就要你这样。”

花中越纵声一笑，道：“既然如此，你也不要怪我。”

天龙女冷冷笑道：“闲话少说，动手呀。”

花中越这一来，真是怒火中烧。他言之非虚，如果不看在范玉华面上，他可能在雷云谷之时，已经杀了天龙女。

他认为，他已经杀了范玉华的父亲三眼魔君，范玉华已不肯谅解他，如果他再杀死天龙女，将发生一场什么样子的悲剧？

如今天龙女出言相激，花中越再也忍耐不住。何况，杨瑞彬曾告诉他，非杀死这一对男女不可。

当下钢牙一咬，脸上倏抹杀机，道：“既然你逼我，那么，我先让你三

掌，以报范玉华跟我一段交情……”

花中越情字出口，天龙女叱喝一声，一掌猛劈花中越。

在天龙女一出手之际，南极仙翁叹了一口气，缓缓向范玉华站立之处走了过去。他预料得到，一件残酷的事，又将在风火谷发生……

南极仙翁轻轻叫了一声：“范姑娘……”

范玉华一转身，映在南极仙翁眼帘的是一张带雨梨花之容，粉腮苍白如纸！

南极仙翁忍不住涌起了一股黯然神伤之情，叹道：“范姑娘，你认识我吗？”

范玉华痴痴地点了点头，道：“我认识你。”

南极仙翁黯然道：“你在凭吊红线女？”

范玉华喃喃道：“她死了？”

“是的，死了……”

“为什么？花哥哥杀了她？”

“不，她为花中越而死！”

她睁着一双失神的眸子，喃喃道：“为花中越而死？为什么？”

南极仙翁叹了一口气，道：“是的，她为花中越而死，也为我们而死，如果不是她，我们可能全部死在风火谷中。”

范玉华似懂非懂地哦了一声，失神的眸子，依旧盯在南极仙翁的脸上，问道：“她爱花哥哥呀！”

南极仙翁黯然颌首，道：“是的，她爱她，但红颜一死酬知己，独留一梦向黄泉。”

“她太不幸了！”

“但花中越已经给了她所需要的。”

“认她做妻子？”

“是的，她是花中越的妻子。”

范玉华恍然而笑，笑容见之令人掩鼻欲泣。

南极仙翁像似骤然触到了一件可怕的事：范玉华的肚子已凸了出来！

他暗骇之下，脱口问：“你有了孩子？”

“是的。”

“跟花中越的？”

“是的。”

“他知道么？”

“是的！”

答非所问，使南极仙翁怔了一下，说道：“范姑娘，我问你话呀！”

范玉华从惊恐的情绪之中惊醒过来，问道：“老前辈，你说什么？”

“我问你花中越知不知道你有了孩子？”

“知道。”

“你告诉他的？”

“是的。”

南极仙翁脱口道：“这是多么可怕的事！”

“是的，这是一件可怕的事，那次阴错阳差，竟使我有了这孽种！”

“孽种？”

“是的，老前辈认为我与花中越能够结合么？”

“不能。”

“是的，不能结合。老前辈认为我应该怎么处理这孽种？”

南极仙翁闻言，打了一个冷战。他骇然地望着范玉华，好像一件可怕的事，就要发生。

他栗声说道：“生出来！”

“生出来？”范玉华疯狂地笑了起来，道：“当他长大的时候，他将成为什么样的一个人？”

南极仙翁机伶伶地又打两三个寒噤，道：“那……”

范玉华冷冷接道：“打掉他。”

南极仙翁脸色大变，吃惊地退了一步，惊望着范玉华，脱口道：“打掉他？”

“不错，打掉他，我已经告诉了花中越。”

“不不，你不能这样对待他，他承受不起这个心灵上的打击。”

范玉华冷冷笑道：“我也不希望这样，不过，我不能不这样，我恨花中越，因为，也不希望把这孽种生出来。”

南极仙翁急道：“你不应该打掉他，这未出世的孩子是无辜的，这是多么残忍的一件事！”

范玉华冷冷一笑，似是无动于衷，她的眼光触到了正在与天龙女交手的花中越，粉腮骤现阴影，道：“他又在与我母亲交手了。”

南极仙翁道：“你母亲逼他的！”

“逼他？……”

“是的，他看在你的面上，不希望跟你母亲交手，而你母亲竟逼他非动手不可。”

“他会打死我母亲？”

“这说不一定！”

范玉华苦笑了一下，道：‘我不否认我深深地爱着花中越，可是，他并没有爱我，也没有爱过任何一个女人，除了红衣美妇与朱莲之外。如今，我的怀中，已经有了他的骨肉，这个孽种，我怎么生得出来？’

南极仙翁道：“可以的，你应该把这个小生命生出来，不应该做下这残酷的事，尽管你恨他，但也不应该以这个为报复。”

“老前辈认为我这种手段是报复花中越？”

“是的。”

范玉华冷笑道：“是的，我在报复，报复花中越给我……”

范玉华话犹未落，突然，一声暴喝之声出自花中越之口，转脸望去，只见花中越在暴喝之后，身子猛然弹起，喝道：“天龙女，我已经让你，已报你女儿与我一段交情，你既想非死不可，我就一掌毙了你。”话音犹荡空际，但见他呼呼两掌。

花中越此刻怒到极点，这两掌攻出之势，手下再也不留情，狂飚卷阼，砰地一声，挟着惨叫，天龙女栽倒于地。”

“娘！”蓦地，一声惨厉的叫声，震慑了花中越的心扉，举目望去，只见范玉华一个纵声，扑在天龙女的身上！

花中越乍觉眼前一黑，木然地退了两步……他的浑身，开始颤抖。天龙女被这一掌劈得脑血飞油，死了！

愤怒过后，，花中越又恢复了他本来的软弱理智与感情。

两颗无名的眼泪，从他的眼眶里掉了下来……

这眼泪代表了他对范玉华的忏悔，抑是觉得他对自己做错了一件事！天啊，他爱过的人的父母，竟双双死在他的手里。

范玉华的哭声，像一支利剑，刺着花中越的心……

南极仙翁走到花中越的身侧，喃喃问道：“你又杀了她母亲……”

“是的，我杀了她母亲，这是她逼我的呀……”

“你不应下这重手。”

“也许是的，可是我好像不知道自己会做这种事，她不会谅解我的……”

南极仙翁黯然长叹，道：“孽债！”他苦笑了一下，问道：“范玉华告诉你她的怀中有你的骨肉吗？”

“她告诉过我。”

“你知道她要打掉他？”

“知道了。”

南极仙翁叹了一口气，道：“那未出世的小生命是无辜的呀。她想打掉他，这是一件多么残酷的事？”

“我不会让她打掉。”

“恐怕你挽回不了她的心意！”

“也许会的……”他话犹未落，潜意识地挪动脚步，向伏在天龙女尸体上的范玉华走去……

他站立在她的身侧，忍不住热泪盈眶，语带沙哑地叫道：“范妹妹……”

一股悲伤的情绪，涌上他的心头，未语泪先下！

南极仙翁看了一眼，忍不住脱口喃喃道：“一场人间悲剧……”

是的，这是一场人间悲剧，一对倾心相爱的男女，竟因江湖恩怨，造成了一场武林恨事……

范玉华的哭声依旧没有停，她哭得柔肠寸断。

花中越忍住了悲伤情绪，又叫道：“范妹妹……”

她依旧在号声大哭，一点也没有听到花中越对她的亲切呼唤。

花中越缓缓俯下了身子，叫道：“范妹妹！”

终于，她从悲恸的情绪之中惊醒过来，她抬头一望站在身侧的花中越！

她的脸色苍白得可怕，就像雪一样，但，在雪白之中，却带着阴影！

她只知道，映在她眼帘的是一条人影，但她看不清楚那是谁，因为泪水使她的视线模糊……

花中越望头范玉华失神的神情，忍不住心头大恸，他猛然抱着范玉华的身子，沙哑道：“范妹妹，原谅我，我是一个罪人！……”

范玉华被花中越抱住了身子，机械地挪动了一下，道：“你是谁？……”

花中越闻言，直似万箭穿心，叫道：“范妹妹，我是花中越呀！”

“花中越？……”这两个字震慑了她的心扉，她霍然惊醒过来，纤手轻抬，拭去了脸上泪痕。她看清了抱住她的，果然是花中越！

她霍然地推开他，怒道：“你抱我干什么？”

花中越被范玉华这一推，怔了一怔，道：“范妹妹，原谅我，我不是故意的，是你母亲逼我的……”

范玉华这一推，并没有推开花中越，当下脸色一变，道：“花中越，你放开我！”愤怒中，她一掌向花中越劈下。

在极度愤怒之下，她劈出的这一掌，威力的确不小，但花中越没有闪！

他并不是闪不了范玉华这突然的一掌，而是，他认为他对范玉华存下了一份永远无法偿还的内疚！

砰的一下，这一掌，结结实实地打在花中越的胸上，花中越乍觉眼前一黑，喉咙一甜，鲜血如箭飞出，喷了范玉华满身，他的身子，也向后栽倒下去。

如非花中越内力惊人，范玉华这一掌，非叫他毙命不可。饶是如此，他身受的内伤，也不轻了。

他躺了下去，久久没有挪动一下身子。

范玉华一掌劈倒花中越，也不觉愕了一愕，像是一场可怕的梦突然惊醒。

她回忆这刹那间所发生的事！

久久！花中越终于挪动了一下身子，雄浑的内力，在他的体内发生了作用！

南极仙翁怔怔站在一侧，也没有挪动一下身子，他体会得到，一场人间悲剧，势必发生不可，这场悲剧的发生，令他没有插手的余地。他明白，他只能眼巴巴地看着这场悲剧发生……

花中越挪动了一下身子之后，勉强地坐了起来，他的眼前一片模糊……

他晃了晃脑袋，好像这刹那间发生的事，离他生命太遥远了！……

他注视着范玉华，这张脸孔他好像在哪里见过，而一时之间又记不起来……

她也注视着口溢鲜血的花中越，好像这张俊美的面也，曾经闯进过她的心扉，如今又离她而去！

真是：相视无语泪交流，梦醒肠断恨悠悠！

他闭上了眼皮，眼泪掉了下来！

她也闭上失神的眼皮，长而弯曲的睫毛下，两颗晶莹的珠泪，滚下了她苍白的粉腮！

久久没有声音，但哀愁而悲伤的气氛，笼罩了在场之人……

半晌，范玉华睁开了眼睛，喃喃道：“花哥哥……”

这叫声是亲切的，没有带着冷屑和怨幽的音韵，就像她往昔唤花中越那样。

花中越闻声，从模糊的记忆中惊醒过来。他惨然一笑，这笑容非常平静……

他们相对而坐，距离只不过一尺，这距离使他们两个人的呼吸都可互相听得出来！

杀那间，他们忘了他们刚才发生的事，也像没有发生过事一样！

她凄惋一笑道：“花哥哥，我们之间发生了什么？”

“梦……一个可怕而又残酷的梦！”

她咧开樱唇，似笑非笑地合动了一下，这笑容是多么惨绝悲伤！

她喃喃道：“这梦里，使我们损失太多了。”

花中越喃喃道：“是的，我们损失太多了！”

“你伤势重吗？”

这亲切的关怀之语，像对情人慰问。花中越惨然一笑，道：“我承受得起的！”

她凄然一笑，笑得像一只酸梅入口。笑容一敛，望了望天际的彩霞，喃喃道：“花哥哥，你记得我们第一次相识的情形？”

“我记得。”

“那时，我把你弄伤了？”

“是的，你不是故意的！”

他们在回忆着过去的往事，但这话听来令人多么悲惨！

然而，他们需要回忆。冥冥中他们似是知道，从今以后，他们再也无法相对而坐，又谈这些悲伤的往事……

像是，这片刻的回忆，将令他们空虚的心灵充实起来。

她苦笑了一下，道：“是的，我不是故意的，然而，你不原谅我，你恨我是吗？”

“也许是的，我当时恨你。”

“你不会了解我当初心里是多么难过。”

“我知道的，你不惜豁出自己的生命，为我上峨嵋万佛寺盗取了千年雪参。”

“你知道为什么？”

“我知道的，因为你爱我。”

“是的，我爱你，你当初曾否想到，一个萍水相逢的女人献给你一份爱时，是可贵的吗？”

“我忽略了这份爱！”

“你认为平淡无奇？”

“是的，因为，我感情枯竭，无法施爱于人，朱莲夺取了我全部的爱。”

“你不曾爱过我是吗？”

“也许是的。”

“你知道，我深深爱你？”

“知道的。”

“你认为，这单恋是残酷的？”

“我当初没有想到，人被爱是幸福的。”

“可是，我却痴心地爱上了你，直到梦醒情断。花哥哥，人生是戏，可是我们在这戏中，扮演了悲剧的角色。”

“是的，我们都是不幸的。”

范玉华凄凉一笑，道：“我们虽然不幸，然而，我们的孩子更不幸，孩子是无罪的。”

“是的，他是无辜的，你要把他生下来……”

“你杀了我父母！”

这话句，把他从往事中拉回到现实，这一段距离，是够长的。然而，他们觉得那太短了！

回忆是美丽的，但他们的情绪回到现实之后，又变得悲惨起来。

他骇然他说道：“是的，我为了忠实对杨瑞彬的遗言，杀了他们……”

“那么，我们之间，是一对情人，还是仇人？”

“两者都是。”

“花中越！”她声音又变得冷酷，道：“假如有人杀了你父母，你又该如何？”

“报仇！”

“那么，我要报仇么？”

花中越骇然一惊，他注视了范玉华片刻，黯然长叹道：“你应该报仇！”

范玉华凄声长笑，道：“我想报仇，杀了你，可是，我不能够，我武功不如你，同时，我爱你……”

“爱我？”

“是的。”范玉华粉腮突然一变，身子一跃而起，厉声喝道：“花中越，过去我们是恋人，现在我们是一对仇人，我恨，恨不得吃了你……”

她的明眸，骤现凶光，粉腮罩起了一片死亡阴影。她厉声长笑，笑似夜枭哀鸣，又似孀妇丧子泣声，闻之令人毛骨惊然……

笑声倏然击止，道：“我不想报仇，我要你痛苦而死。”喝话声中，她一纵身，向一块岩石，飞撞过去。

这一着，不但出乎花中越意料之外，也令站在一侧的南极仙翁大感震惊，范玉华竟以死对花中越报复！何况，她的怀中已有了小生命。她这一死，是一尸双命啊！

南极仙翁一声惊叫：“范姑娘！”一个纵身，向范玉华扑去。

但他慢了一步……

一声惨叫，震慑了他的心灵。南极仙翁骤觉眼前一黑，身子晃了两晃，几乎栽倒于地！

他失口痛叫：“天呀！这是多么可怕的事呀！”举目望去，只见范玉华脑袋已经撞碎，死了！

一场惨绝人寰的悲剧，又在风火谷发生。

风火谷大风骤起，满天飞沙狂舞，像是这场惨绝人寰的事，激起了天地的共鸣……

狂风，吹开了范玉华身上的衣服，一封已经封口的信，从她的衣襟之内，飘了出来……

信封上写着：花中越亲拆。

二十五

南极仙翁怔怔伫立，他没有伸手取下那封信。大风，把那封越刮越远，一场人间悲剧，终于发生而又过去了！

一个痴心的少女，为殉情而死……

她的死亡，是不幸的，也是残酷的，她把那即将出世的小生命，也带进了死亡的世界。

人间还有什么比这更为惨绝？

陡然，花中越站起身子，喃喃问道：“老前辈，她呢？”

“死了！”

“啊！死，死了？死了……”他失神的眼光，落在范玉华的尸体上。他一声凄厉大叫，突然向岩壁撞了过去。

这突然而来的举动，南极仙翁吃了一惊，失口大叫：“花中越！”弹身而起，把花中越撞向岩壁的身子拉了回来，厉声喝道：“花中越，你找死么？”

花中越的脸色苍白得可怕，他哀声道：“她死了，死在我的身上，那无辜的生命也死了！”

“纵然她死了，你也不必跟随她死呀……”

“不不，我害了她，我是杀死我儿子的凶手，我怎么活在这世界上？……”他强自挣扎，又想再向岩壁撞去。

南极仙翁厉声喝道：“你疯了？”

情急之下，他挥手打了花中越一个耳光。

这一记耳光打得花中越眼冒金星，身子晃了两晃，怔怔地注视着南极仙翁……倏然，他哇地一声，痛声大哭！

哭声哀厉凄绝，闻之令人泪下！

南极仙翁忍不住也掉下两颗老泪，道：“副掌门人，请恕老夫无心打了你。”

这时，花中越由凄厉痛哭，转变为疯狂大笑，笑声尖得像一把利刀，刺耳难闻。

南极仙翁知道，花中越受这重大打击之后，精神开始错乱，如果他不及时出手，花中越可能变成疯子。心念及此，他一声低喝，道：“花中越，你躺下！”挟着喝话声，双指并进如戟，疾点花中越睡穴！

花中越乍觉身上一麻，“砰”地一声，倒了下去。

南极仙翁黯然长叹，望着躺在地上的花中越，老泪纵横，喃喃道：“上苍玩弄了我这对纯洁灵魂，既让他们相爱，为什么又不让他们结合？”

他一抬眼，范玉华事先留下的那封信，已被大风卷起，飘起而去。

他心念一动，身影猝然弹起，疾向那封信抓去。

南极仙翁抓住那封信之后，他发觉，右手在索索发抖，好像这信有千斤之重。

他含泪的目光，扫向死在地上的范玉华，喃喃道：“你虽为爱而死，但是，你得不到任何人的谅解，你心毒似蛇，你残忍地杀了那未出世的小生命……”南极仙翁冷笑了一下，又道：“在某些时候，人们认为你是一个最善良的少女，纵然你想对花中越报复，也不应该这样。”

他叹了一口气，又道：“爱——夺去了你的青春生命，情——使你变成了毒似蛇蝎的女人，人间多少悲剧，为爱情而演？”

南极仙翁的喃喃自语，像感慨，也像愤怒，他再度把目光扫向那封范玉华留下的信！

他看到“花中越亲拆”这四个字时，苦笑了一下。他问自己：“我是否应该把这封信交给花中越？”

一股意念，掠过了他的脑际，他一咬钢牙，把这封信拆了开来。信上，这样写着：

花中越：

事先，我已经把信写好，我不希望你会看到，而增加你的伤感，我只是想借这信，把心里的委屈说出来。

我用血与泪，交织成这封信，因为我明白，我单年的绮梦，已经幻灭，留下的只是血与恨！

我曾经疯狂地爱你，冀望你给我爱。当你吻我，我是多么惊喜，虽然，我知道这吻并没有爱的成份，然而，我引为升平美梦！

当你杀了我父亲时，悲惨的命运，已经降临在我的身上，我知道，此生，我只有情海遗恨，终至黄土埋骨。

我父母是一对杀师罪人，对于你杀他们，我原谅了你，也不怪你，因为他们罪有应得，可是，你曾想到么？我们之间，就变成一对仇人！

我曾幻想会嫁给你，做你的妻子，为你生下几个白胖胖的孩子，可是，我失望了，我们是不能结合的呀！

我怀着多少绮梦，带着多少苛求，像其他的少女陷在情网里一样。然则我又怎么会知道，青春的岁月，美丽的年华，只是一场残酷的梦！

生为爱你，死为报你之仇，我不能亲手杀你，当我母亲誓要找你时，我体会得到，她势必死在你的手里，于是，我就写了这封信。

我的腹内已经有了你的骨肉，相信你不会否认的，同时，我也明白，你深爱这未出世的孩子。

可是，我不让他生下来，因为，我恨你，我要他与我同死，向你报复！

是的，我不应该这样，难道我不爱这孩子么？不，我爱他胜过你，可是我不能够让他生下来。

你会明白的，当他长大的时候，他会为这些不的事，留下可怕的阴影！

花中越，原谅我以死向你报复，也原谅我没有把你的骨肉生下来，在九泉之下，我会向你忏悔，请求你宽恕我。

死后，在另一个世界，我像将生前一样地爱你，不必为我悲伤，我应该这样结束自己。

别了，墨枯泪干，我不想再写下去，也不希望你看到这封信。而增加你的伤感，因为我依旧深爱你！

如果你看到我死，请轻轻再吻我一次，让我在黄泉路上，得到片刻的温暖！

当你把我埋葬时，请在我的坟前告诉我说：“范妹妹，来世，但愿你会做我的妻子！”你答应我么？……

南极仙翁看到这里，只觉眼前一片模糊，以下的字再也看不清楚了！

这封信虽然潦草，但哀凄动人。南极仙翁不是铁铸之人，怎不被感动得潸然泪下！

他用衣袖拭去眼泪，然而，他没有勇气再把眼光放在信上！

他喃喃道：“诚如范玉华所说，不要再增加花中越的伤感，我把这封信

毁了吧！”

他一咬牙，把信撕得粉碎，随手一挥，这封充满了情与恨之信的碎片，刹那间，被狂风吹得无影无踪。

南极仙翁仰首长叹，复又向范玉华躺身之处走了过去。

黄沙掩盖了她俊美的脸蛋，也把她留下的血迹吹干了。南极仙翁把她的尸体，埋葬在红线女的坟侧。

南极仙翁在范玉华的坟碑上这样写着：

“这里埋葬了一位命运坎坷的少女和一个未出世的小孩生一无所得，死，但愿在另一个世界得到她所需要的。”

碑文没有写上姓名，这显示了一个命运多舛的不幸遭遇。

生为爱，死为情，在这个凄凉的世界里，她一无所得。

南极仙翁伫立在坟前，念道：“范姑娘，站在你面前的，不是你所忠爱男人——花中越，而是我南极仙翁。原谅他不能亲自凭吊你，我不能让他为你而疯，因为，他有很多事正要待办！然而，我代表他答应你，愿来世，他会真正娶你做妻子，也希望你能为他生下几个白白胖胖的孩子……”

南极仙翁说到这里，忍不住又涌起一股悲伤情绪，忍不住又要黯然泪下，他仰制了一下悲恸的情绪，又道：“只是你最后所需要的一吻，你无法得到，我无法叫花中越醒来，向风火谷外奔去。

风火谷中，依旧狂风怒吼，黄沙弥漫……

这里，曾发生了一场武林历年来的大浩劫，它使数位武林顶尖高手，丧命其中。

这里，也曾发生一场绯色爱梦，数位爱着花中越的少女，埋骨其中。

武林浩劫，在风火谷中过去了。悱恻缠绵的情海恨事，也在风火谷中消失了！风火谷中，仍像起初一样，黄沙漫漫。但南极仙翁不会忘记，他在这里目睹的几场惨绝人寰的悲剧。

为正义而死的人，在那里长眠了！

为爱而死的少女，也在那里静静地安息了！

南极仙翁带着一极为沉痛的心，同花中越一起离开了风火谷，取道奔回终南山！

他到终南山之际，已是黎明时分。花中越虽醒过数次，但均被他点了睡穴。

他念头一转，心里暗忖：“我何不先回碧华岩，告诉阴阳羽士神机子所托之言。”

经过这次惊变之后，他已经心灰意冷，他准备把花中越带到终南山之后，便退出江湖。

风火谷一战未死，他感到幸运，但也确令他余悸犹存。

是以，他心念一动之后，奔回了碧华岩。

南极仙翁甫自进入碧华岩，阴阳羽士已经惊觉，当下迎岩外，含笑道：“王老头子，想不到你这么快就回来，风火谷一战，情形如何？……”

阴阳羽士语犹未落，眼光突然触到了南极仙翁手里昏睡的花中越，不觉把话咽了回去。

南极仙翁苦笑了一下，把手里的花中越与血魂怪婆置于地上，叹了一口气，道：“阴阳羽士老怪，你别吃惊，他并没有死。”

阴阳羽士惊道：“他们呢？……”

南极仙翁道：“在风火谷中。”

“没有回来？”

南极仙翁苦笑道：“他们在血影子家里做客。”

“做客。”

“不错。”

阴阳羽士还没有听懂南极仙翁话中含意，这一问，倒使南极仙翁忍不住苦笑起来。

阴阳羽士被笑得莫名其妙，脱口问道：“老头子，你笑什么名堂？”

南极仙翁笑声一敛，道：“我笑你想得太天真……”

这句话说得阴阳羽士脸色大变，骇然问道：“他们死了？”

南极仙翁黯然点了点头，道：“是的，他们死了！”

阴阳羽士这一惊，真是非同小可，他不期然地退了两步，惊望着南极仙翁，半晌才道：“全部死了？”

南极仙翁苦笑道：“只有我和花中越没有死。”

“血龙子、九指仙姑、神机子，全死在风火谷。”

“不错，他们为正义而死了。”

血龙子、九指仙姑、神机子这三个人丧命在风火谷中，的确令阴阳羽士大感震惊。他惊愕得久久说不出话来。

南极仙翁望着阴阳羽士吃惊的神情，道：“神机子要你不到风火谷，原来有他的用意，否则，恐怕你也要死在风火谷中。”

阴阳羽士惊问道：“风火谷曾发生了一场神哭鬼位的血战？”

南极仙翁苦然一笑道：“何止神哭鬼位，真可说得是惊天动魄，没有亲眼目睹的人，不会知道，风火谷中发生了怎样可歌可泣的事情。”

阴阳羽士道：“到底什么情形？”

南极仙翁像是喃喃自语，但又像对阴阳羽士所说，但阴阳羽士却听不懂他话中含意，当下急急问道：“老头子，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你说呀？”

南极仙翁道：“我告诉你之后，你要答应我一件事。”

“没有问题，什么事？”

“写一本书！”

“什么书？”

“血龙传。”

“血龙传？干什么？”

“纪念一代武林豪杰——正义长存的血龙子。”

“他值得著书纪念？”

“是的，他死得轰轰烈烈，正气凛然，如果不是他，一场武林浩劫便无法收拾。他的死，挽救了这场武林浩劫，也救了无数生灵……”

“你说吧，只要值得，我一定著书纪念他。”

南极仙翁点了点头，把经过情形，详详细细地告诉了阴阳羽士一遍。

这一番经过，听得阴阳羽士吃惊不已，南极仙翁道：“阴阳老怪，血龙子是不是值得纪念？”

阴阳羽士叹了一口气，道：“他太伟大了，是的，他浩气长存，我一定遵你所嘱，著书《血龙传》！”

南极仙翁苦笑了一下，又道：“神机子交待我一件事转告你。”

阴阳羽士接道：“我知道了。”

“ 你知道？ ”

“ 是的，他要我把他的绝学，传给一个门人。 ”

阴阳羽士惊道：“ 他留下遗书？ ”

“ 是的。 ”

南极仙翁叹道：“ 神机子不愧为一代奇人，他自己明白此去风火谷势必丧命，但他却大义赴死，这种精神，王吟山自愧不如。 ”

阴阳羽士道：“ 是的，他也值得我们纪念。 ”

南极仙翁道：“ 阴阳老怪，你就住在碧华岩吧，在这里著书纪念血龙子，以及完成神机子所托。我要到终南山去了。 ”

阴阳羽士黯然点头，道：“ 我也不远送了。 ”

南极仙翁也不再多说，提起花中越与血魂怪婆的身体，出了碧华岩！

终南山上，在南极仙翁等人进入风火谷当天，也发生了一场浩劫……

南极仙翁进了山道，眨眼间已到了观院之外不远。他突然发现，地上尸首遍野，血迹斑斑。

南极仙翁皱了一皱眉头，他能体会出来，终南山上，也发生了一场惊心动魄的血战！

地上，躺着数十具和尚尸体。

在另外一处，只见地上一个大窟窿，四周断肢杂陈，肉片、鲜血散乱一地，惨不忍睹！

他知道，这些峨嵋派和尚尸体断肢，必是被霹雳弹所炸。

抬头望去，只见观院之内，一片死寂！

南极仙翁闭目一叹，道：“ 江湖恩怨，腥血横溢，唉…… ”

他深深一叹，举步向终南山走去。

这当儿，一个黄衣人从观院之内飞身而出，截住南极仙翁去路，道：“ 老丈何方高人？ ”

来人正是出入管制殿主郭炎仙，当他的眼光在南极仙翁的手里的花中越脸上时，不由一怔！

南极仙翁微微一笑，道：“ 请烦报贵派掌门，说王吟山来访！ ”

郭炎仙道：“ 本派掌门大病在身，恕无当迎接，老丈…… ”

“ 那么你就告诉吕朝阳说：王吟山来访。 ”

郭炎仙黯然道：“ 吕殿主不幸前日身亡。 ”

“ 死了？ ”

“ 是的，与峨嵋派一战而死。 ”

南极仙翁叹道：“ 霹雳子在终南山么？ ”

“ 在。 ”

“ 赛铁拐李文青呢？ ”

“ 也在。 ”

南极仙翁道：“ 那么传令李文青来接副掌门人圣驾！ ”

郭炎仙恭声应是，奔入观院，顾盼间，只见十数条人影，飞奔而出。

当先几人，正是霹雳子、终南七雄、徐氏姊妹。

霹雳子一见南极仙翁，忙道：“ 老头子，你终于回到了终南山，没有死在风火谷…… ”

“ 其他的人都死了。 ”

霹雳子怔了一怔，李文青忙道：“ 李某不知仙翁驾到，致有怠慢之罪，

在此谢过。”语毕，深深一揖。

南极仙翁道：“我王吟山何敢当此大礼？算了算了！”

李文青道：“敝派掌门人有令，因其有病在身，故无法迎接，特请谢罪。”

南极仙翁正待答活，徐氏妹妹欺步上前，向南极仙翁福了一福，道：“晚辈叩问老前辈金安。”

在场之人彼此客气一番之后，谈到了正题，南极仙翁告诉他们风火谷之行经过。

霹雳子也告诉了峨嵋派侵犯终南山的经过。

峨嵋派此来，共有五十个高手。

一战之后，被霹雳弹炸去了三十多人，才知难而退。

但终南派也损失了十几个高手，包托吕朝阳。

当下，南极仙翁便把血魂怪婆交给徐氏姊妹，令她们报仇，然后进入终南山。

一场武林浩劫，似已过去，但无形中的一场武林更大的浩劫，却将在终南山重演……

当下，一行数十人进入终南山之后，南极仙翁亏现徐氏姊妹没有跟来，不由愕了一愕，停下了脚步。

转脸望去，只见徐氏姊妹伫立终南山外，动也不动，似有所失，亦有所得！

南极仙翁叫道：“徐姑娘，走吧！”

徐氏姊妹惊醒过来，当下徐萍惋然一笑，跟着南极仙翁背后缓步走来……

南极仙翁似有所悟，望了手中的花中越一眼，道：“徐姑娘，你想什么？”

徐萍摇了摇头，道：“什么也没有想。”

“你骗我，我知道你想到了什么？”

徐萍报以低沉的苦笑，道：“老前辈，您想错了，我们根本没有想什么，只是我们已经报了仇，就不应该在终南山呆下去。”

“怕见花中越？”

徐萍粉腮微微一红，道：“也许是吧。”

南极仙翁抬眼望了一眼终南七雄、霹雳子远去的背影，低声道：“徐姑娘，我有意把花中越在风火谷的一些事情隐去，我刚才不是说花中越受伤了么？”

徐萍点了点头，道：“是的，刚才您说花中越受伤……”

“其实，他一点伤势也没有。”

徐萍怔了一怔，道：“他一点伤也没有。”

“是的，你不会知道，在风火谷中，除了那场惊心动魄的血战之外，还发生了一场情爱恨事。”

徐萍然地哦了一声，似懂非懂。

徐萍粉腮微微一震，问道：“谁？”

“红线女与范玉华！”

“红线女与范玉华为花中越而死，为什么？”

南极仙翁叹了一口气，道：“我也目睹了这几件惨绝人寰的事……”他把经过情形，告诉了徐氏姊妹一遍！

这两件事听得徐氏姊妹泪如雨下，她们怎么会知道，风火谷中，曾发生这种残酷的事？

尤其当们听到范玉华身怀六甲，为花中越殉情时，已是泣不成声了。

南极仙翁道：“所以，花中越经过这次重大打击之后，如果我不点了他的睡穴，叫他睡去，他要变成疯子了。”

徐萍位声道：“这对花中越的确是一件残酷的事，范玉华不应该连同那未出世的小生命一起呀！”

南极仙翁黯然点了一下头，道：“也许是的，但她要对花中越报复！”

徐萍喃喃道：“多么不幸的两个少女，她们均为爱而埋骨黄土。”

“现在你们不必离去，终南山上也许还有事需要你们。”

“还有事？”

“是的，天生会的人还会重来。”

徐萍道：“老前辈知道黄梅娟为什么病了？”

“为什么？”

“她为花中越而病呀。”

“为花中越而病？”

“是的，黄梅娟忍受不了感情的折磨，她曾经想忘记花中越，可是，她办不到！”

“她得了相思病？”

“是的，她得了相思病，时日一久，却染上了肺癆，每天咳血，今已奄奄一息，可能再撑不了三天，就要死了。”

这番经过，听得南极仙翁大惊失色，道：“她天天咳血？没有吃药么？”

徐萍摇了摇头，道：“再好的药也吃过了，只是一吃下便吐出来，根本没有作用。”

“这么说来，她非死不可了？”

徐萍点了点头，道：“是的，如今她瘦得只剩下了皮包骨头，当初的绝代姿色，已烟消云散，华陀再世，也难救她一命。”

南极仙翁急问道：“她神智清醒么？”

“可能不行了！”

“你见过她么？”

徐萍点了点头，道：“是的，我们见过她，她只是喃喃地念着花中越的名字，那声音令人不忍一闻……”

“为什么不早一点治？”

“她不告诉任何人，甚至花中越。她当初去雷云谷找花中越的时候，病已经很重了，可是，她不愿意让花中越知道。”

“为什么？”

徐萍苦笑了一下，道：“也许她想死。”

“想死？”南极催马骇然地问道！

徐萍含首道：“她想以死寻求解脱。”

南极仙翁吃惊得说不出话来，喃喃道：“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花中越哪能承受得了这重大的打击？”

徐萍道：“虽然如此，你也应该让花中越知道。”

“是的，让他知道，让他知道一个绝代天姿的少女，也将为他而死……”

南极仙翁苦笑了一下，向徐萍道：“那么，我们走吧。”

当下，三个人相继进入观院之内。

南极仙翁一心挂念着黄梅娟，于是，请人领路，提着花中越，进了养身

殿。

其余之人，均在殿外守候！

南极仙翁进入养身殿之际，便听到不绝的咳嗽之声响起，咳声弱而无力。

南极仙翁咬住牙根，忍住涌起的悲伤情绪，举目望去，使她脸色微微一变——

离他所立之处三丈之外的一张床上，躺着一个头发散乱，掩饰了脸孔的黄梅娟！

微弱的咳声，正是出自她口！南极仙翁走了过去，缓缓的，然而，他感觉到，他浑身冷得发抖……

他终于站在黄梅娟的床前，只见地上痰血斑斑，盖在她身上的白布，也染满痰水与污血，脏乱不堪！

此景入目，南极仙翁忍不住黯然泪下，自言自语道：“当初为一倾城佳丽，今已病人膏肓，真是红颜薄命……”

南极仙翁话犹未落，只听一阵极其轻微的“越哥，越哥”的叫喊之声，传进了他的耳际！声音似断肠哀曲。

南极仙翁用手拨乱了黄梅娟脸上的秀发，眼光过处，使南极仙翁倒吸了一口凉气，退了一步。

——映在他眼帘的，是一张似鬼的脸孔，瘦得眼睛凹了进去，脸色白得像蜡！诚如徐萍所说，当初绝色天姿，今已烟消云散，展现眼前的，只是一张可怕的脸孔！

这情景令人不忍目睹，试想，当初黄梅娟之美，远驾任何一个少女之上，如今变成这样，怎不令人感叹！

然而，那断断续续的“越哥，越哥……”低呼之声，一刻未停地出自她口。

死亡之曲，断肠呼声，一边又一遍……

又是一声轻咳，打断了她对心爱的人的呼声，一口血痰，又从她口中吐了出来。

南极仙翁皱了一皱眉头，把花中越置一张床上，低声在黄梅娟耳边叫道：“黄掌门人。”他只叫了一声，以下的话，竟不知如何启齿。

黄梅娟似是也听到了有人叫她，睁开了眼皮，但是，展在她眼前的，只是一片模糊……

她闪动了一下唇瓣，又阖上了眼皮，轻轻咳了一声！

南极仙翁道：“掌门人，你听到我的声音么”

黄梅娟无力地点了一下头，像要开口，但话又说不出……

南极催马心里一动，把全身功力远至掌间，按在她的背上“命门穴”。

南极仙翁想以本身真元，助长黄梅娟的元气，使她可以开口说话……

一个时辰之后，黄梅娟终于脸色红润了一些，但南极仙翁真元消耗过度，而坐在另一处休息了。

这时，躺在另一张床上的花中越，也慢慢醒了过来！

当他理智还未清醒时，张口喃喃叫道：“范妹妹，范妹妹……”

他在低呼着范玉华，冥冥中，他看到了范玉华的尸体、鲜血，以及那未出世的小生命。

他不知道他现在身处何处！

但是，那幕惨绝人寰的事，在他睡去几天之后也没有抹去……

于是，他开始痛苦的叫着范玉华，“范妹妹”的呼叫声，一遍一遍地响起……

他又怎么会知道，一场人间悲剧，又将发生在他的身上？

在另一张床上的垂死的黄梅娟，却低唤道“越哥哥，越哥哥……”

这两种心灵的呼声，交织成一支如泣如诉，悱恻缠绵，催人泪下的曲子。

天地间，还有什么比这更为催人泪下？

南极仙翁经过运气调息之后，缓缓站了起来，当下走到黄梅娟床前，问道：“掌门人，你可好些？”

南极仙翁何尝不明白，他化费真元，并不能救黄梅娟一命不死，只是，他要让黄梅娟在生前，把心里的话说出来。

黄梅娟闻声，再度睁开了眼皮，这次有力多了，她注视了南极仙翁半晌，凄婉地闪动了一下唇瓣，道：“老前辈替我疗了伤？”

南极仙翁黯然点了头道：“是的！”

“可是，我不行了。”她又轻轻咳了一下！

“你会好的……”南极催马说到这句话时，忍不住心中一痛，他知道自己生平第一次骗了一个垂死的人。

黄梅娟的眼眶里，滚下两行珠泪，滴落在枕头上。

她想到了什么？或知道即将失去些什么？

她闪动了一下唇瓣，道：“老前辈，您不要骗我，我知道自己不行了。”

南极仙翁咬牙道：“也许你会好的。”

黄梅娟苦笑了一下，道：“老前辈认为我能好起来么？”

“……”他黯然不知所答。

“我知道您在安慰我。不过，在死前，能听到别人安慰，我也感到满足了。”言下不胜凄凉。

南极仙翁不知道自己应该向这垂死的人说些什么，好像他没有话可说了。

他叹了一口气，问道：“掌门人，你需要些什么？”

黄梅娟摇了摇头，道：“我一无所求，唯一希望的是，在死前能够见花中越一面。”

“他来了。”

黄梅娟心头一震，道：“来了？他在哪里？”

苍白的脸庞上，即刻掠过了一阵激动的神情。南极仙翁忍不住叹道：“真太痴心了！”

黄梅娟闻言，苦笑了一下，道：“我是一个处女，花中越是第一个闯进我生命的男人，我不能不怀念他。”

南极仙翁喃喃自语道：“真是痴心处女无穷恨，黄土埋骨情未尽。”

“老前辈骗我？”她又轻轻咳了一下！

南极仙翁摇头苦笑，道：“我没有骗你，他真的来了，你看，那不是他么？”

黄梅娟顺着南极催马所指望去，虽然花中越跟他距离只不过两张病床，但是，她无法看清。

花中越此时依旧在低呼着：“范妹妹，”

黄梅娟侧耳倾听，半晌，才说道：“他为什么不过来？”

“他受伤了？”

“受伤？为什么？”

言下一片关怀。

南极仙翁骗她道：“因为动手受了伤。”

“他会好起来么？”

“会的！”

黄梅娟的脸上，掠过了一片慰然之色，喃喃道：“他好像在叫我？”

南极仙翁心头一震，侧耳倾听，花中越语音不清：“范妹妹，”几乎叫得跟“黄妹妹”一样。他苦笑了一下，道：“是的，他在叫你。”

黄梅娟慰然而笑，像是南极催马这句话，使她的生命充实了不少。但是，他的笑容依旧是惨然的。

笑容一敛，道：“他知道我病了么？”

南极仙翁确实不忍骗她，但是，他又不能不骗，对于一个即将垂死的人，不能过份苛刻。

他苦笑道：“他知道了。”

“老前辈告诉他的？”

“是的，我告诉了他。”

黄梅娟正想说话，一阵轻咳，又咳出了两口血痰，脸色随即一白，连连喘气！

她似是极度痛苦，又把眼睛闭上。

南极仙翁知道她的真元已经用完，如今她又恢复了原来的样子。

久久，她又睁开了眼睛，断断续续道：“老前辈，您答应我……一件事么？”

“你说吧，我答应你。”

黄梅娟强忍伤势，道：“在我死前，我……我想跟花中越共饮一次！”

南极仙翁急道：“你不能喝酒呀……”

“我知道的，可……是，我不喝……也是死，喝也是死，我何不在死前，把生命充实一下……”

“可是……”

黄梅娟接道：“老前辈，您要让我最后的要求……失望吗？”

对一个即刻死亡的她的要求，的确不能让她失望，可是，南极仙翁明白，酒在黄梅娟吃来，就像一杯毒药。

黄梅娟眼里又溢出了两颗晶莹的泪珠，断断续续道：“老前辈，答应我，不要让我失望……”

南极仙翁黯然而叹，道：“好吧！我答应你……”

南极仙翁言至于此，好像觉得喉中被一件东西塞住，以下的话，竟说不出口。

冥冥中，他又看到了一个少女死在他的面前。

几件悲惨的事，虽然他都亲眼目睹，红线女之死，范玉华为爱殉情，这些惨死的少女，远不及黄梅娟呀。

黄梅娟慰然而笑，道：“老前辈，我感谢您，当我在黄泉路上时，我会怀念您使我生命充实了。”

她阖上了眼皮……

南极仙翁怔怔地望着她苍白的脸孔，久久没有勇气移开视线，像在对她表示无限的忏悔。

突然间，他心念一动，伸手点了黄梅娟的睡穴，使她暂时睡了过去。

他走到花中越的床前，那模模糊糊的“范妹妹……”低唤之声，依旧断断续续传自花中越的口中。

南极仙翁解了花中越的睡穴，花中越终于醒转过来……

他痴痴地注视着眼前的景物，当他的眼光落在南极仙翁的脸上时，脸色为之一变，道：“老前辈，我在哪里？”

他一个翻身，从床上跃了起来。

南极仙翁道：“你在终南山！”

花中越颤声道：“范妹妹呢？”

“埋葬了！”

“什么？”花中越脸色一变，眼睛骤现精光，迫视在南极仙翁的脸上，道：“您把她埋葬了？”

“是的，我埋了她。”

南极仙翁话犹未落，乍闻花中越一声大喝道：“您好残忍！”挟着喝话声中，一掌向南极仙翁劈了过去。

花中越在理智还未清醒之前，一听范玉华被埋葬，情急之下，怒劈了南极仙翁一掌。

这一掌为花中越愤怒所发，其威力委实非同小可，如非南极仙翁武功奇高，非叫花中越击中不可。

南极仙翁当下大喝一声，道：“副掌门人，你——”纵身避退。

花中越这一掌，击在一张床上，砰地一声，响起哗啦一声，断木飞溅！

这当儿，站在养身殿外的霹雳子及终南七雄、徐氏姊妹，一听这轰然的哗啦之声，都纵身而入！

花中越一击未中，怒喝道：“还我范妹妹来！”他一个纵身，又向南极仙翁扑了过去。

霹雳子见状，大惊道：“你们怎么了？”挟着喝话声，向花中越扑了过去。

南极仙翁急道：“霹雳子，你们快退下。”这时，花中越一掌再度攻向南极仙翁。

霹雳子被南极仙翁这一喝，倏然急退。

花中越情急出手，掌力非同小可。南极仙翁一见花中越攻到，一声暴喝，伸手推出一掌，硬封来势。

砰地一声，南极仙翁一接之下，猛觉心头如遭锤击，张口溢出一口鲜血，蹬蹬蹬退了五个大步，晃了两晃，几乎栽倒于地！

花中越被南极仙翁这反击之力，也震得心血一荡，退了两三个大步，方才拿桩站稳！

他的精神松懈了，愤怒也过去了！

他怔怔地望着南极仙翁，动也不动！

南极仙翁强忍伤势，睁眼望了霹雳子等人一眼，道：“暴风雨过去了，你们出去吧！”

霹雳子等人点了点头，退出养身殿外。

南极仙翁抬眼的时候，眼光触到了花中越眼眶里滚下的两颗泪水！

南极仙翁苦笑了一下，道：“你想什么？”

花中越喃喃道：“我做了什么事？”

“什么也没有做，你愤怒之中，打了我两掌。”

花中越道：“您对我太残忍了。”

南极仙翁苦笑道：“我不能不这样！”

“难道您也不叫我看到她被埋葬么？”

南极仙翁苦笑了一下，道：“这一点，我不只对你感到抱歉，也对范玉华感到内疚，她在死前，无法得到她所需要的。”

花中越道：“您太不应该，不应该不让我见她最后一面，我不会谅解您，永远不原谅你对我做了一件残酷的事。”

南极仙翁道：“也许我对你做了一件残忍的事，但是，我不能叫你为范玉华而疯。”

花中越喃喃道：“社会对我，太残酷了，范玉华竟会用这手段对付我……”

“不必恨她，她爱你，相信她……”

“可是，她不应该叫我的孩子也死呀！”

“除此之外，你说她怎么结束自己？”

花中越道：“我会娶她做妻子。”

“可是你们是不能结合的呀。”

“是的，不能结合，不能结合……”

南极仙翁道：“她在死前，要求了你两件事。”

“什么事？”

“吻她！”

花中越道：“老前辈，您害了我，否则我会吻她的。”

“是的，我相信你会吻她，我已求范玉华原谅。另一件事她问你愿意来世能娶她做妻子？”

“愿意的。”

南极仙翁道：“那么，她该含笑九泉了。”南极仙翁话毕，掏出了一颗丹药，纳入自己口中，运功疗伤了一阵。

花中越喃喃道：“我怎能忘记她呀！”未语泪珠先下，神情一片痛苦。

南极仙翁苦笑了一下，走过去拍了拍他的肩膀，道：“你不能忘记的，哪只她一人？”

“是的，还有红线女。”

“还有一个黄梅娟。”

花中越脸色一变，脱口道：“黄梅娟？她死了？”

南极仙翁黯然道：“死倒还没有，不过，也快了。”

花中越乍闻此语，脸上神情一变，道：“她在哪里？”

南极仙翁一见花中越提起黄梅娟，把范玉华之死忘得一干二净，不由叹道：“用情不专，难免情海遗恨。”

花中越脸上一红道：“老前辈，”

“我不是怪你，而是为你可惜，你是一个多情种子，但无法全心全意去爱一个女人。”他语锋略为一顿，又道：“她不是在那里么！”

地上的血痰人止使花中越神情骤现死灰。南极仙翁道：“副掌门人，你吃惊了？”

“她为什么生病？”

“因为想你，而致染上了肺病。”他把经过情形告诉了花中越一遍，接着又道：“现在她睡着了。”

这番经过，又挑起了花中越的悲恸情绪，他怆声道：“她不应该这样，没有救了么？”

“没有救了。”

花中越心里一阵激动，叫了一声黄姑娘，向黄梅娟扑了过去！

他扑向黄梅娟，这意念是激动的。南极仙翁暗吃了一惊，喝道：“副掌门人，使不——”一个纵身，把花中越扑向黄梅娟的身子，拉了回来。

花中越被南极仙翁这一拉，脸色一变，道：“老前辈也叫她像范玉华一样，在死前不叫我见她么？”

南极仙翁道：“副掌门人，这是什么话？”

“要不然，您为什么拉住我？”

南极仙翁脸色一沉，道：“我必须在你见她之前，告诉你一些事。”

“什么事？”

“你爱黄梅娟？”

花中越怔了一怔！

“说呀！”

花中越叹了一口气，道：“我不知道我是否爱她。”

南极仙翁叹了一口气，道：“我知道你并没有爱她，她的美色虽然打动过你的心弦，可是，你的感情已经给了朱莲与红衣美妇。”

花中越内疚地答道：“是的，我并没真心爱她。”

“那么，你现在能给她什么？”

花中越摇了摇头！

南极仙翁道：“你能让黄梅娟知道你不爱她么？”

“不！”

“那么，你答应她的最后要求吗？”

“答应。”

南极仙翁道：“黄梅娟是一个不幸的女人，为了爱你，她承受了感情上最大的折磨，这种精神上的虐待，使她一命归阴。”

“我对不起她。”

“她要求你在这最后片刻，跟她同席共饮！”

“她不能喝酒呀！”

“我知道的，她要一喝酒，死得更快。可是，她喝酒也死，不喝酒也死，她要在这最后的刹那，把自己的生命充实起来。”

花中越喃喃道：“我要看她在我面前死去？”

“是的，你要看她死在你的面前。”

花中越悲极泪下，喃喃道：“为什么这些残酷的事，都发生在我的身上？”

南极仙翁叹道：“给她这最后的希望吧！她已够不幸了，你不能拒绝，纵然她将因此而死，但你不能不答应，知道么？”

“可是，我能忘记这些不幸的血淋淋的往事么？”

南极仙翁惨然而笑，道：“我知道你的心事，也了解你。答应她，在她死前给她希望，现在你唯一要做的就是这一点。”

花中越点了点头，道：“我答应她。”

南极仙翁道：“那么，我点醒她的睡穴，你对她说几句话。”

当下，南极仙翁解开黄梅娟的睡穴。黄梅娟吃力地睁了一下眼皮，又阖了上去！

她吃力地叫了一声：“老前辈，”叫声被她的咳声掩饰过去了。

苍白得可怕的脸孔，凹下去的眼眶，映入花中越的眼帘时，骇然地退了一步！

一股从未有过的痛苦情绪，涌起在花中越的心头，他哭了！

他怆然而语，道：“天呀！这是她么？当初的丽姿，今日何在？”

南极仙翁苦笑，道：“是的，这是黄掌门人，数月之别，判若两人，此情可怜，是吗？”

花中越语带沙哑道：“我害了她。”

花中越的悲恸呼声，听在黄梅娟的耳中，使她的苍白脸色，起了变化，茫然地问道：“老前辈，谁在……”

南极仙翁接道：“花中越来了。”

“花中越？真的？”

“是的，他在你的身边。”

两颗晶莹的泪珠，滚在了黄梅娟的脸上！

这眼泪代表了什么？兴奋？悲哀？

花中越欺步上前，道：“黄妹妹，是我，我来了。”

黄梅娟泪如雨下，滚落在她的耳际，闪动着那苍白的樱唇，痛苦地哭着。

花中越悲恸道：“黄妹妹，你不必难过。”

“我兴奋呀！”

花中越闻声，犹似万剑穿心，他轻轻地拭去了她滚落在耳际的泪水。但流下的眼泪拭干，新的泪水又接踵而来。她吃力地问道：“老前辈告诉你，我求你的事么？”

“我答应你。”

黄梅娟慰然一笑，道：“九泉之下，我会感激你。”

声似哀曲，闻之令人泪下。

花中越握着她枯瘦的手，她的手冰冷异常。这时，黄梅娟说道：“你们谈一下，我出去叫人备宴。”

几个时辰之后，酒宴终于摆在黄梅娟的床前。南极仙翁为了使黄梅娟能够走动，又替她疗伤，给她一些功力。

当下退出屋外，向花中越说道：“你们好好谈吧。”

南极仙翁去后，花中越望着黄梅娟，不知所语！

黄梅娟经过南极仙翁的一阵增加功力之后，精神大畅，当下睁眼一望花中越，道：“花哥哥，扶我起来。”

花中越掀开了染满痰血的被褥，右手轻轻托起黄梅娟的身子！

突然，就在花中越扶起黄梅娟之际，一条人影，在黑夜之中，以绝快的身法，飘入了屋内。

这条人影来势奇快，加以花中越心情悲恸，竟一不觉！那条人影到了屋内之后，微一停留，又以极快的身法，飘出屋外。

没有人看清这条人影到屋内干了什么？

这条人影，身影甫自退出屋外，略打量了一下眼前情势，转身向苍林之中飞奔而去！

突然，一条人影，挟着喝话声，截住了那条神秘人影的去路。

不说这条进入屋中的神秘人影是谁，也不说这个截住那神秘人影的是谁？

回笔叙及屋中。

花中越已经扶下了黄梅娟。

黄梅娟虽然精神稍为恢复，但是体力却无法恢复过来，花中越扶她下床之后，一个踉跄，她几乎栽倒于地。

花中越扶住她的羸弱身子，心中一痛，黄梅娟开口说道：“扶我，扶我坐好。”

花中越扶她在椅上坐好，望着这座酒席，令花中越忍不住黯然泪下……

黄梅娟却苦笑道：“黄梅娟死前，犹能与花相公共桌畅饮，我心慰矣！”

她吃力地拿起酒瓶，斟满了两杯，举杯向花中越道：“越哥哥，这是最后一次相聚，我敬你一杯！”

花中越呆若木人，他只是怔怔而坐，他分不出自己心目中此刻所存在的是什麼，他下意识地举起了酒杯，黯然无语。

黄梅娟举起酒杯之后，手发抖得厉害，手一滑，砰地一声，酒杯掉下，打个粉碎。

花中越失口叫道：“黄姑娘，”

只见黄梅娟坐在椅子上的身子，晃了一下，两颗眼泪又滚了下来。她呜咽说道：“越哥替我再倒一杯！”

花中越不能再刺伤她的心，于是，他举起了酒瓶，重新取过一只杯子，倒满了酒。

他没有勇气注视黄梅娟的脸孔，那脸上所呈露的神情，足使花中越断肠泪下。

黄梅娟举杯道：“越哥，在我敬你这杯酒之前，我想有一件事托你。”

“你说吧。”

“我死后，你愿意负起终南派掌门之职？”

“愿意的。”

黄梅娟微微一笑，道：“那么，我先谢你！”举杯一饮而尽！

花中越只是黯黯无语地举杯而饮。

黄梅娟道：“我心中有千言万语，却不知从何谈起。”

花中越接道：“我知道你要说的千方百计，同时，我对你感到难过，花中越今日，永远无法向你赎回罪过。”

黄梅娟惨然一笑，道：“我不怪你，黄梅娟今生被情所困，但愿来世重新做自由人！”

言下不胜凄凉！

花中越道：“但愿来世……”

花中越“世”字甫自出口，猛觉脑中一阵眩晕，身子几乎从椅子上掉了下来。

他的脸色为之一变，他知道这酒中有毒，在昏迷之中，大喝道：“黄梅娟你——”

他一抬手，把一桌酒席推翻过去，他的身子一个踉跄，栽倒下去！

他口中喃喃道：“黄梅娟，想不到，你竟想毒死我……”

也在花中越一推桌子之后，随着哗啦的碗碟破碎之声，黄梅娟一个弱不禁风的身子，飞泻而出，栽倒于地，口中鲜血飞出。这个可怜的女人，就这样与世长辞了……

碗碟破碎之声，便站在屋外的南极仙翁，骇然惊觉，纵身入屋，一见此

情，不由骇了一跳！

当下急喝道：“副掌门人，你们怎么了？”

然而，昏迷的花中越，不会回答了。

南极仙翁一见花中越口吐白沫，心里突有所动，他以绝快的手法，点住了花中越穴脉。

他又掏出一颗丹药，纳入花中越口中，以本身真元，替花中越去毒！

同南极仙翁一起而入的终南七雄、徐氏姊妹，一见情形，竟被怔住，没有人去扶黄梅娟。

南极仙翁替花中越疗伤一阵之后，精神稍为清醒，当下问道：“副掌门人，到底出了什么事呀？”

花中越心里一阵难过，道：“她在酒中下毒。”

南极仙翁心里一惊，道：“黄梅娟在酒中下了毒？”花中越点了点头，道：“我想不到她竟想害我？”

花中越此语一出，使南极仙翁吃了一惊，愕然地望着花中越，久久说不出话来。

黄梅娟真的会在酒中下毒，想毒死花中越？

如果花中越分析一下，他一定想得出来，黄梅娟决不可能在酒中下毒的。因为她与花中越一道上座，何况又是在病在身之人，岂能在极快的一瞬伸手放了毒药？

下毒之人是谁？

南极仙翁经过一阵分析之后，道：“她不会下毒，副掌门人，你该想想，黄梅娟深深爱你，她决不会在酒中下毒，何况，这酒席又不是她亲自下厨所做，纵然她下了毒，你也会看见呀？”

花中越心中毒气又告发作，断断续续道：“那么是谁？”

南极仙翁一见情形，知道他不能多说话，急忙又闭住了他的穴道。

令南极仙翁吃惊的是，花中越吃下的毒药，威力竟如此之强，凭他一颗丹药，再经半个时辰疗伤，竟无法去毒！

他叹了一口气，把花中越扶在床上，转身向终南七雄的赛铁拐道：“看看掌门人是否死了？”

在场之人，被南极仙翁这一说，全部惊醒过来。赛铁拐欺步上前，扶起了黄梅娟尸首，怆然道：“死了！”

一时之间，这养身殿之内，充满了一片愁云惨雾！

终南派掌门人死了，副掌门人也身中剧毒，陷于昏迷之中。

在场之人，无不怆然泪下！

这当儿，一条人影慌张地奔入养身殿，走到李文青面前说道：“禀告李老前辈，终南山来了刺客！”

李文青一望来人，脱口道：“关夫人，你说终南山来了刺客！”

来人正是花中越的青梅竹马恋人朱莲，朱莲当下应道：“是的，一个青衣女人。据关明说，他看见这个青衣女子从养身殿纵出，感到意外，现在已截住她的去路，已交上了手。”

这番经过，说得在场之人脸色霍然大变，南极仙翁钢牙一咬，道：“是这个人干的！”

他一个纵身，向养身殿外，纵身追去。

二十六

南极仙翁扑身屋外。这当儿，一声暴喝之声，破空传来。南极仙翁心头一震，纵身向发声之处扑去。

这时，站在屋内的霹雳子、终南七雄及徐氏妹妹，突闻惊变，也双双向发声处扑了过去。

养身殿，只剩下了三个人——朱莲、花中越及气绝的黄梅娟。朱莲的眼光触到花中越的脸上时，她又想起了从前那消失的美丽时光。

她叹了一口气，这叹息之声，是多么幽怨。她莲步轻移。缓缓走到花中越的床前，低低叫了一声：“越哥……”

这呼声像从前一样，亲切地充满了情意。可是花中越怎会知道，他生平唯一所爱的一个女人——朱莲，已经站在他的床前，亲切地呼喊她。因为，他仍在昏迷之中，他的脸色苍白而带着紫黑。

朱莲默视这张她生命永远烙印的轮廓，在回忆，也在想。回忆过去，想着现在。

她的心扉里，蕴藏着无限的欲望，现在，她不敢再把这欲望爆发。

她纤手轻抬，抚摸了一下花中越的脸孔，喃喃道：“直到我生命终结，我依旧会怀念您，怀念你给我的情与爱。”

她凄婉地笑了一下，又道：“在这个世界上，只有你被我所爱，我并没有忘记我对你的誓言，可是，我违背了，你也原谅我。”

她喃喃自语，像是有无限的感慨。是的，过去太值得她去怀念，可是，她又得到了些什么？

她从花中越的脸上移开玉手，然后向屋外走去！

她知道，自己的眼眶湿润了！

时光消失了！

美丽的年华，也已经褪了色！

这段不平凡的恋情，就让它永埋心底，直到生命终结吧。

朱莲走了！

这屋中，再也听不到任何声息，唯一存在的是一股凄凉的气氛！

就在朱莲走后，一条红衣人影，像幽魂似的，蓦地飘身在花中越的床前。

这条人影，赫然是头蒙红纱的血影子！

血影子又突然在终南山出现，干什么？难道她是为花中越而来？

只听她冷冷一笑，笑声依旧冰冷至极。笑声未歇，她双手并进如戟，突然点向花中越的“命门穴”。

花中越此刻人在昏迷之中，对于血影子突然出手一点，不要说惊觉，连动也没动。

血影子想杀死花中越？

血影子并指疾点花中越命门穴之后，身影微晃，又以绝快的身法，点中了花中越另外几处大穴！

这只是刹那间的事，她点中花中越几处大穴之后，从怀中摸出一株似树似根的东西，置入口中细嚼，然后用口送入花中越的口中。

这情形大大出乎意料之外，血影子竟会为救花中越而来。

这个事实，不要说别人不相信，就是花中越也不会相信。红衣人把“千年何首乌”

送人花中越口中之后，发出了一声低沉的苦笑，向屋外泻去。

她来得突然，去得也突然！

没有人会知道，这个恐怖的人物，竟平白救了花中越一命。她为了什么？

为了爱？或为了誓言？

她真的爱上了花中越？

这是一种神秘的畸恋，别人不会相信，这两个人的心目中，竟互相深爱着。

花中越吃过这天下奇药，马上苏醒过来，当下从床上一跃而起，运功疗伤一阵，毒气已迫出体外。

他喃喃自语，道：“是谁救了我？”

他不要说知道，就是想也不会想到，他生平最痛恨的血影子，竟会救他一命。

他缓缓站了起来，凝视了躺在另一张床上的黄梅娟尸体一眼，冷冷地笑了一下！

他暗道：“想不到你黄梅娟会害我。”想到这里，他突然止口！

他想到昏迷中南极仙翁所说的话！

他精神猛然一震，脸色一变，突然一晃身，向屋外扑去。

他要看看那个害他的人是谁？

花中越这一纵身，疾若电光石火，顾盼间，他已经发现前面树林中，伫立了终南七雄等人。

花中越来到场中，一个青衣女子的背影突映脑际，这个女子正是吴小丽。

花中越心头一震，突然停下了脚步！

这当儿，乍闻南极仙翁道：“请问，你与副掌门人之间，有何过节，而使你暗中向他下毒手？”

吴小丽冷冷道：“这个，花副掌门人自己知道。”

“纵然有仇，姑娘也不应该在暗中下手，致令终南派掌门人也死在你的手里。”

吴小丽冷冷笑道：“我当初已经告诉花中越，我会用各种不同的手法杀死他。至于掌门人的杯中，我并没有下毒。”

南极仙翁道：“暗下手，太不光明磊落！”

“我知道不光明磊落，可是我不能不如此。花中越与我之间过节颇深，你问他就知道了。”

这一番话，听在花中越的耳朵里，他不由怒火满腔，当下心里暗想：“想不到我为了偷看你一张鬼脸，几乎丧命在你的手里，你的手段未免过辣。”

心念未毕，忽闻南极仙翁说道：“姑娘与花中越之间的过节，我们不再过问，不过有老夫在此，就不容你一走了之。”

“那你要我如何？”

“救他。”

吴小丽纵声大笑道：“这一点，我办不到。”

“办不到？”

“不错，我有誓言在先，如果吃我毒药之人能够复元，我便死。”

南极仙翁冷冷道：“这么说来，你是不救他了？”

南极仙翁一个箭步，欺到吴小丽面前，如果她敢再说个不字，他便毁了

她。

吴小丽冷笑道：“我纵然离开不了终南山，也不会救他。”

南极仙翁脸色一变，道：“我就毙了你！”挟着喝话中，拂尘疾出如电，当胸扫向吴小丽中盘。

这猝然出手的一招，不要说吴小丽难以闪躲，就是吴小丽师父冰海上人，恐也难躲这一招！

吴小丽对于生死似不放在心上，当下冷冷一笑，不避反进，出手硬攻一掌。

南极仙翁低喝一声：“你找死！”拂尘改扫为劈，一招“独劈毕岳”，狂扫而出。

扫式变化之快，令人咋舌。

眼看吴小丽就要丧命在南极仙翁的拂尘之下，突然，一声暴喝：“老前辈，手下留情。”

花中越挟以喝话声中，扑入场中。

南极仙翁被这突然一喝，收身而退。当他的眼光落在花中越的脸上时，不由吓了一跳！

南极仙翁霍然退了一步，惊道：“你，你已经康复了？”

这不只南极仙翁吃惊，尤其是吴小丽，更是惊得蹬蹬蹬地退了三步。

花中越冷眼迫视在吴小丽蒙面之纱上，道：“吴姑娘，你好辣的手段！”

吴小丽估不到花中越会恢复过来，而且又恢复得如此之快。如果不是青纱蒙住了脸孔，便可以看见她的奇鬼般的脸上，已经罩起了一片死亡阴影！

她阴森森地笑了一下！

这当儿，终南七雄、徐氏姊妹已经缓缓退了开去。

南极仙翁疑念丛生，他就想不出花中越为什么会突然好了起来。

花中越欺步上前，道：“吴姑娘，纵然我冒犯了你，看见了你的面孔，你也不应该向我暗下毒手！”

吴小丽冷冷道：“这是我的誓言。”

“你想害死我？”

“不错，我当初已经告诉过你。”

花中越脸色一变，怒道：“你手段太辣了，你使黄梅娟丧命！”

“我并没有在她的杯中下毒。”

“放屁，你怎么会知道她要用那一个酒杯？”

吴小丽道：“我已经在杯外抹上了滑粉，黄梅娟大病在身，举杯之后，必会脱手掉地，假如再换一只杯子，就没有毒了！”

花中越一想不错，黄梅娟举杯之际，果然脱手掉下杯子，把酒杯打个粉碎，想到这里，他叹了一口气，道：“你不应该暗中下手，你想害死我，我也不会饶你。”

吴小丽冷冷道：“那么，你就出手呀。”

花中越突然面罩杀机，道：“那么，你认为我不敢杀你？”

“你不敢。”

花中越纵声大笑，道：“你先我向下手，也别怪我心狠。”他一举掌，向吴小丽劈了过去。

花中越此时怒火填膺，这一掌劈出之势，真是疾若闪电，势如狂涛。

但吴小丽竟没有出手！

花中越为之一怔，在掌力击到吴小丽的身上刹那，他脑中一道灵光一闪而逝，硬生生地把掌力收了回来。

花中越这一下，不但出乎吴小丽意料之外，即是在场南极仙翁等人，也愕了一愕！

花中越为什么不下手？

吴小丽怔了一怔之后，冷冷道：“花中越，你怎么不出手呀？”

花中越黯然长叹。他想到在玄冰岛时，吴小丽约他共饮良宵的情形！不管如何，他与她之间，总算还有一段不寻常的关系。

雪中的情景，她黯然送他的情形，此刻，——涌现在花中越的脑际……他不忍心对她下手。

花中越叹了一口气，道：“我不杀你。”

“不杀我？”

“是的，我记起了玄冰岛时的良宵共饮，纵然你对我下毒手，我不计较，也不怪你，何况我并没有死。”

吴小丽冷冷道：“我知道你不敢杀我！”

“不是我不敢，而是我杀了你之后，我得不到好处。”

吴小丽知道，花中越杀她，是死；不杀，她也要死。当初的誓言，她不能不遵守，于是她又激将道：“花中越，你不怕我以后再害死你么？”

花中越苦笑了一下，道：“我能宽恕别人，其实，如果你能毒死我，我倒会感激你，因为你能使我忘记很多不幸的事。”

言下，一副黯然神伤之色！

吴小丽冷冷道：“花中越，你真不杀我？”

“是的，我原谅你！”

“你是一个懦夫！”

花中越脸色一变，道：“你，你说什么？”

“我主产你是一个懦夫，为了情，竟不敢向我下手。”

花中越钢牙一咬，道：“你要逼我？”

“我并没有逼你，只是我认为你是一个懦夫！？”

花中越脸色一变，缓缓举掌，一股无名怒火，又涌脑际。

他暗忖：“我就不相信我杀不了你！”

然而，事实证明了的确不杀她，他不愿意看到一个女人又死在他的手里。

他叹了一口气，道：“是的，花中越是一个懦夫。”他黯然神伤地冷笑了一下，又道：“不管你如何激我，我不杀你。”

吴小丽凄声长笑，道：“我不会感激你。”

“我不需要你感激，你可以走了！”他一转身，眼光一扫终南七雄，道：“你们回养身殿去吧。”话犹未了，举步向养身殿走去！

南极仙翁叹了一口气，道：“姑娘，你是应该走了，他对你已够忠厚。”

话落，霹雳子，终南七雄、徐氏姊妹，以及花中越、关明、朱莲，一齐向养身殿走去。

吴小丽怔怔伫立，突然她张口叫道：“花中越，你暂请止步。”

花中越转身问道：“你还有什么要说的？”

吴小丽苦笑了一下，道：“我只要问你两件事。”

“问吧。”

“你是不是为了我曾约你共饮，而不杀我？”

“也许是的。”

吴小丽黯然一笑，道：“那冰屋的共饮，对你有如此之深的印象？”

“是的。”

吴小丽苦笑道：“那么，我再问你一件事，谁救了你？”

“谁救我？”

“不错，如果没有人救你，你无法复元，因为我那独门毒药，普天下无人可解。”

这番话问得花中越半晌答不出话来。是谁救了他，他确实不知道。当下苦笑了一下，道：“现在我不是被人解救了么？”

“所以，我要知道谁救了你？”

花中越摇了摇头，道：“我不知道是谁救了我。”

“不知道？”

“是的，我根本没有看见谁救我。”

“不骗我。”

“骗你干什么？”

吴小丽道：“你破了我的誓言，我将死在你的面前。”话犹未落，她突然一举掌，向天灵盖劈下。

这举措令花中越吃了一惊，脱口叫道：“吴姑娘，你——”喝话声中，他向吴小丽飞扑过去，但他迟了。

只听，“扑”地一声，吴小丽脑血飞溅，倒了下去！

她为了遵守誓言而死了！

花中越见吴小丽运掌自劈脑袋而死，不由怔了一下！

吴小丽运掌自绝，的确出于花中越意料之外。他怔怔地望着吴小丽的尸体，悲伤泪下！

花中越经过多次心灵重创，心情已经麻木，对于吴小丽之死，并不觉得特别难过。他喃喃自语道：“我并没有对不起她。”

望着吴小丽的尸首，南极仙翁也忍不住黯然一叹，拍拍怔立的花中越肩膀，道：“副掌门人，她又为你而死了……”

“是的，她为我而死！”

“你跟她有不寻常的关系？”

花中越摇了摇头，道：“没有，不过，她曾为我救了徐姑娘妹妹一命。”

“你为她难过？”

“不，我的心情已经麻木，我不知道什么是痛苦与难过。”他苦笑了一下，眼光一扫终南七雄，道：“把她的尸首埋了。”

终南七雄恭声应是，就把吴小丽的尸首，埋在终南山山。

当下，南极仙翁向花中越问道：“谁救你，你真不知道？”

花中越摇了摇头，道：“不知道。”

南极仙翁又道：“你知道黄梅娟死了！”

花中越点了点头！

南极仙翁黯然长叹，道：“一代红颜，终为情爱而死，这是多么可怜！”

花中越喃喃道：“我害了她们？”

“也许是的。如果她不见你，可能不会死。”

花中越悲伤道：“我害了她们，她们为我而死，我是一个魔鬼……”说

着，放声痛哭起来。

南极仙翁叹道：“死的已经长眠了，当你知道对不起她们时，已经太迟了，纵然你哭干了眼泪，也不能唤回她们的生命……”

花中越突然止住了哭声，含泪注视着南极仙翁，喃喃道：“我不会忘记，我害死了几个女人，深爱我的女人，我是魔鬼呀！”

他疯狂大叫起来，声似地狱鬼嚎，听得在场之人毛骨悚然。

南极仙翁道：“过去的已经过去，只要你以后不忘记这些不幸的女人为你而死就行了。”

“我不会忘记的，永远，永远……”

南极仙翁何尝不知道花中越内心之痛苦，当下岔开话题，道：“副掌门人，我想再问你一次，你被何人所救，当真不知道？”

花中越摇了摇头，道：“真的不知道。”

“我们就回养身殿收拾掌门人的尸体吧。”

一行十四人，缓缓向养身殿走去……

关明与花中越关肩而行，当下回头问道：“副掌门人，兄弟在终南山已盘醒多日了，我打算离去。”

花中越一转脸，眼光触到了关明身侧的朱莲，黯然叹道：“想走？”

“是的，我们在终南山已打扰多日了。”

花中越苦笑道：“住得惯么？”

“一切很好。”

“那么，你与莲妹就在此住下，如果你不会觉得不方便的话。”

关明脸上一红，道：“兄弟在世为人，回忆前尘，几乎没有苟活下去的勇气，如非莲妹安慰我，唉！”言下深深一叹。

花中越苦笑道：“你相信我们之间是清白的！”

“副掌门人，何必再刺激我？”

花中越黯然一笑，道：“关兄如能谅解莲妹，好好安慰她，兄弟就心满意足了。”短短几句话，道尽了他对朱莲的爱意。如非为了一个朱莲，花中越可能不会造成这种冷漠的个性。

他曾经说过，为了爱一个朱莲，将生命中的感情全部付给她，致使他无法再有感情付给其他女人。

当下关明说道：“兄弟对莲妹不起，从今以后，我会好好爱她。我明白，你们还深深相爱，只是，这已经过去了。”

“是的，过去了！”

花中越喃喃应道。

关明道：“副掌门人不叫我们走么？”

“你们就住在终南山吧。”

关明道：“兄弟怕再打扰。”

“何打扰之有？兄弟诚心相待，又不是外人，还是在终南山住下的好。带着莲妹流浪江湖，也不是办法。”

花中越言出至诚，感动得关明双目滚泪，道：“兄弟不知如何感激知遇之恩。”

“感激什么，如果你愿意，就加入终南派吧！”

关明心头一震，脱口道：“花兄此语当真？”

“当然是真的。”

关明一阵感激，扑通跪地，道：“弟子叩见副掌门人。”

花中赵被关明这突然一跪，弄得手足无措，忙道：“关兄，这怎么可以，起来起来。我虽让你加入终南派，但还没有正式参拜祖师。”

他忙扶起了关明。

南极仙翁望着关明道：“阁下年轻有为，当初因一时糊涂，而致走入歧途，今后重新做人，应好好为终南派效力。”

关明恭声道：“晚辈恭领教诲。”

南极仙翁微微一笑，瞥了朱莲一眼，道：“朱姑娘，关明对你好不好？”

朱莲粉腮绯红，点了点头！

南极仙翁眼光一扫在场之人，心里突然似有所悟，道：“感情没有经过波折，不会亲密。”他看了关明一眼，含笑道：“你现在瘦了。”

“瘦了？真的？”

“当然是真的，不信，你问朱姑娘看看。”

敏感的朱莲，想到南极仙翁这话中之意，使她满脸通红，垂下了粉颈！

关明可听不出南极仙翁这弦外之音，当下认真地问道：“莲妹，我是不是真的瘦了？”

朱莲被关明这认真一问，羞得无地自容，跺脚道：“明哥，你！”

南极仙翁哈哈大笑，像是这玩笑开得非常有意思。

南极仙翁这一笑，在场这人也全都明白过来，忍不住同时失口而笑！

关明似有所悟，脸上一红，道：“老前辈原来是取笑我！”

南极仙翁走到朱莲身侧，低声问道：“朱姑娘，又有了吧？”

朱莲急得跺脚道：“老前辈，您欺负我，我不来了。”

“我看得出来，你又有了。”

“老前辈，”

“你假如答应我一件事，我便不说。”

“什么事？”

“下次请我吃红蛋！”

这一说，又把朱姑娘弄得无地自容。南极仙翁一本正经地说道：“你答不答应？”

朱莲急得脱口道：“老前辈你不要说，我答应您就是了。”

南极仙翁一听这话，乐得哈哈大笑。

徐萍也发难道：“关夫人，难道你不应该请我们么？”

朱莲怔了一怔，道：“请什么？”

“你要请老前辈什么？”

“红……”朱莲红字甫出口，脸色大红，急忙把“蛋”字咽了回去。

徐萍含笑道：“对了，请吃红蛋。”

朱莲急得大叫道：“我不来了，你们都拿我开玩笑！”言下不胜娇羞。

在场之人这一笑，把悲伤的气氛冲淡了不少。一行十四人，进入了养身殿。

几日后，终南派掌门人的死讯，传遍了江湖。江湖各大门派掌门及江湖高手，均送了最隆重的丧礼。三大门派掌门，亲自率领门下弟子，赶到终南山为黄梅娟奔丧。

这自然是因终南派与天生会激战，震惊江湖，江湖各派不得不刮目相看。

除了三大门派掌门及弟子数十人之外，还有蝙蝠侠、燕山一雄、中东一

老石百龄，以及江湖知名人物，不下数百名之多。

黄梅娟的丧礼，可以说已极一时之盛，场面空前绝后。

当日，这个为爱而死的掌门人，经终南派按派规把她埋葬在历代掌门人所葬坟地。

情海遗恨，黄土埋骨，一代红颜，就此长眠九泉了。

花中越也遵照黄梅娟临终所托，接掌了终南派第九代掌门人职位。

只是他受了刺激，整日难见开口说话，各方人物，均由南极仙翁及终南七雄，代为接待。

终南派掌门人黄梅娟之死，使这名山古院变成了卧虎藏龙之地。

就在黄梅娟安葬后的第二日，出入管制殿殿主郭炎仙突然接到了一封怪信。

这封信如何落在他的手中，他一无所知。这封这样写着：“呈终南派第九代掌门人拆阅”

当下，郭炎仙急忙奔至长义殿，求见花中越。

花中越突接怪信，知道大事又将发生。拆信一看，上面写道：

“掌门人数日之别，近况如何！念念！乍闻黄梅娟死讯，因事未克亲来奔丧，尚祈谅罪。本人藉以与掌门人交往不恶，考虑结果，决定亲率天生会一千五百名弟子，到贵山奔丧。尚祈掌门人候接！血影子具”

这封信看得花中越脸色大变，这是一纸战书呀！

更令花中越吃惊的是，血影子竟领天生会一千五百名高手侵犯、人数之多，堪称空前绝后。

终南派弟子目前能打仗的，只有三百多名，加之各方为奔丧而来的高手二三百名，一共不过五六百名。这与天生会一千五百名相比，相差何等之大！

花中越看信之后，脸色骤呈死灰，天生会这一千五百名大军，如攻入终南山，那还得了！

他机伶伶地打了一个冷战！

当下由终南七雄护驾，赶到骤义殿。这时南极仙翁正在与各方高手聊天，一见花中越由终南七雄护驾而入，不由暗地生疑！

各方高手及三大门派掌门，恭迎花中越入内。南极仙翁一见花中越神情慌张，欺步上前，问道：“掌门人，有什么事发生么？”

花中越道：“不好了。”

“什么事不好了？”

“血影子来了。”

“血影子？”

“正是，她已经下了战书。”

话落，将信递给南极仙翁。

在场数百名武林豪客，鸦雀无声，同时把眼光投在南极仙翁的脸上！

南极仙翁看信之后，脸色也为之一变，吃惊得拿着信纸的右手也在发抖，半晌说不出话来。

少林派元拙掌门欺步上前，问道：“王仙翁，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南极仙翁从惊恐中醒过来，深深一叹，道：“终南山要鸡犬不留了。”

元拙吃了一惊，脱口道：“到底什么事呀？”

南极仙翁也不多说，把信递给元拙掌门。

元拙看信，也吓了一跳，脱口道：“一千五百名高手，这还得了。”

武当派掌门人一听元拙口气，骇然问道：“这信里写的什么，相信在场之人，都急切需要知道，请王仙翁宣读一遍如何？”

南极仙翁把信读了一遍。

此信一读，群豪震惊，数百名高手为之哗然！

南极仙翁一见群豪情绪沸腾，不由朗声说道：“各位请暂请静下来。”

数百名高手，在南极仙翁声音过后，全部静下，眼光聚在南极仙翁脸上。

南极仙翁念头一转，朗声道：“在场各派，均为正义之士，跟终南派也有交情，否则当不会千里迢迢，为黄掌门人奔丧，此请可感，老夫代花掌门人感谢各位盛情。”

他眼光一扫群豪，继续说道：“天生会此次前来，仍受血影子挟制，一千五百名高手如攻上终南山，不问可知，其后果不堪设想！”

“血影子为江湖祸首，她掌握了天生会一切大权，为害江湖之矩，人尽皆知。

“前时，老夫与花掌门人、血龙子、神机子、九指仙姑在风火谷一战，除死了血魂怪婆、独眼老怪、俏疯女之外，血影子一无所伤。而我们却死了神机子、血龙子、九指仙姑，以及被困阵中的一代奇人——无字天书。

“风火谷一战，正派损失惨重，而血影子未除，我们心知留下大患。如今，血影子果然率领天生会高手一千五百名高手攻来。

“事实摆在眼前，这一战不但关系终南派存亡，也关系整个江湖正派的存亡。在场各位，即是武林中正派的一份子，我相信各位当不会把这件事置之度外。

“我不想牵各位卷入这场血战漩涡，如果各位不愿参加这场血战，请即刻离去；愿意为支持正义而战的人请留下，好让我有个支配。”

南极仙翁一语甫落，人群中齐声道：“我们愿意留下。”

声震屋瓦，冲入云霄，一片激动神情，感动得南极仙翁老泪纵横，当下朗声道：“各位愿为正义卖命，不但老夫感激各位，即是终南派掌门人及门下弟子，也感激各位盛情。此次正邪一战，如经动手，死亡之惨重，当可想像，如非奇迹出现，终南山上，势必血流成河。”

南极仙翁说到这里，不由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他眼光一扫在场群豪，又道：“此时情况急若燃眉，烦请终南派掌门人调集门下弟子，把能打仗的弟子，调到此处候令分配！”

花中越点了点头，当下传令终南七雄，调集门下弟子到聚义殿。

顾盼意，终南派三百多名弟子已站在聚义殿外，候令分配。

终南山上，风云乍聚！一场弥天浩劫，即将在终南山展开。

当下南极仙翁把终南弟子，与中原各派人物配合，总数五百二十名！

这数字少得可怜，如天生会一千五百名高手相比，其交手后果，委实令人不堪设想。

当下南极仙翁把五百二十名高手，编成三个大队，这三个大队每队一百七十名高手，由三大门派掌门人发施号令。

第一队由少林派掌门人元拙率领，其手下重要人物有蝙蝠侠、中东一老石百龄、徐氏姊妹、霹雳子、终南七雄等，把守正门——终南派出入之地。

第二队由武当派掌门人辉星子率领，其重要人物有燕山一雄、关明夫妇、洞庭四怪、屠龙圣剑，把守终南左方，以防天生会突袭。

第三队是由昆仑派掌门人同元法师率领，其重要人物有笑脸医侠、少林

派绝尘、慈惠雨和尚、南极仙翁等，把守终南山右方，以防天生会偷袭。

三队人马分配妥当之后，南极仙翁转脸向霹雳子，道：“霹雳老鬼，你身上还有没有霹雳弹？”

霹雳子颌了一颌首，道：“有！”

“还有几颗？”

“三颗。”

“一共只有三颗？”

霹雳子点了点头。

南极仙翁道：“那么，你就拿出来。”

当下霹雳子把三颗霹雳弹交给南极仙翁。南极仙翁递还一颗给霹雳子，一颗给第二队，另一颗交给第三队同元法师。然后道：“现在三队之中，每队有一颗霹雳弹，至于霹雳弹威力如何，大家不问可知、如非万不得已、切勿滥炸！”

花中越坐在一侧，未见南极仙翁派上他的用场，不由问道：“老前辈，我呢？”

南极仙翁道：“你不需要编入，因为我要你对付一个人……”

“血影子？”

“不错，我要你对付她。”

花中越心头一震，骇然地望着南极仙翁。

南极仙翁苦笑了一下，道：“怎么？你感到为难？”

“不……”

“你对她下不了手？”

花中越脸色一变，道：“花中越跟她有不共戴天之仇，怎么下不了手。老前辈请放心，如果血影子出现，交给我好了。”

南极仙翁苦笑道：“但你不会忘记那红衣美妇就是她呀！”

花中越闻言，黯然地苦笑了一下。他咬了一咬钢牙，暗道：“我将又要亲手杀死一个我所爱过的女人……”

想到这里，他黯然神伤地笑了起来！

南极仙翁望着花中越的神情，道：“那么，我们就走了！”

当下南极仙翁归入第三队，由同元法师率领一百七十名高手，当先走出屋外，奔往终南派右山。

第一队把守正门的少林派元拙掌门，也接着而出。第二队接着也走了！

聚义殿内，只剩下了一个花中越了！

他缓缓站了起来，像是一个大病初愈的人，精神涣散，全身无力。

他潜意识地笑了一下，像似想到了什么，也似失去了些什么。

他喃喃自语：“名、利、女人、爱情，像什么？我一切失去，我的妻子在风火谷长眠，我的孩子也在风火谷死了，如今，我最爱的一个女人，又将死在我手里……”

他带着惨烈的笑容，走出了聚义殿……

蓦然间，终南山下，遥遥传来一声长啸之声。啸声一起，使整个终南山罩起了一片杀机！

花中越奔至正门。

防守正门的第一队，由少林派掌门人元拙和尚率领，已分排观院门口，蓄势以待！

啸声过后，终南山下，无数人影飞奔而来，不下四五百名之多。

天生会人物一现，紧张气氛凝聚观院，在场之第一队人物，无不心头大震！

这当儿，天生会数百名高手，已经到了终南山观院五丈之处！

正在天生会第一批高手到正门观院之际，终南山左、右两侧，也传来啸声！天生会也分两批人马攻出！

第一队的霹雳子眼光一扫天生会来人，当先之人正是消魂女。

这一批由消魂女率领，共有五百名高手，攻打正门。

情势紧张万分！

消魂女明眸一转，吃吃一笑，道：“终南派想不到邀集江湖各派高手，消魂女倒幸会了。”

第一队人物，只是脸带杀机，没有一个人答腔！

消魂女冷冷一笑，不屑道：“你们只有这些人么？”

元拙掌门宣了一声佛号，道：“女旋主沉迷欲海，并且枉杀无数无辜，老衲好言相劝，趁早回头。”

“放屁。”消魂女冷冷一笑，道：“秃和尚不要跟我说教，终南派灭了之后，再灭了你们少林派。”

消魂女一语甫落，明眸一扫门下弟子，喝道：“即刻攻山！”

消魂女此语一出，天生会高手立即分排而立，五百名高手，就像一排围墙似的！

这当儿，消魂女缓缓退了开去！

霹雳子在消魂女欺步上前之际，冷冷喝道：“不怕霹雳弹的就过来。”

这霹雳弹三个字一出，天生会高手脸色同时一变。消魂女冷冷喝道：“各位如敢违抗命令，当严惩不贷。即刻攻山！”

消魂女话声甫落，一声暴喝之声响起，天生会已有一百个高手当先出手，全部推掌！

百人推掌之力，真可说是石破天惊，狂飚如涛，滚滚迫出！

第一队一百五十名高手，也同时迎面推掌！

硬接硬拼！轰然的掌声，震撼了整个终南山。这的确是一场惨绝人寰的屠杀！撼山震岳的掌飚声中，挟着闻之令人毛骨悚然的惨叫。

这一次硬接硬拼，因为天生会只有一百个人出手，损失了会中高手五十多个，而第一队方面，只死了六七人！

可是，在天生会第一批一百人出手之际，第二批竟改成三百个人出手。

就在终南派第一队还未撤掌之际，天生会第二队挟着喝话声中，三百个同时出手。

这一着令人吃惊。站在一侧的霹雳子，见状大骇，大喝一声：“接我一颗霹雳弹！”挟着暴喝声中，手中的一颗霹雳弹，倏然向天生会三百人中落去。

突然，一声暴喝，平空响起：“住手！”一条人影，像闪电般地飘入场中，以绝快的身法，抓向那颗击出的霹雳弹。

这条人影突然而来，使天生会三百名出手的高手，同时飘身后退！

这突兀之变，的确出乎任何人意料之外。霹雳子见有人抓向霹雳弹，大吃一惊，也不管三七二十一，一个弹身，向那条人影一掌劈去。

但在这极快的一瞬，那条人影已接过了霹雳弹，也避过了霹雳子的一掌，

飘立在一丈之外！

这副身手，震慑了在场之人。那条人影飘身落地之后，在场六七百名武林高手的眼光，全部投向那个突然而来的人影。

这一看，天生会四五百名高手及消魂女，脸色大变，几乎不约而同地退了一步！来人是一个蒙面背剑的灰衣人，此人竟是前任天生会会长蒙面神剑花沧溟！

花沧溟在风火谷一战之后，知道天生会势必再攻终南山，如果双方交手，其损失之惨重，可想而知。是以，他在数日之前，便已经到终南山，又在天生会的面前出现……

当下他冷冷一笑，把霹雳弹一弹，还给霹雳子，道：“霹雳子，霹雳弹原物归还。”

霹雳子接过霹雳弹，冷冷问道：“阁下何方高人……”

徐萍欺步上前，接道：“老前辈，他就是前任天生会会长花沧溟呀！”

霹雳了闻言，脸色一变，这当儿，花沧溟苦笑一声，缓缓移步，走向天生会高手面前，说道：“各位兄弟，花沧溟在此有礼了！”话落，向天生会在场弟子，拱手为礼！

天生会数百名高手，惊得不知所措。昔时，花沧溟突然失踪，曾使天生会起了一阵骚动，因为当初天生会易人，他们闻说花沧溟已死，不得不换会长。

花沧溟见在场之天生会高手呆若木鸡，不由苦笑了一下，又道：“难道各位不认识我花沧溟了？”

花沧溟这一说，使在场四五百名天生会弟子全部惊醒过来，几乎不约而同地俯身下跪，朗声道：“弟子叩见会长……”声音震撼山岳，这一下，反而把个花沧溟弄得手足无措，半晌说不出话来。

消魂女气得花容惨变！

花沧溟想不到天生会弟子还忠心拥护他，当下被感动得双目滚泪。

花沧溟以前在天生会掌握大权，除有点刚愎自用之外，对天生会之贡献甚巨，而且他执法严明，对门下弟子爱护备至，天生会数千个高手，对花沧溟敬如神明，爱如兄弟。血影子玩弄了手段，强迫花沧溟下台。花沧溟默默离开雷云谷，天生会数千个门下弟子一无所知。否则，当初必起骚动。

在场之第一队人物，也被天生会四五百个高手突然跪下怔得目瞪口呆。

花沧溟感动得黯然泪下，道：“各位请起来，花沧溟既不是天生会会长，何能当此大礼？”

其中一个身份较高的老者道：“你是本会会长。昔日传闻你已死亡，何以会长……”

花沧溟苦笑接道：“我被迫离开天生会……”

那老者应道：“是什么人迫会长下台，且宣布会长死亡？本会弟子欢迎会长重返雷云谷！”

这老者声音一起，四五百个伏跪于地的天生会门人，朗声和应！

一时之间，群情激动。花沧溟慰然而笑，道：“花沧溟对于江湖名利，已经淡忘，不敢重攀高职。”

那老者说道：“如会长不答应重返雷云谷，我们就跪地不起。”

群雄又是一阵呐喊！

这当儿，一条人影直奔场中，这个突然而来的人，正是花中越。

他一见场中情形，也怔了一怔！

徐萍莲步轻移，走到花沧溟身侧，说道：“花老前辈，还认得萍儿么？”

花沧溟眼光一扫徐萍，默然点了点头，道：“你几乎死在我的手里……”

“可是没有死呀！”

“你命长……”话下歉声一笑。

徐萍明眸扫了伏跪于地的天生会数百个高手，道：“老前辈，他们深深拥护您，您就答应下来吧！”

花沧溟摇了摇头。徐萍又道：“他们对您忠心耿耿，老前辈不能让他们失望。”

花沧溟苦笑问道：“是吗？”

“是的，他们对您有信心。老前辈如重掌天生会，以后的一切，必有可为，武林正义也能维护了。”

“但是，你必须答应我一件事。”

“老前辈，我答应您。”

“加入本会！”

徐萍，毫不思索地道：“我们姊妹一定加入天生会就是了。”

花沧溟慰然一笑，当他的眼光落在消魂女的粉腮之上时，笑容敛了，脸上罩起杀机，冷冷道：“消魂女，你害得我几乎身败名裂，你以为你所做的事我不知道么？”说着，他冷冷地笑了起来。笑声充满了杀机！

他一晃身，伫立在消魂女的面前，说道：“你要我杀你呢？还是运掌自绝？”

消魂女纵身娇笑，明眸一扫，衡量了一下眼前情势，知道大势已去，心里一横，存心拼命。当下冷冷道：“你花沧溟忍心杀我么？”声音中，略带着迷人的风韵，使花沧溟怔了一怔！

突然，一个声音冷冷道：“我来杀你这个贱妇！”

声音传来，使花沧溟惊醒过来，当下转脸过去，从人群中，走出来一个俊美绝伦的少年！此人，正是终南七雄的赛潘安。

花沧溟问道：“阁下跟她有仇？”

“不错，她令我遗憾终生！”

“是不是她用了消魂散？”

“是的！”

“那么，就交阁下……”花沧溟话犹未落，眼光触到了脸带杀气的花中越！

只见花中越的眼光，注视在消魂女的脸上。

花沧溟心里一动，苦笑道：“掌门人，风火谷别后，一切可好。”

花中越欺身而进，叫了一声：“爹……”激动得不知如何答话！

这当儿，赛潘安正待纵身扑向消魂女，冷不防花沧溟突然叫道：“阁下暂且住手，还是由你们掌门人杀她吧。”

花中越心头一震，脱口道：“爹要我杀消魂女？”

“是的，我知道你跟她有很深的仇！”

“不，我不能杀她，她是爹的妻子，我不能再做对不起你的事！”

“你不杀她？”

“我不能。”

“我要你杀！”

“我们辈份相等，我是终南派掌门人。”

“别开辈份不谈，如果你当我是你的父亲，那么，你就杀她，令爹心里舒服些。”

花沧溟道：“爹要我杀她？”

“是的。”

花中越脸色一变，道：“那么，我就杀了这个贱女人！”

一语甫落，弹身而起，扑向消魂女，喝道：“消魂女，由于你的‘消魂散’，我的妻子范玉华在风火谷长眠了，如果不是你，我们不会铸成这个错。”声落掌起，呼呼两掌击出。

花沧溟这两掌击出之势，真是势如山崩地裂，消魂女如何承受得起！

“阴阳天地掌”的冷风，迫得消魂女无法招架。在花中越第三掌攻出之际，一声惨叫，消魂女娇躯飞泻而出，撞在一棵树干上，脑血飞溅，死于非命！

在花中越一掌劈死消魂女之际，花沧溟缓缓垂下头去。不管如何，消魂女跟他毕竟有过夫妻之实。

花中越走到花沧溟向侧，黯然道：“爹，我对不起您！”

花沧溟苦笑道：“爹不会怪你，而且感激你，你杀了她，比我杀她好多了。”

“爹愿意化解这场干戈？”

花沧溟点了点头，眼光一扫伏跪于地的天生会弟子，朗声道：“各位真的诚心拥护我花沧溟吗？”

天生会弟子朗声齐道：“弟子恭迎会长回雷云谷！”

声音一声，历久不歇。花沧溟慰然而笑，朗声道：“第一关关主何在？”

人群中应道：“第一关关主粉面罗刹未到！”

“第二关关主何在？”

一个白发苍苍老者，应声而起，恭声道：“弟子在此！”

花沧溟眼光一扫，道：“此次侵犯终南山，本会出动多少兄弟？”

“一千五百人！”

“什么？”花沧溟吓了一跳，道：“一千五百人？”

“正是。”

“其他兄弟何在？”

“另一千人分两队从终南山左右攻山。”

花沧溟惊道：“真的？”

“弟子不敢乱打诳言！”

花沧溟急道：“你快去传令他们来见我，不得与终南派弟子及江湖各派人物交手。否则，当以会规严厉处置。”

那老者道：“弟子听命，唯弟子只有一个，如通知右方，左方之弟子，难免动上了手，请加派一人，通知左方。”

“第三关关主何在？”

人群中闪出一个虬须大汉，恭声应道：“弟子恭领法令！”

“吴关主你去通知门下弟子来见我！”

第三关关主恭声应是，与第二关关主纵身飞奔而去！

少林派掌门人元拙和尚，合掌宣了一声佛号道：“花会长挽救了一场武林弥天浩劫，功德无量，先受老衲一礼！”话毕，向花沧溟稽了一稽首。

花沧溟忙道：“掌门人德高望重，花沧溟如何承受得起这大礼？”

当下花沧溟传令门下弟子站起。

在场之人彼此寒暄了几句。不久，只见第三关关主领着五百名天生会弟子前来复命。

这当儿，只见通知右方的第二夫主神情慌张奔来，向花沧溟说道：“稟告会长，由内堂李堂主率领的五百名弟子，因受一个红衣人支配……”

花沧溟心里一震，脱口道：“是不是一个全身通红的蒙面人？”

“不错，他正在与一个手握拂尘的人交手……”

花沧溟脱口道：“必是血影子又在与南极仙翁交手了。”

血影子三个字一出，使在场之人脸色皆变，惊恐之色溢于言表。

当下花沧溟领了几个门下地位较高的弟子，与花中越直奔右山而去。

花沧溟一听血影子三个字，脸色大变，杀机顿起，狠狠道：“我要杀你！”

飞奔之间，右山方面已经传来暴喝之声。

举目望去，但见数百人打成一团，场面凌乱，杀气腾腾！

果然，血影子正在现南极仙翁在交手。

花中越见状，大喝一声：“血影子，你给我纳命来！”

就在花中越扑向血影子之际，花沧溟暴声大喝：“天生会弟子还不听令住手？”

花沧溟这一喝，震撼了天生会弟子，全都收身后退。

第二关关主朗声大喝：“本会会长在此，本会弟子还不来叩见！”

第二关关主这一喝，所有门下弟子全部伏跪于地！

花沧溟眼光一扫，只见地上死首横陈，比比皆是，不下五十具这多。

他闭目长叹，不忍一睹！

再说花中越攻向血影子之后，南极仙翁乘势收身后退！

这时，花中越已发动攻势，喝道：“万事由你血影子而起，我要杀你……”起落掌起，一连就是三掌，直攻过去。

血影子一见花中越下手毒辣，又见所有天生会弟子见了花沧溟之后，伏地而跪，知道大势已去。

在场数百个高手，全部把眼光聚在花中越与血影子身上。徐萍走到南极仙翁面前，低声问道：“老前辈，他杀得了血影子么？”

南极仙翁苦笑地点了一点头，道：“他的武功，要在血影子之上，当然可以杀她，只是他下得了手下不了手的问题！”

“为什么？”

南极仙翁苦笑了笑，道：“以后你会知道的……”

南极仙翁话犹未落，突然瞥见一条人影，在树林中一闪而逝！

他怔了一怔！

这当儿，花中越已向血影子凌厉地攻出五掌。花中越心存杀念，然而，他又怎会知道，血影子救了他一命！

是的，他不会知道，也永远不会知道！

血影子滚下了两颗眼泪，但被她的蒙面面纱遮掩了……

她哭了，为什么？为了那畸恋之梦……

她爱花中越，这是千真万确的，别人不会相信，也不敢相信。

而花中越，何尝不是爱她如海深！

现在畸恋之梦，终于该醒了！

陡地，血影子大喝道：“花中越，我们改个地方交手吧！”只见她红影之处，疾如电光火石，向山下泻去。

花中越以为血影子借口逃走，当下大喝一声：“你往哪里逃！”猛向血影子背后追去……

如果凭血影子的轻功，想逃脱决非难事，但是，她并没有打算逃走！

她奔了一程，果然停了下来，说道：“花中越，我们非交手不可吗？”

花中越冷然道：“不错，风火谷中，你害死几位老前辈性命，我要替他们报仇……”

“也报你自己之仇！”

“不错！”

“你要不要再看我的脸一次？”

花中越闻言，犹如利剑穿心，一股黯然情绪涌上了心头，一个他深爱的女人，将又死在他的手里……

他咬了一咬牙，把热泪咽了回去，答道：“不……”

血影子苦笑了一下，她能体味到花中越的心情，如果她揭去面纱，花中越无论如何也下不了手。

她凄声一笑，喃喃道：“黄泉路上，我将永远怀念这段不平凡的往事，虽然，这是可耻的，然而，我行将就木之时，曾经发生了一件绮丽的往事！”幽幽哀语，似是断肠痛泣！

人生最悲惨的事，莫过于这一刻了，心心相爱，但又是生死仇人……

花中越怔怔望着血影子，他冀求再见她一次面，但是，他没有勇气叫她揭去面纱！

那勾人魂魄的芙蓉粉腮，笑盈盈的中年妇人的风韵，那足令花中越全身发抖，无法运掌！

这时南极仙翁及徐氏姊妹也赶到了场外！

血影子凄然一笑，自语道：“别人不会相信，也不敢相信这是事实，但我们心目中清楚。”她一敛笑声，说道：“掌门人，动手吧！”

花中越怔怔出神，他在回忆，回忆那过去的事，那段使他一生染上美丽色彩的往事。

血影子又喝道：“花中越，你不敢跟我动手了？”

花中越惊醒过来，脸色一变，道：“我不敢跟你动手？笑话。”

“那么，动手吧。”

花中越惨然地笑了一下，道：“是的，我该动手了……”声音充满了情意，也哀怨至极，一语甫落，怒道：“那么，你先出手吧！”

血影子苦笑道：“不，还是由你先出手吧！”

花中越眼光突触到三丈之外的南极仙翁，他的脑际想起了南极仙翁的话：“你是否对她下得了手，还是一个问题呢？”

想到这里，他大喝一声：“血影子，那你就先接我一掌！”

喝声出口，右掌以全身功力，霍然劈去。花中越右掌攻出，左掌也蓄势待发！

海啸山崩般的掌力，挟着匝地狂飚卷出，一声惨叫，震撼了花中越——血影子竟没有和，而宁愿挨花中越的掌力。

突兀之变，花中越怔住了！

这一着不但出乎花中越意料之外，即南极仙翁、徐氏姊妹，也失口惊叫。

掌力过后，血影子被卷出三丈开外，口中鲜血如箭飞出。两颗眼泪，骤然滚下了花中越的眼眶，他一声痛哭，向血影子扑了过去！他体会到，血影子是为爱而不忍还手呀！

南极仙翁也骤然滚下老泪，喃喃道：“我将不会忘记，生平我见到了一件令人不敢相信的事，那是一个七十多岁的女人，为爱而死。”

花中越扑了上去，叫道：“你为什么不还手呀？”他伏在血影子身上，断肠而泣！

血影子断断续续道：“我不能，因为我要让别人相信，我是……”

以下的字还未出口，头一摆，死了！

花中越猛然地摇晃着血影子的尸体，惨痛呼喊道：“天啊！我杀了一个我所爱的女人呀！”

其声侧哀曲，闻之令人泪下……

南极仙翁走了过去，道：“掌门人，她应该这样结束的，能死在一个她所爱的人手中，也值得她安慰的了。你也不必难过……”

“她为我而死啊！”

“别人不会相信你们相爱，可是我相信了。”

花中越哭声突然停了下来，痴痴地望着血影子的尸体，傻了！

就在南极仙翁黯然神伤之际，蓦地一条红衣人影，以绝快的身法，扑向花中越，一道蓝光，势如奔电，刺向花中越背部。

这条人影来势奇快，又来得突然。徐萍忽见那红衣人影长剑刺向花中越，大吃一惊，弹身而起，向那红衣人扑去！

但，徐萍身影虽快，也迟了，就在那条红衣人影长剑刺向花中越背后之际，蓦闻花中越一声厉叫。

叫声，震慑了所有之人，全都怔住了！

突兀之变，疾如电光石火。徐萍觉得这声惨叫，打碎了她整个心灵，她脸色一白，娇躯晃了晃！

举目望去，徐萍“啊”一声惊叫，扑地一声，栽倒于地！

但见的花中越背上，插上一柄长剑，鲜血飞溅而出。

花中越忽觉背上一痛，但长剑已穿心，他倒了下去，鲜血如涌！

他又吃力地站了起来，他要看看这个杀他的是谁。他的右手，握住了胸口剑锋，运足目力望去，他看清了那是谁，他吃力他说道：“妖女奴，你杀了我？”

妖女奴冷笑道：“不错，我要杀我。你不会忘记的，我救过你的生命，也要结束你的生命！”

花中越咬了一咬牙，道：“我不饶你！”

他在昏迷之中，一力推出一掌，劈向妖女奴！

花中越一掌劈出，身子“扑”地一声，栽倒于地，一个为爱缠身的男人，终于死在女人手中……

妖女奴也没有闪避花中越这一掌，她愿意死在花中越的手里。她的娇躯飞泻而出，口中鲜血飞射！

一件最悲惨的事，发生在终南山！

妖女奴会突然出现，且又在南极仙翁极度惊恐之中，杀了花中越，这是谁也料想不到的事。

南极仙翁也突然想到了，原先他所见的那个红衣人影，就是妖女奴！

南极仙翁目睹这场人间悲剧，怎不伤心泪下！

这当儿，妖女奴吃力地爬着，爬向了花中越躺身处。

终于，她倒在花中越身边，断断续续叫道：“花哥哥，原谅我……我不能让别人占有你，我深爱你……”

其声哀怨，直似杜鹃泣血，深闺断肠……

花中越也断断续续应道：“谢谢你赐我死亡，九泉之下，有我的妻子、儿子……在那里等待我……在这个世界上，我一无所得，黄泉路上……我需要的，都在那里等我……”

男儿临终的眼泪，滚了下来……

他们两个人并肩而躺，望着天际的蓝星……像似向大自然惜别这最后一刻……

妖女奴断断续续道：“九泉之下……你愿娶我做你的妻子么？……”

“愿意的……你救过我的命……如今，我的命又还给了你……你不会恨我……”

妖女奴闪动了一下樱唇，她想说什么，但又说不出来！长而弯曲的睫毛下，滚下了两颗珠泪。

南极仙翁目睹这场惨绝人寰的悲剧，忍不住自语道：“这个男人的一生，充满了不幸……生前，情孽缠身……死后，情海遗恨……现在，真正的悲剧结束了……”

他老泪纵横，望了栽倒于地、如令又坐了起来的徐萍，喝道：“徐姑娘，快去找‘笑脸医侠’，或可有救……”

花中越神情一震，叫道：“老前辈，不必了……我不想活，也活不了，您找关明来……”

花中越脸色苍白，苍白得没有一丝血色。

南极仙翁俯身在花中越身边，问道：“掌门人找关明有什么事？”

“把旗令交给他……我不行了……”

南极仙翁的眼泪，掉在花中越的苍白的扔上。花中越惊觉了，闪动了唇瓣，笑了笑，道：“老前辈，不必为我难过，我害死了几个爱我的女人，如今，我死在女人手中……不是很公平么？”

南极仙翁泪如雨下，不知所语！

花中越又道：“老前辈……死前，我要求您几件……事……”

“你说吧……”

“不要告诉任何一个人我死了……尤其是我的父亲……”

“我答应你。”

“把我的……尸体，带到风火谷……与范玉华葬……在一起……”

“我答应你。”

花中越泪水滚下耳际，又断断续续道：“我一生……只爱一个朱莲……当我死了……之后，请告诉她……我在死时，依旧……呼唤她的名字……当有暇的时候……请到我的坟前来……看我……”

“我会告诉她的！”

花中越慰然地笑了一笑，缓缓闭上了眼睛，叫道：“妖女奴……妖女奴……”

南极仙翁接道：“她死了……”

“死了……”花中越茫然地应着。

“ 是的……她死了…… ”

“ 把她的手给我……九泉之下，我答应……她做我的妻子…… ”

南极仙翁不忍给他失望，把她冰冷的右手，递到花中越的手里。花中越握着她的冰冷的手，笑了……

这当儿、徐萍、徐翠一声痛哭，双双扑到花中越的身边，叫道：“花哥哥，你不能死呀……”

花中越失神地望了她们一眼，叫了一声：“徐姑娘，”忏悔之泪，滚滚而落。

徐萍泣道：“花哥哥，你不能死！”

花中越望着徐萍，断断续续道：“徐姑娘，生前我不会忘记……你……为我……你断送了一生幸福……我今生……已没有希望赎回……愿来世……”说到这里，他的声音已经微弱得无法听清楚了。他强提精神，又道：“原谅我么？……”

徐萍痛泣道：“我爱你……原谅你……”

“请握着……我的手……”他吃力地把手伸了过来。

徐萍紧握着花中越的手。

花中越笑了，但，他的笑容像闪电般地敛了，头一摆……

宁静的夜空，响起了两个痴心少女的痛哭之声，那声音悲恸凄绝，但是徐萍眼眶里掉下的不是眼泪，而是血，一滴一滴鲜红的血。

南极仙翁缓缓站了起来，自语道：“悲剧结束了……爱她的女人为他而死……他又死在他不爱的女人手中……我一生不会忘记这武林缠绵悱恻的情海恨事……”

是的，没有人会忘记这场不幸的悱恻缠绵的恋梦……一切都是梦、梦、梦、梦……

笔者走笔至此，也投笔长叹，道声：“人生是梦，爱情是梦，女人是梦中的影子，梦醒情断，一切都是虚妄的。一个男人能为爱情而死，也是值得安慰的呀……”

终南山上，夜，静静的。

但是，那缠绵的断肠哭声，却没有停过。那是两个痴心的少女，为一个她们所爱的男人而哭泣！

于是，真正的悲剧结束了！

——全书完——

